輓運擒朝誠等累建奇績特命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

張本 字致中東阿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江都知縣太宗兵至揚州知府進江西參政每事剛理吏無容奸召爲工部侍郎以事謫交阯起爲刑部侍郎治獄平恕仁宗初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留行在後兼太子賓客總戶部事本廉介有守竭思國事卒之日家無餘貲

趙臨 字道中寧陽人永樂中進士屢陞太常卿景泰中議人由太學生歷官至布政司左參政

許彬 字漢公敎然請行曰王辱臣死分也敢靳一死卒能以大義折虜奉駕以還然濱於不測者屢矣以是受知

英廟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文淵閣視事嘗薦王鉉商輅等起用及効石亭專橫調南京禮部未幾左遷陝西參政亭敗乃復官彬器量弘達學問醇正著詩文二十卷

王賢 字惟善寧陽人永樂東人稱爲東魯先生居鄉行誼可爲表式者甚多卒贈禮部尚書

王賢 字惟善寧陽人永樂中領鄉薦授忻陵教諭擢給事中封駁章奏屢稱上意進光祿少卿遷順天府尹嘗以柴炭夫役爲民病與工部力辨遂爲減之中官有統其下非法戶部尚書劉遵浙州人永樂中由鄉舉歷官以才能見推官至陝西按察使

孝 祀鄉賢祠

虞濟 寧人永樂中領鄉薦除光祿寺署丞正統中進階朝議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楊士奇薦虞往鎮之夷寇苗金臺攻圍賊隆虞甲冑出戰斬獲甚衆上嘉之置于法一時京兆肅然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金鄉郡公謚恭敏

賈諒 嶧縣人永樂中鄉舉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敗歷朝廷重其爲人委糾劾事情務存大體歷官以才幹稱

孔訥 曲阜人永樂中領解任教諭陞山西按察司經歷承撥執妖賊勦其脅屢立奇功陞廣東德慶知州母卒扶櫬抵家廬于墓側

孔克中 曲阜人永樂中衍聖公以賢薦爲本人永樂中奉鄉試上寵異賜進士任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教皇太子師道嚴正一無所阿上懌之後轉大理寺評事按察司僉事

孔克中 方農不受後迫之乃從既官營劉翔郊縣令亢中方農不受後迫之乃從既官營劉翔郊至今德之附祀鄉賢祠銘城族愛民

人入太學上疏陳時政得失上嘉納之除刑部主事決獄平恕累陞福建副使嚴舉劾合輿論有詩集傳于世卒于從祀鄉賢祠

王晟字景昭鄞城人宣德中舉進士任刑部主事陞浙江僉事專理山場銀課時盜兵殺賊數百首賊大率醜類二千餘分道畧郡晟復提兵討之奮力赴鬬民兵披靡晟被執不屈遂刺於破橋事聞遣官諭祭贈江西參議官其一子

張琛東平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爲衢州府同知泣血三年不視家事選部中銓選八閩建左布政使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中鄉魁授監察御史按陝西明爲時所稱仕至中登進士爲監察御史累官至左都御史奉

敕整飭遼東宣大等處邊備征勦建州三衛夷返克捷回守陞太子少保無吏部尚書

梁覲字廷實東平人父安領宣德間鄉薦累官廣平知府正統中鄉魁授監察御史按陝西以廉能著稱覲正及河南以言事忤時謫嘉善丞未幾朝廷以南大饑時撫治鄭陽馬文升奏留覲往莅焉復其官山西河南人景泰中舉進士任監察御史劾中官採辦謫驛丞陞雄縣令以禁革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民民感德祠之

孔公恂字文宗孔子五十八代孫景泰中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嘗上疏遷左春坊左諭德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中舉進士任監察御史劾中官採辦謫驛丞陞雄縣令以禁革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民民感德祠之

郭璽字文瑞城武人天順間進士授翰林庶吉士尋爲工部主事時有宦官黃順寵幸令家人囑以私事璽叱之順懼罪折其家人二指面奏璽酷暴被遠責問後命人搜其家惟書數卷布被而已進之上怒宣順責之曰爾奏郭璽如彼是誣之也未幾轉兵部武庫司主事缺官餘銀奏歸

姚璧以書囑私事於璽璽發其事由是門無私謁尋遷武選司員外郎

英廟嘗書其名於御屏間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

人物四

東昌府

漢 **汲黯** 字長孺東郡濮陽人武帝時爲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常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嘗謂黯曰古有社稷臣近之矣廷詰公孫弘多詐不忠又數責廷尉張湯於上前淮南王謀反憚黯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謀遂寢後拜淮陽太守**王青** 聊城人爲東郡吏王莽居攝祖翁與太守翟義起兵西誅以疾免魏紳 字廷佩曲阜人母卒廬墓三年成化中乞歸 奉迎士拜刑部主事轉郎中廣西有冒獞外威者事覺被逮皆避弗敢承紳一訊即得其狀累遷都御史歲旱奏減民稅四分之一築邊墻四十餘里增墩堡五十餘所 孟麟 曲阜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陞郎中提督兩直隸水利奏興水利六事有便陰爲之以法勢家不便陽爲之嫌譖之以武廟親征鳳陽畫有功 孟鳳 曲阜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陞郎中提督兩直隸水利奏興水利六事有便陰爲之以法勢家不便陽爲之嫌譖之以武廟親征鳳陽畫有功 嫏 鄒縣累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陳王猷 字德卿沂州人弘治中進士爲庶吉士擢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寬嚴有體士心歸服累官都御史陞 殷雲霄 字近夫壽張人弘治中進士知靖江縣擢給事中未幾卒刻意詩文所著有石川集

莽遣王邑等擊義兵敗餘衆歸翁翁守節力戰莽播死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時爲小吏與父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都尉遂死青被流矢貫咽東郡太守張酺嘆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者乎遂擢右曹仍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

索盧放 濮陽人以尚書教授子弟數千餘人光武徵爲諫議大夫獻忠讜尋以病去不復就徵

賈琮 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爲京兆尹中平初交阯屯兵反三府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招撫流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百姓以安爰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爲冀州刺史琮之部驂駕垂赤帷裳迎之琮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以自掩乎命御者褰之百姓悚息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劉儒 字叔林東郡陽平人舉孝廉遷侍中桓帝不納出爲任城相尋徵爲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郭泰嘗稱其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瓚 高唐人爲太原太守嘗以直言坐罪陳蕃上疏訟瓚志於去惡欲釋其罪不納瓚竟死獄中天下冤之

謝弼 東郡武陽人靈帝時舉對策除郎中時有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弼上封事言甚切直曰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又熒惑守亢占法有近臣亂宜急斥黜以消天戒又聞維祉維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至竇氏之誅豈宜各延太后幽隔空宮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棄官歸家曹節從子紹忿疾於弼以他罪收考死

趙苞 字威豪東武城人靈帝時爲遼西太守名振邊俗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質以擊郡苞率衆禦之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遥語曰毋虧忠義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俱爲所害詔封苞郿侯苞葬母畢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崔林 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仕魏爲幽州刺史累遷司空進封安陽亭侯爲政多推誠存大體去後民輒見思明帝時劉邵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謂今之制度不爲疏闊若朝臣能任

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孰敢不肅士論多之卒謚孝侯

潘璋 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事吳主權權奇愛之因使召募遂爲將討山賊有功官至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肅然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然性奢泰才年數甚數不奉法監司舉不問其功輒借其功輒原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拜討寇校尉從擊袁紹於官渡斬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爲折衝將軍又從征孫權假節遷右將軍卒謚威侯子琳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爲諸葛誕襲殺謚愍侯

王觀 字偉臺東郡廩丘人魏文帝時爲尚書郎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所在稱治觀爲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咸風莫不自勵明帝召以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冤怒而觀不阿意順旨後遷司空固辭上送印綬即輿歸里舍卒謚肅侯

樂進 字文謙衛人容貌短小有膽畧從曹操爲

王鑒 字茂高堂邑人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華著稱初爲琅邪王國侍郎時杜弢叛鑒上疏勸帝親征後拜駙馬都尉有文集

劉寔 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故之傳於世弟壽及弟子斌並有才名

劉智 字子房寔之弟少貧窶每耕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儒行稱仕爲潁川太守累遷至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卒旨謚曰成

成公簡 字宗舒東郡人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靖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官至太子中允庶子

散騎常侍 未嘉末奔荷晞與晞同逆及平尚書事事有不便表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郎中令華表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

華表 字偉容平原高唐人故之子年二十拜散騎黃門侍

及濮在峻軍中見恒攜稚劉超之死亦得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將納后恒以舊典撰儀卒謚曰敬

吳隱之 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隱之博涉文史有清操年十餘父卒每號泣行人亦爲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其母并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箸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弟岳岳鈴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晉陵太守清儉勤誥終始不渝祿賜皆頒給親族嘗爲廣州刺史廣有米曰貪泉隱之飲而賦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後官至度支尚書

南北朝

崔宏 字玄伯小字龍位司徒父潛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宏少有俊才初爲符融陽平公侍郎符堅徵不就魏道武征慕容寶素聞其名辟至拜黃門侍郎制官爵撰朝儀叶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皆宏總裁當應對如流道武善之遷天部大夫進爵爲公卒謚文貞

崔浩 字伯淵宏之子少好學博覽經史仕魏累官光祿大夫練習制

稱之仕晉歷太常卿致仕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弘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卒謚曰康弟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周博學有文仕爲黃門侍郎

華廙 表之子弘敏有才仕至中郎將常山太守遭喪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迄旨適被讒遂於服中免官太康初大赦得還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求以女配廙孫陶廙拒而不許后恨之故不登台司卒謚元

華嶠 表之子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歷仕魏晉元康初累封樂鄉侯補祕書監內臺中書有良史才典統撰集又自作漢紀卒贈少府謚曰簡

華混 廙之子廙

被讒免官混以表世孫當襲侯爵乃逃避斷髮佯狂疾瘖不能言得不拜世咸稱之

華恒 字敬則廙之子以駙馬都尉累遷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備履艱危初在州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

度掌朝廷禮儀軍國書詔又精天文總理史務敏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語事浩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北人忌忿構之誣以暴揚國惡帝怒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姻親盡夷其族祕書郎以下皆賜死**崔逞**字叔祖琰五世孫兄遹爲某容垂尚書左丞逞好學有文仕某容驎立逞攜妻子歸魏道燕記遷黃門侍郎及某容作郎魏道武禮遇甚厚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鳩食甚而敗亡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乃聽人以甚當租及姚興侵晉乞師來書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書答之帝怒其失旨黜袞賜逞死後晉司馬休之等爲桓玄所逐來奔至陳留聞逞自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

崔順字太沖逞之子仕魏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誣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耶刃以順爲冀州刺史始崔浩與順及榮陽太守模等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順三人別祖而模順爲親模常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哉兒也浩小名桃簡順小名

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順子徽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徽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李彪**字道固衛國人初受業於長樂監一門盡矣李彪字道固衛國人初受業於長樂監游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

孝文初爲御史中尉彪爲孝文所寵性剛直遂多劾糾豪右屏氣帝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汲黯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子鴻道善屬文歷官多政績**路恃慶**陽平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諫之**崔道固**字季堅東武城人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爲言道固賢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歸魏獻文帝以爲菜州刺史清河公復歸宋皇興初獻文帝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面

縛請罪自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一中齊郡於平城西北以道固爲太守字脩期清河人仕魏王肅爲豫州刺史賜臨淄子**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以永爲平南長史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肅令永擊之生擒公政并斬康首送京師時裴叔夜東侵肅復令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拜汝南太守帝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及齊陳伯之圍彭城王勰於壽春詔永爲統軍救之永與勰并勢以擊之又與齊將馬仙琕戰於義陽大破之除弘農太守年逾八十猶能馳射槃馬奪矟終光禄大夫**崔休**字惠盛清河東武城人曾祖諶宋青冀州刺史祖雲和宋散騎侍郎休舉秀才入京師尚書王慤欽其人望爲子聘休妹遷給事黄門侍郎孝文南伐以休爲尚書左丞百揆務殷咸委之宣武初出爲渤海太守清身率下誅戮豪猾擒翦幽青二州刺史皆稱清白久之徵入京與同郡崔康時廣原霍翦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仕

董謚東武城人父宣慕容寶侍中進位太保封平恩侯謚曰貞**崔瞻**字彦通清河東武城人好古尚雅博通經書仕魏爲州門下主簿教授諸生累遷武邑郡守卒謚文烈**崔光**清河鄔人家貧好學仕魏爲中書博士撰國書孝文稱其才曰浩浩如黄河東注今日之文宗也每有奴異詔問光光皆詳對婉諫累官司徒侯卒謚文宣子勵爲太尉長史劼爲中書令**崔鴻**字彦鸞清河東武城人後文宣命兼相府司馬尋爲司徒屬楊愔慕鸞文藻謂其神情高邁無愧裴賛因引爲中書侍郎聘陳後主詞韻温雅南人欽服累官銀青光禄大夫卒謚曰文**張彝**字慶賓東武城人歷覽經史仕魏爲散騎常侍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世宗時遷秦州刺史務尚典式政訪故事出入直衛方伯威儀整肅大夫卒謚文侯**崔亮**字敬儒光族第

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

吳苞 字天蓋濮陽鄄城人業文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帽巾揮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齊隆昌初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學博士不就以壽終

崔靈恩 清河東武城人習三禮歸梁爲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執渾蓋二義不合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集註毛詩注周禮制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左氏條例公羊穀梁文句義指行于世

張譏 字士言清河武城人篤好玄言居父母喪哀毀踰禮仕梁爲士林館學士侯景寇臺城譏獨侍太子不去及臺城陷陳陳二入隋卒於長安所撰周易毛詩孝經論語義疏行於世

王榮世 陽平館陶人仕北魏以方城縣入秘閣子爲三城戍主梁師攻圍急榮世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既而城破不屈被害詔進爵爲伯贈齊州刺史

房景伯 字良暉法壽族子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政存寬簡百

以李仲寓爲中書博士仕魏累遷度支尚書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三輔服其德政後除吏部尚書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才自亮始終尚書右僕射

崔光韶 亮之從弟博學強辯仕魏爲廷尉卿執法不撓屢建讜議來安擾亂遂還鄉里杜門却掃戒子孫守儉卒贈驃騎將軍

房法壽 清河東武城人幼孤好射獵結羣小爲劫盜宗族患之後仕宋爲魏郡太守以功賜爵壯武侯給田宅奴婢性好施與親舊窮客率同飢飽豐足卒贈青州刺史諡敬侯

房豹 字仲幹法壽孫年十七爲慕容紹宗開府主簿並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乃爲自禳之計豹曰命也若實有水厄非禳能却若無何禳之有耒幾紹宗過潮時論以爲知微清河中拜西河太守政尚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

崔懷順 清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淡於虛退喪禮泰始初准北陷沒懷順因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而手

姓安之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闔門逃亡景伯追捕之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賊以去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後遷司空長史以母疾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父及弟亡疏食終喪甚年不內御卒贈齊州刺史子文烈爲吏部郎

房景先

字光宗景伯弟幼孤貧無資從師共母自授毛詩曲禮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舉秀才解褐太學博士脩國史累遷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兄曾寢疾景先事湯藥衣冠不解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作五經疑問百餘篇

房景遠

字叔遐景先弟重然諾好施與值頻歲凶儉以家財分贍宗親又於逼衢爲粥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都行遇劫賊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

張讜

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仕劉駿歷二州輔國府長史劉彧之立遥授東徐州刺史及後至京卻禮遇亦隆以勳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戚末如咸相敬視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欵無所顧避辛謐

張正見

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祖善之魏散騎常侍渤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常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仕梁及陳官至尚書度支郎有文集十四卷

劉昭

字宣卿晉世孫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參軍昭清警七歲通老莊義初昭伯父彪集衆家晉書注於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法范曄博悉仕梁遷通直郎出爲刻令集註後漢書一百八十卷長子緝好學通三禮爲尚書祠部郎次子緩除湘東王中錄事

吳慶之

字文悅濮陽人寓居吳興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疏食後王現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若欲見吏則是蓄魚千樹棲鳥千淵耳不辭而退現追謝之

汲固

東郡

梁城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於式婦閨抱憲匿藏及捕者收憲適有一婢産男授之事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佈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崔仲文 字慶之 鳳連飛文宣嘗試觀射詩一韻操筆立成拜散騎侍郎常侍光祿大夫子倜仕爲太子洗馬尚書郎

晏之 字熙德彝之孫幼孤母鄭氏教誨動依禮法高岳征賴川復以爲都督參軍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帷幄之謀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丞所嗟賞後刺北徐州爲吏民所愛衛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遷兗州刺史

崔景眞 琰有東齊內史高帝將加九錫內外及去民立

崔祖思 字敬元琰七世孫初爲都昌令今遷齊內史高帝將加九錫內外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祖思感之以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及帝受禪除黃門侍郎宜於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謂宜體唐成儉運虞爲樸清置廷尉茂簡三官罷雜伎置鐘簴羽盛登歌上詔報荅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政清簡謙卑下士未幾

卒

路去病 冠氏人仕北齊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名入隋終於冀州縣令

崔彦穆 清河東武城人風韻閑雅器度方正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奔江左仕宋爲黃門侍郎宗族好學聚書至萬卷垂成禍起乃止

崔慰祖 字悅之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薄歸於魏拜安王遥光記室參軍遥光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自首繫尚方病卒嘗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著論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

初徵爲魏相州別駕遷秘書監時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徵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徵爲政務存大體講論不止張烈字徵之清河東武城人高祖悌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之臨淄時青州有崔徵伯房徵叔與烈並有令譽號曰三徵明帝時累官司空長史政清靜吏民安之子爲政清河縣子爲政清河東武城人好讀兵書長於騎射清河太守免歸鄉人有引陳短

張齊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鄉人有引陳短至者雙欲自率子弟擊之齊贊成其謀竟破賊山是知名起家州主簿隋文帝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齊從因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莊

崔儦字岐叔仲文次子博覽羣書北齊舉秀才爲丘李若齊名時人員外散騎侍郎遷御史議五禮脩律令與頓亡歸鄉里隋徵起爲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名時人累遷散騎侍郎授易州刺史

張虔威字元敬晏之子涉獵群書歷周入隋累官謁者大夫淮南太守坐傷綱同數人見帝上嘗問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審視而後對上怪問之虔威引石建數馬足故事爲對上數巡行百姓疲敝由此陵令

張虔威弟虔雄爲秦州總管選法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帶嘆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俱有績

田眞朝城人與弟慶廣同居諸婦欲分異堂前有紫荊樹一夕樹即枯死眞見之驚謂弟曰木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也兄弟相感而更合諸婦聞之亦無間言明日荊復榮

房彥謙字孝冲清河東武城人受學於博士尹琳通涉五經齊廣寧王孝珩辟爲齊州主簿在職清簡境內肅然及周師入鄴歸於家開皇間刺史韋藝固薦之擢監察御史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謀彥謙諷以淸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熲加嗟賞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使者巡察長吏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煬帝卽位王綱不振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時朝廷靡然彥謙

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所嫉出爲涇陽令卒謚曰定

劉林甫

魏州人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義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賜樂平縣男唐沿隋制林甫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材銓録咸以爲宜

道

字同壽林甫子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貶門侍郎知選事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遷吏部侍郎賜爵平恩人隋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尚欽恤不食詔巡察關內事無冤滯麟德間拜右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乞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祥道建言封禪可其議禮成進爵廣平郡公卒謚曰宣

崔善爲

貝州武城人仕隋謚文林郎督工徒執板暗唱無一差繆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擢尚書左丞以清察稱諸曹吏姦之因其短而偃蹇朝臣皆如鈎倒封侯沮罷所任帝聞之

令贖謗者後歷大理司農卿出泰州刺史卒謚曰忠

程名振

洺州平恩人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畧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閱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洺州名振與刺史陳君寶自拔歸毋妻爲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遂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鉤具黑闥怒殺其毋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毋拜營州長史封東郡公累官鎭方道總管卒謚曰烈

程務挺

名振子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降伏念生擒白鐵餘進左衛大將軍嗣聖初與大將軍張虔勗等預廢中宗立豫王累被褒賚幷詔安撫大使儀鸞突厥務挺善綏御士卒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後爲裴炎所誣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元感

濮州鄄城人擢明經天授中常直弘文館後轉四門博士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書百篇上之寫藏祕書魏知古見其繩愆等凡數十事嘆曰五經指南也徐堅劉知幾等聯疏薦之

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時加朝散大夫

孫伏伽 貝州武城人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置諫官正聞言路以聞其過其二百歲散樂並宜廢之以復雅正其三皇太子諸王宜用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以爲治書侍御史太宗即位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以爲非所以道養聖躬垂憲後代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賴矣累遷大理卿

王少玄 博州聊城人父暗末死亂兵遺少玄甫十歲詢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戒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銜血以子血漬鏡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

呂才 博州清平人太宗時召直弘文館與祖孝孫參定雅樂事擢太常博士受詔刪定喪陽家書檢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凡百篇頒天下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旨擢太常丞

馬周 字賓王少孤家貧嗜學通詩及春秋貞觀中拜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嘉稱善累遷中書令帝嘗歎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

要在忠力乃兼擢吏部尚書周有疾帝使太子問之及卒勅有司營葬贈高唐縣公

崔義玄 貝州武城人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府長史以介直遷之後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府長史以介直稱後遷婺州刺史討平睦州寇拜御史大夫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以武后旨按長孫無忌等罪誅之終蒲州刺史卒謚貞子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中宗初復用爲大理卿

馬載 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後爲東掌選事時人稱載有知人鑑歷官雍州刺史

劉齊賢 祥道子襲爵繇侍御史部選與裴行儉分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晉州刺史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自經於獄後贈太子太保

張文琮 貝州武城人貞觀中爲治書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事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於農今此州褒不立社尚

令太子與陞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隆墨敕王契認可尋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勑張昌宗流欽州卒贈幽州都督

王志愔

博州聊城人唐中宗景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爲治人吏畏懾呼爲皂鵰後累宣御史中丞出爲魏州刺史政揚州長史所至令行禁止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柔山與屯營官反犯入宮城志愔踰垣走後屯營兵悔斬柔山等自歸志愔慚悸卒

崔琳

神慶子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琳與弟大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崔家

孫逖

博州武水人父嘉之第進士爲襄邑令逖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士火爐援筆立成日用駭嘆遂與定交累官中書舍人典詔誥極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爲裴邑令逖求降外官一字卒不能其父年八十猶司馬聽致仕後逖宮增仗秩帝拜嘉之加宋州

于詹事卒贈尚書右僕射

崔圓

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少孤貧喜學兵

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於是始建祠壇民悅從焉

張文瓘

文琮弟幼以孝友聞高宗造宮殿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文瓘時爲宰相上書諫止政黃門侍郎太子右庶子兼大理卿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及遷侍中囚皆垂泣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壽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懿

路敬淳

貝州臨清人父文逸貞觀末歷官申州司馬敬淳居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遷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集慶邮儀典及著姓畧衣冠系録等書百餘篇後坐纂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亦坐燿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遷中書舍人

崔神慶

義玄子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及并州刺史始至有詔政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騰踊神慶賮其非于朝果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

法玄宗時歷官御史中丞帝避安祿山出次扶風父河池圓治城隍列館宇儲什具上疏陳蜀土瞭穀羨儲供易辦帝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劒南節度使肅宗立召詣行在所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卒謚昭憲

慧範高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之反為所構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遷洛陽令以廉介自守累遷御史大夫多所糾正後遷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

崔隱甫

貝州武城人為殿中侍御史時浮屠

杜暹

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以推獄不阿后得罪貶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遷擢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盧之暹為受百番衆嘆曰與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開元間以監察御史按訟入突厥突厥以全遺還固辭左右言恐失戎心暹陽受之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使取之突厥大異其操累官至安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戎練士為夷所樂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謚貞肅

杜鴻漸

字之巽父鵬舉與虞盧藏用隱白鹿山後歷右拾遺玄宗東行遊畋上賦以風之終安州刺史鴻漸舉進士為祿山亂肅宗時為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說往靈武遂與李晟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肅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累遷禮儀使

張鎬

字從周博州人冠為左拾遺肅宗以數論事擢諫議大夫拜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封南陽郡公鎬性廉潔不殖貨產善待士論議有體天下推為舊德云

孫成

字思退逃之子為信州刺史歲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期增戶五十詔書褒美後改桂管觀察使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畧使孫簡元和初進士累官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簡兄範亦為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舉義兵討賊栖曜署牙將徇兗鄆諸縣守曹州肆于城上栖曜以一矢殪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生掄表晟討有功貞元初累官左龍武軍坊節度使卒謚曰成

王栖曜

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舉義兵討賊栖曜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賊將邢超然守曹州肆于城上栖曜以一矢殪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生掄表晟討有功貞元初累官左龍武軍坊節度使卒謚曰成

王茂元

太子賓善大夫吕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

青畱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軍得不誅卒贈司徒謚曰

威

吳湊

濮州濮陽人累進左金吾大將軍時令狐綯殁其下挾兵擾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說各盡其情軍中懽附元載當國久慢狀日肆帝詔湊圖之收載賜死宮中強佔取物湊因諫言宮中宜擇高年謹信者爲之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謹後宦官至戶部尚書卒謚成

吳湊之弟建中初爲金吾衛大將軍朱泚反盧杞

潨

白志貞議得大臣持節慰曉德宗顧左右無敢行者潨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論天子之意潨退謂人曰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臣下無狀認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業已僭逆故留潨客省不遣卒被害德宗悲哭贈太子太保謚曰忠子

崔漢衡

博州博平人建中十矩爲江西觀察使

初吐蕃請盟以殿中少監爲和蕃使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有功轉祕書俄拜上都留守兵部

尚書東都淄青魏博皆盟平涼被執然漢衡誠信素著虜亦重之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

崔群

貝州武城人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數陳讜言憲宗嘉納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皇甫鎛言利得幸欲求宰相群數言其邪佞因言玄宗初得姚崇宋璟輔以道德則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用相國忠姑寵胡則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天寶爲戒故鎛衒之諸群出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召拜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卒贈司空

崔邠

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同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邠舉進士爲補闕疏論裴延齡之奸以鯁亮知名憲宗深器之累官太常卿

崔咸

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志造文簡

初擢進士又中宏詞遷吏部員外郎切諫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未幾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出爲虢州觀察使子丕瑤瑰瑾

敬宗拜翰林學士鄭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穆宗立荒于遊畋鄭與高重類上之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子丕瑤瑰瑾

珮琚瑾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崔邠卿之弟擢進士累遷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匇約死於亂世吾報也贈禮部尚書鄂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兄弟六人皆至三品宣宗以其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星堂

崔鉉字台碩元畧子擢進士書侍郎同平章事鉉入朝三載至宰相武帝好蹴鞠納之宣武軍亂以鉉爲觀察使出兵討平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二鎮封魏國公歷荆南二鎮封魏國公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予流爲戶部侍郎使徙河東撫循有法境內大治遷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朝退侍母膳與家人齒頓色柔聲人多其孝子殷誥潞州刺史

孫揆逖五世孫以進士累官刑部侍郎尹昭宗討李克用授揆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執揆揆厚禮將之揆大罵不誅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罵曰死狗奴鉅入地下我如共言罵聲不輟至死

崔黯字純夫博陵安平人父進士第黯幼避地河朔既冠以入京師值黃巢亂不知所終自泰抵蜀徒行步食以免父荷梗十年不衰乃發裝服衰絰再以書幣招致學館師範隆梁卒脫難北歸以周昌令詞長安令梗直自秦

李太后弟永爲宣徽使邠不可帝欲取夫人爲后及夫人死欲葬以后禮邠皆不可遂兄殺周太祖
卦爲弘農王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景珂爲梁
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之常以自隨官至青州
節度使歷漢至周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
卒于官光鄴沈默多計事繼
母以孝聞臨政以寬

潮州觀察使 **張璹** 館陶人勇力善射太祖在周時攻壽春乘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璹承以身蔽太祖矢中璹股死而復蘇饑著髀骨堅不可拔璹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即位擢典禁軍累官殿前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璹暴厲無機多所陵轢爲人誣毀賜死家無餘貲太祖聞之甚悔優其家貲

居潤 博州高唐人善書記後唐長興中隸樞密院爲小吏以謹愿稱晉初出掌滑州廩庾周世祖時以功遷客省使知青州從向拱西征爲行營都監累官知開封府宋初加檢校太尉終於義武軍節度使嘗薦沈倫純謹可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弟居濟水部員外郎

張直 濮州范縣人有孝行後唐莊宗時監察御史棄行明宗天成中頒脩明宗實録遷御史中丞後晉天福初從幸汴州宰相桑維翰薦爲翰林學士七開運中脩唐書成加金紫階進爵邑壬宋初拜吏部尚書封鄭國公

昭 字潛夫直之子博洽經史兼善天文風角太卜相兵法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至宋

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詔仕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王祜 大名宰相旦果至

字景叔莘縣人父徽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祜性倜儻太祖受禪仕爲殿中侍御史太平興國中爲中書舍人充史館脩撰嘗論杜重威使無反狀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至百口明符彦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累官兵部侍郎後長子懿舉進士知堯州次子

譚延美 大名有功擢都指揮使太平興國初爲鄆州刺史連徙廬壽滄光州軍巡檢使劇賊悉就捕雍熙時北伐命延美率兵前進敗之端拱初徙知寧遠軍契丹敢延美輿田重進出飛狐北俄遇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示之不敢入引去進邕州觀察使知代州以左領軍上將軍致仕

郭密 貝州經城人太宗時補指揮使淳化門閭復其家

田祚 貝州清河人十世同居太平興國三年詔旌其門凡八遷移貝州駐泊兵馬部署會

夏人寇邊以密有武畧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訓練士卒號令嚴肅夏人少勇鷙事太祖從征淮南中屯定州以備北胡又從征范陽北征田重進累遷單州團練使累從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録其子允慶爲奉職第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内園使

錢守俊 濮州雷澤人克關南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

張遜 博州高唐人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嶺南交阯置榷易署恣其貿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經費自是歲有增羨太宗録其勞遷嫣州刺史歷兼樞密院事與寇準不協互發其私左遷時西蜀李順爲亂命遜討之會峽路諸漕數千人聚衆江陵謀變以應蜀寇遜捕其首惡慰撫餘黨奏聞太宗嘉之卒贈桂州觀察使子敏中北部郎中虚中供奉官閤門祗候

高弁 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從學种放及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脩玉清昭應宫降知廣濟軍後知陝州弁性孝友爲文章多但六經孟子著帝則三篇

張詠 字復之濮州鄄城人登進士累官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李順反王繼恩上官正頓兵不進詠至勉正等親行賊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捷賊平詠撫新舊而愛之自蜀還嘗疏言不當造宫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章凡三上出知陳州卒謚忠定

張質 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少孤養于兄贊頗爲趙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東還駐鎮陽質潛計兵數部分軍馬及得兵籍較之悉無差謬淳化中累遷都承旨在樞要五十年練習事理精敏端慤未嘗有過眞宗嘗爲書目曰兵要以進眞宗覽易及利害之詳質纂爲書召問五代以降軍籍更而稱善卒録其子大理評事純爲衛尉寺丞孫思道爲三班奉職

靳懷德 博州高唐人祖景範殿中丞父隱任皆著政績嘗知德州契丹入寇懷德固守城堡爲益州鈐轄軍民以強幹稱後知陝州

馬元

吳栗百萬於京師詔來取寇準數短旦旦益重之
張師德兩詣旦門旦終不用以抑奔競薛奎使江
淮旦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使江西旦曰朝廷
權利至矣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卒贈魏國公
謚文正然真宗溺於天書東封西祀旦不能救識
者恨之

王旭 以蔭知綏氏雍丘縣三遷至殿中丞自兄旦居相府以嫌不任職及旦卒颺歷中外卓有政績後以兵部郎中知應天府子質舉進士天章閣待制

李迪 字復古其先趙人舉進士通判兖州累官翰林學士真宗欲立章獻后迪屢諫不可拜給事中周懷政誅帝怒欲責太子迪從容解帝悟真宗不豫迪贊寇準議請皇太子監國與丁謂異準既貶謂專迪惡之因斥丁謂罔上弄權與林特等朋比而傾寇準準事願與謂俱罷帝怒左遷迪戶部侍郎後累遷集賢殿大學士卒贈司空謚文定仁宗篆其墓碑曰遺直

劉謙 寡過嘗上言邊城早寒請六月授冬衣後以爲例從真宗東封閼視山門設施有法卒贈侍中

孫奭 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默

方字景山鄆城人父應圖知頴丘縣太宗攻幽州以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求父尸不得太宗哀之官其兄元吉淳化中元方以進士累遷戶部判官上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冬夏令以絹輸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官至兵部侍郎

徐起 字豫之鄆城人舉進士累遷徐州轉運使募富室出米以賑飢民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後知兖州有巡檢虐所部而所部百餘人恐起諭以禍福衆感泣聽命終知湖州

畢士安 其先代州雲中人又林爲觀城令因家焉後又遷居鄭士安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太平興國初爲監察御史出知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眞宗時累官至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薦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醞藉所至以嚴正稱詰眞宗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累遷工部書同平章事事有難處群臣或同異旦徐以一言定之始契丹奉假錢幣旦白以歲給數內借三年額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趙德明上表乞橦旦救有

元及第爲苗縣主簿真宗時累官龍圖待制守道自處未嘗阿附時兩得天書召問奭對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又上疏極陳其不可信尋出知河陽遷兗州仁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嘗晝上無逸圖帝施於講讀閣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嘗撰經典徽言五十卷諸經正義五經節解樂記律音諸書孫瑜字叔禮奭子以父蔭爲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爲崇文檢討累遷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了邪奭大儒也因面賜金紫知曹州作畫法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襄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更相充滿畫四州累官工部侍郎第瑤官至虞部員外郎琪官至衛尉寺丞

李垂

字舜工聊城人咸平初進士累遷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泛故道爲脩起居注時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答曰謂特權怙勢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出知亳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勸其謁時相可得知制誥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爲學士又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附乎道之不行命也復出知均州移英州文學參軍

王沿

字巽之源大名館陶人舉進士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政相州觀察推官張知白薦其才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務農實邊之策累官龍圖閣直學士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背城爲柔伏擊之可有功帥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遂引去累官知成德軍沿初與河北水利道諸渠瀦民田論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爲利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王鼎

字鼎臣沿子以進士提點江東刑獄摘發吏隱罪無所徙河北治奸贓益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遷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終河東都轉運使初與弟豫好上書言事仁宗嘗多可用奉使契丹得堂邑人爲棻蕪令民歌曰甑釜生塵魚鼈自安以廉公詩累遷司農少卿出知樂昔聞范史雲今見遺財悉分與諸第

廉公詩

滑州治聲流聞於時王素字仲儀旦季子舉進士以御史召
鄭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即遇事感發之
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王公異斷以
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懿敏子瑾為宗正丞
字公明迪長子舉進士累官侍御史上愛
準至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即賜其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改
知瀛州政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改
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後舊制兼侍讀
未幾以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卒贈
知數州遷江淮發運使後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
肅之內行脩飾母喪廬墓撫幼孤弟承之若成立
神宗稱其一門忠孝承之遷焉李承之字奉世嚴重有
學士懇辭乞授兄詔並遷焉
志節登進士調明州司戶參軍郡守任情撓法人
莫敢忤承之毅然力爭王安石稱之召見神宗語
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政京
官後累官察訪使時郡縣昧於奉法歛羨餘過制

承之悉裁正其數累擢樞密直學士
濟質令毀之更立狄仁傑李憕像范仲淹貶饒州
時禁朋黨甚急質獨載酒往餞或誚之質曰范公
賢者得與為黨幸矣擢天章閣待制知
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
耶竟不往知雍丘判
事來亟斷不為證佐回枉累官光祿卿與父柬之同謝事人以比二疏
川人以蔭補官廣南司馬承受公事當儂智之後
二年四詣闕陳方利害歐陽脩薦其有智畧知邊
事可任將帥擢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夏人萬
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簡兵五百逆戰挺身
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強弩殪其酋敵遂退神宗時
以為通遠軍舍人遷守七州皆有戰功終都指揮
使張奎字仲野臨濮人舉進士累官河東都轉運
鄆州數月捕盜悉平子壽歷
州縣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張亢字公壽奎弟少
有奇節為涇原

政兵馬鈐轄知渭州善於教閱屢敗夏人後爲徐
州總管輕財好施凡其
至有風迹民
圖像祠之

王巖叟

字彥霖清平人仁宗初置明
經科巖叟鄉舉省試廷對皆
第一哲宗即位爲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弊宰相
蔡確以定策自居巖叟自伐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未幾
父而確敢貪天自伐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未幾
坐張舜民事出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當
侍講邇英奏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在專與勤拯宗
然之後坐救劉摯罷爲端明殿學士
拜樞密直學士

王靖

字詹叔旦之孫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除
州主管北京御史臺擢提點陝西刑獄徙
河東咸有政績爲開封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
獲靖檄之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并治
之著爲令徙廣西轉運使廣人訛言交阯且入寇
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終庶
平人舉進士知黎州夷年墨
支副使

孫構

字紹先博平人舉進士知黎州夷年墨
數擾邊構用閒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
事擢知眞州夔州部事
構爲使倍道之官討
平以其地建南平軍徙湖北
轉運使章惇與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汾二州納
歸附州十四進集賢殿修撰交阯入寇拜右諫議
大夫知桂州聲言將招
去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

杜純

字孝錫濮州鄄城人少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熙
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
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元祐中范純
仁等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司馬光稱其論議
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
北憂案官鴻臚先禄卿權兵部侍郎

杜紘

字君章純弟舉
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徙紘勸諭父老官給
印券使稱貸於大家民咸得食無徙者神宗聞其
才用爲大理評事每議獄必傳經誼累遷大理卿其
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
州繫囚三百六紘至旬日
悉決立盡後知應天
府

李及之

字公達迪從子
舉進士通判安
肅軍初勢丹既通好
策契丹必不墮誓好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及之
心耳果然從通判河
單騎往諭使歸命許
彼與夏人新媾用此姑慰其
南府劇盜張海暴境上及之
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既而

兵集海就擒入判刑部
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 **和斌** 字勝之
城人累官嶺南鈐轄
召對議者謂交州可
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
犯宜州斌因示弱誘
兵左右山上巒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
自被甲步出力戰爲
衆士先蠻大敗世念乃率酋
當出附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
心邊吏欲希功生事者皆不敢發 **和詵** 斌之子以
副將累官威州刺史
弓弩能破堅於三百
知雄州嘗上制強勝遠
步外人以爲鳳凰弓 **李敏**
之字仲通迪之後博學好古母疾衣不解帶者累
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以蔭補端余縣主簿會
劇賊戴小人攻害旁
盜之羅姓者使斬小
邑敏之與其令以恩信招諭
人卒平之遷衛尉寺丞爲江
寧縣有
脅力過人靖康中有賊掠村琪
循吏風 **張琪** 莘人
而逃遇賊衆欲害之賊曰此孝
子也害之不祥遂得
免後以有力
充武選補校尉累官
將軍騎都尉 **王友直** 博平人
父佐以
兵法紹興末金人渝盟友直
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
結豪傑志恢復謂其
何害於理迺矯制自
置使餘擬官有差徧
諭州縣勸王得衆數萬制爲
十三軍統之進克大
名撫定衆庶拜天雄軍節度
使高宗視師江上見
於金陵改復州防禦使常張
一旗大書宋忠義將
河北王
九郎以自表卒贈校
檢少保 **王倫** 旦族孫建炎初
充通問使使金
被留不遣遂與朱弁洪皓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
二帝始知高宗即位於
倫往還禁金數次後被拘之
河間十年且欲以爲
平灤三路都轉使倫曰奉命
而來非降也先臣文
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今被
留敢愛死以
辱命乃自縊 **劉鈞** 館陶人仕宋任果州團練使兄
有孝行母信沉痾
五十載同居人稱其義子深
後鄉人欲達之官
天到左股刲義以饋其母旋
曰子之事親分也何
以衒耀
爲 **王棣** 倫之孫初調海
使金棣歸白其
門尉孝宗時假右司郎中
母母曰而祖以忠死故恩
及子孫汝其勉之毋
以吾老爲念棣至金和議遂
決後棣奏和約之成
皆方信孺將命之功臣因人成

辜爾朝論多之
累官知太平州

馬定國 莊平人少士

學士嘗著石鼓辨萬餘言大要以字畫考之是宇文周時所作出入傳記引據甚明有春秋傳六經考大戴禮世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大定中進士擢辯傳世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大定中進士擢左諫議大夫上書論親民之宮任情立威所用失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及陳山東採茶事執誣小民赚取貨賂上從之遷禮部尚書泰和初興陵崇如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議以問鉉鉉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嘗作監試官上曰近日試題頗易朕令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遂用之後以漏言除授事

孫鐸 字振之恩州歷亭

出為安武軍節度使
書省令史章宗即位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比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復送省則必行矣乞自宸衷斷之從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大煩百姓不信凡

再三講究上然之卒張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錄古魏徵何加焉累遷太子太師

耶端義博 平人大定中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中都被圍端義奏曰今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不啻萬餘出戰亦可得志議竟不行及圍解遂請遷都

閻詠 字子秀高唐人氣節豪邁常慕張忠定公為人以天下第一流自處承安中以狀元應奉翰林文字終於河南治中所著有復軒集郡人祀之鄉賢祠

毛佺 恩州人金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為義軍招撫哀帝遷蔡以佺為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

宋九嘉 夏津人從李純甫學為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為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歿於家

尉珍 莊平人哀帝時為濟州太守治東平決訟以公府東平習行臺以武臣監督訟獄滋興珍審斷發遣者多怜監督意徙河南後十年金亡而元興嚴惠武公實得領國政深知珍之德政舉其四子用之

元

張弼

字公輔館陶人事元太祖爲廣武將軍大名治中副都總管右副元帥

趙天錫

字受之冠氏人屬金季兵起其祖以豪雄鄉里爲衆所歸貞祐之亂父林保冠氏有功授冠氏丞俄陞爲令大安末天錫入粟佐軍補脩武校尉歸元官至左副元帥同知大名路兵馬都總管事

路鄧

臨清人元初爲兵馬守冠氏金鄭倜前後攻冠氏天錫皆力戰敗之子貴亨以行軍千戶從平江南有功累遷處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政本路管軍萬戶

路通

大元帥數從征伐累立戰功年老乞歸賜賚甚厚

閻復

字子靜高唐人元初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致仕復博學守正凡所建明言皆剴切會議加封孔子復受命爲制誥聞者嘆服又請定用釋奠雅樂置守塚戶詔從之賜孔子守塚洒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卒益文康朝廷嘉其文行立靜軒書院肖像於學宮祀之所著有文集五十卷

岳存

字彥誠冠氏人初爲軍帥府都總領保冠氏金將鄭倜自將萬人據大名存率死士百餘追之越境與金將張開衆萬餘遇開州存率騎兵二百步卒三百大潰之追二十餘里破河南攻淮漢俱有功陞本縣丞移治楚丘有惠政子天禎累立戰功後爲建康路總管軍入朝累官東平路總管府參議

齊榮顯

字仁卿聊城人父旺金同知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榮顯幼聰悟與羣兒戲畫地爲戰陣端立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爲千戶從外舅嚴實歸元屢立戰功攻濠州宋兵背城爲陣榮顯薄之所向披靡進破五河口陞權行軍萬戶守宿州墮馬傷股不後能從軍兼領博州防禦使及攻淮南道出東平民間供給爲請得免不困

樊楫

冠州人初爲軍吏從參政阿里海牙下鄂江陵有功以行省命爲都事宋平從入朝政員外郎從定廣西陞郎中從攻厓山進參議行中書省事累官中書參知政事進攻交阯班師還爲賊邀遮力戰被創竟爲所殺贈上黨郡公謚忠定

司馴

恩州人與弟直無所顧忌有才仕至禮部尚書

焦

養直字無咎堂邑人夙以才器稱至元中為典瑞
王政治世祖聽之忘倦大德中詔傅太子於宮中
啓沃誠至帝聞之大悅卒贈河南行省左丞謚文靖子
大政卒贈河南行省左丞謚文靖子

德方以廕為興國路總管府判官

登金詞賦科嘗學於閻詠平居論學常以操行為
先文藝為末元初東平嚴忠濟首議興學養士起
睢為儒林祭酒四方學者雲集以行能著聞者百
餘人所著有瀔軒文集數卷卒祀鄉賢祠孫壁仕
至禮部尚書

王德新

華陰縣人為淮東廉訪司僉事丁父母憂廬墓七年不茹葷酒諸道交
辟皆曾閔之有曰孝符學紹朱程後詔旌表之

梁宜字彥中莊平人延祐中進士判徽州遷知
睪州授河南路總管俱有治聲官至禮部侍郎

朱汝諧濮州人父嘗命汝諧與兄汝弼別產
又幸汝弼廢其產汝諧迎至其家事之甚謹鄉人賢之事聞
資病汝諧迎至其家事之甚謹鄉人賢之事聞

表

陳舜咨鄄城人簿於考公以己產分讓弟有司以聞旌表

崔徹濮州鄄城人

衍仕至監察御史謚文貞律幼時父書律字示之
二試皆識故名律師事導江先生傳其性命之學
嘗為曹州判官夏大旱往定陶慮囚釋遣寃滯甫
大至陞承務郎知嶧州後退居峴山書院教授生
徒延祐中起為承直郎陞翰林脩撰歷陞祕
書少監既致仕居濮之富春園自號蘊齋

蓋苗字耘人延祐五年登進士累官行臺
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
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
抑奔競明賞罰以勸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臺臣擬苗僉
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
讜言也後出為山東廉訪使民飢為盜所在羣聚
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效宣慰使僉憲不法者遷
中書參知政事同列知經筵事每事與宰相抗上疏
乞骸骨還鄉里卒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
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登泰定中進士
路總管寇陷遼陽嘉分兵夾攻擒戮無算與同官
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誓為國效節用其家貲

以猺土賊圍城嘉射殺賊稍引退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而死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河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王士元 字堯佐恩州人泰定中進士知滋州值軍興餽餉需索區畫無擾政知潭州賊逼城士卒潰散士元顧其子致微曰吾守臣不可避汝其避之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汝爲誰士元叱曰劉源我王知州也奮拳毆之賊怒并其子殺之劉源館陶人鈞之後值貞祐之亂起義兵爲千夫長累以功得署軍中總領宣武將軍臨清縣令驍都尉率甲士撫安境治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張汝卿 恩州人隱居不仕好蓄經史四方賢士有來假閱其書者則館于其堂詔旌其門

韓權 字公衡莘縣人事親孝父鵬適遠方不歸權晝夜哀思奮身涉險行次雲南得焉行省嘉其孝行授臨安府教授歷成都路知州子克勤南廉訪司副使大名廣平饒

王慤德 高唐人爲燕南廉訪司副使大名廣平饒著二十餘萬累遷宁書左丞

楚材 朝城人父悟善仕元爲翰林學士棹楫資明敏博通經史書洪武初以明經舉任

偏學訓導教人有法陞詹事府丞

郭敦 字仲厚堂邑人洪武中以鄉薦爲戶部主事出知衢州府興革利弊賑卹貧民嘗舍內帑蠶簇成擊帶左遷後復拜監察御史累坐累大臣體召見陞禮部右侍郎陞參政言者謂敦有大臣體召見陞禮部右侍郎以清介聞賜名清轉戶部尚書敦居官剛正身歿之後家無餘蓄賜祭葬如例

劉昱 武城人初任吏科給事中累官交阯右參政勇於有爲征交阯與尚書劉儁贊黔國公沐晟軍務被圍與儁同死之

李仕魯 字宗孔濮州人聞婺人朱公遷得朱子之傳乃從之游洪武初詔求傳朱學者郡吏以仕魯應

太祖龍潛時掌議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仕魯對曰臣聞君求臣未聞臣求君陛下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陛下試子耳未暮果以治聞召問上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耳未暮果以治聞召

爲大理寺卿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爲僧建職司仕魯三上章謂今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爲異端立赤幟非所以訓遠也上怒仕魯乞歸遂得罪以死

李懋 茌平人篤

學尚志居太學士類推重累官福建按察使卒祀鄉賢祠

孫文義 館陶人舊名文進洪武中登進士拜監察御史以筆改名文義彰為權奸所擠卒于官

史曄 縣人勤學慎行歷官河南按察司副使以廉明著稱

王士嘉 字道亨武城人永樂初由國子生任知縣歷官員外郎宣德中陞陝西參政清譽大振正統初召為禮部右侍郎士嘉端重詳雅踐仕寖篤實為士大夫所推

吳祥 字思正武城人永樂初以太學生歷官大理寺丞尋陞少卿再陞右都御史能聲累官福建布政司參議卒祀鄉賢祠

吳中 字思正濮州人舉進士授茂才知州以治聞時征交阯中以兵食為急中奉命督運不絕供億殿最中等陞少仲卿尋陞大理寺卿時有追封祖考伯爵榮典者中以為言之變寇輸款堅論之以恩威遂蠻寇堅守法禮待有加後以母喪歸濮謝事不復起

馬豫 臨清人宣德時登進士歷官大理寺副正統間從駕北征上木不利奮不顧身英廟復辟潤其忠加贈寺正

魏元 字景善初中時宦官王振擅權奸黨布列中外元抗疏論之章十七上不報詔廠庭免冠泣諫由是諸萬稍自斂系獄三年事聞旌表

馮昱 字景陽濮州人正統中舉鄉薦授監察御史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弄權數以詔獄傾善類昱抗論其罪達遂伏法累遷河南副使周王府承奉王姓者頻出督租至縛民妻孥裸辱民積怨將為亂省臣不敢問昱啓于王王不省昱乃獨騎率健卒數人縛十數其罪仍疏于朝詔如法群情乃安先是塞河決財賚數萬昱建順導之策河患乃息

劉忠 字撝誠濮州人景泰時授監察御史累官山西參政時凶荒民嘯聚垣曲山中千餘人劉掠鄉

村民甚苦之忠乃單騎入賊壘推赤心撫諭其衆
曉以禍福衆感泣棄兵羅拜遂爲良民垣齒以安
後爲都御史巡撫虔寇邊以所製兵圖進薦王越可用忭時獲讁弘治間上其所著文武通訓六經舉要正兵跋語正
兵要古法象備用詔起之參謀大同軍事復上平
胡兵式經世通畧復著安攘六論古今經略二書
以鄉舉授慶陽同知遷平涼知
李著仕魯之曾孫府土舊也哩吟爲其酋所逼欲爲亂總帥招
之不下曰得平涼李父來乃降大臣命著往皆相
率歸命又有虜滿四聚衆二萬餘抄掠州縣命侍
郎向中平之時軍苦乏糧向雅知著令備熟糗千
石著請于藩王令護衛軍造糗如期而集滿四平
向上其績遷著爲通政
使邊人感之立祠以祀
梁璽字朝用聊城人成化
間進士爲戶部主事
督中都軍儲社宿躯
最卒祀鄉賢祠
劉廉臨清人成
化間進士
職民曹者以璽爲最
累官廣西左參政時鬱林寇起廉率官軍進勦有
功卒之日囊無餘貲左布政舒清濟之始獲歸家

攻山字靜之莘縣人成化間進士拜翰林編脩爲
時推重出提督江西學校復補山西所著有
稜傳槩然稱先天手册晚
數學精到卒祀鄉賢祠
劉鬼字士元高唐人
監察御史按蘇松常鎮弭盜有功歲凶跡請蠲
蘇門像祠之以直道左遷黃梅丞聞母喪歸弘
成化間登進士
初屢薦不起
卽著有強勉稿
張天瑞字文祥清平人成化中進
士及第歷官翰林編脩博
極羣書爲詩文典實
左春坊左庶子卒于
御史時宦官蔣
欽劾之踪竟死
奏止之遷職
穀千解
官都御史整飭薊州
等府地方提督紫荊
堡城募兵設隘勞績著
聞賜白金文綺進尚書
詹
李瓚字宗器濮州人弘治間登
進士授刑部主事陞通政
司參議以不屈劉瑾降饒州
判陸江西僉事
處邊備兼巡撫順天保
增池墾逐貪暴軍
聲大振卒賜諭祭
李

請歸老卒諭祭營
葬贈太子太保

山東通志

人物五　人物六　流寓

仙釋　孝義　列女

申

人物五

青州府

漢 **田橫** 故齊王榮弟項羽破齊彭擊漢橫乃以散兵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相之及廣死橫自立爲王漢高帝既立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居海島高帝召之乃乘傳詣洛陽未至自剄其徒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

婁敬 齊人衣褐說高帝曰關中沃野千里兵可具百萬可謂金城天府之國都之易以制東方諸侯帝從之賜姓劉氏拜郎中匈奴入冦帝親禦之使敬往覘虛實匈奴匿精兵見其老弱敬知其誘我言不可擊帝信其後覘者言不聽敬徑踰句注果被圍平城七日始解帝思敬言乃封

鄒陽 齊人景帝時吳王濞爲關內侯號建信君吳以文辯著名吳王以太子事怨望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納去之梁從孝王

游陽有智略慷慨不
陽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轅固齊人治詩景帝時爲博士以廉直拜清河王太傅疾免武帝立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之時年已九十餘公孫弘亦被徵而世諸齊以詩顯者皆固之弟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固曰公孫子務正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爲博士以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主父偃臨淄人初學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武帝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時徐樂嚴安亦上書言世務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偃郎中一歲四遷後拜齊相偃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恃辯詐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

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偃郎中一歲四遷後拜齊相偃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恃辯詐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

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徵拜博士遷太子少傅傅業子普普

傳子**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家貧賃作帶經而鉏武帝時以射策爲掌故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稅時裁開阨狹與民相假貸以負和課最寬通毀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寬通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緣飾吏事後爲御史大夫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傳兒寬寬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至歙絕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從京房受易後京房明易求其門人得賀入說易善之以爲郎賀小心周密甚見信重官至少府圖形麒麟閣子臨亦以說易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專行京房法

楼護字君卿齊人護少隨父爲醫後學經傳舉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會宗欲故人各以親疎與東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天水太守元始中王莽四輔人爲庶人

馬先生齊人淮陽憲王母舅張博

遣王書曰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究竟要道方今邊疆弗寧天下騷動微此人莫能安也

周堪 字少卿齊人事夏侯勝元帝時耀光祿勳與蕭望之竝領尚書諸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堪仍擢光祿勳所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初爲東平王太傅翟方進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爲光祿大夫累遷大司空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丹抗議切諫以爲非所以明尊無二上重大宗承正統之義由是不合上意遂罷歸平帝即位以丹執忠節據理法明尊卑之制可謂社稷之臣封義陽侯謚曰節

薛方 齊人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嘗爲郡掾祭酒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時爲諫大夫徵病不至王莽時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著詩賦數十篇光武即位徵之方道病卒

伏湛 琅邪東武人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時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撫循其民一郡賴以保全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嘗奏行鄉飲酒禮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

兒萌 齊人與梁郡卓竝咸兩人兄弟乞以身代兄賊哀之而咸釋焉

江革 字次翁齊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悽愴賊爲感動不忍殺或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輈中挽車不用牛馬鄉人稱之曰江巨孝母終廬墓不除服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守會劉永亦遣使立歩爲齊王歩貪王爵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得反命歩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遂被

伏隆 字伯文湛之子以節操立名光武時張步據齊地隆

殺伏恭字叔齊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
章句作解說九篇恭傳黯學光武時除劇
令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倦由是北州多
爲三老子壽官
至東郡太守吳良字大儀臨淄人爲郡吏歲旦
與掾入賀門下掾王望伐邪之人欺謟無狀
上壽謟稱太守功德良曰望伐邪之人欺謟無狀
願勿受其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貌儉安貧白首一節
又薦其
明帝以爲議郎因劾信陽侯陰就倚外戚無人
臣禮左轉爲即丘長後遷爲司徒長史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
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
數百人舉茂才爲豐令永平中入爲司隸校尉多
所舉正百寮憚之後爲司空融明經才高善論議
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
宗朝爲太尉參録尚書事承宮字少子姑幕人少
以春秋授諸生宮過廬下因就聽講數年勤學不
倦後躬耕蒙陰山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
朝臣憚其節名播句奴北單于使來嘗求見之顯
宗敕自整飭宮對曰夷狄識實者也臣狀

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乃以魏應代之
公羊嚴氏春秋中元初爲澠池令奉公克已吏人
愛之後拜太常果敢直言顯宗嘗以北地太守廖
信贓物須諸廉吏澤紫賜
焉於是在位者咸自勉勵郎顗字惟光安丘人父
吳令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勤心鋭思朝夕無倦
順帝時災異數見顗拜章言其故復陳便宜七事
召拜郎中辭病不就
後爲里人孫禮所殺童恢字漢宗姑幕人文仲父
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恢少爲郡吏執法廉平後
除不其令民有犯法者隨方開喻其善者則嘉勞
之教民耕織境內清靜牢獄空虛流民歸者二萬
餘家嘗有呪虎之異人作歌以頌之後遷浮陽太
守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爲涿令有文武才以其
能任郡職兼領六縣順帝末揚徐盜起拜
撫爲九江都尉討平之陞左馮翊所得賞賜盡分
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
尉時胡廣錄尚書事
承旨黜撫天下怨之周璆樂安臨濟人志行高潔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

惟太守陳蕃能致焉字而不
名特爲設一榻去
則縣之 任嫗字子嬴樂安博
昌人守節勵行
黃巾賊到博昌聞
旌姓名曰夙聞
任子嬴可入其鄉 滕延字伯行北
海人爲濟
北相時中常侍侯
覽小黃門段珪在濟陰專濟北
相近僕從賓客侵
犯百姓刼掠行旅延一切收捕
殺數十人陳屍道
於帝坐免後爲京
兆尹有能名 王修字叔治北
海營陵人
年七歲母以社日
之罷社北海相孔
融以爲高密令融有難修每奇
救得免表紹辟修爲即墨令後爲譚別駕譚爲曹
操所殺修號哭請收葬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
義之禮辟爲魏郡
郡太守抑強扶弱百姓稱之魏國
建爲大司農郎中
令嚴才反修聞變步至公門扣
國鍾繇謂曰舊京
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
曰食其祿爲避其
難若舊非其難之義 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與華歆邴原相友時號爲
龍寧爲龍頭原爲
龍尾寧嘗與歆比鄰
園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如瓦礫歆捐而擲之
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如故歆棄書

往觀寧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人因孝廉復
歩漢末避亂遼東依公孫度度安其賢民化其德
後浮海還魏初累徵不起吟咏詩書不改其
樂曉帝時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會寧卒 邴原
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郡辟
皆不就原避亂遼東居一年往依原居者數百家
遊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曹操辟爲司空掾崔
琰曰邴原淵清玉潔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所謂龍翰
鳳翼國之重寶薦爲五官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
將閒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王烈字人王恭末歲
饑兵起恭兄榮將
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
榮卒養其孤幼教誨問學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
箠以感悟之姪皆愧而改過建初元年肅宗徵除
議郎遷侍中騎都尉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
言未嘗不稱善 孫嵩安丘人年二十餘遊市見趙岐窘非
常人停車呼與俱載密問岐岐以實
告遂與俱歸藏於
數年後渚唐死滅復壁中註孟子 董永千乘人少失
母獨養父父
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曰後無錢還當以身
作傭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詣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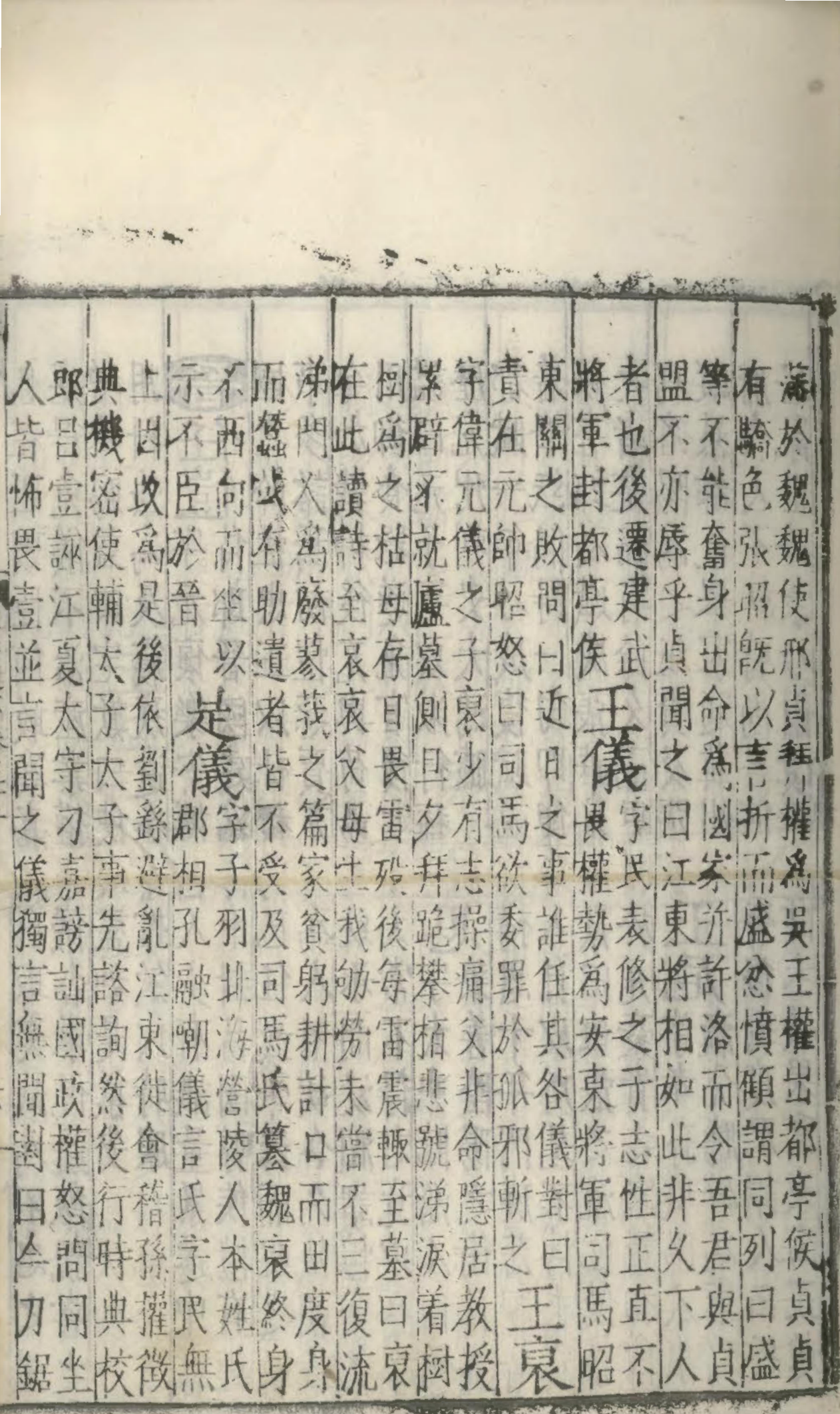
主令纖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徐爽

字秀才東莞人仕魏初爲掾屬徵征馬長史鎮撫西京稱其威信後爲東曹屬丁儀等害之爽終不爲動操謂爽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然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制剛者望之恕君也操征漢中魏諷等謀反操歎曰風故生亂以吾爪牙之臣無過奸防謀者安得信臣如諸葛豐者乎桓階曰徐爽其人也操以爽爲中尉令曰楚有子玉文公側席汲黯在朝莊南折謀居職數月卒

國淵

字子尼樂安人師事鄭玄後與鄉原管寧避亂遼東及還仕魏爲屯田郎中太守大儒東郡呂虔屬海公朝議論常古言正色後遷規諫大夫侍中卿雖居列卿而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以恭儉自守徐宣字文嚮東郡呂人事孫權爲別部司馬守柴桑嘗以二百人大破黃祖兵數千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陞中郎將督攻兵及權稱



藩於魏使邢貞程咨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有驕色張昭旣以言折而盛忿憤傾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訢洛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

王儀

字民表修之于志性正直不畏權勢爲安東將軍司馬昭東關之敗問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

王裒

字偉元儀之子裒少有志操痛父非命隱居教授朝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枯死廬墓側旦夕拜跪後每雷震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織有助遺者皆不受及司馬氏簒魏裒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是儀

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郡相孔融舉儀言氏字民無上因改爲是後依劉繇避亂江東徙會稽孫權徵典機密使輔太子太子事先諮詢然後行時典校郎呂壹誣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問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斷曰今刀鋸

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
嘉得免儀不治產業權幸儀舍求視蔬飯朝嘗之
增俸賜益田宅數口使人盡如是儀安
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

晉

任愷 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有識量累遷中書
郎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
國之幹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武帝器而眄之政
事多諮焉初愷賈充之爲人不欲令夕執朝政
每加裁抑後充與荀勗馮紞統承間浚潤譖愷豪侈
用御食器遂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竟以憂卒
謚曰元子罕以淑行稱

左思 字太冲臨淄人博學
兼善陰陽之術作
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
著筆紙偶得一句即便疏入自以所見不博求爲
秘書郎又賦成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
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
寫洛陽爲之紙貴及張方
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

王尼 字孝孫城陽人東
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
居亂世矜豪乃爾其能亡乎未幾果爲東海王越
所殺尼初入洛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
相之能是以不拜後以荊土饑荒父子俱餓死

孫旂 字伯旗樂安人少自脩立舉孝廉累遷太子
詹事坐武庫火免官歲餘遷平南將
軍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有吏材遂與孫秀合
族以趙王倫起事弼髦輔琰率皆賜爵開國郡侯
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責讓弼等終不從旂制之
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
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

孫叔然 本名炎與晉武帝同名
故以字稱樂安人受學
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嘗作
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
並行於世

張協 字景陽安平人少有儁才辟公府掾歷
官中侍郎轉河門內史在郡清簡寡欲
時天下已亂寇盜四起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
守道不競嘗作文自娛曰七命辭甚高麗永嘉初
徵爲黃門侍郎托疾不就

王猛 字景茂乂海劇人少好學氣度
雄遠當世之務豹若無人後秦符
堅招之一見如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累遷尚書

左僕射任兼將相宰政公平并燕弱晉泰國富強猛疾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願勿以兵爲圖鮮卑丙羌我之仇敵宜漸除之言終而卒 伏滔平吕安丘人少以才學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時淮南屢叛著論一篇名曰正淮溫稱賞之太元中拜著作郎卓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遷游擊將軍子系之歷黃門侍郎侍中尚書光禄大夫 徐邈東莞姑幕人勤學勵行東晉初徙居京口孝武時謝安舉爲中書舍人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處西省前後十年多所匡益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証據遷中書侍郎卒 徐廣字野民邈之弟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諸書撰古今服儀注及晉紀四十二卷洽禮問百餘條桓玄簒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宋武帝即位恭帝遜位廣又除中散大夫 王鎮惡猛之孫從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讀諸子兵書嘗爲臨澧令劉裕召與語異之鎮惡意畧縱横論事果斷裕謀討劉毅鎮惡曰請間先馳襲江陵劉毅合卒出奔自縊江陵平後屢平寇賊除游擊將軍北伐有功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進號征虜將軍留輔第二子義真鎮長安後爲沈田子所害 王歡字君厚營陵人安貧樂道不營産業而謂同郷不聞朱買臣妻邪守志彌固遂爲通儒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苻堅所滅徙於長安 晏謨臨淄人晏嬰之後善屬文南燕慕容德召謨問以臨淄故事謨應對精博慕容德嘉賞之撰齊記行於世

武英殿

 戚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少好學善三禮貧約有操行晉太元中始立國學辟燾爲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儒舉壽爲助教未幾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躬耕以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時以后兄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所得俸禄散與親戚共之加拜光禄大夫致仕卒贈 劉瑶字彦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嘗撰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欲

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投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仕宋官至東宮通事舍人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徙居京口從宋武帝平建業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武將軍穆之內總朝廷外供軍旅事無壅滯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

孫瑒 仕至御史中丞

臧燾 字義和燾之弟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燾乃習騎射從武帝入京至建業桓玄走武帝使燾入宮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卿欲此乎燾正色曰士上幽逼非所以戲卿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後以大衆伐蜀蜀平遇疾卒追贈光祿勳

孟懷玉 平昌安丘人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從平京口定建業以功封鄱陽侯盧循逼京邑以戰功爲論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遷江州刺史尋丁父艱有孝性上表陳解不許因抱疾卒弟

劉休賓 字處龍驤符以軍功封平昌縣子加龍驤將軍

幹北海都昌人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之女生子文暴邪利之降文暴母子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暴巡視城下文暴哭泣以爪髮爲信遂降及

臧嚴 字彥威燾之後幼有孝性孤貧勤學晝夜不休宋平齊郡以朱賓爲懷寧令卒孝文幸方山文暴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拜協律中郎卒謚曰貞

臧嚴 字彥威燾之後幼有孝性孤貧勤學晝夜不休宋平齊郡以朱賓爲懷寧令卒孝文幸方山文暴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拜協律中郎卒謚曰貞

孫瑒 仕至御史中丞

孫益德 樂安人其母爲人所害益德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墳以待罪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蔣少游 樂安博昌人性機巧頗能刻畫有文思北魏高允愛其文薦之補中書博士後爲太常少卿孝文時製冠裳營太廟及華林殿詔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識者爲之歎慨卒贈

王憲 字顯則猛之後仕後魏謚曰質有文集十卷

王憲 字顯則猛之後仕後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

也厚禮待之爲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清身率人風化大行後以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卒謚曰康

王昕 字元景 騎兵參軍王與府僚飲酒酣暢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焉累官常侍武帝或時祖露與侍臣戲狎見昕即正冠斂容王氏九人皆風流醞藉獨昕朗昕之弟魏永安初徵署廣平九龍 **王晞** 字叔烈王開府功曹吏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遽遊羣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昭帝欲以爲侍中亦不受武靜初遷大鴻臚太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性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闐未嘗以世務爲累

賈思伯 齊郡益都人仕魏官至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時議建明堂多與同不合思伯乃上書考訂甚詳學者多善其識後轉正都官以太保崔光薦爲侍講授肅宗左氏春秋卒謚文貞

賈思同 思伯之弟仕魏歷官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忘同獨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爲侍講授靜帝也厚禮待之爲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清身率人風化大行後以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卒謚曰康

王昕 字元景 騎兵參軍王與府僚飲酒酣暢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焉累官常侍武帝或時祖露與侍臣戲狎見昕即正冠斂容王氏九人皆風流醞藉獨昕朗昕之弟魏永安初徵署廣平九龍 **王晞** 字叔烈王開府功曹吏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遽遊羣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昭帝欲以爲侍中亦不受武靜初遷大鴻臚太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性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闐未嘗以世務爲累

賈思伯 齊郡益都人仕魏官至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時議建明堂多與同不合思伯乃上書考訂甚詳學者多善其識後轉正都官以太保崔光薦爲侍講授肅宗左氏春秋卒謚文貞

賈思同 思伯之弟仕魏歷官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忘同獨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爲侍講授靜帝

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拜侍中卒謚文獻時國子博士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

伏曼容 字公儀滔曾孫少孤與兄客居南海歹篤學善老子易倜儻好大言聚徒教授以自業歷仕宋齊梁終臨海太守嘗與司馬憲陸澄撰喪服生徒常數十百人所著有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行於世

任遐 字景遠樂安博昌人父遙齊中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遥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

任昉 字彥升遐之弟八歲能屬文初仕齊爲太學博士王儉沈約皆推讓其文梁武帝時歷黃門侍郎出爲義興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

臧榮緒 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凡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主簿不就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布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

孫謙 字長遜東莞莒人仕梁爲句容令累官江夏太守後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仗百人謙不願處出遷零陵太守年七十衰老猶強力爲政吏民安之徵爲光祿大夫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每朝見猶靖劇職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

臧盾 字宣卿東莞莒人幼從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童句璩異之數曰王佐才也初爲無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丰姿善舉止有孝性居父母喪五年不出廬形骸枯頼家人不復識高祖聞而嘉之服闋除丹陽尹遷御史中丞性公強不辭請以寒自代高祖引寒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寒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

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然寒學淺而行薄醉甚而卒贈吏部尚書

鄭脩 北海人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辭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

段志玄 臨淄人資質偉岸以驍果爲秦王所識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擒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俱墮於是奪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府右衛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太宗即位奉命勘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封褒國公卒謚

房玄齡 字喬齊州臨淄人彥謙子貫綜墳籍書兼草隸年十八舉進士太宗以燉煌公

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從征伐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

入願盡死力進尚書左僕射居宰相十五年以權
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進司空仍總朝政會伐
遼留守京師凡糧械乘輿所須悉裁總之數
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與杜如晦同心輔
政爲唐世賢相
孫既 字茂卿并州人父應乾天寶末爲驍
騎都尉戮力破賊屢有戰功
首稱卒謚文昭
應乾卒既尚少母亡執喪哀毀廬墓側髮壇面垢
厓際骨立有醴泉湧於墓側里人名曰孝源泉碑
刻尚存
段文昌 字墨卿大
段文昌質判所疑李吉甫才之擢左補闕憲宗數欲
用頗爲韋貫之苛誕偃蹇不得進員之罷擢爲
翰林學士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
乃出俄拜中書侍郎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劒南西
川節度使文宗立徙帥荊南民爲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
撫慰責即日解去
王敬武 青州人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
敬武擊定授平盧軍節度使後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段成式 文昌子以蔭爲校書郎博
學強記多奇篇秘籍終太

常少卿著酉陽雜俎數十篇子安節乾
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
趙犨 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部分行伍指顧如
大將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及壯善弓劒
勇果重義拒黃巢有功仕唐爲忠武軍節度使犨
卒弟翊代立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
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爲之罷市
牛存節 博昌人初名
後卒于家陳人賴之
禮事諸葛爽
於河陽爽卒歸梁賜名存節累官千牛衛上將軍
晉破梁於夾城存節以餘兵歸晉兵攻澤州存
節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舉策而先士卒從之至
澤州入城助之守晉人穴地兵之存節亦穴地應
焉解去後爲巨國軍節度使守同
馮戰於隧中敵乃解去後爲巨國軍節度使守同
州逆鳳翔同州水鹹而無井友
州朱友謙叛降晉兩
謙與岐兵欲以渴疲之存節鑿井八十水皆
甘卒不能下末帝立徙鎮天平梁晉相拒河上存

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
不營言病卒贈太師
作佐郎後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南唐官至司空同
平章事卒贈中書令

孫晟 密州人少好學有文詞初仕唐莊宗為著
世宗征淮李景遣王崇質副晟奉表世宗留之晟
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
世宗待晟甚厚召問江南事終不對世宗怒下獄
會南唐蠟書并周過惡乃殺晟臨刑神色恬然夏
南望拜曰臣惟以死報國唐主哀之贈魯國公

魯奇 字邦傑青州人唐莊宗以百騎覘敵遇伏兵圍之魯奇力戰手
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大圍而出又從
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拜鄧州防禦使遷河
陽節度使徙鎮忠武後董璋攻遂州魯奇聞
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乃自刎死

宋徐興 青州人以拳勇隸兵籍焉顯德中從太祖
征晉陽有功遷本軍副指揮使太平興國
初從潘美趣圌柏谷奮與戰鬬生擒偽兵馬都監
李美身被重傷無所回撓及征太原討幽薊興從
戰屢中流矢以著蹟聞累官左監門衛大將軍

許仲宣 字希黎青州人漢
乾祐中進士周顯

德初以考功員外郎
初赴調引對便殿授大
地為滑州帝益知其強幹及征江南仲宣兼隨軍
轉運事供饋無闕太宗驛召赴闕授四川轉運使
仲宣諭以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率服後為廣南轉
運使會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多死仲宣奏罷其
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以諭交人
即納款內附太宗嘉之後累遷給事中

張宏 字巨卿青
州益都人父嵲平利令宏太平興國中舉進士為
將作監丞遷著作郎預修太平御覽歷左拾遺太
宗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羣材大者為棟梁
小者為榱桷卿與呂蒙正皆中賢選累官吏部侍
郎眞宗朝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
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
子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

李嶼 青州人太宗時
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揮使坐受秦王廷美饋遺貶曹州都校累官萊州
洛州團練使勤於政理人服清慎至簡初拜桂州
觀察使仍判洛州及代吏民不忍其去鄰境亦上其善政詔書褒異之

王子輿 字希孟密

州芸人少業文辭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爲北海主簿歷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充淮南轉運使精於吏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之後拜右諫議大夫

傅霖

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采霖三十年不可得及詠知陳州乃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詠問霖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來報予耳翌日別詠卒去後一月詠卒

李覺

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唐亡避亂從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咸咸生覺太平興國中舉九經爲秘書丞太宗以孔頴達五經正義刊板詔覺校定太宗視學覺講易泰卦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詳校春秋正義咸改水部員外郎符中進士爲祠部員外郎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期歲置其邸及即位召補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期歲之間良材積太宗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船成以河流湍悍凡一舟調三戶備其漂失平地劃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又以捕盜功改崇儀副使遷掌陽平署卒贈上將軍

麻仲英

臨淄人祖希夷太宗時爲工部侍郎父景孫太平興國中進士兄温舒大中祥符及第仲英七歲能詩以親之祿不及養不復肯仕博學有行鄉里推服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二公守青州致書幣薦其行義召爲國子助教東方學者咸尊師之

李之才

字挺之青社人性朴直爲文章語易脩受之神放放受之陳摶摶源流甚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泰漢以來鮮有知者嘗權共城令邵雍都二喬果靖時仁宗秉秋高皇嗣未立疏宜早定儲位以安天下逮英宗入繼乃由齊邸人以先識禋之

劉孟節

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隱于青州之鑄劒之地富韓公爲築室以南治歐治子

居嘗賦詩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孟節懇辭不就

張荷 壽光人師事同友性高潔以來之士罕能及之有詩文三卷

愚谷山全活三千人同篤學好古著山東野録七卷方貴盛欲致之不往天聖中

賈同 字希德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徂崇率鄉兵保

言祥符以來丁謂造符瑞以媚先帝今宜明告天下以正其謬又

王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

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由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眞宗時累官參知政事尹京

知政事王欽若已者乃罷曾出

豫皇后居中預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

輔立皇太子權

曰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丁謂欲

宦官傳奏禁中書可以下曾曰兩宮垂處而柄歸

宦官禍端兆矣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丁謂

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王

封沂國公卒謚文正

王曙 字子融曾之弟祥符中進士及第召試直

集賢院嘗論文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為禮閣新編

上之又集五代事為唐餘録六十卷以獻進直龍

圖閣及權判大理寺乃取讞獄輕重可為

斷例累官刑部侍郎致仕

石昂 臨淄人好學不仕節度使符習高其行辟為臨淄令以

公事謁監軍楊彦朗贊者以彦朗名石更其姓曰

右昂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即

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

辱

楊光輔 密州安丘人居焉耆山教授州守王博

文薦為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又薦為

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仁宗召至命說尚書光

輔講無逸時年七十餘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為學

官以國子監

丞老於家

楊安國 光輔子以五經及第仁宗時

為崇政殿說書久之進天章

閣侍講學士歷判

部侍郎在經筵二

崔遵度 云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以書謁韓

琦深器之登進士判陝州於吏事

若素習者民有母再適而死及葬父恨母不得祔
盜母之喪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曰
斯人知有孝而不知有法乃釋之以聞
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卒詔賜其家

趙師民 字周

翰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領諸城主簿學問
精博孫奭自以爲不及除齊州推官王堯臣龐籍
薦爲國子監直講加崇政殿說書會趙元昊反罷
進講師民上書陳五事因獻勸講箴還太常博士
侍講累請補郡出知耀州三遷刑部郎
中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盧士宗 字公

彥維州昌樂人舉五經嘗侍講仁宗御延和殿詔
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進龍圖閣直學士仁宗崩
神主祔廟與禮官議不合出知青州英宗曰學士
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宜久處外郡召對論知人
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竿通吏
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明鎬

朱壽隆 密州諸城

窓州安丘人仁宗朝歷京東益州陝西河東轉運
使入知開封府副文彥博討平王則於貝州拜參
知政事謚文烈鎬安靜有體遇事不
苟辭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

人知宿州多劇賊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
壽隆設方畧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
蠻人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咸有政
績復爲京東轉運使歲凶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
畜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
之貧富交利終少府監知揚州

周沆 字子真益都人第進

七知渤海以親老求監州稅歷湖南轉運使時湖
南蠻唐盤二姓寇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言蠻驟
勝方驕木易鬬力宜須秋冬進兵請選邕宜融三
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枝藝者犒其巢穴分佈餘
兵絡山又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
朝廷用其策二族乃降加直史館知潭州儂智高
亂仁宗命沆安撫廣西經略政績累遷龍圖閣直
學士終戶部侍郎有

韓晉卿

字伯脩密州安丘人以
明經中第歷州縣稱爲循良奏課第一元祐中爲
大理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士
大夫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

趙抃之 字正夫諸城人哲宗

時爲監察御史除給事中使遼遼亡嗇有疾不親
宴使近臣即館亭客抃之始爭正其禮還遷吏部

崇南子宗本以
岳飛奏補官 **蘇丕** 青州人初德祥建隆間狀元
丕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
中拂衣去居潤水之濱五十年不踐
城市歐陽脩言於朝賜號冲退處士 **王輝** 青州人
靖康初
應募立功官至巡檢使寓吉州茶寇犯邑郡以輝
驍勇機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爲賊所得
以刃加頸欲降之輝含血大
罵遂死事聞贈忠州刺史 **仇念** 益都人舉進士
調高密丞皆有偉績
後知廬州劉麟入寇統制張琦欲驅民南走先奪
念出念曰吾當以死
城退保念力陳不可卒全活數州之衆後知平江
府封益 **李宥** 字仲嚴唐之後喬父覺舉九經歷官
都伯 國子博士直史館宥善屬文知蘄州
歲凶人多委嬰孩于
官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有善政終判留司御史臺
性清介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
別業以券畀之既卒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陳**
規 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寇規爲
安陸令以兵勤王留守德安府連戰敗賊建炎

尚書左丞時蔡京爲相帝謀置右輔京尤薦挺之
隨拜尚書右僕射既相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避
之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
京諸黨法罷京召見挺之曰涼所爲一如卿言加
挺之特進仍爲右 **任顓** 字誠之壽光人舉進士擢
僕射序謚清獻 鹽鐵判官改知鳳翔府帝
諭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爲諒祚册禮使采摭
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
三篇上之 進直史館後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有
功詔書褒激賜金紫進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賓
客致仕 **張擇行** 字行先其益都人歷官右司諫與唐介
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
不當語甚切遷侍御史爲監察
史官終集賢院修撰 **張所** 青州人登進士爲監察
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
視陵寢還上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改
兵部郎中江淮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
河乃薦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自辟置一
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置
行所乃招徠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
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職安置

初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楨圍城攻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楨橫拔寨去攻知順昌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傳金人已入京城規畫出錡城中有粟數萬斛請同爲死守計元术攻城規與錡行十餘萬攻城勉激諸將斬獲無算元术退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卒有攻守方畧傳于世規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詔下其法於諸鎮追封忠烈侯

周中

居濉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弩以享戰士城陷中闥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韋請贈官

密祐

密州人徙廬州累官江西路副總管咸淳中爲江西都統元伯顏兵東下至隆興祐率衆逆戰大兵圍數重祐告其部曰今日死也告力戰或有生理兵敗而死

張暐

字明仲日照人父華卿大德間舉進士官太常少卿轉左諭德去官宋國報諭使宋人請赴宴暐言大行在殯未可乃大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改禮部侍郎歷二十餘年明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弟曄亦舉進士爲莒縣縣丞

張行簡

字敬甫暐長子頴悟力學大定中進士第一累官太子太傅端慤慎密爲人主所知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於家卒贈銀青榮禄大夫謚文正

張行信

字信甫暐次子泰定中進士累官諫議大夫哀宗時爲尚書右丞爲人純正真率兩登相位遇事輒發無所畏避嘗言胡沙虎杭權臣高琪請爲尚書翰林學士終太子太傅端慤慎密爲人主所知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於家卒贈銀青榮禄大夫謚文正

李英

字子賢益都人以進士調淳化令昔娟忌者亦曰正人也亡矣雖平章政事

劉琉

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海陵忌宗室琉坐與往來所居鄉里世宗即位琉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贊朕致太平矣累遷左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

海軍節度使宰於官劉璣字仲璿之弟舉進士爲國子祭酒自稱茂先怒謂衆曰事又嘗爲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嘉納之累官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熾郭三聞而執之斷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詔贈鄆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大定中進士累官刑部主事大理卿丞爭論情法折正疑難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王用壽光人幼頴悟弱冠練達武事初事金屢建勳庸後歸保障鄉閭有功遷鎮國上將軍知益都府事兼本路兵馬總管行元帥府事

元李庭本金蒲察氏金末從中原改稱李氏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間以材武選從大將攻宋襄樊取臨安以功累遷中書左丞後東征日本遇風壞船庭抱船板漂流抵高麗得還宗

玉乃顏叛從世祖征之流矢中胷貫脇裹瘡復戰令軍中修百弩候敵仍持火砲夜入其陣敵相殺遺散帝命庭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累官樞密院事卒追封益國公謚武毅子大用

歸德府同知大椿

襲封益都萬戶張禧益都人年十六從大將南征又從世祖濟江與宋兵戰屢捷後下襄樊取閩浙皆力戰累官江陰路水軍萬戶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范文虎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遇颶風文虎庭戰艦悉壞禧爲士將所誣繫所部獨完

張弘綱字憲臣父禧爲士將所誣繫獄將殺之弘綱直入獄中佯狂詬笑守者易之遂與其父逸去從父攻城徇地屢有功累官萬戶後從征八百媳婦國戰沒封齊國公謚武子漢當襲職讓其弟鼎漢官至集賢院直學士鼎襲江陰水軍萬戶

鄭衍安丘人本司農之後少有膽勇元初以武功拜都元帥元貞金命衍與諸鎮分略淮楚間餘十五年以老謝事平生不嗜殺戮後嗣蕃庶

許正臣字忠顯校尉管軍千戶辭職事

親竭力奉養光人子海兄弟四人同以孝聞旌表

陳忠 壽光人由教諭歷官信州總管賊犯信州大本被執偽王釋之畀偽印一紐欲官之大本投印於地大罵遂被害

王英 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善騎射為莒州千戶元貞中屢破泰山永新安福等處賊授懷遠大將軍李志甫起潮州時英已致仕詔起又平之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年九十六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安生乎遂自餓死

張士謙 兵至五十餘日城陷被執賊先戮其妻仍加刃於頸以脅之降士謙曰吾為國死忠豈畏死耶可急殺我至死色不變罵不絕口事聞封清河郡伯

王杉 字世儒壽光人幼好讀書為監司吏後以弟亡乞歸養父嘗有貸其財百餘緡者未償而死杉遂焚券弗取北海縣界有蓮花樂每值霖雨潦水傷田鄉人患之杉出資傭力為致通焉至正初旌表

于欽 益都人博學多聞初任國子助教陞兵部侍郎奉命出東周覽原隰詢諸鄉老水經地記歷代沿革著書六卷名曰齊乘

朱景初 樂安人祖義金季徐徙家于青父閏又徙樂安景初沉靜溫良克敦孝友樂賑施遇歲歉大發倉粟以濟鄉黨至正六年旌表

齊郁 道宣慰使司僉事與宣慰使普顏不花同領武事嘗郁力戰不支郁謂于顯曰城陷當死但吾主尚在或有後圖吾將與宣慰不屈死郁遂經地皆死之贈汝南伯

吳傑 博興人至正中任山東西第四人同居五十餘年又建義塾延師教鄉閭子弟知州郭充以聞旌表

蓼公直 樂安人授西臺御史世祖知其勇召授領兵前鋒南伐至隆興與宋軍逆戰斬首數人隆興降由是南安吉贛皆望風款附加昭勇大將軍佩金虎符後從伯顏戰於洪水山追擊侵遠援兵不至公力戰而死

劉蕃 字君卿樂安人授西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遼陽行省參政洽書侍奉大夫

阮召還其子
鄉人以為難 馬愉 臨朐人宣德中進士及第累官
事務存寬厚嘗奏
侍講學士預聞機務性淳雅論
統中進士累官太子
學士資性剛直文
官稱為第一受知
天下大計一
言而定
利害未能奪抑邪
事中彈劾不避權
言官於
闕門執
事者踢殺之 劉翔 壽光人正統
生特賜圖書其文
禮甚厚居家至孝母歿廬於墓側三載事其父誠
敬尤篤父歿亦廬於墓側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
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
於上賜名昭賢欽撰祝文有曰忠稗于國孝表
於鄉為一代名臣云所著古直文集行于世

國朝臧哲 詔城人洪武中以儒士為兵馬指揮發奸摘伏不避權豪 上嘉之累官廣西布政使以廉介稱民家居勑賜錢米優之 孫浩 諸城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授廣西參議政知姚州陞江西參政廣東布政使政績著聞 張時 字本逸蒙陰人洪武中由鄉薦歷敎官宣廟初擢知順德府九載奏蠲民逋 上御文華殿命講洪範 杞鄉 杜澤 字子潤浙水人以儒士授本學訓導洪武間朝京師 陞詹事府詹事 終吏部尚書 王讓 益都人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中由鄉薦歷敎國子監學錄累官吏部侍郎忠亮清介士林重之 璽 壽光人剛果有為永樂中鄉貢選隸翰林院擢監察御史 劉昺 甄之弟通經史號松溪居士縣令李儀薦之不起子六人 終山西副使 璽 多顯第邦人語曰燕山寶十郎松溪劉居士善口照人天順中以進士知懷慶府境有巨益達單騎往諭遂散有故人客以金託者其人多顯第邦人語曰燕山寶十郎松溪劉居士教子有義方千載總相似贈翰林學士 陳達 字善兼

登州府

秦淳于越

黃縣人髡之後仕秦為博士以諫知名始皇置酒咸陽宮越有所陳見史記

漢李忠

字仲都東萊黃人以父任為郎好禮脩整更始時為信都尉忠遂與任光同奉光武光因從攻下屬縣至莒陘光以爲大將軍封武固侯下屬縣至莒陘光武顧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乃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累有戰功更封中水侯後遷丹陽太守時海內新定南方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句月皆平

劉寵

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寵以明經舉孝廉遷會稽太守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齋百錢送寵且曰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自扶送寵人選一大錢受之

劉岱

字公山寵之弟舉茂才官至山陽太守董卓入洛陽岱與關東州郡起兵討卓不克徙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虐已愛物為士人所附黃巾賊入兗州岱與兄忠齊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避亂淮浦與平中為揚州刺史袁術據淮南縣遺僭能張英也江遠以拒之加楊州牧振武將軍及孫策東渡縣奔丹徒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據郡縣招合屬縣攻融破之

太史慈

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仕郡奏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餽問其母及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母遣慈赴之慈為說劉備求援兵以解其圍融得脫孫策東渡以慈為建昌都尉盜賊懾服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緣陵上行罵以手持樓梵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梵其矢貫手著梵其妙如此

三國劉基

字敬輿縣之子居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孫權辟為東曹掾權為吳王遷大司農累官分平尚書事

王基

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以孝廉仕魏為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切諫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每儉衆遂敗欽等悉平遷仍亂基請速進兵擾南頓儉衆遂敗欽等悉平遷鎮南將軍後封東武侯卒贈司空謚曰景侯史稱

其學行堅白
國之良臣

宣淳于難 髡之後隋末兵亂與弟朗帥衆保障登萊民賴以安武德中拜登州刺史封晉國公朗萊州刺史封燕國公

五代王仲昭 登州人性居時旌表其門

宋淳于雍 髡後仕隋為太子中舍年甫弱仕即乞歸養王旦贈以詩云純孝敦時俗高風邁萊人舉進士青州河貫城人遂為害居鄉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啓閉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鄉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為都水法累官天章閣待制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歐陽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精閱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

白古人王居卿 字壽明萊中苦泉遷登州人性純直坊蘇軾為作詩曰當時邦人化師中榜其閭曰詩過者式其文學著名

高敏 登州人為澄原指揮使守李師中檄領太平寨兵討賊有功授本寨都監尋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將出無朝飲豚我作遺直詰旦敏與戰遭重傷范仲淹韓琦皆薦之為閤門祇候歷利州路鈐轄敏白主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當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扣將夏人攻奪大順水柵若敏與戰多所斬獲援兵不至中流矢死

徐立之 字康之變寇駕南幸丞相呂頤浩禮遇之及秦檜當國乞祠居鄆徜徉里閈三十年積官至朝散大夫踰八秩手不釋卷卒贈關府儀同三司

徐寅 字協恭立之子以蔭補官中法科為福建路撿法審覆囚牘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歷知楊州脩築高郵等處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後知台州華秋苗偽鈔法軍士虛籍寧海邑庠父廢買田五百畝以振之鄉民戶積逋十餘萬擢廣東提刑卒於官

金 郭長倩

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脩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崧老劉無黨相友善嘗撰石決明傳爲時人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趙秉文贈萊陽人明昌問與弟汾州觀察判官直同登進士格爲萊陽人正大中遷寧昌軍節度使王震文登人習儒毋憲風疾割股肉雜飲食中以進疾遂愈毋沒哀毀踰禮壻翁服除日不治而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事聞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元 隋世昌

棲霞人父賓徙居萊陽世昌涉徧書史善騎射常特鐵鎗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仕至安遠大將軍兵數百戍郯城中安堵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課民流血滿甲勇氣愈壯所在克捷卒封定海侯謚忠勇姜彧字文卿萊陽

時臺閣條詔阻塞言路乃力陳其奸以脩省事劾罷閣老劉吉徐溥監寺李興郭鏞及按口北條陳處置邊務六事陳言時政十二事俱得允行又言預備虜患以保重地莫善於用得其人莫不善於私隸其兵蓋劾鎮守等官之分營壞兵也改按南畿適星變上言弭災八事後出僉山西按察事時兄鉞以國子生養於家陳情終養代兄疏凡三上未允憂鬱成疾卒

曲鋭 字朝儀萊陽縣人成化中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任河南副都御史

李鐸 字孔使陝西按察使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教萊陽人弘治中登進士授行人累擢刑科給事中大理寺少卿嘗奉

命安置西夷土勞其功尋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陝西大同之變上改命撫之卒遣官

何亮 登州衛人諭祭嘗奏弘治間舉進士爲廣宗令時河決曲爲疏引水不爲患調陝西咸寧泰俗婚姻尚財諭以禮士貧弗娶者與之娶民貧弗給事中嘗劾劉瑾幾遇禍瑾誅復以其財貨奏爲邊用後出知漢陽府卒於官

陳昂 登州人弘治間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劾廖愷子姪侍舉鄉試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下撓坐是繫獄罷歸嘉靖改元

敵震 三輔昂悉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番夷款化三十餘年昂至撫馭有方後哈密事竣震擢浙江按察使爲應天府府尹卒於官

孫祿 陳霞人弘治間進士擢戶部主事會計大同糧儲爲逆瑾禁錮後知揚州有善政進秩山西右參政仍知府事然性骯髒雖上官劾之屹不動累官浙江右布政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三

人物六

萊州府

田橫 膠州人史逸其姓名秦二世時爲將不忍背秦與信拒戰力盡而死時人感其節葬之立祠以祀

蓋公 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不事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尚書

王吉 字子陽琅邪皐虞人舉賢良爲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吉上疏諫之弗聽霍光迎王立之吉即奏書戒王王果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不

與秦王罪過下獄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復徵爲諫議大夫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外戚驕奢吉上疏切諫帝以其言爲迂闊遂謝病歸經明行修匡衡舉駿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三王後代薛宣爲御史大夫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論安成恭侯詛呪左遷大司農

王駿 字子游高密人哀帝時爲尚書僕射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吾欲封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臣識鄭尚書履敝尚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因時平帝初封扶平侯時秉政崇謝病秉遺就國崇辛服及遷徙去橐無餘蓄天下服其高節

崇 駿子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有能名建平中爲御史大夫坐論安成恭侯詛呪左遷大司農

王吉 之子受易於梁丘賀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成帝欲經明行修匡衡舉駿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三王後代薛宣爲御史大夫

王 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復徵爲諫議大夫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外戚驕奢吉上疏切諫帝以其言爲迂闊遂謝病歸經明行修匡衡舉駿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張後有三王後代薛宣爲御史大夫

王 駿 字子游高密人哀帝時爲尚書僕射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吾欲封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臣識鄭尚書履敝尚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因時平帝初封扶平侯時秉政崇謝病秉遺就國崇辛服及遷徙去橐無餘蓄天下服其高節

崇 字子游高密人哀帝時爲尚書僕射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吾欲封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臣識鄭尚書履敝尚無故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因時

詔書案起太后大怒上即下詔封商尚書令趙昌素少崇因誣以重罪死獄中

司馬均 字

寶東萊人隱居教授不應辟命誠信行乎鄉里有所爭訟曰寧爲均官府所加而敢枉均乎鄉里化其德

者終無敢言官至侍中以衰老歸詔賜大夫祿

房鳳 字子元不其人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王根薦鳳明經通達累遷五官中郎將與王龔劉歆校書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問諸儒皆不對鳳龔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出鳳爲九江太守至青州牧鳳少脩節行居不求因誣以重罪死獄中

王扶 字子元掖縣人少脩節行居不求化其德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扶杖策歸鄉里太傅鄧禹聞其賢辟致之扶議郎永平中劉復著漢德頌稱扶爲世孫少入太學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百事馬融質諸疑義融曰吾道東矣人黨錮起杜門著書後大將軍何進辟之玄不受逃去國相孔融雅飛簪造門嘗道遇

皇甫規 數詣貴人境求紹納不肯入就公車徵爲大司農舉茂才未就拜郎中皆不就玄乃以病自乞遂家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玄乃以病自乞遂家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

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將卒自郡守以下嘗訴受業者纍經赴會凡千餘人著述多傳於世

益恩 玄之子孔融為黃巾所圍遂赴難死之

庸生 名譚膠東人始在北海為孝廉

孔安國傳古文尚未得立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

小同 玄之孫玄以其由是古文尚書遂著于世

小同英發不群辯績六經鄉人師尊之為侍中嘗詣司馬昭昭適密疏未函如廁遂問曰卿兒吾密疏乎對曰未也昭卿卿勿復我遂投鴆而卒

王仲 琅邪不其人隱居不仕好道術明天人時濟北王興居反襄欲致之麾右以師委之仲懼禍及嘆曰不去將鉗我於市矣乃浮海奔樂浪土家焉不知所終

李忠 字仲都東萊黃人元始中以父任為郎好禮脩整更始立拜都尉官世祖攻苦陘諸將得財物惟忠獨無所受及繡被衣物賜之封中水侯從平隴囂董憲等遷丹陽太守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忠為興學習禮選用明經懇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公沙穆 字文義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左氏百萬余與穆為資穆曰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為也後舉孝廉為主事遷繡相繡侯劉敞所為多不法穆到官即開譬之轉弘農令有善政

孫寶 北海人倜儻好奇節延熹中為冠石常侍專衡第為京兆虎牙都尉與都功曹趙息有隙欲滅諸趙來為京兆尹息從知而過逃走衡令郡部都郵捕諸趙趙皆殺之息從父收為故氏長變姓名亡命詣北海寶碩知之謂曰視處士狀貌不凡亟則當亡命我孫寶碩也勢能相庇收具告之寶碩載之以歸後衡及其弟死收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歷刺史太僕寶碩從事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乾父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表兼忠將軍見禮次於糜竺

徐

幹字偉長北海人鄴子
幹四通五經爲文敏捷
除上艾長引疾不就文
帝嘗與吳質書曰偉長懷
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節可謂彬彬君子矣
著中論二十
篇行于世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幼有孝行厲清節太康
初爲司隸校尉豪右京師肅然武帝
南郊畢問毅曰以朕可方漢何帝毅對曰可方桓
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
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
有直臣固不同也毅方正亮直正色立
朝罷中正除九品官至尚書左僕射侯史光字
明被縣人舉孝廉初授散騎常侍兼侍中命持節
下郡邑循省風俗還奏稱旨進爵臨海侯時太保
王祥久疾廢朝光請罷之後卒家極貧詔賜錢五
十萬光在職寬而不縱有清忠之節文筆奏議皆
可爲司子正直有父風初爲博士
法

王肅無大臣節武庫火尚書郭彰率人自衛而不
救職詣之彰曰我能越
作威福乎彰伏不敢言正色
立朝三臺清肅加光祿
大夫劉徽字承徽東萊掖
著海岱俊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大亂携母避
地遼東依寓州刺史邵續續謀降石勒徽勸其抗
大順以激義士之心續從之弗降使江南元帝命
爲丞相參軍王敦欲請爲司馬徽引疾不視事出
爲豫章太守按南土豪族以法預平蘇峻以勳賜
爵豐城子後代溫嶠都督軍事縱酒耽樂不恤政
事大旅財貨徐苗字叔曹高密寧于人少家貧晝
商販百萬焉則鉏耒夜則吟誦兄早亡撫養
孤遺田廬奴婢盡推與之鄉鄉有死者輟耕營助
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卒之日遺命儉素所
著五經同異評等書萬餘言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勵己脩學
好星曆陰陽術數未嘉之
劉同郡管平以年老從敏元西奔爲盜所劫敏元
謂賊曰此公餘年無幾願以身代盜長欲舍之內
一賊弗聽敏元奮劒前曰吾豈望生耶願爲諸君
除此人盜長遂止之相謂曰義士也俱免之後仕

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康中成帝博求異行鮦赴京師自陳年老不拜以壽終

南北朝 唐臨

北海平壽人祖揣北海太守父倫卓犖有大志仕魏爲北地太守遷幽州刺史永安中大夫進爵鄄城縣伯爲六俊之一卽頒給宗族家無贏餘始得出境封平壽伯子陵以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免官歸於水濱變姓名愔自稱劉士冠以講誦爲業後神武知愔存以禮致之復授大行臺右丞累官開府儀同特進驃騎大將軍封開封王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材以爲己任魏齊除稱爲名臣

徐文

字彦武萊州掖人徙膠水宋季補進武校尉及康王渡江以功遷往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上將圖臯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師敗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千艘沒海歸于齊齊以文爲馬步軍都虞候累以戰功遷定海軍節度使大定初致仕卒于家

段文振

北海期原人祖壽父威俱爲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仕周累有戰功拜柱國後歸隋高祖歷石河二州刺史擊突厥討嘉州獠所向得利高祖移落民于齊齊以文爲馬步軍都虞候累以戰功遷定海公主文振上表曰遠不間內夷可汗居塞內妻以公主不亂華邊東用兵緩急恐非上策以功累遷右府隊長大業末有賊楊厚擁衆攻城松贊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招降松贊至城下大呼曰官軍大來賊旦暮殄滅以刀築其口松贊大罵腰斬而死城賴以完詔贈朝散大夫

高構

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辨好讀書工吏事徵拜戶部侍郎斷析合理上以爲能賜米百斛歷雍州同馬以明斷

見稱三爲吏部侍郎典選皆出其下時人以搆好劇談頗類輕薄然內懷方雅所舉如房杜名臣皆致公輔論者謂有知人之鑒

段文操 文振之弟大業中爲虎賁郎將性剛嚴帝令檢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有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議之

張允濟 北海人仕隋爲武民以牲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良詣允濟訴之允濟令縛良蒙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盡出其物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婦家牛也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婚婦家賜罪之果得行人有遺袍者人曰吾境未嘗拾遺還取之果得潛政尤異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糧屈吏民多降賊者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男卒

盧祖尚 字季良光州樂安人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善御衆所向有功及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玉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歷將作少匠名貴觀中召任交州都督以疾不行卒

蔣欽緒 萊州膠水人工文辭舉進士第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媚韋氏詔禮官議衆咸阿狗欽緒抗辭不可諸儒壯其節累遷沛王府長史卒

蔣沈 欽緒之子博學侍常

蔣清 沈之第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乂爲判官安祿山亂偽與清力綿不能守城城破同死之贈禮部侍郎

郭航 萊州人李師道辟署右職師道叛航率郭昕拒命師道佯出師彭城航間道走武寧請益兵三千浮海直擣萊淄朝廷不報航還所未幾師道召航卧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

王無競 字仲烈萊州人宋太尉弘裔孫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累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葦離位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尚恭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

無競太子舍人神龍中詆權貴出爲刺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鹽官北海人初仕隋粗通圖史能言成敗事貞觀初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司馬追擊師都大破之遷豐州刺史縱反間致挾末懼降以妄信讖記事露伏誅

呂夔奇

萊州人仕唐累官戶部侍郎子龜圖龜圖子蒙正爲相蒙仕周起居郎從家河南龜祥宋殿中丞龜祥子蒙亨韓熙載字叔言灘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爲平盧節度副使爲明宗所誅熙載奔江南事李氏自言受昇知遇遂上章言事切直景嘉納之嘗政吉凶儀十數事累官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熙載才氣後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屈江左號爲韓大于卒贈左僕射謚文靜嘗多蓄妓逢佚人少倜儻善騎射仕唐乃以此短之王景掖縣人初來朝位加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論政不尚苟且過即論而釋去民便之封

國公世宗時有功徙鎮泰川宋景昭初來朝加太保卒追封陝王然性謙退能抑節下士

蔡齊

膠水人少孤舉進士第一僕射狀俊偉真宗見之曰得人矣除將作監丞直集賢院仁宗初兼侍御史太后崩遺詔以楊婕妤爲太后裁制軍國事齊白執政曰上春秋富豈可使女后相踵臨制乎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屢進讜言以與夷簡不相能出知潁州丁謂秉政欲齊附己齊終不往卒謚文忠

宋搏

字鵬舉萊州掖人治毛詩開寶間歷維州司理參軍鞫獄得其情遷右贊善大夫真宗時爲河東轉運使上言大通監治鐵冶額課鼓鑄額權罷採以紓民又請科諸州丁壯爲兵以增戍備在任十一年經制漕運以幹治稱徙他州郡輒乞留兩至夏州界部發屠民數詣闕奏事稱吉屢以秩滿請代朝議以搏善撫如北海人幼聰警建隆初舉進士召試禁中政著作佐郎出知渠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爲帥郭再興

楊澈

字晏士歷青州司戶參軍鞫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政著作佐郎出知渠部郎中職加祠

擁兵自固激單騎趨墨諭以威信土豪黎
羅二姓聚謀亂激平之累官度支郎中蔡延慶
字仲遠齊之從子舉進士歷開封府推官進龍圖
閣直學士攝鄜帥元夕張灯羌乘隙伏兵舉火內
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民悅服所至有惠政徙
官不畏權勢彈劾文上拜濠守傅欽字次張維縣人
梁節度使遷海南都轉運使傅尚敬字志學有文聖
科第爲鄆州太守振貸撫邊陲供用弗匱
呂昇萊州人性孝父權失明昇剖腹探肝和藥以進
父服之復能視并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少好學善屬文擢進士仕
漢周及宋爲著作郎與楊徽之輩有名於時應舉
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託
後爲清河令子仲謀雍熙中舉進士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幼頴遞
官翰林學士高宗南渡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
明得代言之體先是知明州化悍俗禦巨寇爲人
亮直草秦檜制顯著其惡無所隱諱檜
憾之所著有北海集六十卷行于世辛次膺萊
州人高宗時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
者二十餘年孝宗即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
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湯思退
葉義問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
後直言之臣稱次膺與趙鼎爲首尋同知樞密院事拜參
政事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歷仕五十年無
纖毫撓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有聲
爲記室以員外郎候陟隆興熙春大宴上歡甚命中正勿劾群臣有酒
失者乾明節上壽酒三行復目中正曰更舉一巵
可乎其見重如此中正性峻刻攉中丞日振舉綱
憲人以稱職許之終知河南府朴韋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
中以度支員外郎出知維州性孝母卒葬州城南嘗解官歸廬于墓旦夕悲號
疏食水飲經六冬蹙足二寒會有白鳥白兎馴擾
之異詔賜粟帛趙明叔韙樂安人家貧好學性嗜飲州守蘇
舜欽與遊明叔常醉而言曰薄薄酒二章韙復遺以詩云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嘆
耿峻高密人好學通六經郡牧

累徵辟不就太祖初授小溪縣尉明敏剛毅繩奸扶弱齊以憲章動在勤存陰隲再任昌樂主簿斷獄治賦吏民感服卒贈洗馬

徐承珪 掖縣人爲贊皇令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居甘食藜藿衣服粗讀歷四十年如一日所居里中木生連理瓜異蔓同實乾德間詔名其鄉曰義感里

侯蒙 字元訟初高密人舉進士第知掊鄉縣民無冤訟轉運使趙湜聞而薦之擢殿中侍御史因星變疏十事徵宗納之西師失利帝將責五路將十八人皆寘死蒙救問力爲申理帝遂釋之歷陞中書侍郎與蔡京不合出典外任卒謚文穆

吳奎 字長文雄州北海人仁宗時舉五經累官至同知諫院每進言勸帝禁柬左右姦倖皇祐中災異頗多奎極言其徵以事先言奎名望素重不當罷去乃召還新法竟出知清州奎少貧及貴出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復其職以論安石新法竟出知清州奎少貧及貴之日家無餘貲謚文肅

王仲寶 密州高密人初以捕群盜累官涇原路安撫副使與西羌戰六盤山敗北別將朱觀被圍仲寶救之扱觀出圍時諸將皆沒仲寶獨與觀不肯去觀感其義得還除左屯衛大將軍未幾卒贈安州人以捧日軍授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屢與夏人戰大捷韓絳奏爲本道將環慶兵救廣諭以逆順皆投戈聽命遷英州刺史討瀘蠻乞弟每戰必捷乞弟求降廣發伏擊敗之得其酋落三萬班師至閿鄉卒廣有風義輕財好施長於料敵積益八陣圖撰約束百餘條邊地多采用之

孫祖德 字延仲維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祖德少警悟舉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上疏請章獻太后還政復論郭皇后不當廢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爭之出知兗徐蔡州尋除吏部侍郎子恚爲江東轉運使初爲瑞州都監金人寇江西拒之且戰且前至萬載兵少力屈遂剚其腹銜而敗賊執之不屈

劉閱 北海人以拳勇補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貝州攀豐先登以平貝州功第一再遷振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認閱自河東爲裨角與夏人戰飛矢貫左耳戰弗顧衆服其勇討敵解去累官左金吾大將軍

王俊民 萊州人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平簽書徐州節度使判官

金 范成進 其先莒人後家濰州性倜儻有大志負鄉里丁壯五千人以自扞蔽哀宗出汴成進率衆往從之以功賜王爵

元 王國昌 高密人仕爲千戶世祖召問軍旅之事嘗奉命往高麗境黑陽山覘海道風濤洶湧從者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直抵其處乃還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國昌與經畧使攻拔之後卒於高麗子通以戰功爲都指揮使

崔澍 平原人昭武大將軍世榮子仕元屢立戰功爲明威將軍兄弟五人俱以武功顯而澍不惜殺身以除國難其功尤著

張緝 字士明膠州人性篤孝能文辭至正中以鄉貢爲泰州幕職後棄官養親居楊州時兵亂母方病賊突入卧內欲舉鎗刺母緝以身蔽母鎗中脇下三日而死

單徒克 寧幼名習顯其先金源人後徙萊州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累樹大功通女直契丹二夷國文字官至丞相帝甚加器重每軍事拜大師卒謚忠烈

范德郁 成進之孫兄德賢仕陳平縣僧府判官德郁以才行發身省掾爲宣慰都事尋任浙江理問寬冤滯據洛稟有餘力轉兩浙都運使國計奏功召入仕刑部尚書

王荷 字

國朝

殷哲 鬱州人洪武初以貢士發身有才智累官東宮舍人弼德郎獨得人心矣左右皇孫得人也左丞王林重之

黃福 字汝錫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貢擢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超拜工部侍郎未樂間陞刑部尚書交阯平往鎮之交人戴之如父師征之失利交人擾福拜且泣讓送出境累遷少保屢上疏論事皆切時務憲廟志家老而彌篤卒之日家無百緡謚忠宣

王進 字器之洪武中以儒士舉任本學訓導歷陞寧波知府操守廉介一日饌用魚肉進大怒謂家人曰汝不憶

子謂曰汝平日與誰相得對曰戴綸因出所奏帝衡之及即位因詰其事綸即抗聲辨論辭益激忤上怒竄死

童信 三萬衛人洪武末從靖難勇敢有奇功累官至都督

王麒 建州松花江人洪武末從平內難小河之戰躍馬衝陣矢不虛發屢陞至遼東都指揮同知進都督薛祿初營建北京祿董其事寢從征胡虜宣德初從征陽武侯祿為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善撫士卒裹創赴鬬有進無退故所嚮成功卒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戴新 字景壹平度州人洪武末有靖難功永樂初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侍仁宗講讀遷主事以坐累謫戍末幾朝廷特宥復職累官雲南右布政兩征麓川贊督糧儲不乏賜賚甚厚

李綱 膠州人永樂間舉進士任兵科給事中性至孝廉介儉約朝野稱為孝廉卒於京師貧不能斂鄉人同仕者賻賚盡得歸葬

儀銘 智之子天性易直篤於孝友任兵科給事中陞翰林院編修修講正統間北虜犯順公謀謨宣廟實録書成陞侍

食草根時命瘞之弊尤以造就人才為急去之日行李蕭然近今寧波本縣多立祠祀之

侯庸 字景中平度州人生七歲父坐累贖父罪洪武中舉進士拜吏科給事中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憫之詔還其父庸至謫所迎歸尋陞吏部侍郎時學士劉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降別用上王世子經庸刻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降別用上納其言

呂讓 字克遜平度州人洪武間舉進七為行人安南內侵上遣讓往諭之讓乃為書與安南國王陳日煃後王饋黃金及沈檀香讓卻之曰尉佗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顧以尉佗自處而以陸賈處人何其陋哉日煃無以對後遷監察御史終陝西僉事

儀智 高密人由教諭歷知高郵州寶慶府寬厚得民陞湖廣布政使簡易凝重得藩臣體召為禮部左侍郎遇事務剖是非不少附會尋侍東宮講學

戴綸 高密人洪武間以儀智好遊獵綸以侍讀累諫不聽因具奏太宗召太

征伐之力居多轉南京禮部侍郎累遷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卒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忠襄

李公諒 維縣人性沉重寡言以賢良舉爲冀城知縣時兵燹之餘民不聊生公諒教民食野菜擺豆五易水煮之以濟飢民免流離驛中常有使客靡寧公諒移牒城隍神其棓遂滅終廣州知府

譚溥 字澤民昌邑人宣德中舉進士任刑部主事陞遼東苑馬寺少卿劃除馬政之弊邊用仰給緊官陝西左布政使清介自持天順間徵爲南京戶部侍郎卒勅封諭祭子**孫洪** 字伯大昌邑人景泰間舉進士初授兵部主事奉勅選調征勦兩廣官軍陞郎中會中官崩喪禮一從擬議累遷山西參政以南陽流逋改勅河南右布政使疏汴河人免墊溺再撫之甫定陞本司右副都御史賑撫流民咸得其宜

馮績 字承宗昌邑人天順間舉進士初授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劾奏巡撫奪其官遷郎中總督薊東邊儲政務修舉自認戎而下以都憲薦留者章凡數上及賑陝右飢賴以全活者甚衆

李介 字守正高密人成化間舉進士

夫安王十一年遷其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遂

專有齊國二十三年康公卒無子和遂幷齊

盛 先陷於楚楚滅之師伐齊齊潛王走莒楚使淖盛將兵救齊因爲齊相盛欲與燕趙分齊地乃歷數潛王之罪遂擢王筋殺之廟梁宿而死三十二年王從者王孫賈入市呼曰淖盛亂齊國社稷潛王欲誅之者袒右從之者四百人遂攻淖盛殺之 **田榮** 齊王

田羽父 魯大夫桓八年羽父請隱公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隱公于桓公而請弒之會公祭鍾巫齊社圃館于鍾巫齊社圃館于鍾巫爲氏羽父使賊弒隱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 **襄仲遂** 魯莊公子也居於東門因以命氏僖二十六年如楚

乞師伐齊取穀邑而還文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文公二妃敬嬴嬖私事襄仲而屬之宣公襄仲欲立之請于齊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殺之埋馬矢之中夫人姜氏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八年遂如齊有疾辛巳有事於太廟卒

慶父 魯公子惠十五年魯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圉人犖賊殺之及閔公立復使卜齮賊閔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慶父之及密乃縊而死

陽虎 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又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以叔仲氏於蒲圃而殺之不獲六于謹陽關以叛九年魯伐陽關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出奔齊齊侯執虎以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公山不狃 字子洩季氏家臣定五年季平子卒於房陽虎欲逐季氏告不狃不狃不可季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謀將因陽虎以去三桓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費人攻之不克不狃奔齊後奔吳哀八年吳將伐魯叔孫輒迎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得志焉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爲之備云

秋胡 南武城人納妻五日往仕陳五年歸逢採桑婦曰力田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黃金頗與子也婦不言不顧而去胡歸母呼其妻乃採桑婦也婦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遂投河而死

曹劉 曹宣公庶子宣公卒于師貢劉而自立諸侯乃請討晉人以其從之勞請葬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貢劉懼告罪于子臧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

太子僕 匡王四年弒其君紀公初紀君生太子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故僕因國人以弒紀君

黎展輿 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爲世子初黎比公之世子之周景王三年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黎比公遂弒之以自立

秦呂不韋 濮陽人事賈販家累千金爲人多陰計姬華陽夫人無子中子楚質于趙不韋適邯鄲見而憐之爲之盡策遂得立爲太子不韋取邯鄲美姬知有娠以納于楚生子政即始皇始皇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專秦柄招天下士厚遇之至三千人使其客著所聞爲書曰呂氏春秋後以嫪毐故恐誅飲酖死

漢呂公 單父人善於風鑑當秦末見漢高帝劉季狀貌奇異之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即呂后也

朱家 魯人高帝時魯人皆以儒教而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百數性不伐矜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公孫臣 魯人漢文帝十三年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帝于是詔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

淳于意 臨淄人文帝時爲太倉長喜醫師事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得扁鵲術定可否決死生及藥論甚精治病多驗文帝問其所驗幾何意歷舉以對帝嘉之

周仁 任城人以鑒見景帝拜郎中令陰重不迕常衣敝補衣溺襦故爲不潔以是得幸入臥內後宮祕戲仁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甚重之以二千石歸老

公孫詭 齊人梁孝王招延豪傑詭以奇邪計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後王入朝景帝迎王既朝上疏因留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帝欲以王爲嗣袁盎中沮之乃辭歸後立膠東王爲太子王怨盎與諸陰謀刺盎賊未得也天子意爲梁使使捕梁急梁亡入京師公乘陽慶匿淄人精於醫年七十餘無事諸自殺

遺使捕梁急梁亡入京師公乘陽慶匿淄人精於醫年七十餘無子喜淳于意教之曰陽慶有

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悉教公於是意學之三年醫道遂精 東郭先生 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青謝之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刀筆吏聞武帝詔拜郡都尉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上以爲能拜中尉吏民益彫敝齊木強少文豪猾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 馬宮 字游卿東海戚人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師丹薦其文行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拜大司徒代孔光爲太師封扶德侯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謚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莽篡位以故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代孫經學尤明成帝時舉爲博士累官光祿

勳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家居燕語不及朝事累官御史大夫以議立中山王不中意左遷廷尉哀帝時傅太后求稱尊號光持不可由是傅氏在位者免元壽中徵爲大司徒王爲平帝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白太后帝幼宜置師傅徙光爲太傅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卒 諡烈侯 石顯 字君房濟南人少坐法腐刑元帝時爲中書令貴幸傾朝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知顯專權建白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由是大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後張猛京房陳咸貢禹之當奏棄市猛自殺咸抵罪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顯恐人間已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泣下成帝時遷長信中太僕後以丞相御史條奏舊惡憂懣不食道病死 王

莽 字巨卿東平陵人孝元皇后之弟子元帝時拜爲黃門郎尋爲大司馬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廢元始初號安漢公加九錫以女配帝自固權寵幼太后詔莽居攝稱假皇帝尋即真天子位國號曰新廢孺子嬰更制度爲疏闊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時群盜蠭集赤眉猖獗莽知下潰畔憂懣不能食及漢兵燒掖庭莽避火登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支解縑分傳首詣更始懸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肉袒伏稽首稱萬歲

盆子 泰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祖父憲封式侯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天鳳間琅邪吕母子爲縣宰所殺招合亡命報仇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共牧恭隨崇等降更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被髮徒跣漱衣赭汗見衆更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茂留軍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拜恐畏欲啼崇等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君長樂宮崇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牛後謂崇曰諸君立盆子濟亂日甚褒退爲庶人崇乃將盆子肉袒降於光武帝憐盆子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

歐陽歙 字正思樂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光武時拜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劉焉 字君郎表之弟以宗室拜中郎將討黃巾賊有天子氣冀求交阯牧避難董扶謂益州有天子氣焉謀領益州牧徙治綿州撫納離叛陰圖異計馬騰等反焉通謀騰敗焉治成都疽發背卒

龐萌 山陽人更始立以爲冀州牧降光武以爲侍中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將討之萌走保東平太守劉文公瑯邪不其人漢兵起步亦聚衆據本郡時梁王劉永拜步大將軍光武遣伏隆持節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後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屯歷下耿弇破之步於是悉其衆攻弇於臨淄兵大敗蘇茂來救

之讓步曰旣呼茂獨不能待耶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封步爲安丘侯後復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瑯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邈不可追

樊崇琅邪人起兵於莒自號三老時寇賊蜂起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以崇勇猛皆附之漸至三十餘萬人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因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遂大破丹匡軍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乃歸更始尋叛之又立劉盆子爲帝後將盆子降光武復與逢安謀反誅死

趙彦瑯邪人少有術學熹中瑯邪賊勞丙與泰山賊叔無忌殘害吏民朝廷以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討之彦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資從之彦推遁甲法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黃允

字子艾濟陰人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黜妻夏侯氏婦大集賓客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于時

劉洪泰山蒙陰人漢魯王之宗室也篤信好學精於天文數術爲曲成侯相政教清均吏民愛畏延熹中官至山陽太守卒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華歆高唐人仕漢爲豫章太守清靜不煩吏民感愛孫策至乃幅巾奉迎後歸曹操遂仕魏爲御史大夫文帝即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祚改爲司徒後轉太尉歆素清貧凡祿賜悉以賑施親戚故人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然歆既無夷皓鞱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後附曹操副郗慮勒兵入漢獻帝宮收伏后后閉戶藏壁中歆乃躬自發之就牽后出弑之

殿屋兩足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占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言未畢而宮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曰我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時帝已遣使賜甄后死聞宣言而悔之速遣人止之已不及宣之叙夢其妙皆此類世以此建平之叙

于禁 字文則泰山鉅平人黃巾起從鮑信信後從曹操累戰有功拜平虜校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襲操軍亂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徐鑿塹安營訖及入謁具陳其事操悅封壽亭侯冀州平昌猶復叛遣禁征之猶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當送詣操禁曰公常令圍而後降者不赦猶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猶訣陳涕而斬之操聞益重禁拜虎威將軍假節鉞至於樊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龐德之孫權擒羽禁復在吳吳稱藩禁還文帝慰諭拜安遠將軍及謁高陵帝豫使人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於陵屋禁見之慚恚發病卒謚厲侯

諸葛融 字叔長瑾次子兄恪已封侯故融襲爵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賓高會融父尤質素雖

平壽張人少以俠聞賊窮救急傾家無愛曹操表遼忠節與遼友辟公府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有驕名色遼正議責紹紹皆與遼操使操殺之遼心不自安叛操操所攻遼爲操所殺

諸葛誕 字公休琅琊陽都人也父豐漢末爲太山太守紹以討董卓之亂爲盟主有驕奢色遼正議責紹紹皆與遼操使操殺之遼心不自安叛操操所攻遼爲操所殺

諸葛誕 字公休琅琊陽都人也父豐漢末爲太山太守紹以討董卓之亂爲盟主有驕奢色遼正議責紹紹皆與遼操使操殺之遼心不自安叛操操所攻遼爲操所殺

張遼 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姓聶氏以勇力聞并州刺史丁原召爲騎都尉使將兵詣洛何進遣詣上黨徵高幹還拜中郎將使與夏侯淵等討郝昭於陳倉遼別攻昭屯數日拔之遷征虜將軍假節與張郃討柳城斬蹋頓及名王首級還封晉陽侯遼每從征伐常爲軍鋒冒陷堅陣威震敵人太祖嘗稱遼有古名將之風

崔琰 字季珪武城人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如此年三十九乃就鄭玄學初從袁紹辟爲騎都尉曹操破劉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操征并州留琰傳世子於鄴累遷尚書甚有威重操亦敬憚焉後與楊訓書傲世怨謗賜死

周宣 樂安人爲郡吏善於占夢魏文帝聞之召問曰吾夢

在軍旅身無采色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
喪徒奮威將軍恪征淮南時假融節令引軍入沔
以擊西兵恪還爲孫峻所誅遣人取融融率聞兵
至惶懼不能決計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云白
鼉鳴龜背平南郡無成及兵至圍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融刮金印龜服而死之

滕脩

字承嗣北海劇人仕吳起家丹陽太守孫權疾與
諸葛恪受遺詔輔政太平間丞相大將軍孫峻遣
文欽呂據劉纂唐咨北伐峻餞諸軍見據軍嚴整
心惡之尋卒弟綝代知朝政據聞之大恐表薦脩
爲丞相赴兵欲廢綝綝勑文欽等合衆擊據遣華
融丁晏告脩亂取據家脩召典軍楊崇等告以綝爲亂
綝表言脩反許將軍劉丞率兵攻脩脩又劫融等
作詔發兵融等不從脩殺之與據期舉兵後據不
至綝兵大會遂殺脩夷三族

劉琰

字威碩魯國人先主在益州爲從事及定益州以琰爲
固陵太守後主封都鄉侯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
語虛誕諸葛亮責讓之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
有酒荒之病琰妻胡氏入賀太后留經月乃出
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之至以覆搏面半

罪棄市

步熊

陽平發干人精于卜筮舍側有一人燒死吏訊之熊曰已爲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便縛之吏如其言果是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大風起延燒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兒遠行或告其父母已死熊卜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熊乃使諸生著其衰南趣倫兵悉赴捉之密從北出後受成都王穎辟穎敗被殺

王宏

字正宗高平人粲從孫大始初爲汲郡太守善撫百姓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躬自教示丘壟上其政下詔褒賜遷河南尹大司農坐用法苛碎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錦繡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褒發于路論者譏其諺妄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卒

任愷

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有識量累遷中書侍郎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武帝器而初愷惡賈充久執朝政每裁抑

焉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譖愷豪侈用御食器遂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躭樂極滋味以自奉後起爲太常不得志竟以憂卒謚曰元子罕以淑行稱歷兗州刺史

王戎 字濬仲瑯邪臨沂人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戎爲豫州刺史受詔伐吳吳平進爵安豐縣侯遷吏部尚書尋拜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匡諫媚裴頠顧誼戎坐免官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後從惠帝北伐出奔于郏卒謚曰元

王彌 東萊人祖頠魏玄菟太守彌有材幹博涉書記惠帝末聚徒海濵爲賊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齊號爲飛豹多殺守令有衆數萬後歸劉元海署司隸校尉從劉曜石勒用兵攻陷宮城逼辱皇后殺皇太子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人遷帝平陽後之弟生而警悟累遷從事中郎惠帝末爲荆州刺史王敦爲青州行因問以方略敦曰今豫論躭辭義鋒出等畧無方一坐嗟服及將之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荆湘反覆一使王機討之賊請降躭僞

許之既而襲之於籠州陳八千餘人於沅中後遇豫章王敦令力士搤殺之及敦平詔復其官謚曰

黃泓 魏郡斥丘人父洮善天文秘術泓從父業亂避地幽州知王浚必敗乃密

**宗族歸慕容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廆常曰黃者三萬人遷帝平陽後之弟生而警悟累遷從事中郎惠帝末爲荆州刺史王敦爲青州行因問以方略敦曰今豫論躭辭義鋒出等畧無方一坐嗟服及將之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荆湘反覆一使王機討之賊請降躭僞

蘇峻 字子高長廣掖人永嘉之亂峻糾合數千家結壘於縣元帝假峻安集將軍太寧初梗除臨淮內史又以破王敦功加散騎常侍峻志在立功不欲內補時護軍庾亮徵峻爲大司徒峻疑亮欲害已乞補青州荒郡不許乃謀亂以討亮爲名次于京口遂陷宮城殘酷無道後溫嶠陶侃倡義兵破

光逸 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胡毋輔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薦逸於大傅越越不召尋以世亂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等散髮裸

祖閉室酣飲遂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元帝時爲軍謀祭酒後爲給事中

王廙 字世將屬文多所通涉元帝作鎮江左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郡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弢以功累增封邑爲湘州刺史及帝即位奏中興賦白兔賦獻甘露及陳說金鐸之瑞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卒帝猶以舊親故愍之謚曰康

王敦 字處仲司徒導從父兄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累官卿書監元帝時進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專任閫外手控強兵鎮據上流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永昌元年敦率衆向以誅隗爲名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協帝大怒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敦至石頭攻討敦爲丞相進爵武昌郡公太寧元年卒敦佩朝廷征徵已明帝乃手詔不趨劒履上殿四方貢獻多入己府敦病其將錢鳳問敦計敦曰

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討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淹留不決謀作難帝遣司徒導等討之三萬士道並進敦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武帝以崇有幹局深器重之然無行檢在荆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諂事賈謐嘗與貴戚王愷等以奢靡相尚及謐誅坐黨免官崇有妓許秀綠珠美而艷孫秀求之竟不與子被害者十五人初崇家積米飲妻子被害者十五人經宿化爲螺時以爲族滅之應

王衍 字夷甫弟戎從弟物老嫗生寧馨兒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已晉爲元城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遷司徒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擊賊退之遷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不受後舉軍爲石勒所破衍自說少不豫事與以下免且勒稱尊號勒不欲加以鋒刃使人夜排墻填殺之

苟晞 字道將河内山陽人累官兗州刺史討劉根陂汲桑敗石勒威

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
郡侯雖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來爲將以爲都護
後犯法雖杖節斬之之日殺卿者兗州刺史專事嚴刻州人
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遷青州人謂之屠伯後都督青徐兗豫
荆揚諸軍事石勒攻陽夏執雖殺之王雅字茂弘導之孫父景大鴻
臚雅舉秀才累遷尚書右
右丞敬慎奉公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尋爲太子少
傅慎默無所辨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諍
凡所薦譽惟雅而已遷左僕射卒贈光祿大
夫子導之爲散騎侍郎黃門侍郎 郗超
字景興愔長子桓溫將共簒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十毀裂乃
詣桓溫將共簒王室溫大喜溫懷不軌超爲謀主勸
更作戡自陳老病溫廢立遽中書侍郎協之爲黃門侍
忠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公午
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時可呈出
箱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呈之則悉與
溫往反密討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淳于智 濮
北

盧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譙人夏侯藻母病因詣
智卜忽有狐當門向之嗥藻驚怖馳見智曰其
禍甚急速歸在狐嗥處捐心啼哭令家人驚恠
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禍可救也藻還
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
間拉然而崩凡所占狐無不中人以爲神 王凝之
羲之次子工草隸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
孫恩攻會稽凝之備禦之不從方入靜室
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恩兵相
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孫恩 字靈
秀琅
邪人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秘術恭死傳恩叔
父泰泰見天下兵起乃私集徒黨恩歸海因其騷
動攻上虞藥會稽八郡響應旬日中得衆數十萬
號征東將軍朝廷遣將軍謝琰劉牢之討之恩退
于海隆安間恩復寇浙東 王禎之 字公
雅之孫桓玄用事恩復寇之玄恩赴海自沉
裕拒之恩衆大敗及桓玄爲太尉
幹徽之長子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
臨海臨海太守辛景破之恩赴海自沉
朝臣畢集問禎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

禎之曰亡叔一時
選千載之英一坐
皆悅 王謐字稚遠本劭之子
以協撫子遂爲協
嗣少有名譽初爲
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及桓
玄將簒以謐兼太
公後以從弟誕欲
誘之還吳起兵爲亂遂
懼而奔劉裕既還委任如先卒謐文恭
夏山陽人正始中
充州刺史令狐愚辟爲治中從
事與楊康並爲愚
知其計康在京師
露其事 鮑靚字
遂收捕繫遷尚書
是曲阿李家兒九
推問皆符驗靚學
太守嘗行部入海
以白濟嘗見仙人
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南北朝

高祖善之徵爲東陽太守時內史何遠累著清績
高祖屢遷信武將軍恒自以名輩素在遠前遠累
見擢恒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
到東陽迎妹喪因住會稽築宅自表解御史虞覬

奏請以大不敬論恒性儉素車惡服
外雖退靜內不免
心競故
海鄰人父達之尚高祖長
係之於陳見害湛
之善自
年除著作佐郎累遷
得罪壽連湛之太
尋加侍中奢豪相
後發其事不盡爲
上慰遣令還都出
並行至江湛爲吏
之江徐上欲廢劭而
元嘉末徵鑠自壽
詔之
安帝陽秋既
佐郎使續後事遷中書侍
使劭之密加酖毒
晉史序王珣貨殖
顯韶之懼深結徐
美之被誅王弘入相慮爲弘所繩夙夜勉
勵稱爲良守徵祠部尚書又出守吳興卒 藏質字

文熹之子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徵爲徐兗二州刺史魏太武率大衆圍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爲魏軍所敗奔投盱眙固守三旬乃解圍去上嘉質功以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北伐質頗不肯發後以生擒元凶功封始興郡公是事專行不復咨稟朝廷甚相猜忌始有異圖勸南郡王義宣專據閒外以成己志舉兵上表稱誅君側之惡宣乃大潰先走質亦走至尋陽追兵至質窘急以苧覆頭沈水中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漆其頭藏之武庫

劉瑀字茂琳穆之之孫始興王濬爲徐州刺史以瑀爲別駕折節事參軍顧邁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語瑀瑀盡泄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由是爲文帝所知累遷益州刺史孝武時爲御史中丞彈蕭惠開等朝士畏之尋轉右徧將軍何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意甚不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出吳興太守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遂與偃絕偃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呼曰而卒謚曰剛

王廞邪臨沂人太子中庶子晉隆安初王司徒左長史晉陵太守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既死恭檄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

顏師伯字長深琅邪臨沂人竣族兄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孝武啓文帝版爲參軍刑獄累官尚書左僕射封平都縣子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及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慶帝即位與柳元景謀廢立沈慶之泄其謀被誅六子皆見殺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式之之孫少好文誌剛疎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議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又著連珠十二首有以祥連珠啓上者御史中丞任遐奏祥輕議乘輿歷毀朝望請免官付廷尉乃徙廣州祥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王曼字休默琅邪臨沂人仕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晉陵太守丹陽尹朝夕進見言論政事自豫章王嶷薨上祭酒歷丹陽尹朝夕進見言論政事自豫章王嶷薨上疑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

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轉江州刺史晏涕泣不願出猶爲吏部尚書武帝崩欝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議廢立晏便譽應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鮮于文粲單景倩陳世範告晏有異志時南郊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徐羡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祖寧晉尚書吏部郎父昨令羡之少爲桓脩參軍與宋武帝深相親結武帝起兵敗爲領軍司馬封南昌縣公録尚書事武帝不豫羡之與謝晦傅亮受遺詔輔政既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廢之並殺其弟廬陵王義真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訟旬月間再辟酬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王曇

者慎門寇性懦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寇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卒王僧達

弘之子好學善屬文隸意馳騁世祖時爲尚書右僕射出爲征虜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

及每求須不稱意乃遺主簿顧曠率門義劇寺凌沙門竺法瑶得數百萬荆江反叛上表解職詞云遜坐免官徙太宰以歸順功封寧陵侯遷中書令因高閣事陷之下獄賜死王奐字道明琅邪臨沂人少而彊濟仕齊武帝累遷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奐遣未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在獄中以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吕文顯等領兵收奐斬之子彪及弟爽彪字子堅勸之弟顗涉文史梁時以顗皆伏誅王固字子馬武帝甥封莫口亭侯文帝時歷位中書令後坐禁中密畜異書伏誅固清謹寡欲居喪以孝聞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饗請停殺一羔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南人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卒

謚恭子鮑泉字潤岳東海人性警悟博涉史傳事兼元帝累遷信州刺史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帝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以王僧辨代泉爲都督至長沙鎖泉牀下泉顏色自若乃啓陳淹遲之

罪尋復其任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候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捕酒自樂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閽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遂殺泉於江夏沈其屍

崔彧 東武城人逞曾孫與兄景哲亦以醫術性仁恕官至冀州別駕子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有才學早卒彧善醫術知名累官司徒長史景哲子冏仕北齊官至鴻臚卿

王顯 陽平樂平人仕魏歷本州從事以然脊著藥方多效累遷御史中尉百僚肅子長儒清河東武城人初爲魏三十五卷散騎侍郎與神武廢節閔立孝武以建義功加驃騎大將軍尋以貪汚爲御史糾劾逃歸齊神武葬後文襄繼立陵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否崔暹聞之以啓文襄絕陵朝謁陵要拜道左文襄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乃出爲東兗州刺史爲寵妾馮氏厭蠱頗失精爽馮氏驕縱愛納狼籍爲御史所劾陵與馮氏俱召付廷尉諸斬馮多姦焉獄中致競詔斬馮於都市陵以疾卒獄中

羊祉 太原人靈祐太山鉅平子襲爵鉅平子

明初爲秦梁二州刺史坐掠人爲奴婢彈免高祖執政復起爲平南將軍副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祉性剛愎好刑名所經之處號爲天狗下卒賜死大悅後以篤老乞歸卒于兗州

兗州刺史坐掠人爲奴婢彈免高祖執政復起爲平南將軍副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祉性剛愎好刑名所經之處號爲天狗下卒賜死大悅後以篤老乞歸卒于兗州

崔寬 字景仁清河東武城人祖彫晉時爲冀州刺史寬父剖每懷東土及魏世祖西巡剖詣京師未至病卒寬年十歲拜陝城鎮西將軍後解鎮還京卒

罪衆敬 小名柰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常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明帝遣詣兗州募人彭城太守薛安都與之謀乖從晉安王子勛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懼羣疑纂所爲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荅及安都入魏衆敬乃以城降拜散騎常侍慕容白曜克無鹽衆敬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聞纂燒死大悅後以篤老乞歸卒于兗州

李脩 陽平館陶人父亮精醫術針灸罔有不效大業中為醫事以全活病人死者即就棺殯脩遵父業撰藥方百卷行於世卒於太史令贈青州刺史子自司空記室參軍遷尚書駕部郎中後以平蕭寶夤薛鳳賢功爵新泰男

羊深 字文泉祉之子自司空記室參軍遷尚書駕部郎中兼御史中永熙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乃與樊子鵠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天平初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吳遵世 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見一翁授開心符遵世跪而吞之遂明卜筮魏武帝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終如其言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每宿輒令筮遵世云比作十餘卦共占自然有天下之徵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及即位授中散大夫所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高聰 字僧智北海劇人涉獵經史頗有文才族兄元嘉之言之太和中兼太子左率微習弓馬朝廷拜中書博士乃以將畧自許孝文崩討詰王肅願以偏裨自效故假聰輔國將軍及興賊交鋒望風退敗孝文怨死徙平州宣武初窺竊歸京師曲事高肇後加散騎常侍時時起循發倖聰傾身事之及循死言必毀惡姑皓之寵聰又媚附及皓罪戮聰以為死晚明帝踐祚以其附高肇遂廢于家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齊文襄作相令普勾僞官東平盡有之後歸寶建德授兗州總管然謗累遷御史中丞坐翟嵩子瑞奏彈詔付廷尉科罪乾明中復除度支尚書孝昭大漸顧命武成義雲入北宮參審與元海等勸進然性豪縱閨門雜穢聲遍朝野治宗尤殘忍為孽子善昭所害

徐圓朗 兗州人隋末為盜據本郡以兵徇瑯邪東平盡有之後歸寶建德授兗州總管劉黑闥兵起朗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為大行臺元帥秦王已破黑闥遣兵經畧濟陰圓朗懼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圓朗為野人所殺

竇建德 貝州人世為農親貧無以葬建德聞而太息遂解牛以給喪事鄉黨異之大業七年起兵據河北

自立爲長樂王更國號曰夏改元五鳳後爲唐太宗改執被誅

乙弗弘禮 貝州高唐人隋煬帝居藩召見弘禮曰大王爲萬乘之主所戒在得而已及即位使弘禮摠攝諸術家帝召問曰爾昔言朕既驗終當如何弘禮曰臣觀相書凡人之相類陛下者不善終然臣聞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唐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流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弘禮指腰以下曰爲方岳之臣其妙皆此類貞觀末卒

唐輔公祏 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入朝留公祏居守令正雄誕副之後游仙說公祏反會雄誕疾奪其兵遂僭位國號宋殺雄誕而以游仙爲兵部尚書數侵寇海州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討之公祏遁

蕭至忠 沂州承人祖德言爲秘書少監至忠仕爲伊闕洛陽尉監納言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同被訊釋味道錫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脩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二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

崔元翼 博州人第進士遷殿中侍御史進中丞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子琮子

詔奪一月俸後出爲義成
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嚴緩魏州冠氏人唐懿
宗時官至同平章
事尋出鎮西川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
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被黜出城之日路人以瓦
礫擲之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親吏軍中不
安坐貶新州賜死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
死皆令使者剔取其結喉以進驗其禍詐非報與
成汭青州人少
殺人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襲歸
州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攜取其衆又破其將王建肇昭宗
南部將牟權擒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使討荊
拜禹荊南節度留後乃復故姓名後爲淮南部將
所敗投
江死
康懷英兗州人
出豐沛間習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
降梁太祖得懷英大喜以爲先鋒屢破李茂貞楊
行密兵遷保義軍節度使後叛梁降晉太祖命懷
英爲招討使爲右周德威所敗詣闕請死太祖
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復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
邠兗州安丘人少事青州王敬武及其子師範斬
鄆盧洪破張蟾皆其功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遣
鄆襲葛從周於兗時從周將兵在外鄆使人鬻油
城中覘虛實出入之所得羅城水竇可入乃從水
竇襲破之拜從周母撫其家以恩禮梁太祖還遣
朱友寧攻師範從攻鄆鄆堅守外援不至副使王
彥溫踰城降守門者多逸師範兵屈降梁鄆始降
梁太祖以爲元從都押衙累官左龍武統軍尋拜
永平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莊宗入魏鄆襲
太原莊宗與符存審審琦爲兩方陣夾之鄆大敗河溯
皆入於晉後授
凝諮鄆酰之
房知温字伯玉兗州瑕丘人少以
勇力爲赤甲都官健稍遷
新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温賜姓李氏名紹
英歷曹貝二州刺史明宗時拜太寧軍節度使愍
帝出奔知温秉問有窺覦之意司馬李冲諫止之
因勸知温入朝廢帝猜
厚斂其民積貲鉅萬出入以聲妓遊嬉不恤政事
卒贈太尉子彥儒獻其父錢絹金銀茶綵拜沂州
刺史閻寶字巖美鄆州人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
寶降於梁爲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於晉拜

天平軍節度使梁普戰胡柳普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寧上決勝料勢決戰料情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忘其情可乘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存知莊宗乃卒贈太師**張全義**臨濮人少與李罕之仲翔為河陽罕之性貪暴全義勤儉都後不能給因有隙相攻梁屢以兵遂敗罕之於沉水後為河南尹時黃巢之後全義收拾殘民勸耕植數年人物完盛梁太祖朝唐東都皆全義力也累拜中書令封魏王梁亡事唐莊宗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勸莊宗遣明宗討趙在禮明宗及以憂卒益忠肅于繼祚官至上將軍事**馬胤孫**字孝先揀州商河人為人懦暗少好學韓愈文舉進士為唐逸王河中觀察使後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臨事多不能決時號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卷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及罷歸學佛周廣順中卒

宋

李成 益都人性曠蕩嗜酒酣落筆煙水尤工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為寶累官摳密直學士知兵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養術士屬韋務昇偵朝廷事及狀已具被詔與內侍閻承翰同按之遂抵延範於法端拱初遷給事中連知青州路二州休復上言父蒙葬于青顧得領州事因營葬事至青州踰年惟事貨殖終不言葬至潞瘍生於腦卒張

宗誨 字習之齊賢第二子少喜學兵法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徙知富順監會夷人叛宗誨將部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御史王汾劾其嗜酒廢事及為河北轉運使乃發汾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歷知徐與鄜邠諸州事嗇事干謁其子爭之弗悛以秘書監致仕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

錢乙 鄆州人始以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卒公主疾有驗授翰林醫學皇子病亦瘥擢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所以對曰以上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復甚數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臍曰吾其已夫既而已者死吾其已夫既而已

藥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又得東山筏苓以法啜之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卒

王古 字敏仲靖之子第進士熙寧中年八十二 為司農主簿尋轉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定升祔禮出為湖南轉運判官遷太府少卿奏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不合乃徙兵部官至直學士以墮崇寧黨籍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卒

李孝壽 字景山迪之孫為開封府問鍛鍊上書人以希章蔡徽宗初得罪削秩蔡京為政以為府推官累官刑部侍郎改開封尹庫吏以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為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掩繩之凡配隸四十餘人枝死七人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俄以疾罷

李孝稱 字彥聞孝壽弟西南路刑獄安丞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喬年蔡京姻氏也有囚逃逋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孝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遷戶部侍郎為開封尹陳瓘之子正彙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嶷執送京師併逮瓘下獄孝稱脇使証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

燕瑛 字仁叔度之子以蔭補瑕丘尉縣人習為盜瑛諭曰今平民孚為盜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為稍弭累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香鬼後轉為開封尹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致賊殺不辜罷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及瑛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為亂兵所害

崔立 將陵人仕金為安平都尉天興初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立性淺狡常思亂以快其欲乃與其黨殺二相及黜樞密温屯阿里等立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尋幽之自立為都元帥及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悉燒京城樓櫓以示其實降金故將李伯淵等憤立不道共謀殺立乃梟立首籍其家

元

石珪 泰安新泰人宋徂徠之裔孫金兵南渡宋人迎珪爲帥呼爲太尉及太祖使葛荼不罕與宋議和珪令麾下劉順直抵斯干城入覲太祖勞順且敕珪曰如吾必榮汝順還告珪和議不成與爾永結一家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伏匿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妻子於淮逐率順歸元太祖授以山東諸路都元帥因破曹州與金將武仙戰糧絕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蒸殺于市

王文統 字以道益都人少讀權謀書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世祖即位有以文統薦者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司之政監脩金史後李璮反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莞與璮通音得其期反三書乃伏誅子莞并就戮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規模法度文統之功爲多

渠仲寧 滕縣人精詣地理求樂門文皇經略之用量天尺度地之物豫曰其下有石如虎掘之果驗乃授本科訓術

王泰濟寧衛人一日新明性靈異常遇一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去泰由是屢發屢中人以爲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以爲何貴人也公其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泰曰此去赴京必有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張隨于朝果被謫戍遠方泰又曰公至某處當有詔命仍理漕運果如所言

指揮盧彬金帶自束復開者三泰曰爭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鑾家爲鑾所殺其神妙如此

流寓

君子不輕去父母之國重所生也故晉幽者楚其奏楚顯者越其吟古之人遷寓他國豈得已哉身世之所遭隨寓而安矣山東賢聖名邦四方豪傑之士或慕而適焉仕而家焉徙而置焉羈縻而不能返焉則遂爲土著而其流風餘韻霑被茲土者固亦山東之文獻也已故志之

濟南府

周 扁鵲渤海郡鄭人家於盧姓秦名越人受桑君秘術明醫道故曰盧醫過齊見齊桓侯曰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而疾作召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其過邯鄲爲帶下醫過洛陽爲耳目痺醫入秦太醫令忌其能使人刺殺之所著有難經○按盧今爲長清縣

漢 郭巨 河內人寓肥城家貧事母竭力有子三歲能反子可共汝埋之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弗敢違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不得奪人官不得奪人不得取後葬母于孝堂山

晉 張忠 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清虛堅遣使徵之至長安請以野服入覲堅謂之曰先生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足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尚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謚曰安道先生

唐 李白 字太白蜀人唐宗室天才英特通詩書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客游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居徂徠山日沉醉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被召至長安帝賜食親爲調羹氏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

宋 范仲淹 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家蘇州幼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日煮粟米二升作一粥晝爲四塊早晚斷薤數莖啖之一日於寺中得席金覆之不取及貴始語僧出金以給修繕先名朱說舉進士乞改今名世傳其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爲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既迎其母歸養仍念朱氏顧有恩爲乞贈蔭報之仲淹性至孝好施予少有大節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官至參知政事出將入相爲世

名臣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按舊志公母嫁齊居秋口去公讀書處百里公往來省視後知青州優人戲曰落雲與孤驚齊飛秋口到長山一百公感泣下秋口即今益都縣顏神鎮今建有書院

孫復 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學春秋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士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以師道自居諸生稍稍宗之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國子監直講召為通英殿中丞

胡瑗 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嘗講易至訟卦九二曰其人三百戶無眚瑗曰三百戶邑之大者而九二以陽剛中正上應九五安得無眚乃曰訟不可成也惟有德者處之則無眚若小人訟而得直則禍及其鄰邑矣聽者悚然

趙伯深 伯深之父避地徂徠山後遷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寐讀書泰山之陽三年不歸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讀之乃知其母子相失子洄亦隔絕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洄亦卒伯深尋訪其母二十餘年入蜀至瀘南乃得之母子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許衡 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金末兵亂避居徂徠山後遷泰安之東館鎮故扁其齋曰魯齋先生從姚樞及竇默游得程朱之學為元名儒世祖甚重之召為京兆提學累官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卒贈司徒謚文正今從祀孔子廟庭

李洞 字凝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彊記善屬文姚燧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累遷至翰林直學士儕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命虞集作文以記之

張祐 覃懷人寓居平原仕至中書省參知政事後追封上谷郡公今有墓在陵縣東

兗州府

周 **莊周** 字子休蒙人少嘗為漆園吏學本老子嘗著書十餘萬言洸洋自恣雖當世宿儒不

能自解脫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以迎之許以爲相周笑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入大廟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子亟去我寧游戲汙瀆之中以自爽不爲有國者所羈遂隱於曹州南華山因名其山曰南華眞人經曰南華經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賜號南華眞

范蠡 字少伯南陽人初事越王句踐竟滅吳雪會稽之恥越由是遂霸蠡既反國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且越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患昇平遂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居無何致產千餘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給鄉黨而懷其重寶以去止于陶自謂陶朱公復致貲累鉅萬蠡三徙三成名于天下卒死于陶

荀卿 趙人年五十始遊學於齊時田駢之屬皆已死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或讒卿卿乃適楚春申君以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其

而卿三爲祭酒齊人

爲蘭陵令春申君死

子卿嫉濁世之政亡

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於

拘如蒞周等文滑稽亂俗於

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丁鴻 字孝公潁州定陵人父琳漢光武功臣封

掛襄侯薨於塚廬而逃去因寓東海友人鮑駿遇之

鴻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忘絕父不滅之基何謂智乎鴻

感悟垂涕歎息乃還

李善 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

蒼頭也漢建武中元舉家病沒唯

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欲謀殺續分

其財產善深傷李氏無

山陽瑕丘界親自哺養備嘗艱難續雖孩抱奉之

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

善與歸本縣條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

時種離意爲瑕丘令上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續並

申鍾 魏郡人申鍾曾孫北魏皇始初乃宗

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南宋明

帝用爲兗州刺史北
申纂死守無鹽孤城無
救遂見殺温子昇字鵬舉
太原人
世居江左祖恭之彭
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
于濟陰寓句爲學精勤
爲散騎常侍蕭衍使人
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
有沈約任昉我子昇是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元
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文集三十五卷又撰永安記
三卷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年十七遊上黨師屯留
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至平原與田猛
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平原遷居之蠶室讀孝
經論語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六年知陽平館陶趙
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撰春秋義華二十卷著
家焉永安初元顥入洛同任城
太守李湛舉義兵爲亂兵所害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喜文章
能辨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
弼鎮河南盜起常蘇間建封請身徃喻賊開譬禍
福一日降數千人由是知名後官至徐泗濠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劉乂字乂不知所來少放肆爲俠行嘗避罪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射所負不能倜儻仰貴人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氷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之乂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壻嘗詣愈見有人持金數斤謝愈文者乂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笑與之復歸齊魯不知所終

蕭嶷青州益都人屬迎符彥卿徙家曹州子肅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喜爲詩能畫入妙品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後徙居須昌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累官龍圖閣待制拜工部尚書卒贈太僕射詳人物志

穆賓字廷秀先河南人遷居章丘明黃老不仕進鄉里稱重熙寧初卒年七十三洛陽王壽卿爲題其墓黃庭堅跋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幼孤因家焉宋嘉祐中擢甲科累官至尚書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自初輔政至爲

相修嚴憲法辨別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所中

韓忠彥 字師朴相州人 監簿復舉其言數下詔蠲逋忠彥布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謫居濟州

元 孟祺 字德卿宿州符離人父仁先寓濟州後徙東平祺在侍值嚴實招試生徒祺就試登上選辟掌書記遷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從伯顏伐宋授承直郎行省咨議江南平陞授嘉興路總管以疾歸東平至元十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卒謚文襄

王磐 字文炳永年人世業擢浙東按察使不赴儒磐肆力於學東平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李璮亦以禮致之璮謀不軌磐走去挈妻子歸東平至元十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卒贈太傅開國封洛國公謚文忠

胡德安 磁州武安人父虜哀宗時為禮部侍郎帝奔蔡城陷德安奉其母於兵革中渡河北至東平州養之時東平太守嚴實知其賢辟掌書記即就之貧其有以事母遂上居鉅野

申屠致遠 字用沐

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平之壽張世祖南征被薦為經畧司知事累官僉西江北道廉訪僉事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所著有忍齋藁及釋奠通禮等書

夾谷之奇 字士常其先出女直加古部後訛為夾谷由馬札渾撒昜水徙家滕州受業東平康曄為濟亭教授元初授行都事累官僉河南行省事尚書之奇明於治體為文章簡嚴有法多傳於世

張孔孫 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平參議生時夢謁孔廟得嘉果故名孔孫長以文學辟萬戶府議事官陝西行省聘孔孫不應時太常樂師隸戚獻之累官禮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善琴工畫而騎射尤精立朝讜言有可觀者

東昌府

宋 畢士安 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父文林為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宋

乾德中舉進士眞宗時與寇準並同平章事士安端方沉雅所至以嚴止稱年老日晷猶讀書不輟

辛贈太傅 謚文簡

元

袁裕

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元中統初爲聊城丞累官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以其兄有鞠育恩推陰兄子仁之子師念官至侍御史

千奴玉耳別

里伯牙吾台民

世徂三十一年歷遷江東建康道廉訪使後至同僉書樞密院事延祐五年致仕退寓濮上築先聖燕居堂於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 閻復字子靖平陽和州人金末隨父避兵高唐遂家焉復領悟絕人弱冠入東平時嚴實招諸生肄進士業復爲旨選至元間以玉磐薦爲翰林應奉世祖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累遷學士承旨進平章政事卒謚文康

青州府

周

臧武仲

名統魯大夫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以庶子紇爲立之孟孫卒孟氏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統統爲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孫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命乃立紇爲臧氏後使來告曰紇不敢廢大夫名完齊大夫奔齊桓公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奔齊桓公使爲卿其後陳氏始大於齊孔子寓齊聞韶敬仲來奔與鄒衍田駢之傳焉 慎到趙人遊齊稷下文學之士

漢

姜肱

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俱以孝行著聞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遠方就學者三千餘人漢桓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既殺陳竇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隱身遯命遂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使家人對云久疾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始斷後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

趙岐

字伯卿京兆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侈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

擇後爲宦官唐衡兄玹所陷收進難自賣名賣餅比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識之載歸藏之複壁中數年岐作亂玹屯歌二十三年後諸唐死滅困赦乃止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獻帝時官至大常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宋

成淹 字季文上谷居庸人祖昇遷家北海父洪壯好文學有氣尚初未仕宋後歸北魏宮至謁者僕射**楊弼** 字世弼北平無終人長於吏事北魏青州別駕加輕車將軍杜洛周陷城弼隨幸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弼因被殺

元

張仁義 本東安州人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主將知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國兵聞信安仁義帥敢死士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內附以平定河南功授管軍元帥卒賜爵關內侯

谷剌普華 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舅敦兵居益都而不學有不墜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鞫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讀書李璮叛其母携其季子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合剌普華號泣徹晝夜繼從叔父撤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撤吉思深加器重言於世祖召給宿衛累官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舶後以征占城交趾爲賊所執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謚忠愍

王用 其先萊陽海滄人後遷居壽光縣鄉閭官至鎮國上將軍益州都萬戶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改政用少習武藝仕金以保障

登州府

劉詮 其先樂安人仕元官至驃騎上將軍益州都萬戶同知兵馬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改政治登州因家焉

劉思明 字伯庸其先台州人授承直郎德州同知致仕遂家于此

曹安 字從父號父軒其先北平人授從仕郎般陽路總管府事致仕因居焉

仁 字般陽路棲霞縣尹致仕

萊州府

宋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緘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方重有風采祥符中舉進士第一眞宗一見器重之曰此宰相器也後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謚文忠詳見人物志

元 單徒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人後徙置猛安于東遂占籍萊州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畧通女直契丹字仕元累官至丞相帝深加器重拜太師卒謚忠烈

仙釋

仙釋非吾儒所道蟬脫羽化涉於誕空門覺路流於無其何以志君子曰觀煉術而得守氣之資觀戒律而得凝心之理尚可以助吾之養雖小道可棄乎矧高賢逸士或托而逃焉名是而實則跡同而心或異者往往有之弗志將弗傳也作仙釋志

濟南府

秦 泰山老父姓氏不傳武帝東巡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絶穀但服木飲水并作神枕法臣行之以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今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乃不復還矣 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上呼東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著子此兒不良已三偷之矣又風俗通云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牋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神聖能興伯王之業變化無常故世人以仙日之 穆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泰山嘗擁琴來拜名見列仙傳崔文

子 泰黃山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
作九貴藥有疫氣者飲藥即愈

唐 張鍊師 居泰山修道劉禹錫贈以詩云東嶽真人張煉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紫薇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着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秖擬乘鸞獨自歸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至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杖辭歸仕至大理丞屬安禄山之亂携家襄陽尋奉使楊州途覲張子衣服滓穢李同宿門庭壯麗賓從璀璨張邀李同宿門庭壯麗賓從璀璨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及散張呼持箏者以林檎繫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復至門舘荒穢無復有行人跡乃詢鄰人曰此劉道玄宅已十餘年無居者尋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仙換持箏臨別以林檎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仙矣

宋 靳八公 長清縣靳莊人家貧市酒相傳純陽真人屢至其家飲酒八公止醇釀以飲之未嘗有厭意一日復至稱有篤疾卧于其家疾甚嘔噦索食麵湯時值家無真人遂于葫蘆取麵付之爲湯食畢嘔餘八公食之遂登東山作草書十字不能辯世傳以爲號呼歸別處結綵便飛雲同八公飛昇

金 郭志空 字超然章丘人號長春真人嘗遇異人秘傳真法遂長坐不卧善運氣或化爲一神幻變化非止一端聞於朝賜金冠錦服 李笑 虛風而遁透關節或化爲玉液而澈灌骨骼濟南人寓臨安嘗詣淨慈寺見青衣道人林下斷笋揖之道人曰子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道人忽不見笑頓覺身輕如飛不復飲食後入蜀隱青城山乘雲而起 劉志堅 蒲臺人少精神逸行步如飛不年入道戒行甚嚴號江月子 鹿皮翁 淄川人木工山上有恩賜金襴紫衣洞真大師

泉人不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頂作寺舍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簽其山俄淄水漲盡漂一郡後賣藥於市不知所終

元

李堅號麻衣先生居長清抱道潛真醉歌自娛聲若巨鐘走如飛馬年逾百歲一日過石澗店指叢木之側曰某日吾葬此也後其日果化去詳府志先生傳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州人六歲能誦五經入於道門不數年遂得真鍊生於道升化之日乃自誦曰脫下娘衣冠不動若蟬蛻然感老君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後老君數降親受其旨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噀水轉瘥天大旱乃練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忠而

一年半復出孟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按安國爲漢名儒今據神仙傳所載若此

蘭子訓建安中客濟陰地而死埋之月餘抱兒歸父母大恐發塚所視之但見衣被方信焉過滎陽主人車驢忽斃子訓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時有百歲翁言見時見訓賣藥會稽市後人於長安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嘗駕所乘驢見者呼蘭先生之月餘抱兒歸父母大恐發棄官入山脩道既成漢桓帝連徵不出俾郡國逼載至京閉口不語乃題四百餘字於宮門皆言方來事削去復見後還鄉舉家無恙一日忽語妹曰吾期運當去耿知其化具棺衾斂之忽失其尸

于吉瑯邪人精苦脩道忽衣冠不動若蟬蛻然感老君數降親受其旨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噀水轉瘥天大旱乃誡

兗州府

黃

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

國朝

海上老人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瞳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賜名王士能

海印泰安州人居鄒縣大明禪院幼悟道常夢異僧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不堅非久住世親書偈畢端坐而化三日慈容如生有紫氣光明貫天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州人六歲能誦五經入於道門不數年遂得真鍊生於道升化之日乃自誦曰脫下娘衣冠不動若蟬蛻然感老君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後

李堅號麻衣先生居長清抱道潛真醉歌自娛聲若巨鐘走如飛馬年逾百歲一日過石澗店指叢木之側曰某日吾葬此也後其日果化去詳府

殺之俄失其尸周旋人間又百餘年仙去

隋 徐則 郯城人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精於議論懷棲隱之操入縉雲山常服中裙又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食惟松水而已後見尸解

唐 子隣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浴必咄嗤子隣兒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依東都廣愛寺凡十一年忽思親歸寧父乃喪明母已已三載矣因詣泰山祠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子隣曰母王氏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母何罪王曰生利尚時多食雞卵子隣悲號求免七日繫寮有考放釋無由若往鄭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到句章山寺叩哀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宋 賈文 號曰成公臨沂人自幼深慕道教政和間嘗遇吕純陽與之遊自後能作詞章洞知禍福上召見賜以紫衣而歸尋訪神遊之處乃得龜蒙之陽建殿守之聚徒衆後年七十四一旦雲鶴俄集庭除乃僊化今有祠在蒙山玉虛觀

趙棠 曹州人隱居番禺沐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言人傳棠與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甄棲真字道輒數日而遷棠死值盛夏其身不壞淵默少人舉進士不第遂志道以自樂初訪道於尸解號曰神光子嘗與海蟾子以詩往還有養生秘訣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元陽授鍊形養元拂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北西隅自鑿壙室成不食後月餘衣紙衣臥磚榻間卒及久彤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號曰神光子嘗與海蟾子以術曰還金篇

汪仙翁 大定間人云汪姓居無何發狂奔墮城南井中急往救已死遂塋城南後於沐京托任洪寄書曰汪先生致意惠沖書讀果親筆因發壙視之乃空棺因傳云吕仙易姓也

先生一夕仙去後人見其在東蒙山煉丹因名其鄉曰賀欒店

吳猛 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行於時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空上有青鳥啣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急救驗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卽尸傍數日與今俱起晉寧康中白日升天政和中封神烈

宋

魏二翁 濮州雷澤人語人禍福里閈重之或制纏奉以禦寒呼其名曰爾欲我纏乎盜驚盜夕至欲竊之二翁唾謝而去徽宗聞其名遣使起之至其廬但聞鼻息鼾鼾如雷不見形影惟得頌武夷一章以歸宣和初忽尸解

王老志 濮州臨泉人嘗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筆時人遇異人尋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茅廬田間時爲人言休咎政和間召至京師進纔書一封徽宗啓讀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語由是信之封爲洞微先生

金

蓋時敏 臨清人字志學號西村金末兵亂人多逃竄時敏獨不止棄生踰月父母逃急啼不止棄

元

郝志隆 嘗集而尸解羽化之夕月色如晝祥風慶雲簫韶之音由西北而昇太虛見之者望空而拜咸驚異之識者知其爲真人也門人劉志淵繼而成觀曰太清觀

國朝

侯谷神 沂州道士貌古形臞酷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鶉衣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一粒賜谷神啖之年逾八十有五羽化值時盛暑沐浴罷別諸弟子枕肱而逝月餘不聞其臭

吳守一 蘭陵人早爲黃冠師後從淵然劉真人授以鍊度祕術入瑯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有道士入巷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遂烹與共啜出戶少頃道士不見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滿室白鶴繞空者移時云

東昌府

賀欒 莊平人仕晉爲水部郎改名元與葛稚川相善授導引之術歸官歸鄉人稱爲賀欒

之東郭外草中兵退十九日涕泣尋而瘞之見其
神色明潤木葉覆底其匀兎乳之草驚兎走口尚
有乳汁方知兎乳及長常以猜善爲務吾家好施
子年老如童一日無疾召集親朋攝衣冠危坐取
筆書偈云七十五年入間住強認臨清是鄉故來
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一事
無但留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
獨自步揮畢端坐而逝瘞之日群鶴百餘盤唳其
上瘞畢
始散

元 李志常 字浩然觀城人母聶氏夜夢神人授以
玉兒覺而有孕及誕瑞光照室異香遠
聞既長從虀峯道人遊次海濱參訪長春真人脩
煉後世祖遣使召至大都命志常爲大濟渡宗師
住長春觀一日忽召道衆付
後事坐化有五雲見空中 廣恩和尚 本順德路
洛水賈氏
子夙有佛慧元初祝髮爲開元寺僧早得師承遊
歷名山垂爲參訪者數年戚行厯藏潔元初遊方至
臨清遂居焉兵馬大元帥路通與之談禪敬信
無分貴賤助貲以完其功數向

告成元主贈祖師謚曰國興
理大師賈法宗大師謚曰普薩

國朝 任風子 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遇
異人授以仙術修煉於安平鎮之眞
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行乞于市氣體完粹
雙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弘治甲子冬端坐而逝後
有人見於遼陽
意爲尸解云

青州府

秦 安期生 居瑯琊賣藥海島秦始皇求見與語三
日而去後千歲居於蓬萊山下廣州有
菖蒲澗是
所餌也

漢 李少君 臨淄人漢武帝募方士少君學於安期
生得神丹爐火之方以方見帝云丹砂
可成黃金丹成服之昇仙天子甚尊敬之少君見
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此齊桓公時故器常陳於
寢庭帝驗其刻果然因知少君已數百歲矣嘗謂
帝曰陛下不能去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

除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藥方與帝便痛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有使者乘龍時節雲中來言太一請少君少君消息旦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及斂忽失尸所在 馬明生

臨淄人姓和字君實少爲越傷殆死忽遇一女子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馬明生

生隨夫人入岱山石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逃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有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以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生丹經神方入華陰山脩煉漢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俱驗遂

飢金丹白日昇天 郎宗 字仲紱安丘人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安帝詔公車徵宗對策陳災異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以京師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門下服胡麻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鉤弋夫人 齊人姓趙武帝巡行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子在室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即伸得玉鉤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門詳見列仙傳

唐 李清 北海人少學道多延方士終無所遇求之愈切隋開皇四年嘗入雲門山窟遇仙人授以書一軸甫半日歸視其城郭人民屋室皆變無一相識者訪其子孫皆云嘗入南山不知所終

時爲唐高宗永徽元年矣開所授書視之乃小兒醫方療之立愈齊魯之人從學者甚衆後入泰山莫知所終 王遠知 瑯琊人母晝夢鳳集其身因有娠生隋煬帝作玉清玄壇以處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其處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爲觀俾居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吾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召君少室伯將行即沐浴加冠而化高宗追謚昇玄先生

宋 賀元 瑯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過於道左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青州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劉野夫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往見君至晚德莊生待不至俄火自門起德莊犯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異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營中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善道 臨淄人入大蔵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躅豁然增思後遍跡終南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經入定七日報綽曰師當懺悔三罪綽乃洗心悔過謝道行化京師忽曰吾暫歸去至期怡然誦佛而逝 董京 威即衡陽董煉師也在蒙陰山脩道杜甫有長歌之 普和 蒙陰人姓李氏自童稚為僧頗異於凡及長有戒行初邑之西北堂阜社壽[illegible]絶路行者病[illegible]之和挺身而前以手指之口念曉字[illegible]者三蛇不能害即歸次其患遂除年六十餘一日跌坐而去鄉人立堂祀之

金 張信真 號希夷子樂安人世以農桑為業其母既誕三月母亡甫十年十五從父參禮大悲有靈應後於天長觀問天師授正一盟威秘録賜號真人行年五十五當晝凌空而去

國朝 張三丰 永樂間隱於青州雲門山之陽脩煉洞中太宗賜號三丰後莫知所終

登州府

宋 王和平 北海人性好道術濟南孫邕事之從至京師和平病卒邕葬之東陶書卷藥囊悉以從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始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晉 盧童子 黃縣人幼有至性九歲離俗居於縣西南盧山辟穀食茯苓後騎白鶴昇仙唐封號冲虛真君

宋 **麻姑** 或云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政和中封真人元夷堅志云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一女官自稱麻姑廟槐已卧其前允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矣

禪鑑大師 登州人姓王氏法諱文宗幼年出俗投延洪院傳大乘戒脩恒誦法華開演京府內對御講經賜紫金衣加號禪鑑曉初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大師曉初善奉佛常供養眞武專誠勤恪院臨海島有邵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時出切殺人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刼奪眞夜曉初得夢有警即發人告報巡司吳兵甲到院設伏周應等數百人果至俱被擒捉不遺人詔特賜眞武院仍賜曉初紫衣幷眞應大師

金 **重陽子** 陝西咸屋人也金大定中東遊海上劉蒲之間嘗棲息于府城南脩眞庵府城中有畫橋高峻難登重陽子語人曰此橋逸何必壞衆意後必爲河水所衝蕩至大定二年何彥邦來守郡惡其不便因改造之其語始驗風人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先世因五代兵亂徙居寧海弱冠能詩文奇特不凡舉進士大定間選重陽子教以仙術卑屬清淨後遊關東回道經雙陽山嘉其山形峻峭石洞清幽遂環堵爲脩煉之所因遂築陽道仙宮刻其內加號升陽順化眞人

王玉陽 名處一東牟人金大定間倩重陽子居崑嵛山煙霞洞脩仙重陽以次授以道法三十有六得劍眞顯異於世

希公戒師 姓襲福山人金皇壽志行純潔聰明與道遠近咸重爲

馬丹陽 初名從義後改名鈺字玄寶陝西扶風人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先世因五代兵亂徙居寧海弱冠能詩文奇特不凡舉進士大定間選重陽子教以仙術卑屬清淨後遊關東回道經雙陽山嘉其山形峻峭石洞清幽遂環堵爲脩煉之所因遂築陽道仙宮刻其內加號升陽順化眞人

王玉陽 名處一東牟人金大定間倩重陽子居崑嵛山煙霞洞脩仙重陽以次授以道法三十有六得劍眞顯異於世

希公戒師 姓襲福山人金皇壽志行純潔聰明與道遠近咸重爲

譚長寧 名玉又名處端寧海州人遷重陽打化於此天觀內今有墓存

元 **周眞人** 黃縣人年十五有道術往投師陸翁洞陸翁知之遂張仙初真乃獨居洞側有虎伏於洞口拜謁爲師爲脩耘田若有神助後居羅燈草洞脩養芝松栢絕穀食

三年脫殼仙去遺骸在羅峯絕頂人爲壘石掩之至今存焉

丘處機 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元太祖召見每言欲一天下必在不嗜殺人又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嘗禱兩及退榮惑皆有驗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池遂涸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國朝

禧果 本青州壽光人年八歲被元兵掠至沙漠遂投金山寺師僧勝迪甚器重之勝迪死南還洪武十九年至遼東官司異之送至京師備言明哈赤將士萬餘人皆有降心宋國公馮勝遊海上得其厚後與禧遊至濟南住正覺寺永樂元年遷登州掖霞創法勝菴於縣東金山鄉九年八月一日無疾而化

萊州府

石垣 字洪孫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衣食麤糲敝人或有遺受而施人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見焉又能闇中取物無差姚養之亂莫知所終

唐

明淨 高密人少出家後南遊天台日至村中化食回羣虎皆張口求食淨以匙抄飯納其口明日復如之貞觀三年旱召淨至京祈雨大獲甘霖海內有年隨度僧三千以酬之後還義勝寺竟莫知所終云

宋

徐問真 維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來去遊脩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者長八尺餘侯于道旁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筒童子遣回不知所在童子亦發狂莫知所終嘗教脩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樂正子長 即墨人嘗遇仙於鰲山授巨勝赤散方告以此藥蛇服之化龍人服之長生長服之年逾百八十歲如童顏登勞山而去人莫知其所終

國朝

僧一菴 懷來人元末遊遼東觀東萊有秀氣卓錫大澤山中填澗谷立殿宇從者

孝義

自王教弛而世無全德故曲士矯行足樹名於不朽匹夫抗義得自振於流俗揆之大道雖不足爲訓而義理根諸天性之眞風化關乎彝倫之大要不可使之泯泯無傳也是故斷自

國朝者病其德之未純于古也系之孝義者取其行之同歸于善也雖然其亦一鄉之善士爾矣

濟南府

劉興祖　人自父母世六喪不舉興祖不避寒暄傭力以葬及卜築墓洪武間請於

益衆禪行甚高能前知坐乳泉石下夜有虎守卧晝則伏之洪武初設僧官選授之圓寂之前預作

賜錢幣後知縣楊戎復請旌表趙讓供母母病禱以身代母卒廬於墓有虎夜至讓但悲泣虎避去有盜入墓讓告止有米二升爲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旌表張思明濟陽人疾愈永樂間旌表許進長山人嘗焚貸券正統初出粟一千二百石賑民勅賜冠帶成化間歲又饑出粟二千石賑之都御史上其事璽書褒之任江西南昌府司獄見學士張元禎謂之曰汝昔兩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已爲入金滕令名無窮矣高鑾鄒平人性孝友五歲喪父事母伍氏盡孝母亡躬負土石封葬廬於墓成化間旌表辛恕年父卒人爲邑庠生性孝母喪廬墓三年如之歷五年不還家

旌表初貞濱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父雄被執賊欲刃其父貞以身當之賊怒砍折貞右手二指貞抱護如故賊俱釋之戮潰其血去至九年旌表王迁輔字大書孝子二字於垣而去至九年旌表王迁輔字大德平人善騎射正德間流賊猖獗迁輔與宋玨率得三百餘人賊將楊虎突至城下二人奮勇邦之明年虎復掠西界縣丞王楷招往追之賊乃反攻衆奔潰二人曰縣官與衆伏吾二人今走是無衆矣於是下馬步射矢盡遂遇害由是衆得全賊亦驚潰自是不復至有司上其事諭祭其墓劉鑒遂被害有司上其事諭祭其墓宋玨字廷玨正德平人正德間流賊之變與王迁輔同拒賊遇害青城人爲邑庠生正德間流賊入城父臻被執浙浙請以身代賊怒父子俱遇害[redacted]間旌表陳策青城人正德間流賊至策守東門賊忿其當鋒故擁衆攻之城破策佯走反射傷賊賊數十肉不御內又築墓建室以爲祭享之所孫從善齊東人洪武間喪母未葬間旌表孫從善齊東人父母俱亡家貧父乃結茅舍墓傍不巾緩不酒葬之縱而妻

七越吕不肯娶永樂中結草舍於親墓傍居之築土爲臺祭奠於上 李端利津人父敬義宣德間任醫學訓科以罪充開平衛端時年十六擊登上嘉之曰這箇實是孝子准聞鼓上書懇以身代父罪充他罷代軍四十餘年思親衰弱令子鵬代後歸養親卒哀毀備至 張祖濱州人母王氏有疾屢大饑取所逋券焚之曰好義樂施有尚義録子孫指揮使 張茂濱州人母王氏有疾屢醫不瘳乃懇禱於神自剖右脇出肝假湯餌以進食畢病愈後官至兵馬都指揮使 任繼宗蒲臺人火失母比長尋之弗得一夕夢神告母居海畔緼衣編者是也詰旦往求之果獲母迎歸養之 劉珂齊人爲邑庠生母卒廬於墓日夜號泣至小祥抱草人以直諒稱正德間流賊破城執珂及其幼子鏄逼使導路珂瞋目應曰徧城中皆珂親舊豈肯重爲賊導自取罪辱汝寧殺我我斷不爲汝賊大怒縛之坊柱弁其子發之焚其坊 田洫陽信王紹貴露化人正德七年流賊掠其村被虜二賊掠之妻趙氏窺見抱

號泣賊怒肢解之 張得成長山人蚤孤事母孝母卒穴居墓側正德十一年歲饑衣食數日 許宇嘉善濱州人居喪不入私室嘗出白金五百兩砌脩文廟凡長無妻死無棺者助以材木衣衾每遇骸骨暴露者斂而瘞之 孟拳濱州人父卒廬墓三年形骸憔悴人皆稱其孝 吕詔濱州人父卒廬墓三年又多財好施鄉中子弟無賴者興之貲本生理霸折則焚券後子佑登進士人皆謂 許棠利津人正德間父卒廬墓三年後任寧鄉知縣以父曾欲造文廟禮器遂捐俸易銅治器以成父志 谷珍濟南衛人旌表

兖州府

李逵鄒城人父卒廬墓三年旌表 錢通字伯達陽穀人爲太學生父母卒廬

墓六年成化十八年旌表馮威汝上盧於墓

辛盧墓三年問旌表郭秉鄭城人爲州同知父卒盧墓三年問旌表表其家孔承憂盧墓三年

曲阜人父卒盧墓三年問旌表王景初東平守禦千戶以喪父育於祖安事祖及母以孝稱從軍伍在京聞祖卒即奔喪盧墓三年問旌表宋雄泗水人自高祖僎至父春五世同居正德十一年旌表宋淦雄之子爲邑庠生父母相繼而卒俱盧墓三年後任知縣孔聞諭曲阜人父卒盧墓三年問旌表後爲本縣令孔聞詔

正德十一年旌表段瑀字崇魯問父卒盧於墓負土築墳營中忽生楸樹郭增寧陽人母化問父卒盧於墓負土築墳營中忽生楸樹郭增寧陽人母化

李春鄭城人父早卒事母孝及母卒盧墓三年有白鶴旋繞之異人以爲孝感所致魏遵魚臺人魏瑄養子逢賊嗜殺遵得免杜父逢時遭避難別所聞之即出告曰逢無子殺身代之遂殺遵逢得免

祥滕縣人居喪盧於墓側制終不忍遽離乃即墓爲家以侍母德授冠帶終焉宋徵陽穀人母死盧於墓側三年孝行顯著孟宗昌定陶人性孝母疾醫不能療宗昌乃割股以愈之遂名其村爲孝子村王輿汝上人任定州訓導聞父卒徒跣而歸盧於墓朝夕悲慟竟以此得疾遂終何世臣字天職曲阜人輿姪良翰良士俱補邑庠正德六年秋流賊至良翰輿弟良翰憤奪賊刃斫傷其手賊益怒俱被害

東昌府

趙岩堂邑人父母早卒因於墓側建祠祀之永樂間旌表陳勉冠縣人父卒盧墓三年正統五年旌表裴俊聊城人父鏞任審理先卒事母孝謹母卒盧於墓終喪猶不忍離正統間

旌表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幼失父家貧事母孝正統間舉進士歷福建右參政迎母就養疾卒
表委扶櫬歸葬廬墓三年正統間旌表

賈臨清人母卒廬於墓三年正統間旌表

東人景泰間舉鄉薦母卒廬墓三年正統間旌表

朱舉聊城人以孝稱母有疾躬侍湯藥
王安聊城人景泰間母卒廬墓成化十四年旌表

蔣寬高唐人歲饑輸粟一千二百石賑之正統間旌表

房鎮平山衛人事父母卒廬於墓朝夕悲號天順五年旌表

李志莘縣人父早卒刻木爲像每飲食必先獻之母卒廬墓三年成化六年旌表

孫昭莘縣人景泰間母卒家貧無以爲葬鬻女治棺廬墓三年親負土成墳成化八年旌表

李忱字信卿之子父卒廬於墓成化間母又卒廬墓如之旌表

劉端臨清人父卒廬於墓成化間旌表

張鋭平山衛人太學生父卒廬於墓成化間旌表

趙全莘縣人事母孝及卒廬墓三年弘治間旌表

臨清人太學生火喪母事父及繼母以孝稱及父卒廬於墓弘治九年旌表

梁瑾聊城人幼喪母父再娶喪南之孝父卒廬於墓弘治間旌表

白溥字大濟莘縣人性孝父卒廬墓三年及母卒廬墓如之弘治四年旌表

商獻夏津人正德六年流賊攻城獻奔至獻扶匿之免

陳岩夏津人正德六年爲流賊所劫岩擲衣謂賊曰我本良人豈從汝爲賊遂捽賊怒殺之

楊宗堂邑人父母卒廬墓三年旌表

霍俊夏津人爲邑庠生父卒廬墓三年旌表

李尚質堂邑人父政任歸城令廉於官尚及卒廬墓三年旌表

王瓘堂邑人事母至孝母疾醫云得青蘇食可愈乃往南社山求得之煎湯以進母食之果愈

蔣欽臨清人事母至孝母疾醫云得青蘇食可愈乃往南社山求得之煎湯以進母食之果愈

常琴濮州人親卒廬墓三年

王禮朝城人爲本府陰陽正術早喪父孝母卒廬於墓

孫良 聊城人爲郡庠生父卒事母以孝聞及卒廬於墓 [redacted] 間旌表 **郭綸** 博平人爲邑庠生父卒編各廬墓三年正德間流賊入犯引去又於墓側建末恩祠塑考妣遺像 **楊宗** 堉三年不至其家 [redacted] 問旌表 **王淳** 莘縣人母安氏雙目翳敵淳日爲母餌之夜則復明父瘞任南京提學卒於官淳迎櫬歸葬廬於墓側晨昏如禮 **沈昱** 莘縣人爲邑庠生成化間有司上其事 **葉蓁** 平山衛人父早卒事母孝父卒廬墓三年有司上其事 **劉俊** 博平人父早卒事母孝父卒廬墓三年不至其家 [redacted] 問旌表 **王築** 戍爲朝廷臣子義當斬汝萬段豈從汝爲賊 **宋顯** 范縣人父宏任京衛經歷母卒於官顯往迎櫬歸葬廬墓如初 **吳珏** 還系廬墓三年後父歸家卒珏廬墓如之 **童** 字文光濮州人正德間父卒廬墓三年流賊猖獗過濮拜其墓顯童卒知州李縉立祠祀之

德間有司上其事 **文明** 孀居有人稱其孝 **吳瑾** 高唐人親終廬墓側三年鄉人多其孝行 **高源** 觀城人父早卒養母築墳終身素服不葷酒 **張譙** 觀城人嘉靖十一年暮歸得遺銀一袋比明有一人覓於市曰吾名王文昨領官銀三十兩藉粟輸官不自慎失之縱破產以償猶莫之給有至正德十四年明廬墓三年 **朱禮** 濮州人父卒禮哀毀死而已譙往詰其實遂還之文叩首泣謝而去 **傅鉞** 臨淄人任縣丞母卒廬墓三年及父卒廬墓如初弘治十四年旌表 **張鵬** 安丘人正德六年流賊猖獗鵬倡大義募精銳協力扼敵身被重傷而死事聞 [redacted] 間旌表命給其子冠帶 **孫整** 樂安人太學生任教諭居父喪哀毀祖母卒廬於墓旌表 **華承學** 蒙陰人邑庠生

日這老漢膽大如是走
殺之正德八年旌表**王湯臣**招遠人正德中流賊猖獗湯臣與蘭萱那
繼宗知縣申良戰於縣東之黑山兵潰三人救然
當前斬獲賊衆數級身被數十鎗馬蹄蛇戰猶人
殺一賊收併渠數十輩三人被賊亂刺死有司生
擒賊渠祭其柩仍奉
詔優恤其家祭於邑厲壇

胥門萊陽人力趫捷善騎射正德中流賊率衆
卓朝攻城朝射殺賊賊黨甚衆及城陷朝愈奮勇殺
賊三十餘人力疲尤
衆壓使就虜朝怒目大罵自投墜中而死時同誓
不屈而戰死者壯士王用盆威盆瑞接恩王用盆瑞也正德間俱旌表**董鎮**字仲
琇

威萊陽人父軼歐殺人法當抵命軼有三子鎮屬
幼時年十八詣官願代父死有司允之後遇洪熙
恩

于寧萊陽人宣德初母病寧忽假寐夢人告曰
救欲母病好須割肝食之寧醒即拜天割肝
貢獻以進母

王璵招遠人父卒廬墓三年
詔人成化間歲歉德發粟賑給嘗遊遊江淮遇鄉
人附舶海運舟覆德輸貲以濟其還及慰昆弟析

登州府

段忭兒棲霞人性孝洪武二十三年母得奇疾弗
能療忭兒割股肉煮藥以進母服之遂愈

旌表

閻文登人任縣丞致仕母卒

旌表

鑑盧墓三年

閻鑑文登人任縣丞致仕母卒廬墓三年
旌表

徐銘萊陽人膂力過人正德中流賊率衆
賊破城銘危坐以義責之賊怒正德六年遇流賊欲脅以行學曰汝逆賊也行
將磔尸萬段我何汝從賊怒遂支解之焚其尸嘉
靖間
旌表

張旻日照人邑庠生樂人初爲邑庠生正德帶後母卒復廬墓未終三
年而
旌表

劉紳字佩教昌樂人母卒廬墓三年正德間
卒

德六年流賊陷城母李氏病滕扶母避小巷俄有
數賊進揮刃欲殺之以身翼蔽其母泣告曰母氏
年老且病願以身代賊怒遂殺滕置
母而去後滕父母俱

王滕安丘人正

王言臨淄人母卒欲
廬墓壓於父不克終
三年歲旱邑中獨雨
或以爲班氏所化

食母母病遂愈事聞旌表仕至尚寶司少卿

成顯 萊州衛指揮僉事善騎射正德六年討流賊賊勢已挫旁無援兵力窮為賊所執被殺一家死者凡四人詔贈都指揮僉事

張陞 字進階萊州衛指揮僉事正德六年流賊掠青萊陞分守維縣賊攻城城陷與賊力戰被執不屈賊殺之懸其首於東郭樹而去

戰正 字得義高密人父思道獨往越二年病卒太寧令憐其人感而渡之及歸與以葬正後舉鄉薦未仕而卒

孫惟中 字伯庸昌邑人為寧海州史二年貢益都府會父卒及葬廬於墓無火掬雪類面久之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而不惟中聞足音遥問曰莫夜欲何為戴歎息而去子

居產業器物各以義讓鄉評重之

張綬 招遠人邑庠生正德間母卒結廬於墓側僅留一竇可容供飲食嘗取覆蓆墉後皆根盤葉翠高約尺許人以為孝感所致

劉文萃 棲霞人邑庠生正德中流賊肆掠文萃率衆禦之不勝被執賊欲脅之文萃大罵賊怒殺之

鞠鉞 文登人邑庠生年十八聘于氏正德中流賊破城鉞與于俱被虜至城南寺逼鉞割髮以從鉞厲聲罵曰頭可斷髮不可割遂殺而死副使馮世雍令有司禮祭碣其墓

林葵 寧海州人邑庠生嘉靖十年拾遺金百餘兩盡歸失主州守沈鉞嘗奏勵之

萊州府

李文秀 昌邑人性孝父居戎伍家貧嘉親葬淺土每欲營葬力不給將鬻其妻妻乞與供給事卒有成洪武二十一年旌表

張信 掖縣人性孝母病求醫弗效引刀於脇下取肝和麵湯以

尚德爲禮部主事徐聰字亮聞平度州人預修永樂大典墓三年特入太學卒業選監察御史母卒廬稱共孝行毛聚字德玄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弗去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嵛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跣走出山乞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棄遺者長兄聚葬斯忍棄之以圖生耶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推粟以濟鄰里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追還之鄉里稱爲善士戰翔字騰霄正之姪初爲邑庠生父復敬卒翔廬墓三年舉鄉薦母李復卒廬墓如初後仕訓導教人以孝友忠義爲本上疏論杜宦官之禍及罷官歸教授生徒八百餘人徐聰昌邑人富於財成化間歲饑聰發粟一千五百石賑之鄉鄰貸者稱是後歲檢有償之者聰笑曰專事往矣何以償爲瘏焚其券一無所受劉鵬昌邑人性好施弘治間歲饑餓莩相望鵬捐米數百石煮粥朝夕散之所活者幾數百人

列女

女師興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巾幗之體不辱童蓬之士何加焉山東聖賢之邦非獨士人景行雖女德化之齊姜孟母不可尚矣孝姬烈婦輝映圖史可勝述耶斯固禮教餘波之及亦國家首化之徵也作列女志

濟南府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渤海鮑宣嘗就少君父學甚盛宣不恍少君愍歸待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

道人皆傳漢時蒲茂有三女因稱之蒲三姑蒲臺人相傳漢時蒲茂有三女因屋其中爲臺其上請於父曰百歲後適何所父曰無子誓不適人各擇地穿壙作惟用吾馬以駕輀車任其所適耳父卒女如命至第三女所築臺下葬焉

元 魏 崔覽妻封氏 渤海人中書侍郎崔覽妻散騎常侍愷之女封有材識聰辨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封卓妻劉氏 彭城人渤海封卓官京師以事伏法劉忽感動知卓死哀泣不輟未幾凶問至遂發憤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詩頌之 平原女子孫氏 平原人金龍守鄗縣女子名男玉夫爲人所殺男玉追執仇人杖殺之有司處以死刑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尚金龍妻劉氏 平原人金龍守犯刑金龍疾不能任事劉脩戰具率士登戚拒戰戍副梓撞梁人攻圍高景陰謀叛劉斬景及黨與十餘人戚中乏水劉率衆祈天俄而雨澍人賴以濟後援至賊退朝廷官其二子

唐 盧惟清妻徐氏 淄州人惟清仕歷校書郎貶播州尉會赦徐迎夫至荆州聞夫已死二奴欲劫徐下江徐數其罪不敢逼取其貲去徐行至播迎屍歸葬刺史齊澣高其節作詩頌焉

元 劉公冕妻蕭氏 濟南人至正中毛貴兵壓境豫雪自持倘城陷被執辱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氷作清白鬼於泉下耳無何城陷蕭自縊死 尚時中妻劉氏 章丘人泰定四年旌表貞節 妻劉氏 濟南人泰定間旌表貞節 游貞妻王氏 章丘人天曆二年旌表貞節 劉聚妻王氏 章丘人天曆二年旌表貞節 馬榮妻晉氏 章丘人至順二年旌表貞節 趙讓妻王氏 章丘人至正中旌表貞節 李午妻張氏 鄒平人午同從子靈戍福建張事翁姑孝

已而聞夫故泣曰吾夫暴骨遠土妾何以生為乃卧水上誓曰使妾能歸夫骨幸不凍死卧月餘無恙邦人異之為聞于官給資遣之至見從子靈問童指示其所遂得之及歸葬至正間旌表 國朝學士宋濂有傳 **王德用妻張氏** 淄川人旌表貞節 **公孫顒妻蘇氏** 淄川人寡居終老孫婦李氏亦有節操詔旌曰雙節 **尚敬妻孫氏** 齊東人至元五年旌表貞節 **柴文志妻張氏** 濟南人至正中賊犯陵州彭能與家人謀所往能有婢曰彩雲勸曰我小喪夫又無後不死何為赴井死劉氏并二孫女皆從之一門死者七人 **姜善諒妻王氏** 新泰人至正間夫卒自縊遂合葬焉 **毛氏婦胡氏** 武定州人至正中與婦胡為賊所執義不受辱以首觸樹流血被面罵賊賊怒殺之旌曰雙節 **楊貞妻趙氏** 濱州人貞為元帥府都事卒于濟南趙迎屍歸葬泣伏墓側七日不食卒 **李五妻劉氏** 渤海人早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為吮血既愈親挽小車載舅詣嶽祠禱謝 **惠高妻李氏** 濱州人夫卒自縊 **劉平妻胡氏** 渤海人至元間平摯胡暨二子戍棗陽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咥平左膞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十步許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柰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為抹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咥胡

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
事上聞得復役終身
治初旌
表貞節 王相妻潘氏 福寧州城陷爲賊所執不食
而死追封太
原郡夫人

鄧瑜妻胡氏 濟南衛人洪武間瑜爲指揮同
知將從征蜀妻曰我爲人臣當
盡死節汝爲人婦能盡貞節乎胡許諾
瑜竟歿于陣胡守節終身詔旌表其門 盧海僧妻
丁氏 歷城人正統二
年旌表貞節 王雲妻劉氏 歷城人夫卒守
節子允仕至布
政景泰三
年旌表 張祿妻石氏 歷城人夫卒自
縊同殯旌表 申氏女 名
記
兒童丘人正德六年爲賊所
執欲污之不從遂遇害
六年旌
表貞節 楊煥妻王氏 鄒平人
葬其祖翁姑及夫凡四喪旌
表 韓傑妻滕氏 鄒平人年十八夫卒無
子成化十年旌表貞節 郗六妻馮

濟東人洪武二十
六年旌表貞節 張珮妻盧氏 濟東人從夫戍
京師生子昌二
歲珮卒盧年十八扶柩歸葬紡績事姑及昌娶吉
氏亦早卒呂亦不再嫁成化十六年表曰雙節
樂間旌
表貞節 馬驄妻司氏 禹城人驄舉鄉試及卒司年
二十二子甫方一歲司守節
事舅姑盡孝甫後亦舉
鄉試成化十七年旌
節 李豸妻張氏 禹城人正德十
二年旌表貞節 趙信妻王氏 長清人夫戍襄陽卒于
軍王守節終身奉養舅
人弘治九年
旌表貞節 王弼妻相氏 禹城人正德
六年旌表貞
節 周固妻崔氏 長清人旌
表貞節 宋才甫妻趙氏 長清
人旌表
貞節 苗可久妻邊氏 長清人
表貞節 楊雄劒妻任氏 長
清人旌
表貞節 陳策妻孫氏 青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
策守東門拒敵死之孫收其

屍悲號不食居數日縊死合葬焉旌表

楊倫妻崔氏 青城人倫爲邑庠生正德六年流賊賊欲劫以從倫義不受辱賊將殺之崔氏泣求身代賊怒砍之俱重傷獲不死旌

王璽妻袁氏 青城人旌表貞節

試早卒焉守節子卓亦舉鄉試任知縣而卒婦張氏訓子有姑之風旌曰雙節

邢端妻馬氏 陵縣人端舉鄉

崔宣妻李氏 泰安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擄蕭特

范思恭妻蕭氏 泰安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擄蕭特刀大罵被賊砍傷死之旌表貞節

李鉞妻董氏 泰安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旌表

高雲妻李氏 泰安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旌表

王詰妾劉氏 泰安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李恐致汚辱刀割面賊元自殘遂动財而去旌表

楊松妻高氏 萊蕪人正德六年流賊攻城高意圖獲免昏死倒地賊以元自殘不從賊怒斷其首旌表

趙氏妻谷氏 萊蕪人正德六年流賊至與夫潛匿所執不從賊剖其腹而死旌

呂永乾妻裴氏 萊蕪人正德六年遇賊逼虜裴大罵不受汚賊怒以刀碎其身旌表

陳瑀妻吳氏 德州人正統十年旌表貞節

刁崇妻李氏 平原人正統間旌表貞節

王佐妻宗氏 陽信人嘉靖七年旌表貞節

李鑾妻光氏 陽信人旌表貞節

王貢妻桂氏 海豐人旌表貞節

杜英妻王氏 海豐人旌表貞節

張從儀妻李氏 樂陵人旌表貞節

左達妻李氏 濱州人正德九年旌表貞節

王氏 濱州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

蘇銓妻田氏 濱州人正德六年旌表貞節

李氏女 名金玉濱州人正德六年拒賊被害旌表

李禎妻楊氏 濱州人正德六年翁彬爲流賊所執欲昏仆地楊哀告賊釋之遇害旌表

安智妻張氏 利津人智卒以補紹傭直奉養舅姑撫孤煥及長娶翁婦俱得全旌表

王氏煽亦早卒王守節如姑
正德七年表曰純孝貞節事姑撫子繡舉進士正
節事姑撫子繡舉進士正德七年表曰苦節貞婦
至其家女時年十七潛匿草野爲賊所擒欲汚之
女厲聲曰汝本狗彘何以加我賊怒以刀碎其首
事聞旌表僉事錢宏爲立祠

鄭氏女濟南衛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吳環妻丁氏濟南衛人年二十夫卒自縊守節

杜海妻馮氏歷城人年二十夫卒守節

康鉞妻杜氏歷城人正德六年遇流賊死節

李氏女名自在長山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扶之上馬女大罵賊怒支解之有司葬祭之

崔瑞妻吳氏濟陽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屈死之有司立石表墓

胡志秀長山人年二十夫卒自縊守節

紀瑄妻李氏利津人正德七年表曰純孝貞節事姑撫子繡舉進士正德七年表曰苦節貞婦

李氏女名葉兒霑化人正德六年流賊至其家女時年十七潛匿草野爲賊所擒欲汚之女厲聲曰汝本狗彘何以加我賊怒以刀碎其首

郭氏女濟南衛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氏女名自在長山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扶之上馬女大罵賊怒支解之有司葬祭之

馬廣妻王氏婦長山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崔瑞妻吳氏濟陽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屈死之有司立石表墓

武氏女新城人宣之女正德六年遇賊不屈而死

恭妻陳氏禹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氏汶縣人正德六年與子良婦俱爲賊所執欲汚之不從賊怒將殺之姑婦用計投井而死有司葬祭之

李棠妻王氏婦才氏陵縣人正德六年流賊陷城執王及子婦才氏欲汚之姑婦相抱且哭且罵賊怒俱殺之

裴氏女名春梅新泰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侯英妻張氏新泰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路琰妻劉氏新泰人夫卒自縊

李婦馬氏德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劉存禮妾朱氏德州人嘉靖間夫卒自縊

李聰妻蕭氏德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宗禮妻曾氏名桂英平原人存禮爲縣令禦賊被殺朱詣死所自縊有司給棺合葬

劉氏女海豐

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壺飧加璧焉文公受飧返璧三年晉師伐曹克之令無入僖負羈之里

柳下惠妻 魯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竭兮天子之不伐兮人將誄之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勵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令遂逝兮嗟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

季敬姜 莒女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亦穆伯之母穆伯卒又伯出學而歸敬姜哭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數之文伯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後文伯相魯退朝見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敬姜歎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淫而有禮矣文

兗州府

周僖負羈妻 曹人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

人江之女正德六年遇賊投水而死

若之何殺以死自誓及林年十六年遇賊投水而死孟氏女利津人年十六許適庠生韓弟益而死

童澣水死孟時未歸即奔喪守制入母難之孟晚養姑三年及期自縊而死王氏

曰但容守制猶未晚

卒夜半以孝帶自縊

隆妻薄氏 利津人許聘庠生王隆隆卒奔喪即墓樹自縊王相妻滿氏露化

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紹貴妻趙氏 露化人正德七年紹貴爲流賊所執趙抱

夫號泣賊怒支解之

李氏女 蒲臺人柔之女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之女正德六年遇賊欲汚之不從縱火焚其居女燒死

孫氏女 蒲臺人朝之女正德六年

彭氏女 蒲臺人

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果期年果誅

死母師魯九子之寡母臘月休作召諸子問曰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返太早故止閒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天陰還失早至閒外而止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召而問之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返太早故止閒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諸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天陰還失早至閒外而止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召而問之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返太早故止閒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諸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天陰還失早至閒外而止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召而問之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返太早故止閒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諸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黔婁妻黔婁先生卒曾子與門人往弔入於上堂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有餘不忻忻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

藏文仲母文仲魯大夫將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竊人以威難乎其免也汝以施恩布惠而後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潛使人遺魯公書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召而語之曰臧子書來云爾何也母泣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不慎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萌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公乘

公乘姒子皮之姊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丁皮止之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及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妻相姒曰勿爲也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

宜乎孟母鄒孟軻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又嬉戲爲賈人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孟子既學而歸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勤學不息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焉曰妾聞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

寡陶嬰魯門女少寡魯人將求焉嬰聞之作歌以自明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烏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成行

魯婦人齊伐魯姑孥抱抱所携齊將追及之問故對曰所棄者妾之子也金私愛如公義何齊將按兵而伐也婦人猶知義而況於諸侯乎遂不伐魯君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秋胡婦邵氏魯國南武城人秋胡納婦五日遊于陳五年乃歸見道旁有美婦採桑悅之與之金婦不受秋胡子至家見婦即採桑者婦曰悅桑下婦人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漆室女魯國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曰憂吾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曰不然魯國有患君臣六之憂也曰不然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乎

孝婦竇氏

東海郡人漢宣帝時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又累壯丁柰何其後姑自經死女告孝婦殺其母吏捕驗治婦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辭疾

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天乃大雨

張雨 壽張人張明之女嫁成善士縣令謝夷吾請于上復其家

晉 鄭袁妻曹氏 魯國薛人袁先娶孫氏嫁一娉之第二人雨教之讀書爲之娶婦後皆奉養及袁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形於色袁等所獲祿秩曹氏悉班于黎陽及袁薨讒議者以父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也於是備古凶導從之儀迎之聞者歎息

唐 鄭孝女 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剄勤髮毀服護喪還鄉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詩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時兗州節度使蕭倣狀于朝詔旌其閭

宋 董氏女 滕縣人初適劉氏子建炎元年李昱盜陷城女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執氏欲亂之曰不從當剉汝萬段女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之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爲立祠

鄭臙兒妻康氏 曹州人夫爨卒康以死從之前曰貞節

焦花女 定陶人母病思食燎麥時隆冬女哭於郊其麥即穗取以奉母而疾愈今有墓在焉

徐順妻彭氏 東平人夫爨卒彭以死從之旌表

房天驥妻祝氏 鄒縣人至正六年旌表貞節

節婦 孝婦霍氏 金鄉人有旌表門在縣治西北石門集舊址尚存

武氏 金鄉人有旌表門在縣治西北石門集舊址尚存

元 劉洋妻史氏 嶧陽人旌表貞節

尹禎妻神氏 濟寧州人泰定二年旌表貞節

王宅妻苗氏 濟寧州人城武人旌表貞節

觀音奴妻羅氏 濟寧州人泰定間旌表貞節

王德妻秦氏 濟寧州人嘉祥人羅聞訃投水而死

李鳳妻劉氏 濟寧州人泰定間旌表貞節

黃宅妻武氏 濟寧州人夫歿事夫從戎

人元末兵亂雍被虜蕭呼雍曰願死於君前義
不受辱賊斷其臂殺雍及蕭詔贈蘭陵縣君

國朝

魯王府鎮國將軍 滕妾周氏 曲阜人鎮國病卒
周自縊以殉正德
間旌表

鄧倖妻楊氏 滋陽人正德間
人正德四年 遇賊死節旌表
旌表貞節

孔彥臣妻王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旌表

弘憲妻賈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旌表

孔公楊妻尋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
猖獗傳投井而死旌表

孔公雷妻張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旌表

孔公田妻顧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
遇賊死節旌表

孔彥雷妻胡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
流賊所逐投井而死旌表

陳思道妻孔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為
流賊所逐投井而死

劉拱辰妻傅氏 曲阜人正德六年為

卒武守節延祐元年旌表

郭三妻楊氏 東平須城人夫從軍襄陽楊氏留事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慟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葬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縊死遂與夫共葬焉

禮

劉臺妻蒲察氏 東平州人貞節旌表碑在峴山

楊三妻張氏 東平州人

馮氏 名淑安大名人如忠為山陰令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卒繼娶馮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誓不他適如忠卒兩月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聞計相率來山陰取其貲及子以去馮不與較久之馮攜匿二柩於蕺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歲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欲使更事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歎息

劉玉妻王氏 陽穀人旌表貞節

張氏女 沂州人伯原之女適王氏夫卒前髮數莖葬後旌表

韋雍妻蕭氏 滕州

旌表孔德澤妻陳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氏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龔敬妻程氏寧陽人正統間旌表貞節 許

超妻齊氏名淑賢山西代州人適寧陽許超舉鄉試及卒無子齊守節終身景泰間旌

表霍氏女名羊女嶧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孔彥琳妻宋

劫之死節於杜子山旌表 孟孝思妻楊氏單縣人洪武七年旌表貞節 竇進

妻張氏單縣人夫溺死張自縊以殉旌表 趙鑑妻母氏單縣人嘉靖四年旌

表貞節 張謙妻趙氏單縣人嘉靖四年旌表貞節 楊貞妻郝氏單縣

人正德六年罵賊被害旌表 周彥實妻張氏城武人旌表貞節 王俊妻

高氏妾蔣氏城武人天順三年夫卒同縊于柩側三人同穴而葬旌曰雙烈 高立

妻陳氏妾王氏城武人嘉靖元年夫卒同縊于柩側一年旌曰雙烈 胡金妻郭

旌表貞節 許從政妻曹氏曹縣人洪武六年旌表貞節 徐惠妻

旌表貞節 李健妻王氏曹州人嘉靖元年旌表節孝 陳九思妻程氏曹州人嘉靖元年旌

表節孝 林輅妻王氏曹州人輅舉鄉試卒王守節旌表 唐倫妻葛氏

岳氏女名貼難正德九年旌表 李佐妻陳氏城武人罵賊遇害正德九年旌表

城武人夫卒自縊柩側旌表

合葬馬祉表

六年流賊入其家欲汚之趙曰吾孀居十八年矣今豈受汚辱按劒厲聲誘之終不從死于刃旌表 郭憲妻趙氏名巧雲曹縣人正德六年為賊所脅不從刃面不死未幾夫卒自縊于柩前 錢官

馬裕妻郭氏曹縣人洪武七年旌表貞節 郝信妻張氏定陶人洪武七年旌表節進士張壽齡傳

保妻孫氏 濟寧州人年十九夫歿于軍骸骨至日孫自縊死正統十一年旌表貞節

妻仝氏 濟寧州人年十九夫歿于軍骸骨至日孫自縊死正統十一年旌表貞節

旌表貞節 李哲妻呂氏 濟寧州人洪武十八年旌表貞節

陳奉先妻謝氏 嘉祥人正統十四年旌表貞節

馬善 鉅野人洪武十七年旌表貞節

于稷妻劉氏 鄆城人正統十一年旌表貞節

輕妻王氏 鉅野人洪武十六年旌表貞節

旌表貞節 樊涇妻李氏 鄆城人洪武十六年旌表貞節

徐二妻楊氏 東平人旌表貞節

妻靳氏 東平人旌表貞節

劉實妻張氏 東平人年十七夫卒有勸其再適輒以頭抵壁幸鄰姑撫夫弟守節終身成化四年旌表

丁大 東平人年十八夫卒驗之日潛縊于室正德六年旌表

張氏 東平人旌表貞節

袁啓妻劉氏 東平人旌表貞節

趙師魯

鞏氏 東平人夫卒有遺腹子欲奪而嫁之鞏氏截髮誓不他適旌表

張鳳翥妻趙氏 汝寧人嘉靖

靖五年夫疾語趙曰汝年少雖有女不可恃以終身慎圖之趙曰將死之方迷亂趙訂縊死鳳翥復蘇家人語之鳳翥遂瞑目後合葬焉旌表

劉馴妻徐氏 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被害旌表

董善妻周氏 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支解旌表

仝子明妻王氏

馬希昂妻魏氏 東阿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王諶妻丁氏 壽張人弘治十六年旌表貞節

劉讓妻馬氏 沂州人天順三年旌表貞節

段禾

劉敬妻謝氏 沂州人敬讓之弟早卒遺二子時謝自縊家人覺而救之與他適旌表

堅妻薛氏 沂州人大夫卒縊于冤身天順三年旌表雙節

陳寬妻曹氏 沂州人正德十年旌表

桑厚 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妻馮氏 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王孜妻徐氏 沂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張仲舉妻王氏 沂州人正德六年

年遇賊死節旌表

妻朱氏 貴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妻王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妻李氏 貴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妻左禎妻李氏 費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表 王倫妻孔氏 曲阜人孔子五十七代孫女之女適倫未期而卒遂自縊袖倫所著書籍同棺而葬

劉訥妻閻氏 寧陽人夫卒自縊

陳鑾妻李氏 金鄉人夫卒自縊

張孟夏妻谷氏 金鄉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

韓繩妻鄭氏 單縣人夫卒自縊

吳憲妻李氏 金鄉人夫卒自縊

胡允靖妻楊氏 金鄉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吳存禮 魚臺人正德六年憲令廉以身代遂遇害

李天性妻劉氏 魚臺人正德六年為流賊所執欲殺之李願

吳寬妻李氏 單縣人夫卒自縊

李氏女 名淑善曹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趙璋妻劉氏 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從被害

李聘儒妻王氏 濟寧人夫卒自縊

王景春妻趙氏 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武達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趙澄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永安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韓福妻 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秦玩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裕妻周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氏女 名銀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趙璋妻劉氏 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從被害

李聘儒妻王氏 濟寧人夫卒自縊

王景春妻趙氏 曹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武達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趙澄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永安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韓福妻 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秦玩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裕妻周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鎮妻賈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怒女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山妻蔡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沈旻妻段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張思忠妻蘇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洪妻劉氏 濟寧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妻王氏 濟寧人夫卒自縊

妻謝氏 濟寧人夫卒自縊

妻梁氏 嘉祥人夫卒自縊

馬驥妻劉氏 鉅野人夫卒自縊于柩前 苑重

陽妻梁氏 鄆城人正德六年同棺而殯

宋玉妻馬氏 鄆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徐潤妻丘氏 汶上人夫卒自縊

司氏女 鄆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尹龍妻魏氏 鄆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司文政女 平陰人正德七年遇賊逼女不屈死之

唐大亨妻燕氏 陽穀人嘉靖二年夫卒自縊

田志高妻李氏 壽張人正德三年未合巹而夫卒李自縊

孟洪妻劉氏 壽張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

陳泰妾劉氏 壽張人正德六年遇賊被擄不從碎其首而死

劉璽妻房氏 沂州人夫卒自縊

夏時妻高氏 鄆城人時繫獄病死高往縊于城隍廊鄉人哀之爲立碑焉

劉氏女 鄆城人許聘張壽未遂奔喪

東昌府

元

魏方愛親妻崔氏 清河人性嚴明歷覽書傳多行修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白其母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共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閣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母子叩頭涕泣乞歸後果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

隋

鄭善果母崔氏 清河人年十二出適鄭誠生善果既而誠亡於陣崔年二十抱善果守節自誓死不他適朝廷以誠死王事拜善果爲持節大將軍尋爲魯郡太守每出聽政崔母恒於屏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行事不當或妄嗔怒崔乃還堂蒙被而泣誡諭甚切後崔卒善果爲大理卿以無母教遂漸驕恣

趙元楷妻崔氏 清河人元楷携崔過長安

至淦口遇盜元楷僧之崔持刀大罵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賊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唐賈孝女 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甫所殺孝女弟孺仁尚幼孝女不肯嫁撫育之孺仁能自立教孺仁詣有司言狀論死女赴闕請代亦死高宗憫歎并免之內徙洛陽

宋五女 貝州清陽人父廷芬能鮮卑語若華若蓉若茝若蕙若蘭皆善文若華誨諸妹著女論語十篇若昭爲傳疏節度使李抱眞表其才能德宗召入禁中號女后妃與諸王公主自貞元至大和中秘藏圖籍詔誥咸諸女所裁悉拜宮職歷朝呼爲先生

趙氏 貝州人父嘗以學究舉戍王則反聞趙氏殊色使人劫致欲爲妻趙號泣嫚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紿之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我賊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後賊果具幣乘輿來迎趙涕泣登輿而去至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矣

元宋居讓妻王氏 臨清人天曆二年旌表貞節

人英宗王誓不再醮寒餓而死旌表

國朝高晟妻于氏 堂邑人旌表貞節

年遇賊死節旌表

胡鉉妻蕭氏 堂邑人嘉靖四年旌表貞節

周銘妻閻氏 堂邑人正德六年旌表貞節

王易妻張氏 堂邑人嘉靖四年旌表貞節

李茂妻王氏 堂邑人弘治間茂同吏焦讓輸稅京師讓誘茂飲酣夜分殺之匿其屍王聞馳至京擊登聞鼓訴之嘉靖四年旌表

吳旻妻張氏 博平人都御史張鼐其甥也博平人生員劉俊女正德六年適張一慟幾絕長子長卿鄉試正德丁卯之變夫卒張守節養姑或勸其再適張一慟幾絕長子

好古妻楊氏莘縣人宣德二年旌表貞節 祝大用妻郝氏莘縣人正統十年旌表貞節 張廡妻陳氏莘縣人廡舉鄉試早卒陳守節終身正德五年旌表 肇義妻賈氏清平人旌表貞節 王璣妻閻氏臨清人正統七年旌表貞節 董智妻王氏臨清人正統七年旌表貞節 楊高妻張氏臨清人旌表貞節 司隆妻管氏臨清人正統九年旌表貞節 郭維貞妻侯氏鄆陶人旌表貞節 高資妻温氏鄆陶人旌表貞節 王安妻梁氏高唐人成化九年旌表貞節 孟氏 劉七妻郭氏高唐人成化九年旌表貞節 劉氏 女名崇梅高唐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執孟欲污之詬賊曰欲飲水投井而死旌表 女名端兒高唐人正德六年被流賊所執欲污之遂裂于亂刃事聞旌表有二貞碑記甫匝陳琳撰立于旌善亭 張安住妻王氏婦畢氏恩縣人洪武十三年夫卒王誓不再適孝養翁姑撫幼子緣由長嫂畢氏畢亦早寡守節如姑旌曰雙節 李資妻孫氏恩縣人弘治元年夫卒孫觸墻而死旌表 魏山妻高氏夏津人山居齊河正德六年同夫回家遇賊被執欲污之高罵曰寧死不辱於鼠狗賊怒殺之 梁謙妻劉氏武城人謙舉鄉試卒於會試文場之次劉聞訃痛悼守節終身正德二年旌表 王鳴鶴女武城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境女被驅極口罵賊賊怒以刀斷其三指賊以刃恐之丁自若賊遂釋淵旌表 姚氏女名玉果山西定襄人父廷玉爲武城主簿正德六年流賊入境玉果與妹玉香俱被執欲污之女罵曰狗賊虐恨不能坎汝賊露刃驅之出西郭逼登渡濟河至中流潛投水玉香以救得不死事聞旌表 武淵妻丁氏武城人淵河賊以亂矢射之浮沉再四竟得登岸賊異之舍而去旌表 鄒奇齡妻李氏武城人遇流賊賊被驅李投而而死旌表仍蠲戶役 聞旌

河西有王承墓許記妻張氏濮州人記爲邑庠生卒張氏自縊以殉後合葬焉旌表

名妻李氏 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董節旌表 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古仲連女 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程玘女 濮州人嘉靖三年旌表貞節

安府妻崔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于柩側嘉靖間旌表

知妻宋氏 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劉原妻張氏女留女 觀城人正德六年遇賊母子罵不絕口俱被害事聞旌表有貞烈碑今在縣治東

郝榮妻田氏 朝城人旌

邢隆妻孫氏 范縣人正德間旌表

以未旌表

王氏女 名石榴博平人許適岸生年爲賊所執死于丹

李氏女 名青苗堂邑人正德六王弼未酬而卒李遂自縊

李璽妻邴氏 莘縣人適花平李璽正德十三年璽爲驛丞于濟南邴聞訃身往扶櫬歸璽父母早逝邴事而嫁之邴沐浴更衣以紙裹頂自縊于夫塚側下時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命有司買地合葬題其墓曰貞烈具實奏聞訓導冷儒宗撰碑

蕭奉妻高氏 在平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彭氏女 衛州人父思雲許聘衛州千戶軍李成因成征交趾未婚成妹議先娶彭以養父母後成陣亡彭年二十三遂守節誓不再嫁李氏感父母無子亦不適人與嫂同居親亡負骨歸葬清平俱以壽終

王堂妻賈氏 臨清人歸數日而夫卒賈自縊正德五年鎮守太監俞慶上其事

薛忠妻王氏 館陶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李俊妻雎氏 丘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杜偉妻王氏 丘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杜純妻楊氏 丘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家相妻劉氏 恩縣人正德六年遇賊投井而死有司爲立祠

王氏女 名小四恩縣人嘉靖十年許適人正德間夫卒自縊于氏名大兒武城人正德六年遇岳天衢未合巹而夫卒父欲嫁之女不從自縊

宋

顯童妻辛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 知州李緝立祠 于質妻卞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 馬隨妻楊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 崔氏女 名嚴兒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郭氏女 名斗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彭紀妻王氏 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崔盡忠妻王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于林中遂合葬焉 李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 陳汝爲妻李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 延善妻張氏 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投水死 彭紀妻王氏 濮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崔盡忠妻王氏 濮州人夫卒自縊

青州府

齊

靈仲子 宋侯之女齊靈公夫人初靈公要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仲慕其妹戍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甲公許之仲子曰不可易戍子請以豭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易戍子請以豭爲太子代光無故而廢之是專繼諸侯而以難狃不祥也君必悔之公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甲厚爲傅靈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世子謂仲子明於事理齊桓

母 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二子立其旁史問之兄曰我殺之吏不能決言諸王王召其兄王問故母對曰少者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其父將死時屬妾曰善事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子雖痛獨謂行何王高其義皆赦不殺號曰義母

傷槐女 傷槐婧乃逄妾子之門而爲六畜加人民今欲以槐也不以私害公法不之改殺婧之父恐鄰國謂君愛槐而賤人也妾子入言景公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罪乃止

妻 一名杞梁齊人莊公襲莒其夫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十日城爲之崩莊公使人弔之妻曰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以遺毋毋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以遺毋毋曰吾公乃弔諸其室

田穉母

皆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務在效忠廉潔反是遠忠矣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

孫賈母

賈事閔王淖齒之亂王出走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汝尚何歸王田稷子罪而以公金賜母母曰稷子罪於宣王請就誅公金自歸罪於宣王王聞之義其母赦田稷子罪而以公金賜母王

晏子僕御妻

晏子僕御妻將出妻窺其夫爲相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也於是晏子怪問其故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氣恂恂思念深矣今子爲僕御而洋洋自足妾是以去也於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薦以爲大夫遂顯其能納善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遂顯其妻爲命婦

蓋偏將丘子妻

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曰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歸其妻曰怠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忠孝怠於身何忍以歸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以事君之禮妾等恥之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

顏文姜

顏子之後幼者聘李氏夫亡慟舅姑之失養也往事焉嘗遠汲新泉以供姑嗜誠感神明泉湧於室內潛以其覆籠遂流成河故名籠水河孝婦河事見續述征記并靈泉廟碑

緹縈女

臨淄人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意有罪當刑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恃於是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言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其道無由願沒身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爲除肉刑

唐房玄齡妻盧氏

玄齡微時病且死謂盧曰吾病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不許其宿牽其嬰出之李氏慟曰吾爲婦人而此手爲人執耶即引斧斷其

王凝妻李氏

青州人凝爲虢州司戶參軍卒于官李氏携其幼子及骸骨以

宋 母邛妻馬氏 安丘人母邛父母死擔土築墳氏從泣三年不衰火香于臂元豐初進士周完賓銘其墓

陳公緒妻劉氏 海州朐山人紹興末金人犯山東公緒倡義來歸劉偶歸寧惟摯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官劉留北方音問不通者二十五年或語改適劉曰吾知守吾志而已嘗緯蕭以自給公緒亦不他娶庚寖長遂迎母以歸

金 進士張庭榮妻王氏 壽光人宋宣和間賊邢眞執其翁王以金帛贖之又欲通其從王大德九年旌表貞節

元 秦江妻馮氏 益都人大德九年旌表貞節

張嵓妻丁氏 益都人至元戊戌卒丁誓死不嫁旌表

楊和卿妻尼氏 益都人夫薨卒守節毛貴兵陷益都自縊而死

蔣義甫妻許氏妾張氏 益都人夫卒皆守節至正十七年毛貴兵亂相繼投井死

劉朝綱妻段氏妾宋氏 益都人綱為山東行省理問卒二氏自縊以殉

陶國寶妻許氏 臨淄人至元五年旌表貞節

耿氏 臨淄人至正元年旌表貞節

焦士廉妻王氏妾杜氏 博興人至正中兵亂與妾杜氏俱被執告求一養姑不從乃給曰我家墓有埋金及至曰當盡以我賓無有也俱遇害

楊富妻崔氏 高苑人至正中劉守節有孝行聞表曰孝節之門

尚成妻妾劉氏 昌樂人夫從軍南征卒妾劉守節有孝行聞表貞節

聶貴妻劉氏 樂安人至正間旌表貞節

王仁妻劉氏 樂安人旌表貞節

蔣恒妻劉氏 樂安人旌表貞節

徐進妻田氏 壽光人旌表貞節

張婦仵氏 壽光人旌表貞節

掌谷稅妻劉氏 壽光人旌表貞節

崔氏 壽光人旌表貞節

朱行義妻赫氏 壽光人旌表貞節

蔣婦毛氏 壽光人旌表貞節

朱原方妻相氏 安丘人年二十二夫卒自縊同葬旌表

王琇妻鄭氏 諸城人至大元年旌表貞節

立妻紀氏 諸城人至大三年旌

表貞節鄒惟新母徐氏莒州人夫淄卒子幼貞而能教後惟新以延祐間登狀元第至大中旌表暗都剌妻張氏華亭人夫爲莒縣監縣卒于官張白縊死

國朝

王政妻趙氏益都人正統六年旌表貞節劉汝嘉妻王氏益都人弘治間旌表貞節蕭宗輔女樂安人正德六年遇賊被害旌表劉眞兒劉眞兒未合巹而夫卒時年十六謂父母曰烈女不更二夫今不幸夫死吾豈忍背之遂絕食盡孝凡五十餘年旌表貞節楊忙歡妻邊氏蒙陰人洪武十九年旌表貞節楊天祿妻張氏諸城人洪武丁丑喪事舅姑盡孝凡五十餘年旌表貞節宋文美妻趙氏蒙陰人正統間旌表貞節毛信妻張氏蒙陰人成化十年旌表貞節李夢鳳妻韓氏兗州韓旭之女適蒙陰李夢鳳年十九夫卒無子韓自縊于後圃旌表王政妻鄒氏莒州人政亡無子養姪惟一爲嗣亦娶邊氏事鄒守節終身洪武十七年旌表貞節黃景妻王氏莒州人洪武二十七年旌表貞節王信妻張氏莒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劉成妻徐氏沂水人正德六年爲賊所驅投水幾死旌表孫氏女名桃梅沂水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王經妻潘氏沂水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以下未旌表

曹氏女名明達益都人性至孝父母沒安丘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高貢女終身不嫁王氏女名九栗安丘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登州府

元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貧傭寡姑犯風疾不旨有成年三百二歲卒姜思敬妻閻氏寧海人至正二十年旌表貞節林貞良于行林旦暮扶持撫育三子婦方氏名友弟寧海人年二十八夫卒守節姑多病方善事之及姑卒行喪盡哭如儀撫四

子可傳可企可任可信俱成立年八十二卒有學士宋濂所撰墓志銘

國朝

李義妻楊氏 蓬萊人旌表貞節

宋子榮妻姜氏 蓬萊人成化二年旌表貞節

隋好信妻劉氏 蓬萊人隋兄弟相繼卒二孤詔旌表蠲其徭役

好直妻李氏 棲霞人隋氏守節誓不再嫁以育諸孤年二十二年夫疾篤孫入室自縊旌表

徐尚忠妻王氏 名淑芳招遠人尚忠為邑庠生正德四年卒時年二十一哀慟幾絕夜縊於柩旁勇姑合棺斂之旌表

閻鴻衍妻孫氏 招遠人正德十二年夫疾篤鴻衍割股和藥以進不效遂亦自殺旌表

董讓妻劉氏 萊陽人洪武二十一年旌表貞節

楊芳妻孫氏 萊陽人成化十年芳舉鄉試卒孫守節成化十年旌表

史鏞妻趙氏 萊陽人嘉靖六年旌表貞節

千旦妻呂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旌表貞節

徐進妻宋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董朝佐妻姜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戚寧妻閻氏 蓬萊人旌表義之妻也旌表貞節

年遇賊死節旌表

姜得仁妻高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張信妻孫氏 萊陽人正德十二年旌表貞節

曲溥妻閻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賊入城執閻欲污之不屈被鎗仆地已而聞夫被殺遂自縊旌表

王儀妻高氏 萊陽人夫卒守節正德六年流賊陷城高與其女恐遭污辱俱自縊旌表

遲應聘妻董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為賊所執殺取首飾走至積水灣投水而死旌表

張震妻姜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不從被害旌表

李經妻王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高尚德妻朱氏 萊陽人正德六年為賊所執殺其姑以脅之不從被害旌表

劉氏女 名三寧海人夫靖海令及卒子軒甫三歲守節教子後舉進士成化十四年旌表貞節

王麒妻張氏 寧海人正德間為賊所執欲污之不從被鎗而死旌表

王相妻林氏 寧海人正德

宮課妻劉氏 文登人正統三年旌表貞節

邢和妻

畢氏 文登人弘治十年旌表貞節

叢棨妻宮氏 文登人旌表貞節

爵妻曲氏 文登人旌表貞節

未詳表

陳鑑妻卞氏 登州衛人夫卒卞縊于室有司歲祭其墓

衛琮妻王氏陳氏喬氏 登州衛人許鑑男一早卒聞王氏一歲鑑病革遺言必嫁王氏誓不從數年陳氏之子大經亦卒婦陳氏新寡鑑再娶王氏及婦陳氏二喬守節終身人稱一門三節

康斌妻李氏 福山人成化十三年斌爲戎于京道病卒李時年二十二聞訃不食更衣迎夫骨至家閉門自縊

劉洛妻于氏 萊陽人爲邑庠生疾篤謂于曰我疾不起矣汝善事後人于號慟伏地遂自縊後三日洛亦死合葬焉

孫積妻于氏 萊陽人夫卒守節正德六年遇賊恐遭汚辱呼其女

同縊死孫春亦被執見其母妹俱死遂罵賊被害

萊州府

周孤逐女 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死女造襄王之門而見焉王與之語女曰大王知國之杜乎相國是也夫杜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宇崩棟橈屋壞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棟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孰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此內比也王曰吾相可易乎女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妾聞明王之用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稱治

王氏女 平度州人相傳女家貧從夫秦友築朱之剖心以殉時人哀之爲立祠今州南六十里有貧女臺

宋 王氏二女 膠州人建炎三年女真入寇氏避難渡海所獲二女紿虜曰故姑還當從汝虜放姑去二女投海溺死家人得屍葬海岸今有雙女塚

金 相琪妻欒氏 琪爲掖縣司吏貞祐間紅襖賊陷掖欒氏夫婦及子皆被執賊殺琪及子誘欒將妻之欒奮起以頭觸賊曰我豈爲犬彘所汚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曰莊潔李夫人謚莊潔

英妻張氏 濰州人英家濰河馬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元兵破則爲李氏鬼豈爲虜夫人耶遂見殺追封隴西郡

元 王實妻傅氏 濰州人延祐三年旌表貞節

國朝 王氏 濰州人至正四年旌表貞節

韓敬妻周氏 濰州人至正七年旌表貞節

李童妻王氏 高密人皇慶二年旌表貞節

田婦閻氏 膠州人至元七年旌表貞節

呂義妻岳氏 昌邑人至大四年旌表貞節

張約妻宋氏 即墨人至正間旌表貞節

解叔道妻盧氏 掖縣人弘治八年旌表貞節

車勸妻王氏 平度州人正德六年流賊入其家值昇卒婦淵氏守節如姑洪武三十二年旌表

劉倫妻趙氏 名錢氏膠州人正德間旌表貞節

趙氏搗衣奮杵擊賊被害旌表

馮堂妻欒氏 名翠蘭膠州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

樂越妻石氏 膠州人天順年旌表貞節

王三妻季氏 高密人正統八年旌表貞節

宮子隆妻劉氏 高密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以刀斷其髮憤欲其頸而釋之旌表

王氏女 名慣兒高密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砍傷得不死旌表

李氏女 名喜兒高密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砍傷得不死旌表

表

邊汝禎妻王氏 濰縣人靈山衛指揮柳奇之妻也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欲犯之大罵觸石而死旌表 柳奇妻劉氏 濰縣人正德六年遇賊自縊旌表

崔氏 靈山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投海死旌表 唐鉞妻史氏 靈山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投海死旌表 唐麟妻董氏 靈山衛人正德六年爲賊所執投海死旌表 唐淳妻

王氏 昌邑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 王師龍妻匡氏 滕州人卒自縊 李棟妻

論

匹夫而爲君子之行婦女而有丈夫之志非其性資近道力足以勝之未有不汨于物者可不謂難哉可不謂難哉是故志孝義表士行也志貞烈章女賢也載

旌典耀寵榮也旌未及者附焉與善速也山東聖化所遺孝義貞烈宜不止此迺正德流賊之變士女死于鋒鏑沒沒無聞者又何可勝紀則當時有司失之耳君子曰名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存焉非其善之過也搜遺以備典表章以敦化余豈無望于後之君子哉

山東通志

藝文

卷至

酉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

藝文著于史經籍著于考皆論世也山東何以獨
志夫自孔子刪述六經羣弟子羽翼斯道厥後諸
家輩出史闕治忽並著昭鑒雖旁流小道亦各有
可取焉者莫非齊魯衛宋之間則文獻盡在於是
矣安得無志乎分經史子集者文舉其大不遺其
細亦以盡其人焉

經

周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
及乎二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

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繫辭上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相承以傳至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田何以傳易著名以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海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延壽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世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而田何遂亡其本及王弼爲註亦用卦象文言雜入卦辭之後弼學獨行

子夏易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弼本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孟喜易本傳喜從田王孫用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許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難喜喜亦自以得之田生絕於施讎之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譽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蔑牧方菱滋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於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伏以此不見信

○京房易傳四卷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費直易直長於卦筮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篇解說上下經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爲三漢募羣書多散逸至一曰田何之易二曰焦贛之易三曰費直之易

○鄭康成易註崇文總目云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未遠

○易緯稽覽圖七卷鄭玄注

○周易窮微一

卷陳氏曰稱王輔嗣兄爲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辯一卷其論彖論象亦類畧例意即此書也又言弼註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承○王詔録藏於祕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云○王弼易註十卷晁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又載弼所作畧例通十卷○王弼注周易略例一卷○王弼注周易七卷○王肅注周易十卷肅魏將軍○崔浩注周易十卷浩後魏司徒○孔穎達正義十四卷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採諸說附益之○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晁氏曰鼎祚資州人集解各冠逐卦之首所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安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輔

嗣姚信王廣張璠向秀王凱同侯果獨才翟玄韓伯劉巏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石祖徠易解五卷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晁陳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棄夷頗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尚書大傳三卷漢伏勝撰凡八十三篇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鄭玄注歐陽氏之學○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始

顯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廟今改無改之類是也又曰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宮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宋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学書附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古文尚書九卷 鄭玄注

撰 ○尚書緯三卷 鄭玄注 ○尚書中候五卷 鄭玄注 ○

尚書釋問四卷 魏侍中王粲撰 鄭玄注 ○尚書駁義五卷 王肅撰 鄭玄注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鼎氏曰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府又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譖冗焉嘉運駁正其失不徹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

詩 漢藝文志古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陸志先儒相承謂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其不知有他之故○鄭玄等諸家音十五卷○毛詩譜三卷鄭玄撰○王肅註毛詩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王肅撰○毛詩奏事一卷王肅撰○毛詩正義四十卷邈等撰○毛詩音十六卷梁徐據劉玄劉煥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

春秋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褒譏貶損不可書見口授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譏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

魯詩詁訓二十五卷魯申公撰○毛詩詁訓傳二十卷鄭玄為作箋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意毛學表明毛言認識其事故稱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曾為博物志鄭注毛詩曰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雖未必如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毛詩故訓二十卷毛萇撰鄭玄箋○齊后氏故訓二十七卷漢齊后蒼撰○齊孫氏故訓二十卷齊孫氏傳二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按后孫之傳其云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

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宮○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或以爲即左丘明所撰魯人也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飛唐固合凡五家爲注自託所發正者三百十事晁氏曰國語二十一篇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誇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白楚以下類如此○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北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其後傳董仲舒又四傳至何休休爲經傳集註多○春秋繁露十七卷晁氏曰漢董仲舒撰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王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本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春秋決事比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有七十八事○公羊傳詁解十二卷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方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穀梁廢疾二卷何休撰○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春

秋漢議十二卷何休撰○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鄭玄左氏膏肓丸卷何休撰○駁何氏漢議二卷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荅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陳氏曰何休墨守以拙之休見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其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王肅註春秋左傳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二十二卷王肅撰○公羊違義二卷晉太尉劉寔撰○春秋條例十一卷劉寔撰○春秋公羊集解十四卷孔衍傳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傳注○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

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春秋述議傳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春秋穀梁傳十一卷徐邈撰○穀梁音一卷徐邈撰○春秋左傳音三卷徐邈撰○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多據杜氏之失裨經旨○春秋論一卷崇文總目宋王沿纂沿患學者自爲詁訓頗達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奉詔撰崇文總目宋祕書監胡旦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宋孔淮是正○春秋集傳十五卷崇文總目宋王沿纂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夫聖人之意乃集二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啓來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春秋之學頗多因

以先儒猶爲未盡○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宋泰山孫
者復以己意箋之○
明復撰晁氏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
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
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議之曰明
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
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春秋總論三卷孫復撰
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
禮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
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
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
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
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
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
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
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
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
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
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
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

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
一篇獻王購一千金又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缺
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
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
馬融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
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
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
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
篇王氏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
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
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
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
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
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
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禮記二十

卷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
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録中庸孔
仮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
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

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儀禮注十七卷晁氏曰儀禮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為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録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復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鄭玄注周禮十二卷晁氏曰漢武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厚列著于録略為羣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未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六藝論一卷鄭玄撰○儀禮音二卷鄭玄撰○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禮緯三卷鄭玄注○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撰○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阮諶等撰

玄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乎拔劒擊柱上患之通說上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所能行為之於是通起朝儀觀之上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與十年長樂宮成行之○叔孫通朝儀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上號諡者成漢禮上許之喪乃大亦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王肅注禮記三十卷○凶禮一卷孔衍撰

○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撰○王肅注儀禮十七卷○儀禮音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二卷王肅撰○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王肅注禮記三十卷○凶禮一卷孔衍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數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閎深有名前世云○喪服世行要記十卷 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 齊大尉王儉撰○喪服圖一卷 王儉注○禮論要帖十卷 王儉撰○吉書儀二卷 王儉撰○弔答書儀二卷 王儉撰○周官禮集注十卷 崔浩撰○婚儀祭儀二卷 王儉撰○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為勝今據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五經要略 顏真卿撰○刊謬正俗八卷 顏師古撰○續今古證法十四卷 唐王彥威撰○元和曲臺禮三十卷 王彥威撰○禮論答問八卷 胡旦撰○禮論答問八卷 宋徐廣撰○晉尚書儀曹新定注喪服經傳二卷 齊田僧紹注○演聖通論三十六卷 宋張行簡撰○閭門儀制六卷 梁顧協撰○車服雜注一卷 徐廣撰○經典徵言五十卷 宋徐爽撰○論語四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鄭玄注古今論語十卷○王肅注論語十卷○論語釋疑

儀注四十一卷 徐廣撰○禮閣新編六十卷 王暉撰○禮纂例一百二十卷 宋張行簡撰○閭門儀制六卷 梁顧協撰○車服雜注一卷 徐廣撰○經典徵言五十卷 宋徐爽撰○論語四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鄭玄注古今論語十卷○王肅注論語十卷○論語釋疑

三卷 王弼撰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
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
家之說與孫邕鄭沖曹羲荀顗集諸家訓解爲之
大學經一章孔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雜於小戴禮中其
間頗有錯簡程子始表章之復爲之更定其
章次朱子因而重訂正焉爲之章句行于世
中庸子思撰舊亦雜于小戴記中
程朱表章之始盛行於世
孟子趙岐註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
爲四十篇其序云輒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
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答問著書七篇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
故得不泯絕 ○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孫奭
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
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太中祥符中書
成上于朝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
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

疑滯備其闕遺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
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
所問焉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
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
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古文孝經一
卷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與鄭康成註並行令孔註不
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孔光注孝經一卷
唯晉孫柔集解以此註爲
優請與孔註並行 ○王肅註孝經一卷 ○王元感注孝經

一卷〇孝經義疏孔類達撰

爾雅三卷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吾郭璞註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朱子曰爾雅是取傳註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〇小爾雅一卷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軼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〇莊子爾雅一卷陳氏曰漢志有此

書帝內傳一卷晁氏曰序云晉錢鐘得之於衡山石室中後至漢劉向於東觀校書見之遂傳於此藝文志以書之記國政得失人事美惡其大者類爲雜史其餘則屬之小說然其間或論一事若一人者附於雜史小說皆未安故又爲傳記類今從之〇漢官儀二卷陳氏曰漢議郎泉海衛宏撰或云胡廣按宏本傳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不名漢官今此惟二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時本書否唐志亦無官〇漢書音義二卷崔浩撰〇諸葛亮撰〇漢書音義二卷崔浩撰〇漢紀音義三卷崔浩撰〇漢尚書十卷廣陵相孔衍撰〇國志歷五後漢尚書六卷孔衍撰〇魏尚書八卷孔衍撰〇漢春秋十卷孔衍撰〇後漢春秋六卷孔衍撰〇國志歷五卷孔衍撰〇春秋國語二十卷孔衍撰〇疑獄三卷晁氏

冂五代晉和凝撰纂史傳決疑獄事
其上卷凝書也下中卷凝子峰所續○漢書注一
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劉昭補注後漢志三十卷晁氏曰宋
范曄撰後漢書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蠲以覆車梁劉昭得舊本因補註○宋書
六十五卷齊孫嚴撰○王元感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隋紀二十卷吕才撰
○唐高祖實録二十卷晁氏曰唐太宗詔房玄齡
業盡武德九年貞觀十七年書成與許敬宗敬播同修起劉
○唐典七十卷王彦威撰○匡繆正
俗八卷崇文總目唐祕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
師古歿其子始當世之言參質訛繆而矯正之末終篇而
上詔録藏秘閣○南部煙花録三卷晁氏曰唐顏
煬帝時宮中祕事僧志徹得之于○史記音義十
館閣筒筆中一名大業拾遺記

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漢春秋一百卷胡曰撰○漢春秋
問荅一卷胡曰與鄒羽問荅合○晉紀四十五卷徐廣撰○
唐餘録六十卷晁氏曰宋王皡奉詔撰皡取五代舊史繁雜之文採諸家之說倣裴
松之體附注之以本朝當承漢唐之盛五代則閏也故名曰唐餘録實元二年上之温公修通鑑間亦取之○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趙
文一卷晁氏曰王禹偁撰録五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凡一十七事○建隆
遺事一卷晁氏曰王禹偁記太祖事按太祖崩時趙普已罷爲河南節度使盧多遜亦是
太祖太平興國元年始除平章事今云上將晏駕前一日召趙盧入宮其謬甚矣○嘉祐
時政記一卷宋庠相濟南宋北海吳奎與趙槩歐陽脩記立英宗事并賈易論韓琦定册疏附于後
○吕忠穆荅客問一卷宋宣獻吕順浩撰○張忠定公

語録四卷 晁氏曰張忠定公詠守蜀有善政其門人李畋紀其語論可以垂世者○

王沂公筆録一卷 陳氏曰陳國以來雜事凡三十六條○王沂公言行録一卷 沂公弟鞏録公平生言行凡三十七事○王魏公遺事四卷 魏公旦相眞宗其子素録其事凡五百條○魏公語録一卷 晁氏曰其門人王嵓叟記其陳氏曰與別録小異而實同別録分四卷此總爲一篇先後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則別録所無姑並存之○魏公別録四卷 晁氏曰其門人王嵓叟記其言論事實然以國史考之其歲月往來牴牾蓋失之誣也○孔子編年三卷 晁氏曰宋孔傳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東家雜記二卷 晁氏曰亦孔傳撰孔子四十七代孫纂其家舊聞逸事陳氏曰不知何人先聖故事及孔林古跡○傅獻簡佳語一卷 陳氏所記傅堯俞所談○呂忠穆家傳一卷 陳氏曰記建炎中事孫時問刻之廣德軍○劉忠肅公行年記一卷 宋承相東平劉摯撰○閒見近録一卷 宋宗正丞三槐王鞏撰○先朝政範一卷 宋直集賢院祖徠石介撰自任將至悔過凡十二篇○青社賑濟録一卷 宋丞相呂順浩元直撰大略以爲元豐用官階寄録而論其得失焉○魏李悝漢蕭何以來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天聖編敕三十卷 宋天聖中城武麗籍與宋庠受詔改修唐令參以今制而成晁氏曰凡二十一門官品一戶二祠三選舉四考課五軍防六衣服七儀制八鹵

一卷逢辰記一卷○遺事一卷 陳氏曰記建炎中丞相呂順浩元直

○祖宗官制舊典三卷 陳氏曰自

簿九公式十田十一賦十二倉庫十三廐牧十四
關市十五捕亡十六疾醫十七獄官十八營繕十
九喪葬二十雜二十一○海潮圖一卷宋龍圖閣學士青州蒲燕撰○闕
里世系一卷晁氏曰宋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
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
藏譜雖曰古本止敘承襲者一人故多踈畧宗翰
元豐末知洪州刊牘紹興中端朝緒之止於四十
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僖傳及太子賢
注與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于卷首
○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一百一十卷臧榮緒撰
○齊梁六卷元兵部侍郎益都于欽撰欽奉命山
東周覽原隰詢諸鄉老旁考水經地
記歷代沿革著書
六卷名曰齊乘
○廣川藏書志二十七卷書跋五卷畫跋五卷陳
以說及於諸子而止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東平董逌撰
其末意專爲經設
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爲之論
蓋
也○金石録三十卷陳氏曰東
武趙明誠

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
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君臣龜鑑八十卷李及之撰

乙

乾鑿度二卷晁氏曰右舊題鄭康成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
坤鑿度二卷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天○黃帝素
問二十四卷晁氏曰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
之問猶言素書也唐王冰注冰謂漢
藝文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七卷
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先是第七七逸冰時始獲
數焉先是第七七逸冰時始獲
十一篇分二十四卷今又亡刺
乃詮次注釋凡八
法本論二篇冰自號啓玄子醫經之傳於世者多
矣原百病之起痛
者本乎黃帝辨百疾之味性
者本乎神農湯液
辭伊尹二人皆古聖人也○
八五經一卷晁氏曰六云黃帝書八五謂八卦五
行雖後人依託而其辭亦馴雅相墓
書也呂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人之爲
葬巫所欺忘僻踊茶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墜隴依

官爵撰時日規財○
利誠哉是言也○靈樞經九卷晁氏曰王砅謂
帝内經十八卷之九此書即漢志黃
集内經會公論中抄出之名爲古書也未知孰是
○脉經二卷晁氏曰題云黃帝撰論
診脉之要凡二十一篇○明堂鍼灸
二卷晁氏曰題曰黃帝論人○甲乙經十二卷○
身腧穴及灼灸禁忌
八十一難經二卷唐志秦
越人注○流注脉經一卷○九
靈經十二卷○内經明堂類成十二卷楊上
經太素三十卷楊上善注○内
岐伯鍼論二卷○鍼灸蝦蟇忌一卷○三部鍼灸
經十二卷○陰符經
黃帝之書或曰受之
黃帝與風后王女論
一卷晁氏曰唐少室山人仝
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
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
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

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
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
問荅蓋假托也○
以上皆黃帝書○岐伯精藏論一卷○太公金
匱二卷書載武王太
公問荅之辭或曰
疑多後人假托○六韜六
卷晁氏曰周呂望撰按
始著録分文武龍虎
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
也元豐中以六韜孫子
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今習之虎七書云
舊稱曾子所撰其大孝篇中
○曾子二卷晁氏曰
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
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
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
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
視漢亡八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
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爲甚乃以大戴禮參
校之其所是正者
至于千有餘字云○子思子七卷晁氏曰魯
齊撰○荀子二十卷晁氏曰趙荀
況撰漢劉向

校定除其重復著二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儆災祥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佛與伊尹孔子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莊子十卷晁氏曰非周撰郭象注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爲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莊子楚人隱於蒙爲漆園吏古南華縣今在曹州○管子二十四卷晁氏曰劉向所定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畧序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言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晏子春秋十二卷晁氏曰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陳氏曰漢志八篇世傳六卷始號晏子春秋○慎子一卷陳子曰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今厎十卷脞輔註於申韓稱之唐志十卷脞輔註今厎闕非全書也○尹子

冠此書本名數術而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爲詳故亦置之於此秦博學多能尤邃曆法凡近世諸曆皆傳於秦所言得失亦悉著其語云○**范子計然十五卷** 高氏于畧曰計然卷十有三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蠱之所以候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相牛經一卷** 晁氏曰宣河西薛公注也○**孫子一卷** 晁氏曰吳其一至魏世高堂生又傳晉宣帝其後祕之細字薛公注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孫武子撰魏武帝注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爲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劇筆其精粹成此書云其序畧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武所著深矣○**司馬法三卷** 晁氏曰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司馬遷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亦少褒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假及司馬兵法之損讓乎○**難經五卷** 晁氏曰秦越人渤海人家於盧授桑君祕術明扁鵲倉公之要成歌詠蓋後人依託者○**脉訣一卷**○**鍼傳一卷**○**偃側鍼灸圖三卷**○**肘後方三卷**○**靈樞金鏡神景內經十卷** 以上皆扁鵲書○**倉公訣生死祕要一卷**○**黃石公三略** 謂上中下三計乃圯橋所以授張良者○黃石公有廟在東河縣穀山上○**素書一卷** 晁氏曰黃石公著凡一千二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東方朔神異經一卷** 張茂先傳○**十洲記一卷** 陳氏曰東方朔撰二書說誕不

經皆假托也漢書本傳敘朔之辭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言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杜妄惑叮謂明矣○靈憲經二卷晁氏曰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顧幼明貨珠璣金盌玉盃之屬則古之遺書也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辭○仲長子昌言三卷崇文總目漢仲長統撰按本傳統論古今及時俗行事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條例一卷陳氏曰漢京房撰詳已見易類世所傳京氏遺學不過如此而已今世士諸術應飛伏納甲之類皆出京氏○釋名八卷陳氏曰漢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撰天地四時帥國都鄙車服衾絕[illegible]

民庶應用之器即物以釋義凡二十七篇撰○中論二篇晁氏曰後漢徐幹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畧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古今書籍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太宗稱幹著中論二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太平經一百七十卷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臣前上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典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天機子一卷晁氏曰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擺李筌所爲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琴經一卷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或曰魏武城崔亮撰○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崇文總目謂其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馬隆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曰永嘉薛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五十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小學篇一卷王義之撰○老子畧論寫陣圖於後○一卷晁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于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效可見矣○詰幼文三卷顏延之撰○篆要六卷顏延之撰○顏氏家訓七卷顏子之後北齊顏之推撰晁氏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辯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筆墨法一卷顏之推撰○崔浩注急就章二卷○述異記二卷晁氏曰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卷元監中采輯前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爲祖冲所作誤也○急就章一卷晁氏曰急就章漢史游撰游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章雜記姓名諸物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字之難知者綴急可觀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顏真卿集○陰符元機一卷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筌雖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酉陽雜俎十卷段成式撰自序云雜摭之徒及怪及戲無侵於儒詩書爲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大小二酉山多藏書故名篇曰酉陽雜俎分三十門爲二十卷其○廬陵官下記二卷陳氏曰段成式撰後續十卷○遁甲萬一訣一卷晁氏曰題云唐李靖所纂黃帝書按遁甲之書晁於諸志

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圖國家之凶吉貞學者以爲有驗未之嘗試也

○廣濟陰陽百忌曆二卷 陳氏曰唐呂才撰才序陰陽書其三篇見於本傳曰祿命卜宅曰葬書掃世俗拘滯之論安得復有此曆本以周已假托後人附

○撥沙經一卷 晁氏曰唐呂才撰才序陰陽書畫山水之形成益尤不經

○格言五卷 晁氏曰偽唐譚訐者圖蓋依

○大博經一卷 晁氏曰偽唐呂才撰

○鑑誡錄十卷 晁氏曰後蜀光遠撰東海人唐應載撰應載以經濟自任乃著書二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千季媛首言陽九百六之數及五運迭興事其駢雜如此門人特雅序

○傳公證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

○山東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齊魯之閒人物淵藪中丞臨淄賈同撰本名閩真宗御筆改之蓋禪衛祀汾陰時所取經明行脩進士也

○洛陽縉紳舊聞記十卷 陳氏曰殿中丞洛陽張齊賢撰所錄全義治洛事甚詳

○溫水燕談十卷 晁氏曰王闢紹聖閒撰溫水其退居之地也閒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之又而得三百六十餘事

○傳公嘉話一卷 晁氏曰傳堯俞之子孫記堯俞之言行凡四十餘章

○刻漏圖一卷 晁氏曰燕肅撰肅有巧思上蓮花漏法常知潼州有石刻存焉洛陽宋君者增損肅之法爲此圖

○德用注難經五卷 晁氏曰德用演甚失大義因改正之經文而附其說而無其方附諸論之末遂爲全書

○產育保慶集一卷 陳氏曰隱輿者繪爲圖德用文陽人嘉祐中太醫杜荾者又附益之頗爲詳備

○金碧潛通 晁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撰人名氏按郡書曰云芋參微集其序一卷著未詳何代人不得之石函皆科十六字訣七曜丹文字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之事其辭多隱人莫測圖

眞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蓋不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托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云疑即參微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晁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云海客李玄晏得之於中岳○正法世譜一卷 王質撰自序略曰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癸丑終我朝代人○法寶標目十卷 宋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傳凡自序一卷象戲圖一卷 齊北晁補之撰自序曰象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之名○彈棊經一卷 徐廣撰廣○夷堅別志二十四卷 缺

集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算屬文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記二十餘篇與○江淹集十卷 晁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爲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

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之行於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何遜集二卷晁氏曰梁何遜仲言東海人少能詩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慵麗則傷俗能清濁適中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鄉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今二逸不全○儲光羲集五卷晁氏曰光羲魯人唐時為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偽署賊平貶死○玄部通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梁張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講周易老莊而授教焉○孟豬集二十卷[咸同文撰]號堅素先生[缺]○唐魏鄭公諫錄五卷陳氏曰唐尚書吏部郎中琅邪王綝集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李洞詩一卷洞勝州人僑居關南晁氏曰唐李洞之孫慕賈島為詩銅鑄其像事奇峭往哭歌稱之○韓熙載文集五卷晁氏曰僞唐韓熙載北海人後唐同光進士南奔江淮事李昇建國用為秘書郎○孫晟文集二卷晁氏曰南唐孫晟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穆參軍集三卷陳氏曰泰州司法參軍東平穆修撰門人祖無擇為序○胡周父文集十卷胡旦字周父渤海人進士第一終祕書監○皃繹先生集十卷魯顏太初撰東坡序略曰昔吾皃繹先生之詩文十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晁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為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老智餘言二卷○昭德新編二卷

○理樞一卷 晁氏曰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徙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張乖崖集十卷 晁氏曰張詠字復之濮州人爲文尚氣不務雕飾自號乖崖公○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東坡序曰文正公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言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李復古集一百卷 晁氏曰李迪字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景祐初第進士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温公序畧曰公之勳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徂徠集二十卷 晁氏曰石介字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之○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晁氏曰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皆師事之○傅獻簡集七卷 傅堯俞撰○晁無咎雞肋編七十卷 晁氏曰公諱補之字無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在杭州作文曰七述敘杭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李文叔集四十五卷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高雅條暢有義味在晁秦之上○樂靜集三十卷 陳氏曰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晁氏景迂集十二卷 晁氏曰諱說之字以道景迂其自號也慕司馬公爲人著述科薦之三十蘇子瞻以

○晁氏崇福集二十五卷四六集

十五卷 晁氏曰崇元符中上書居邪等廢斥二十年以朝請郎奉祠崇福宮而終故以名集○晁氏封丘集二十卷 晁氏曰世父封丘府君字伯宇黃魯直薦於蘇子瞻云晁伯宇謹厚守文從游多長者願一語教戒之子瞻答云晁伯宇詩騷細看甚奇麗信乎其家多異材也○傅忠肅集三卷 陳氏曰濟南呂願浩撰後三卷為魏雜記古今事卷末言金人亂中原公晦撰兪從孫也周平園序其集謂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温純○呂成公集十五卷 陳氏曰待制濟源傅察公晦撰兪從孫也周平園序其集謂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温純○呂成公集十五卷 陳氏曰待制濟源傅

忠穆集十五卷 陳氏曰燕趙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橫浦居士紹興二年賜進士第又中宏詞第一奉郎知信州王從撰從文正公五世孫有詩文四百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録○雲龍草堂後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濟海張重撰有上蘇子瞻內翰詩又有張伯玉遊鑑湖晚歸詩伯玉知越州前後集一百卷今惟後集蓋皆南渡後所作也朱文公為之序○三近齋餘録 宋朝華始末甚詳○雲龍草堂後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燕趙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橫浦居士紹興二年賜進士第又中宏詞第一奉郎知信州王從撰從文正公五世孫有詩文四百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録○海門集八卷 陳氏曰渤海張重撰有上蘇子瞻內翰詩又有張伯玉遊鑑湖晚歸詩伯玉知越州

嘗嘉祐末而東坡為翰苑在元祐間重皆與之同時○竹友集七卷 晁端友撰東坡亦序晁君成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乎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晁氏具茨集二卷 陳氏曰晁沖之叔用鉅野李郛撰黨禍既作超然獨往踰汝碼序其詩曰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温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是豈叔用之志也哉○王定國詩集 王鞏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素之子東坡序畧曰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二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悁悁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有治世之音其言

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賁歎之作蓋亦有之欤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先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曰不我然而肯然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知其人之淺也○

晁無咎詞一卷陳氏曰晁補之撰晁嘗云今代詞二公之詞亦自有不同者若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然無咎佳者固未多遜也○

三閭月卒○傅獻簡奏議四卷傳堯俞撰○嘉善集五十卷宋張昭撰○文心雕蟲五十篇劉勰撰○慕北海集六十卷陳氏曰翰林學士北海縣令忻上官坐保甲進士兩為縣令忻上官坐保甲事即為大晟府協律晚乃以承事郎為大晟府協律於四六父龐謙孺撰莊敏公籍之曾孫歌集名白蘋也○白蘋集四卷陳氏曰單陳氏曰晁氏曰許彦國字表民青社人周邦彥稱其寬平優游中極物情惜乎流落不偶故世人知之者或寡也○雪巢小集二卷陳氏曰東魯林憲撰初寓吳興從徐度游後為參政賀允中子恍孫婿寓臨海其人高尚詩清澹五言四韻古句尤佳殆逼陶謝梁貽尤延之誠齋楊廷秀皆為之序且為雪巢賦及記今為南城其子遊謁至邑以家集見示愛而録之及守天台則板行久矣視所録本稍多然其暮年詩似不逮其初徃徃以貧為累不能不衰索也○徐孝穆集一卷○王季夷北海集二卷陳氏曰北海王嵎季夷撰紹淳間名士寓居吳興陸務觀與之友善○雪山集三卷陳氏曰富川王質撰質游太學洽詩有聲仕為樞屬嘗著詩解三十卷○審齋詞一卷陳氏曰東平王千秋錫老撰○王臺新詠十卷陳氏曰陳徐陵集且為作序後村劉氏曰徐陵所序王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羣書麗藻六十五卷陳氏

曰按二朝藝文志一千卷崔遵度編中興館閣書目作有目録五十卷云南唐司門員外郎崔遵度撰以六例總括古今之文一曰六籍瓊華二曰信使瑶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鑾五曰絳闕藥珠六曰鳳首龍編爲二百六十七門總一萬三千八百首今無目録合三本共存此卷數斷續訛缺不復成書當其傳寫時固已如此矣其目止有四種無金鑾藥珠二類姑存之以備缺文按江南餘録載遵度青州人居金陵高尚不仕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六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七

遺文上

夫彰往詔來非文不傳闡幽盡賾非文不備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矣山東聖賢名邦文盛以繁諸志所不盡録者總類于兹所以繫齊魯之名跡識海岱之勝觀搜帝王神聖之逸聞陳絃歌禮樂之遺化者斯志庶乎其是徵也若夫辭體裁嚴去取文必精其選兹又所不暇云

御製類

漢元帝敕諭東平王手詔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

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備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懽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嬌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賜東平王太后詔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東平王太后朕有詔王太后少加意焉大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褫褲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託於太后以是之故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念愼疾自愛

則帝荅東平王蒼書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覩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瞻然發蒙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黨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起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只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訓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決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送東平王歸國手賜國傅詔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童帝告東平王手詔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叡通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改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沛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

動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今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

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墟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食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廣爲屋宇以居學者其外

唐高宗封禪泰山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慶業壯斷鼇飲滄海而得崑山籠燎炎海而穹昊今謹告成東嶽薰萬姓陶化八紘幸曲阜祠廟克隆鴻基永固凝恭盛烈光于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詔於無窮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入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承東巡回輿西上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顧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徵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竣可追贈大師庶幸

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形茂實其廟宇制度甲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異常流其子孫並免雜調有差

靈開四附之源金鼇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挺長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言剏九流毒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哀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鍾鼓之音

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軒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開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令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此眉而爲友聿陳菲薄用旌無斁形神忽其共將久春月漏德音暢而無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饗

玄宗封泰山玉牒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皇大帝承天啓聖光武皇帝列祖列宗配天興王德高

山太宗受命立極高宗紹復經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誠綏內難推戴聖文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追謚

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地之大本成天地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泯於戲楚王莫對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特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

唐宗御製孔子贊

狗嫉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

宋太祖御製孔子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

無位哲人其
萎鳳鳥不至

眞寔幸關里詔

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久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山毓秀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欵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詣闕里行釋奠禮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量設黃麾仗龔文宣公親伯叔兄弟並荅陪位

加謚玄聖文宣王詔

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不朽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夔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天休肇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餗駕數仞之墻躬詣闕里式瞻遺像緬懷遐祀稽簡冊之文昭聰敷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用稽簡冊之文昭聰敷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紀爲齊國公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詔

朕以祇
岱宗親
巡魯
魯甸永懷宣聖之德躬詣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與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遠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告

追封伯魚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詔

朕時
巡魯
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蜀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亓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祭告

加泰山懿號詔

敕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推之斯
盖靈篇之長盛德在本實萬物之資生惟眞宰冲虛贊玄化於高明庶羣生於溥率眞祠夙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矣泱封之成禮式瞻神竈與章載揚懿美奉
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觀宇特
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遣尚書兵部員外郎邵曄告于青帝廣生帝君伏以 功不誣彰陰騭之仁神化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眞之攸館 喬嶽之靈區區屬以祗奉元符躬陳 報饰緊景朊克舉 儀式昭之稱以表欽崇之禮合伸致告用達虔誠謹牛

元文宗加啓聖王詔

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源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典宜視夫素王之於越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于以惇世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啓聖王太夫人主者施行

成宗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詔

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纘承丕緒敬奚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釐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國朝

太祖高皇帝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恩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莫靈之氣萃而爲神以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大禮所以明神人正名

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敕祀東嶽廟記

皇帝曰朕初四日羣臣來朝衆渡江宅金陵每獲城池必祭祭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邇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鎮海瀆悉在封域朕賴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實默相予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何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士往焉臣德祐承詔將事唯謹二月二日祭于祠丁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罄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發生萬物真于東方典祀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不疲厲民庶人安神明者而亦神靈是我天子之所望於我邦家之靈驗也

祭東嶽泰山文

洪武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皇帝制曰嗚呼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形勢巍然古昔民生故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始加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神之封號歷代相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古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益神與穹壤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益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頒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

太宗文皇帝御製孔廟碑

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

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也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并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宮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丕決成憲尚惟孔子之道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辛工宏遠批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才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庶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勅碑樹之於廟并以詩曰巍巍乎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則大將木鐸以教是究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目用攸趨又孰有爽遵于聖模仰惟平身底厥功曰予祇承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敬錯皇皇琱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右我

過奕賜魯靖王輦煇詩

大明於萬斯年

疆理分茅胙土封諸子維持

相承永無已爾父承

命居魯邦宗社萬年安世世

禮法遠侔薄昨者迎我濟水濱周旋進退儀彬彬

別來念爾不少置夢中見爾宛若眞我思肯肉本

昔我

皇考定

龐生爾有德賢且良雍容文雅恭以莊妙年惟

善爲樂稟性温淳況資學講明理道愼修飭遵倣

同氣視爾猶子情意均見爾操履謹以循我心慰悅逾歡忻東平河間古所稱期爾舉躅相等倫非徒我心忻以悅亦足上慰　皇祖在天之聖神錫爾以福永無極子子孫孫保邦國河山帶礪作維城益勵精志懋脩德勉龜蒙鳥嶧高崔嵬翠屏三伏窗增丘封東合溝瀆流靡永不泐屹立宇宙同悠哉

宣宗章皇帝賜尚書張相本喜雪歌

天氣肅肅當嚴冬地凜冽號朔風扶桑曜雪韜曈朦屏翳一色浮鴻濛斯須素景搖太空霏花糝葉何丰茸六出丐自造化工覆纊數編遠近同綴瓊貼璐緣墻墉輕盈宛轉穿簾櫳千門萬戶光玲瓏積平坎窗增丘封東合溝瀆流靡通林沼幻出銀芙蓉遂令松篁失青葱翰飛蠕動寂斂蹤萬幾之暇坐九重豈不自足鮮與醲一念所重存瘝恫荷戈被甲防虜戎況復懷此爲冲冲維時頃年歲豐滋潤爭麥消蝗螽蠡騰歡溢喜畎畝詩以賜之曰五雲晴護蓬萊咸農四年又製花朝詩悉一覽六合間萬象澄明島瑞彩繽紛動瑤草擢春意好融融佳氣鬱山河大地無塵海不波松篁檜檜翠浩蕩紫杏丹桃繁綺羅燕語鶯啼滿清聽

鳶飛魚躍總天性輕車驟馬越年芳處處壺漿樂游詠三農耕稼皆舉趾東阡西陌雞鳴起丁男把未婦女饁疇力欲教田畯喜況值新年風雨時百穀豐穰眞可掬邊隅靜寧民物遂嘉與臣庶同娛嬉翠殿彤臺自晝長花繞龍池清水季瑤箏齊唱錦瑟和鸞金酒泛紅玉觴花晨廣筵春似海君臣遘逢賈千載豈但怡情共令晨一念華勛待元凱堯王致理術時令自古明良協恭敬陽春德澤生光邁延佇嘉謀輔仁政

憲宗純皇帝御製孔廟碑

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成係焉國家之治亂繫焉有天下者誠不可無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

實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
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
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
同乎天地而已憲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
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
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
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知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
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
盛矣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洎我
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
處無之而加之意焉故
皇者尤加之意焉故
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告其盛而立碑
焉
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
紀其實而立碑焉
太祖高皇帝
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葺修之至是畢
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於戲孔子之道之在天下
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
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
將何以報之哉故於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
豈徒然哉與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
不泯則綱常無不明而萬物亦無不正倫理無不
不得其所者行將見斯世於雍熙泰和之域而無
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
用是爲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
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實惟仁
義中正師道興起繼統流傳
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
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
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
惟聖道昜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
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
新廟貌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予茲重美文諸
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
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
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
不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賢

孝宗敬皇帝御製孔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
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

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凡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益有不能易者眞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一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益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汎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戰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佾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益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敞特敕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司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臨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

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 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一撰逮我朕躬思弘前烈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脩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

允垂萬世

皇上御製敬一箴并序

敬則不失其國鄉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爲

元后受天付託承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
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世心忽而
不敬則此德豈能純純而不雜哉故必兢兢懷畏愼於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惟恐拂於人情至於
之不容忘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
究夫至理惟敬是持
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
子之職庶不忝厥
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天之
祖厥
親由是九族親之黎
民懷之仁澤覃及於
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
自諒德惟寡昧勉而
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
乎一德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
在虛心寡欲驅除邪逸信任耆
德爲之匡輔敷求善
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
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
焉乃述此以自最云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
之惟德是據敬焉一
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
弗聚元后奉天長此
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欽
急純駁應驗頻殊徵
徵諸天人如鼓荅桴朕荷
爲民之主德或不
類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
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刻
恭誠廟嚴孝趨肅于
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刻
于明廷愼于閒居省躬察咎徵

我無虞曰一緯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二弗貳以二
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
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
忠貞我其任之鑒烈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
德既脩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
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
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
盤銘日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奉
拳希聖庶幾湯
孫底于嘉靖 賜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詩 仰惟我
聖祖豬
古重六卿朕茲纘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寇職惟重
託卿甚丁寧愼以
訓惟卿公且明資之
休退懇辭出乘情朕
馳驛還以遂卿之名餘
年備福祉勿負綸言
賦類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并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
程嫗之子恭王餘之

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范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柱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感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社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形彤靈宮巍峩崇紛麗鴻兮前岩巒鏊岑崟嵚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嶙峋窮奇極妙棟宇巴來未之有

徐幹齊都賦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蒼莞菰沃若瑰禽異鳥羣萃乎其間帶華蔚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翻翻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駿蚌含璫構廈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桷山岳雲牆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

奔虎攫拏以梁倚蟾頷若動而躍躍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蚴而遠援白鹿子蜺於伏於榭側後狖攀枝貢載而蹲踆齊首目以瞪眄徒賑賑而振振怨而相對仡欷以陽晞鸛鸛以悲愁於危處惕觀而合掍神仙岳岳於棟間王女閴窻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臨自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靡虧旰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嫘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透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

楊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夕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逞歡幸在側便嬖侍隅舍清歌以詠志流玄幹而徵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翻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旆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旌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皐藪

劉禎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巖巖峻峙

揚暉於潟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棣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榛彼山垠陔彌阪域夏蔓蘧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凰攸食水產衆夥各有攸宜倫頒首萼尾豐鱗重齒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戚友朋蛾眉清辨顏若雪霜揮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瑙舞八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聘風長歌飄乎姦發齊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夜祓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若國于水游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谷光路殿鼇其隆崇文陛巉

高驤聽迅雷於長徐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死沼駢田接連綠池分浪以帶石限文隅漫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畋即戎講習興師落慕包括連結營圍毛羣殪殲羽族馘剥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唐李白明堂賦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搆之未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伊皇唐之葦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憲發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開混茫景星曜而秦階平虹霓滅而日月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顥綱淳風汩穆鴻恩滂洋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馹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統錫美神休重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劉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兮中宗以欽昭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天后勤勞

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
彩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隼水臬
攢雲梁磨玉石於隴坂空環材於瀟湘巧奪神鬼
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
而永固兮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
突兀曈曨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嵸頹
杳若嵬若巢若業似天閶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峩以
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騰
文寧恍惚以洞豁呼嵌嵓而剪分又比夫崑山之
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乎結構乎黃道崇甍乘乎
紫薇絡勾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啓扉崢嶸嶒嶷鬱
宇宙之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堰漱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
以揭鬲龍門以開闕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
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嵩岌噴伊倚日薄
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伾抃拏金龍之蟠蜿
挂天珠之磅礴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
根摩天倪而創規模蔽虧樓臺崛峋以奔附城闕嵔峯而
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芬目瑤井之熒煌拖玉繩
之儻滂仰太微之參差擁以禁宿

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閶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
酌夏步雜以代室重
壯不及奢麗不及
布掩日道過風路
側度近則萬木森
乎瑣闥之室錦爛
宵陰翳以絲密合
室窈窕五闡聯縣
以橫綺彩榱攢巒
攂忽落傴僂蹇雷漢翌
攂迴合蟬聯汗漫
絕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林
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炳煥
翠撰蔑蓬壺之海
蚪蟠梯徑通天而上俯長河而下低
於網戶金鋪納月
旋題藻井彩錯以
欹牖而外喪精視
垣空入西樓實為
九夷五狄順方面
形庭煌煌列寶鼎
金光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
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閶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
酌夏步雜以代室重
壯不及奢麗不及
布掩日道過風路
側度近則萬木森
乎瑣闥之室錦爛
宵陰翳以絲密合
室窈窕五闡聯縣
以橫綺彩榱攢巒
攂忽落傴僂蹇雷漢翌
攂迴合蟬聯汗漫
絕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林
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炳煥
翠撰蔑蓬壺之海
蚪蟠梯徑通天而上俯長河而下低
於網戶金鋪納月
旋題藻井彩錯以
欹牖而外喪精視
垣空入西樓實為
九夷五狄順方面
形庭煌煌列寶鼎
金光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

之湯湯闢青陽而政
太廟處乎中央發號
十六戶七十二編庶
而躨跜青龍承隅而
掌火招拒司金靈威
乎其心若乃熠燿
異模勢若飛動曒
政興滅表賢示愚於
乃施蒼玉纏蒼螭暐
鳴絲展乎國容輝乎
俯對清廟崇配天之
樹羽焱煌蕤紛紜
與虹旌攢金戟與玉
琛帛顓昂俯傻儼容
玁鷹五牲享于神靈
之隱轔張鈞天之
變齊九成羣神來
天下而享祀宜寘也
庖造化爲宰飧元氣
于斯之時雲油雨霈
總章廊明臺而布玄堂儼以
施令採時順方其闖闓也三
延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
蜘蠁其深沉奥密也則赤熛
制陽叶光權陰坤斗主土據
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
唯軒明若暗主忠臣烈夫威
是王正孟月朝陽登讞天子
乎青陽左个方御琁琴而彈
皇儀列贍神臺順觀雲之軌
親欽若昭蠁維清緝熙崇牙
服之貞受萬邦之籍張龍旗
與虹旌攢金戟與玉
琛帛顓昂俯傻儼容
玁鷹五牲享于神靈
之隱轔張鈞天之
變齊九成羣神來
天下而享祀宜寘也
庖造化爲宰飧元氣
于斯之時雲油雨霈

八荒會咙駱乎區宇馳
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
下于泉飛聰馳明
之荒下明詔班舊章
宮頹牆使山澤無間
親於郊桑棄末兮反
蓂鳴玉鑾之鈌鈌遊于
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
之列封岱宗而祀后土
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
之馨香貴理國其若
之澹然不知所在若羣
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眞
我大君登明堂之政
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
配徒掩月而凌霞由
巳麗復安可以語哉
堂倚天闕兮巃嵸鴻濛
嵬兮周流碎雍岌靈臺
聊蠻王化恢鎮八極
考休徵兮進賢才儼
極兮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
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劉允濟萬象明堂賦 虞

發以作久攄元命之振
而時成括闓陽與泰階
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
出擁神休尊明號激清
享神祇以稱秩願卑宮
致美於總章覽嫄訾而
廣四而修一彼宗周之
乎舊典經始乎玉律紹
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
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
教發大政登假嚴經欽
可已乎粤正月庚午始
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
窓均調八風靡金靡玉
明素質以為工思承天
乎懿濬禋繢兮豐融雷
非至聖之精誠孰
能克勤乎此功

蘇轍超然臺賦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

既得請高密其地界於
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
捕盜賊廩廥饑饉日不
憖陋無以自放乃增治
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
今夫山居者知山林耕
畢安以其所而已其樂
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
盡力而忘返亦莫自知
芸超然不累於物故歌
然嘗試以超然名之曰
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
鮮幸氛翳之依霄兮建
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
泉奏絲竹之憤然兮聲
聞兮微風過而激天
人間掎軒楹以長嘯
瞬兮寄無盡於雲煙

漫漶喬木蔚其蓁蓁兮與亡忽其滿前懷故國於
天末兮恨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眇
其西躔曉人生之寄流沙於海壖苟所欲而皆得兮
遑既懌而後安被世欲之私已兮每自
寻於曲全中變清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沈觀
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願遊宦之迫隘兮
常勤苦以終年蓋求樂於一醉兮滅高火之焚煎
雖盡日其猶未足然兮換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
相命兮霜凝登而踴躍馬躑躅而驕鳶兮左右翼
往而樂易公此散於城邑兮狙清夜之既闌惟所
其所以爲超然

趙商太白酒樓賦 濟城之巔有樓蹕焉檐阿翬翼以四出觚稜揭其高驚

謝洞濁於埃塵怡益太白昔所登臨而盤桓者也粵惟濟郡唐爲
任城雜舟車於水陸紛人物之俊英俗尚詩書而
良勤稼穡夫豈他邦可與抗衡于時四明狂客適
幸茲邑温恭克修偶儼碩有立訟庭閭其虛閒聊遊
約乎原隰爾其長庚眞人興聖孫子薄遊東象寄

家於此邈近之間豈其樂兮想夫二賢之登斯樓
也形忘兮有終心超兮無始藩五嶽兮張屏隱三
山兮列几與天漢兮爲將舉斗筐兮作七盃左浮
虹兮安期羨門而正履豪吟吐萬丈之虹酣醉吻
人寰之風雨眼空四海氣益千古風流豪邁直使
人精神飛越欲凌風而遐舉也爰有濠梁趙子博
謇好脩倦遊湖海養痾林丘桀休暇偕朋儔携濁
醪并芳蓋而相與登茲樓仰天宇兮嵺廓俯山川
兮縹流草木黃落兮氣蕭瑟翁歘號鳴兮悲窮秋
凭闌兮四望豁我兮遠眸東則鳧嶧突起嶽峯駐
崔嵬削芙蓉於半空挹蒼翠於百里悵禹桐之爨在
慨秦碑之就毀西則平湖浸空灝溔皎潔霜露降
而蒹葭瘁而楸檟折惟獻艇與鷗羣互出
沒而明滅南則眡無蒼蒼河流湯湯濤靄波霽歛
注呂梁微神禹之疏鑿民得由而奠康北則平原
漠漫一望無極泰山巖巖遠露秋色顧汶泗之縈
迴知發源乎其側周覽既畢逡巡就席浩歌起舞
痛飲盡石客有襄佪歔欷淚下霑襟而告趙子曰
太白不云乎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

昔人安在登高望遠但見山青青而水瀠瀠而況吾儕小人皇皇朝夕汩汩塵埃死與草木同腐不亦可哀也哉趙子適爾而笑舉酒觴客而謂客曰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故由今而眡後則方來之日未嘗徒以區區百年之身欲與之計錄兩而較尋尺良非惑與吾聞之也君子見其大而略其細薄於人而厚於躬推俯身以俟命舍聖哲吾誰從故不遇則仲尼孟軻言垂於無窮彼死生得喪如蟻蚤之過乎前曾何足以蒂芥乎胸中且夫夏蟲不可與語氷井蠅不可與言大非達人之大觀其孰能邈圜方而無外也客於是黯然而歎灑然而饋洗觴酌酒爲太白之酹已而長喟暴於林薄明月出於東山衆客皆醉與盡而思還矣覆霜燈之溜滑挾天風之高寒各扶攜而雲散及清夜之未闌念茲會兮不偶獨惆然而永歎也

楊守陳張秋賦

駕輕舲以南邁兮經齊梁之故疆石堤之巍巍吾目兮千里之垂

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兗郡之張秋襄河流之于貫兮奔滄滇而橫流漫漭穆之方疇兮奄千祀而爲一盛渺風濤其洶湧兮舟楫沉淪蓋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川兮吸瀉流而吞汴漕渠窪涸而將湮兮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以櫛比兮悉膠杭於坳堂壅萬國之經絡兮撫兩京而襟喉其吭堯以降水爲警兮咨伯禹其焉在共與鯀而相承兮幾精衛之填海捷石笘之鉅萬兮付一髮於嫫姆役夫續其荷鍤兮倏歲而偕逝公與私其同窘日笘笘指克以戮力兮築斯堤於流亡兮有人心其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聊堤其若墉乃售僞以叨榮兮自詫纂禹之神功若強敵之負固兮師老財殫而弗克俄大酺之伹殞兮溢刑誅以爲[illegible]陛彼僞之一售兮志遥遥再售而邦其殆幸兮卒自歸於昭洪歎世時之每下兮紛售僞其日孳孳懷中之赤子兮詷剪狄而平蠻朝捷書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秋之一築兮鬴至今其猶剛吾忍衆僞之滋售兮將百祀之並摧羣蟻穴其不堤倚危礎以曾思兮涕潛潛其

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奚歎

詩類

周 師乙歌

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遂行師乙作歌送之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寗戚叩角歌

淮南子曰寗戚困窮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寡婦黃鵠歌

嬰魯門之女少孤紡績為業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此歌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成行

晉 陸機齊謳行

磐石海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威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川併秦京灌徑涇洛東表相距后定閩越天險用要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歡未及至人情共為苟已組玉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帶永所營

沈約齊謳行

東秦稱右地川陸實逢雄蒼雲濁河流表壤青江浪杳蘭淄宮信疏敖干佐政殷命霸功繆周網

梁孝元和蕭尚書明堂齊宮詩

質明攝上宰言早來車軒四圭邸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欒金酒煙繞鳳凰樽貂冕交揮映衮帨自相宣微風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慨能論

唐 盧茂秦和望海詩

清蹕臨滇漲巨海望滔滔十洲雲霧遠三山波浪高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貌姑射靡薄冠風騷徒然雖觀海何以劾涓毫

駱賓王兗州餞宋五詩

淮泥洲水地梁父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樽綠

蟻空柳寒凋密翠棠晚紅別後相思曲悽斷入琴風

楊師道奉和春日望海詩 春山臨渤海征旅轫晨裝迴瞰盧龍塞斜瞻肅慎墟狄嶼秋雲光落日驚濤上浮天水府洪龜梁碣石朝煙滅之罘暮雨少年場電擊驅凌后東幸異秦皇搴旗羽林客遼水鵬飛出帶方將舉青丘繳安訪白霓裳

蕭楚才奉和展禮岱宗途經濮濟詩 拂漢星旗轉將追會阜跡更勒仙宗銘林戈咽濟岸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鴈烏弓望曙驚已降汾水作仍深迎渭情

薛克構奉和展禮岱宗途經濮濟詩 龍圖冠眷陸鳳駕指云亭旌煙泛濟浦綠字啓河汀畫裳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驅法道英經行欣奉萬歲竊幷偶

高適汶陽道中詩 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日出見關里山平知汶陽

送李少府宋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疋馬遲此地徵君不住益悽其

宓子賤神道碑吾友 文茲邑亦嘗懷宓公安知夢寐間忽與精靈通一見興永歎再來激深衷衆賓從何逶迤二十四老翁於焉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愧色行人感遺風坐令高岸盡獨對秋山空片石勿謂輕斯言回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形勝駐羣目堅貞指蒼穹我非王仲宣去矣徒發蒙

李白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詩 朝策犂眉騶舉鞭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堯祠南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嘖作金沙潭笑誇故人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

編轂往復迴簸林蹶石鳴風雷遠煙空翠時明滅
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闌干碧流環轉青
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君不見
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沉光彩綠珠樓下花
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昨夜秋聲閶闔來洞庭水
落驎人哀遂將三五少年輩登高遠望形神開生
前一笑輕九鼎魏武何悲銅雀臺我歌白雲倚窓
牖爾聞其聲但揮手長風吹月渡海來遙勸仙人
一杯酒酒中樂酣宵向分舉觴酹堯堯可聞何不
令皐繇擁篲橫入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高陽小飲
眞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
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湖水至今樵悴空荷花
爾向西秦我東越暫向瀛洲訪金闕各萬里茫
藍田太白君可期爲余掃灑石上月秋日堯祠宴
然空爾思堯祠送吳五之瑯邪堯沒三千歲青
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
壺送行駐金羈歇鞍酣
上亭曲度神颸吹雲歸
古廟存送行眞

逐取樂銷人憂捨此戒翁荒微聲列齊謳鳴雞發晏堰別鴈驚冰凍西行有東音寄與長洲流魯

中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貞孔侯寢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水漱寒泉三子同二疾時哉乘與往往云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埔輕衣簪昨宵夢棄還雲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遠歸人煙草歷亂無冬春寄東魯二稚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長桑晚洞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蒞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林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衣陽川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長桑晚洞

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叟得秘訣還從方士遊西過五嶽別復懷古潛然空淚流

月東魯行荅汶上翁 五月梅始黃蠶恫桑柘空翁

不及仕學劒來山東人重織作機杼鳴簾擲顧余恩忽壯士未足論窮途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歸去首道爾勿言甘心如轉蓬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著金盤上焉歸聞邊東樓秋夜

送族弟沈之秦

欲行凝弟留孤飛北斗已挂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與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悠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伯留離故遠海折翮

翻飛隨轉蓬聞絃
朝久棄青雲士他
州竇公衙白露見
春芳亂秋條泰山
波漲東海散爲飛
君獨坐青軒下此
書幽簾清寂在仙
事來相訪賴爾高
娉婷綠荷花旖旎
白拈春酒輕衣受
葉分城隅綠水明
雲取醉不辭留夜
別中都明府兄 吾
東樓醉起作 時
杜甫與李白同尋
客隣君如弟兄醉
朔處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侍立
小童清落帶

早秋單父南樓
日誰憐張長公
日滅紅顏隨霜凋
君若俯仰
雨川上來逢帷
書卷清浮埃知
結念同所懷我
閑南樓看道
揚柳文一起子
離濟寧泝舟北行
紅魚遊華蓋底人
晚風龜蒙與鳥嶧
只隔片雲東
兄詩酒繼陶君試
等中都天下
東樓喜奉連枝會
南陌愁爲落
登魯中都
秋日海上青山隔暮
行中斷惜離羣
李侯有佳句往往
似陰鏗余亦東蒙
携手月同行更想
共被携手月同行更想幽
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帶

題蔡林北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
欲訓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對雨書懷走
數仁城許主簿 東
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
聽長者車扣邀愧
泥濘騎馬到階除
清無底蕭然淨客心
吏逢聰璧輩避直
皇甫冉館陶李丞舊
平子賦園林人比鄭
寒早帶夕陽巳日青松成古木秪應來者爲心傷
戎昱同幸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詩 暮角
城情人坐中起臨觴不及酌分散秋風棄雖有明
月期離心若千里前歡反惆悵後會還如此焉得
忘淹留一回終宴喜羈遊復牽役
皇甫冉送崔遷歸淄青幕府詩 平陵車馬客海上見
旌旗舊驛千山下殘

花一路特春衣過水谷暮雨出關遲莫道在夢思送故人歸魯魯客多歸

與居人悵別情雨餘秋草後少婦下機迎

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親

韓愈將歸操

歲今石蟹我足乘其深今將安歸元歸乎歸乎無與石鬬今無應龍求龍

山操

今不能雲雨龍之耕今不中梁柱龍之大今

祇以奄身知將隳今自感傷位卑松在澗俸薄菜經

宋王禹偁經城武詩

釋褐來城武始知為政難每簽逃戶狀盖作字人官古劾

綠苔徧荒城草木寒宦情消已矣時夢釣魚灘○

釋褐來城武徒勞自感傷位卑松在澗俸薄菜經

霜逕擁寒莎綠門橫古木蒼寇纓塵已滿未敢濯

滄浪○釋褐來城武經春自愧多晨炊猶接續啃

甫未淨沈拂楊驚巢燕陳書起蟄蛾惠民無政術

尸祿竟如何○釋褐來城武閒思應舉時投人天

下瘦馬雪中騎秋卷何年中春愁到處隨如今名已遂爭敢話官卑○釋褐來城武携家別故鄉北堂微祿及南畝舊田荒離菊飛秋蝶庭沙印夜蟹無人慰孤寂窓月自凄凉

歐陽脩曉發齊州道中詩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驄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滄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聊歲已昏誰得平生○釋褐來城武携家別故鄉時為郡樂自憐消渴馬文園舊富閒人行桑下路日上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頼夢先過

穆陵關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州願已尾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違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賤郊圻○東州頁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鴈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驛騎骨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春晴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閒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惟慚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

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鴛木成陰百轉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留題南樓二絶

倫得青州一歲閒四時終日面屏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麽生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曾鞏離齊州後詩

雲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還對紙窗明○畫船終日扒沙行已去齊州一月程千里相隨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文犀刻刻穿林筍翠玉田田出水荷正是西亭銷暑日却將離恨寄煙波○將家須向習池游難放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荷氣夜涼生枕席水聲秋醉入簫幃一帆千里空回首寂寞船窓祇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情千里白玉籌誰對七橋今夜月有不相忘

王安石發舘陶詩

促轡數殘更似聞雞一鳴春風思衣裘寒始輕稍知田父穩燈火閉柴荆永濟道中寄諸舅弟夢沙路月中行笳鼓遠多陶河看永濟日初高似聞空舍鳥烏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路光陰真泰置春風邊塞秖蕭騷辛夷樹下烏塘尾把酒何時得汝曹

黃廷堅過堂邑寄耿幾父詩

呼船凌太河驅馬踏平沙道旁開新邑千戶有生涯四衢平且直緑槐陰縣衙問誰作此邑耆舊對予嗟前日耿令君遷民出均衮始遷民懷土異端極紛拏既遷人氣和草木茂萌芽桃李雖無言春風滿城花陵陂青麥煙雨潤桑麻自非耿令君大澤荒蒹葭白頭晏起飯稚褓語嘔啞自非耿令君漂轉隨魚鰕豈弟民父母不專司斂賒令君兩男兒有德必世家問今令安在解官駕柴車當時舞文吏白壁強生瑕今君袖手去不忍試虎牙人往惜事廢感深知政嘉我聞耆舊語歎息至昏鴉定知循吏傳來者不能加今爲將軍客軒

益湛光華幕府省文書醉歸接鵷斜懷寶仁者病偷安道之邪勉哉思愛日贈言同馬遘

蘇軾青州道上大雪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詩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絶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益公堂前雪綠窻朱戸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劒眉君不是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行雪

復作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行雪

元殘夢葱朧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驟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逆戸連歌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飲甕

途中次韻

未到吾能說桑柘未麻不見春不歸羨京塵驛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雪後書北臺壁

二首黃昏猶作雨烱烱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檐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埤沒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冷意劉義

玉盤盂二首

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絶品難尋舊畫圖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將白酒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爵更須郭相君初擇地看羊屬國首吟詩五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祭常山日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茆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趯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京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陳無已東阿哭毋詩

慟哭東阿縣傷心莫與論却思當痛日敢忘此身存舉日

人將毋回頭影乎魂兮
堪惡手足孤稚滿船門
楊廷秀蘭陵令詩密雲兮終風健順閉寸罔寸蹊之通門葵丘踐土而迹熄兮矧更
異方岐山之與逢草堂務以鑄兵艿靡遺蒲於董
澤蕪篷無趾而造齊分楚吐而不國嗟若先生兮雖知時
一說兮微儀衍之舌天
之不如儲唐虞之故景
與折軸兮欲先鞭而疾驅豈不家捐而人棄兮載
之萬世之亨衢伊素王兮中都若蘭陵兮聖人徒
征九伯而佩六印兮睥二邑宰而不得俱儻不欲
以天球玉磬而貿康瓠兮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
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
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
戴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
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寘再造李郭力賊臣牽制
公威靈哀哉常山慷慨鈎舌心歸朝廷氣不折嵚
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
白首竟稍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妒

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
土公死于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汶陽
雨積雨不肯霽行路如涉川青壇繚我後白壇
我前我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被面代
我泣涕漣鴻鴈分南翔遊子入北燕平楚迷四極
雪風迷遠天昔聞濟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
地弔古蒼蒼煙草中原道勞生數百
欲了事長虹射寒泉不至鄆渺渺中原道勞生數百
非風雨輕打人泥淖飛
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雲
爐獸花赤焉知行借問新濟州
路人鐵冷衣裳濕過濟州
昔為大河南今為大河北屯雲四萬里平原望不
極百草盡枯死黃花自秋色時時見桑柘青青雜
阡陌路上無人行煙火渺蕭瑟車轍紛縱橫過者
上衣目力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歸自齊
李天貪程頻問候怯勇緩加鞭多少飛檣過噫吁是北船宿高唐
哲人達幾微志士懷隱憂山河已歷歷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
天地空悠悠孤館一枕夜宿北風吹白頭來平館悴

埋蔓草兮又遺廟廢殘陽依依遠樹秋煙斷漠漠平沙故壘荒笳鼓東來知候吏一聲驚起鴈行行

趙孟頫孔道輔擊蛇笏詩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

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

烈婦胡氏行

濟南人

客車何煒煒夫挽婦爲推此薄蓼陽戍宦事有程宿車下夜半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內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母與虎生乎兒取刃力與爭虎死夫活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此萬歲千秋可以奉明主馮婦下莊安足數鳴乎猛虎逢尚可窮成窮成奈何汝

太白酒

樓娥迴當平野樓高屬暮陰謫仙何俊逸此地昔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望眼百里見遙岑

張養浩登泰山詩

風雲一舉到天關快意平生有此觀萬古齊州煙九點五更滄

江南客蕭條古郢州兩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萬里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辭劉豫骨煙草暗荒坵

發鄆州喜晴

烈風西北來萬竅號高秋宿雲蔽層空浮潦迷中州行人苦沮洳道阻路且修流澌被鞍轡飛涕綴衣裘昏鴉接翅落原野慘以愁城郭何蕭條閉戶寒颼颼中宵月色滿餘光散衆裯余子戒明發飛霧靄郊丘微見扶桑紅隱隱如沉浮身遊大荒際海氣吹蜃樓須臾劃當空六合開沉幽千年厭顏色蒼翠光欲流大陽經下土豐草長歌夜悠悠日東阿道方軌驟驊騮

元學士虞集奎章奏對回至李溉之學士宅得鎮紙玉蟾詩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詔先令修古廟彤庭門召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偶為傳宣到書閣就林牽得玉蝦蟇

書事詩

野橋西望見高唐城上依稀塔影長方朔古碑

海日三竿向來井虎方知隘今後巢居亦覺寬笑指洪崖詠新作滿空笙鶴下高寒

樓何處登臨思不窮千層外人在丹青萬幅中景物相詩春巨野占今皆夢水連空濃粧淡抹湖恐未公

游華不注蒼煙萬頃挿坡仙句獨許西湖恐未許孤岑未許金拳山冠古今翠刃刺雲天倚劒白頭歸第日揮援直欲窮危頂歌舞休教阻盛心星月滿湖歸路晚不妨吟棹碎清陰

登歷下亭童年嘗記此遊邀邂逅重來感二毛翠繞軒窓山陸續縈城郭水周遭風煙誰淸江南好人物都傳海右高怪底登臨詩興淺鵲華曾見謫仙豪

趵突泉繞欄驚視重徘徊但流水緣何自作旺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時常乳半空雷深通滄海愁波盡怒撼秋濤恐岸摧每過塵懷為瀟灑斜陽欲沒未能回

段輔題李大白泰山觀日出圖詩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卦又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

為斯世開鴻濛釣天帝居深九重醉舞騶碎玉女為斂容却視五嶽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蟲當年咳唾留絲縱峰至今猶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踪來意邂逅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國朝劉基過東昌有感詩夜發高唐灣旦及東昌將落仰觀天宇清平杳漠漠但見荊棘榛白骨翳寒蓁墾道懸日月斯人非虺蜮教養既迷方欲熾性乃鑿展季骨已朽清風散黎氂絃歌滅遺音巵絲盡籠絡鴟啸翻翻憑蠢鳴草蟲躍遂令一變姿化為跖與蹻況聞太行東水旱荐為虐飢氓與暴客表裏相倚着賑邱付群吏所務惟刻削征討乏良謀乃反恣剽掠坐令參岑剃翻成毒腸藥今年秋租登行止稍有託餘波尚披猖未敢開一噱但恐習俗成何由返初服胡不慎遠略往者諒難追來者猶可作歌詩附里諺大猷希聖莫

楊士奇過濟寧詩閭井皆臨觧郊原四望平横泰
騎舟車會兩京洽洄連岱嶽分水向彭城茄鼓屯汗
未能住但是皇王程賸酒輕風解寒
丘林簷際瀉懸溜空中見遥岑清和蕩淑
氣潔暢發冲襟餘色映吾將比素心
宗磅礴不可擬翠色横秋霽
李時勉巖巖亭詩岱
千里峭石巉巖倚天外孤亭屹
立當山趾亭前芳草
花拂檻無人採獨鳥時
鳴聽者稀晨露浴日千峯
白雲赴聖賢大道誰不由乾坤闔闢同周流泰山
氣象難爲喻誰遺名亦
隨處登臨訪遺跡想
何極
黄福過濟南詩往年載酒藕花湖醉筆曾將舞袖
人無臨清贈馬姓僧一聆停楊柳館名泉雖有故
雲丘脚登開彼岸舟一笻攜向白
相逢未久俄相別不識留
情有
偈不
龍舞
青天
營田一〇積雪盈畛尚未稀凍雲挾雨又霏霏
霏今冬膏澤沾如許來歲豐登定可期
沂州道菴松老松青覆道庵前恰似豪家翠
幄懸一枕南薰清晝永玄関和
東昌喜雪清陽早起霜凝屋崇武脩來雪滿
船來歲年豐今有兆沿河正好廣
曾棨在平早行望泰山詩我欲登泰山憑高望八
難得今晨馬上忽見之極浪跡十二年蹉跎竟
濛時二氣相鬱蟠大堤
降崖嵸坤后孕峯巒一朝天地劃開闢但見千丈
萬丈高嶸屹乃知造化神置此奠坤軸巨靈枕其
巔化不能移長房不能縮天工經
嶺六鰲戴其足愚公不
營鬼斧鑿削出千數百峯青立玉自從上古來南
風吹不平日月出華彩星宿揚光晶寒崖積冰雪
陰壑馳風霆雲霞炫明晦草木發精英上浮金銀
氣下潜魑魅形巖巖鬼所瞻作鎮朝百靈崑崙以
爲父四嶽以爲元匡廬峨眉乃其子此外培塿皆
雲仍齊魯青未了此地
茲山青秦皇漢武巡遊遍玉檢金函重封禪風雨

蓂莢往日碑煙雲松栢當時殿由來五嶽秩三公
況爾巨鎮山之宗鍾靈毓秀杳莫測磅礴下土專
其雄我 皇御天生有聖德廣彰仁化誕布恩澤
一舉平安南再舉清漠北車駕時巡過泰山望祭
築壇陳玉帛小臣幸此奉宸遊一見茲山愛山色
雖無涓塵補河嶽頗有詞氣填胸臆他年載筆頌
神功刻盡泰山上石

薛瑄過嘉祥詩 使旌兩駐獲麟臺秋色蒼茫積雨開一帶青山連縣郭幾家茅屋接喬萊山川自昔曾呈瑞鄉邑於今豈乏才邯愧白頭巡歷徧使人寧不重徘徊

過古滕薛繞過古滕國還瞻薛城舊分封遺壞堞列爵但虛名冉冉春煙淡悠悠野木清望中今古意信馬獨含情

膠州道中 數點青螺海上山參差樓閣海天寬行臺五月不知暑只覺侵人海氣寒○六年三按古膠東兩見榴花五月紅邯憶端陽淸賜扇曾陪鵷似翼飛龍○早從高密過膠東攬轡初看海日紅正恨一春無雨澤夏深方許覩雲龍○重淵陰澌漸侵陽樹色猶含海氣凉細嚼遺言溢齒邊香○雲山海內出層巒始信乾坤許大寬自是傍人看峻絶何嘗六月有霜寒

許彬爲衍聖公賦詩禮庭詩 共說趨庭處全勝隔道菴寸心知景慕萬尚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

崇恩堂 東魯袁玉孫青年覲至尊宮袍須錦繡王食賜盤飧自是宣尼裔偏承聖主恩河間華偏在光彩照乾坤

程敏政德州道中詩 出逢漕舟去聯或相妨百訴亦難禦擁密於指我觸無着處沿流如操江師擊撈還散聚有如暴客至中夜失所據又平生凡幾出苦口戒徒御恐後莫爭先寧緩勿求遽今茲畏簡書刻日覩當午而況河防嚴衣冠重相懼危坐聳戍晚少寢驚遠曙蕭蕭傍水村隱隱隔城樹緬懷古賢哲高卧得深趣悅此行路難推蓬賦長句

尼山高贈孔公伯 尼山高高嶙峋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新

一秋毫欲訪蓬瀛
去從誰借六鰲

吳竟謁宣聖廟詩 林六門開玉封高並東山峙聖澤長

盈泗水洞已冷杏壇孤科斗出未行綿蕞太牢頹堙入祠重瞻拜
魯人有東家顏氏非西隣陋巷帶智井千載猶荒村古屋自增光累代加褒甄繼昔心不違至今里
稱仁賢哉克復語後生庶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道非樂貧我昔過其里指途籍居人是時屬炎暑蕭
索如初春老樹盡摧折周垣半頹堙入祠重瞻拜
辭香贊明神終退見者疑爲原憲孫泗水清浸
漾尼山翠嶙峋落日顧無以薦悠然歌采蘋
郡總名賢朝廷擇相名隱故疆分海岱堂堂
位莫道前修美獨專

濟寧夜泊 倚舵樓古戍煙生人已散長
河月落水空流異邦是舊游千里鄉心孤
枕上可能今夜夢刀州

雲仍玉樹何振振公
洛塵生時分植祖庭
欲凌秋旻朔風吹地
緜兒孫行遶身蹩壺
壽知有內翰聰佳姐
然崖烏巾家山喬水
水色不改百歲顏作無懷民望

關里 尼山東下瞰蒼
文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墻孔林豈用堪輿
說周典應多掌故藏心口自
慙還自語進脩何日敢升堂

硯石溝 一泓泉聲出
磵長千金猶
看斷港裹迴又夕陽

寄衍聖公昆弟 不見王孫已數年每過
東宛即茫然蕭疎有奉
陪雙玉葩藻還
無計可停船魚箋一尺憑誰寄濟水東流月漸圓

登泰山詩 五岳誰爭長東皇萬物先晦明分日月
呼吸變雲煙厚脈中盤地神功上配天
云亭問封禪千古竟茫然○石鑿朝拱北空籟聽
琅璈地抵中原勝天臨下界高雲山襲老眼江
海

李東陽新廟告成詩 巖巖岱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

光于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炤如輻斯輳如櫛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惟天降笛鼓僊是崇惟帝命孔肅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傚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弗恪○廟既新止禮既敷止聖靈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敷止聖靈降監饗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泰惟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周廟于庠薦于廷坐于堂敦使我冠裳兮○或飽予或煖而娛孰安我起居兮○孔道之傳存兮曷以不忘年兮 魯封之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煙火八百無庵觀三氏於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立八半滅古碑存感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望嶽 徧地濃嵐長原隨迤邐高峙助蒼茫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煙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混沌天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畫禹貢壘域紀堯封挹淺瀛瀚憑虛情華嵩行尊宜作文名重合補宗外斂神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像植古大夫松北闕身長繫東軒境暫逢崖齊愁口觀谷霜想風從 聖主齋心切儒臣樂事慵饗飧慙驛廩輿從憫官傭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順一笏誰共手雙節日月蹉跎易溪湖限隔重奮飛輸鳥翼飄泊信萍蹤濯熱思晞髮凌秋憶盪胷酒闌多爽氣涼思晚惺鬆

王守仁泰山詩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峯頂動生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毋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決滂絕人世迥豁高大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貌矣鶴山僊秦皇豈難留吾意在麗古泠然

馭涼飈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穹厓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窄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吁重瞳隱隱落天語閭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遥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攀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悟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巔哈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匪虛奢洒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吠即吁怪吾亦不強語惟復咲相待魯叟才可作此意斯自快

泰山高

歐生誠

可討尋文若夫泰山仟祝恍惚吾不知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攸攸試作泰山高但恐仜埜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

難具狀扶輿磅礴薄元氣鍾突兀牛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有華俯視偃陵誰爭雄人寰洋昧作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緼壁冊梯烟霏靄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州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遂谷襞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蹏伏狼藉天空翠華遠落日動千峯魯郊獲麟岐陽會鳳鳴堂既毀跋闕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遥一去不復來幽雲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留其踪

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儻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屑飛塵千峯魯郊獲麟岐陽會鳳鳴明廣千載之高其高不可極仰窺室也來攀附躡遺跡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下不知東斗傍

泉鳴咽而含悲群麋相望墜山喬嶽尚缺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也來攀附躡遺跡三千之下不知東斗傍

極半壁回

何景明東海太守行 西曹太夫東海太守且停爾車飲我酒二十讀書飽經術腰下組綬無一尺一郡千石漢家盜賊滿山東十城九城劇杞中玉食常懷朘剝郡蒼生久慕循良風況君兄弟皆甲第出入光輝無與比兄飛仙駕宰王幾弟握侯符長千里四世五公自此始不見開西楊伯起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牧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杭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漸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降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樂陵令行 無有一城無戰場

李夢陽草堂雪霽爲樊敬題 郭城日出海雲殘積雪光搓列戟寒侍立泥中皆帶劍咲談堂上盡簪冠新朝故假威權重儒將從教禮數寬一代英雄餘慶在百年圖畫使人看

遼貢咎繇詩 岱宗山秀百靈宅壁立煙霄萬古有霞標日觀青松麗春透龍池碧水溫薄暮振衣峯頂石遂乘東眺海雲昏○王皇祠畔一憑欄絕頂幽府化機盤地軸上青直氣接天門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清雲迥隔三千界白日平臨廿八盤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

九日登千佛山 南山空翠律野老倦登臨城市年迹雲霄萬里心夕陰添積水風葉下長林短髮新來白黃花不可簪○窮窈寺門敲蒼山徑微風輕不落帽雲近忽凝衣刺嶺冊楓直垂岩紫菊肥堪途喧鼓吹興醉出林霏

龍洞雜詠 寺繞層峯入幽八年千里夢七日兩迴來古壁留煙色荒蹊疊草萊登高賦搖落慚愧宋生才

○出郭始朝發入山聞曙鐘自憐衰病久敢恨僕夫慵立馬看群岫開撙對兩松誰能回白日延眺且從容

尹亭夜集 憶共尚書飲蘭舟漱清風芙蓉開月下簫管入雲中鶴唳煙沙遠螢

流水閣通重來値
月稜稜沙際風寒
峯對園林一水通
還野酌留賞夜深
同

王廷相亭宴集詩

已邈迹亭舘麗未
水闊葱蒼列岫獻
拳爾小蓬丘宛在
史伊人昔當路衡
何駛朗鑒無留形
豈殊畦舞雩協聖
欲釣清泚

商河聞鴈

驚風急漸遠影終沉旦牽陰霞低宵
浮明河臨噫噫思
矧翔衡陽本返往
莞梁生罨山陰避
智所欽傾聽入寥
肅坐臺舘夕有篠
牽既乏凌雲姿安
者歎詰朝勑官奴
西階徧延曼勉蛻
稍城隅煙比跡君
積逐協道群邪捐
五嶽俱神峻茗莞
烟一覽小天下三
飛仙

登濟南城樓

齊
年
壁道難酬鼓角風
塵際懷鄉獨上樓

表類

孔融薦禰衡表

弘祖葉疇咨慰載
遭遇厄運勞謙日
士平原禰衡年二
躓初涉藝文升堂
觀奥目所一見輒
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怪忽果正
流水閣通重來値
月稜稜沙際風寒
峯對園林一水通
還野酌留賞夜深
同

王廷相亭宴集詩

已邈迹亭舘麗未
水闊葱蒼列岫獻
拳爾小蓬丘宛在
史伊人昔當路衡
何駛朗鑒無留形
豈殊畦舞雩協聖
欲釣清泚

商河聞鴈

驚風急漸遠影終沉旦牽陰霞低宵
浮明河臨噫噫思
矧翔衡陽本返往
莞梁生罨山陰避
智所欽傾聽入寥
肅坐臺舘夕有篠
牽既乏凌雲姿安
者歎詰朝勑官奴
西階徧延曼勉蛻
稍城隅煙比跡君
積逐協道群邪捐
五嶽俱神峻茗莞
烟一覽小天下三
飛仙

登濟南城樓

齊
年
壁道難酬鼓角風
塵際懷鄉獨上樓

表類

孔融薦禰衡表

弘祖葉疇咨慰載
遭遇厄運勞謙日
士平原禰衡年二
躓初涉藝文升堂
觀奥目所一見輒
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怪忽果正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說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即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騄駬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幼試乞令衡以禍依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晉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九月九日魏郡太守遣無丞張舍奉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祇竦不知裁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拔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群華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有高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接迹顧邈同列施重山海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家曠澄臣獨何頓

倪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蓋爾之生尚不足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區區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蠭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一聞所以臨諮悼杭慨而不能不悵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寢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施紫退就散地感恩推誠各五情震悼蹈天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制冊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之譏終顯授符虎使奉枯木之榮

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東身奔走稽顙
城闕聽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
表以
聞

唐文本勸封禪表

伏願順萬國之歡心膺三靈
之眷命備天官以問衛盛典
服以巡遊五輅齊列六龍按轡瞻岱郊而啓軔指
嬴里爲一息詔鄉士延禮官設壇場陳玉帛禋六
宗而報上帝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觀紹
帝王之盛節俾夫山稱萬歲壇燭神光播厚福於
無窮揚馮徽於來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

伏願寰旒冕照洽羣請於帝俞
闕繢垂矜遂微懇於人欲騰茲
璽誥激彼天波徵萬玉以警塗詔八神而預策藉
江茅而陳鄗黍節蒼璧而奠黃琮馳萬歲以飛聲
接九重而媲美使編珠毓貺開麗色於金泥觸石
疑禎蕩浮華於石磕式昭昌祚永播鴻名凡在生
靈義深
聳躋

李百藥勸封禪表

大禮與天地同節人樂與天地
同和六宗五帝禋祀不名山
大川饗禮無輟而告成方岳獨巡朝及野
馳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
宗具斯盛禮聽萬歲之
逸響紹千載之遐躅
謏誠之

朱子奢請封禪表

元和十四年臣某言伏見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
位者上玄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彼舜格
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洪道於干戈步
驟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跡
梁父張樂介丘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績禋
燔繼巖詔夏
豈殊道也

白居易撰賀平淄青表

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
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算無遺妖氣廓
清趨蹌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亂常
干經天誅神誅李師道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罪盈
惡稔衆叛親離未勞
師徒自取殲戮伏惟皇帝陛

下文經天地武定清晏四海會同升平之風實自茲始臣名忝共理職在分憂忭舞歡抃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踴躍之至

柳宗元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霆曒廓清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天降寶運時鯨太平白克夏擒吳剪蜀平既得廟謀必滅旌旗群疑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士德無虧合生比堯舜之仁率土咸寧之俗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千歲之統實繫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忭躍之至倍萬常情

姚鉉遷移鄆州謝表

臣鉉言三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朱嶷至奉宣詔旨賜飛動自天而降闔境為榮臣鉉誠感忭頓首頓首

首臣聞建萬國而親諸侯莫大乎立制度鎮四海而制天下莫大乎列都城考王制則五等有差春秋則百雉為大流行下民昏墊昭天民居是域國典有程其或天災有成功亦猶晉遷新田獲水土十世之利周卜洛邑得天地四方之中鴻猷允播於無疆翠玖是書於不朽伏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光啓瑤圖放勳之文所以縣諸日月有虞之孝所以通乎神明寰區克致於泰寧貊盡同於文軌式遏亂略則四海宅心寵綏黎元則百王讓德將舉告成之典永隆不拔之基惟彼東平是稱重地積水為患群生失寧加大河決防洪濤浸壘將就晉陽之禍咸思瓠子之歌宸機一決於九重喜氣四充於千里修移城郭直疑遊仙人之宮兢變攄妙翰優柔睇鵷鸞之翔集貞珉已勒盛德長新鑿然興日月爭輝邈矣將天地齊永吏民相慶潘閬有光臣無任屏營之至

范仲淹知青州謝表

臣某言奉勑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真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憂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暇藏伏蒙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政此劇藩之守假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處分旰昃九重之蒼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之深造安千里之

蘇軾知登州謝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聞臣不察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譴幸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碌碌盡還舊物此蓋伏遇陛下將旦而四海

程敏政代衍聖公謝修闕里表

敷離照普臨伏以文教延于海宇儒宗大慶鼎新復見于宮牆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私幸光覃鄉魯遠洎金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備中和志無謨烈乾綱獨運闢四門以廣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宮以隆孝治登延者俊弁爲異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恢邦計加崇釋奠重新師表百王之功常御經筵見千載之偉刪述六經之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期載念先皇舉斯盛典屢勤大吏督被群工出官帑以社經營發役人以竞輸作禮庭中起視昔人以加寢廢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嚴時增組豆之輝文星遠應乎壁奎化雨再滋于洙泗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让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慙企聞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前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嵩嶽

以祝蕃釐載申徽恤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于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亭有道之長於萬世

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牋類

楊脩答臨淄侯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深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前後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宋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岑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老駭視而恍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接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猶此矣是以對鴈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納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甫之疇爲詈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僕隸殷誦誄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

陳琳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並示新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然異禀非鑽仰者所應彷彿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縱自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及也伏惟君侯體兼神明德協稷契仁風翔乎四海聲教遠被振大綱而濟衆目使海內回心唱義者誠以君侯爲歸也琳生於邊鄙少不學問文章之道固所闇蔽加以多嬰疾病簿領所領又非其任是以荒廢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竊續玩眺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疏類

漢

東平王蒼乞歸職疏

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仁升丹君子之器九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以痼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固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殛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眷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諫明帝校獵疏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又興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出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省約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田行田野循視稼穡道遙徜徉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詼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唐

柳宗元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疏

今月三日進奉官某起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大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此兇發機走九夷喻於乘勝濁河清濟魯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聞涯岸之阻天兵四合賊衆襲擒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外恒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是以未及誅鋤遠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爲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竊窺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制平之

際懇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貝分
無任憤激屏營之至北拜舞歡慶倍百恒情貝分

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疏布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
都團練觀察使者豁除扣風溥暢裂壞餘分
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
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連已蘭澄清之政
鼠無夜動鴟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
於必代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
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恭以相公謇諤勇禹績制出蕭
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献某獲逢開
泰喬守下隅扑躍之誠倍百恒品

書類

魯仲連遺燕將書五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者不顧
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
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
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
公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
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
城共據恭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
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
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
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
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
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甚有不解是墨翟之
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
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
車甲歸燕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
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
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鉤慕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恠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會魯君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會魯君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爲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其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萬殺自奉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止名行五十里謂之舍匪風發兮匪車揭兮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奉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煩廢耕桑治裝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甘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恩至厚不伐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焉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晝則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寒風之所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悁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体則儼仰誦信以利形進退跟蹌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棄意積精以適神誠留意如此則心有樂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面池弋獵之樂未有所以棄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
愛行義纖疥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
臣吉思懿願
大王察之

吳曾荅東阿王書 紙

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泰山之遲迤也奉
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白旅之初伏念五
六日至于句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
之休慕荷頻之富也誠以身賤大馬德輕鴻毛至
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簷臨曲池
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
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
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叮
嚀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懷眷眷
而恫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弁
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
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
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仰父之遺訓覽
老氏之要言對酒酣而不醉抑嘉肴而不享使西
施出帷幔毋侍側斯盛德之所踊躍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
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而無聲情踊
躍於轅馬謂可比懶頑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
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未何足視乎還治風采所
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
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
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荅荅貶辭醜義晒
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
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牟雖無
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
衆不足以騁巧若不攻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越絆良
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
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質白

宋歐陽脩代曾參荅魯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
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
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

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仲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荅有所辯而不能斷譬然而叩寂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往默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夫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之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矣於有子哉欲師其形如欲師其性春秋時得

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
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
者也師周公者也師之則似堯舜者終身而
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
不得見矣苟不
於獸也鳳之於
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
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
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
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元好問上耶律中書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
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
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
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
首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
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
漢東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
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
執事之人毗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

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
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
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之
者備而後可爵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梗楠豫章節
目礎砌萬牛挽致之材頎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
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樽櫨櫍楔楹栭杙
薨桷雜出於榆柳槐桐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
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
聖孔公孝舊如洙
唐鄆王延州從之
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
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
狀元鷟濱人三喜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
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
翼齊人謝良弼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
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
德輝高鳴孟津李嶷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
敬鉉雲中李微出山楊果東平李和西華徐世隆
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
郁李冶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
經慶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
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

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胥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年人而止矣夫生之艱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予誠以罔下之力使脫措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罔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罔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罔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如何哉罔下盟吾道吾儕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記類

隋仲孝俊撰脩孔廟記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世敬於英華遂崩摧於

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寔應素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撥亂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寬容章古惠學以孔子三十二代孫前大子舍人吳郡王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宰邑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憲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躡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訪情庭宇剗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緗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冈木吏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翫滿月之明越劍潛光

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
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
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
災化之所行牛馬不繫鱟魚夜放早彰漑釜之篇
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嘯龐統不仟百里之
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宮曹無事閤閤
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觀洋水而思歌尋靈光
而想賦加以祗膺百代之家聲作
所至無所不爲振
後聖道啟致神明粉壁抽塗丹協
刻楠可謂誠之所
千城之稱首敬鐫
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
曰皇非常道帝實經
交喪仁義爭馳書
修墳史積善餘德
新開紹聖重光闕
潤苾蘭芬淵才亮
爲令懷之以德道
還名賢兒多字鄭
志守清貧魚生入
奕圓淵方井綺窓
遂歌美績共敞穹
窿

唐李白任城縣壁記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秦之
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
當成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於頃公三十四代
遭楚蕩滅國屬楚焉爲郡縣隋開皇
三年廢高平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要衝東鑒
卿邪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
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
良間生博厚川嶽明潔則名王分茅
翹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俊家傳文章君子以
才雄自高小人則野治況其城池奕恒邑屋
豐潤香閣倚日淩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
而不去其雄麗快
綿歷寶泉貨之素
上東道槩我矣錦
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
三千三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
克脩儼恪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
才撥煩彌閒剖據無滯鏞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
鼓必合於桑林覽
教之二之歲惠而
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
衿向訓黃髮履禮

和鳴磬竽頌咏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
綱紘之心黜虔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
併於壑輕扶老攜幼尊會親親千數百年再復魯
道其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有
取焉遂書之於壁垂示後賢之操戈知賀知章云

馬摠鄆州刺史廳壁記

唐虞三代曜經明訓載籍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
齊魯地三月已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閫撫安餘衆
且理于鄆而觀察舊俗故荷皇澤來濯汙俗人既
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夭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移
斯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華訛止謬于
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
者焉何以言之先哲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
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干命之
徒與阜隸耳故義蔑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
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大洲郡廳事之
有壁記雖非古制而沿行之已久其所記者不唯備
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上風
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訪耆搜稽索圖一升斯
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
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
德中爲摠管府亦爲都督府而將曹戴濮兗五州
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
就高爽也自逆師攘虐濟濮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
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公
賢之也其國初以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
歲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脩于東壁時聖歷
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十二月已卯檢校禮部尚書
兼鄆州刺史御
史大夫馬摠記

令狐楚刻蘇源明二文記

大和五年春三月兗海
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
本府書幣脩好于我
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
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譜詢訪耆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

鬲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壬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餙亦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絓鋒摩刃以戰鬪爲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髽薈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之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李阜撰黃石公祠記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圮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既太甚遍走群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咸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豈珍覆昏暴哉乎祐明德興時雍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馬漢興有記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福有聞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人之際儲貳之端予嘗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以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乘人謀協贊觀釁而動極深研幾發八難鎖六國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粮其功人也運籌惟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效社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其異常學舊史敢記所知

天寶三年立

宋孔道輔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地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權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以開泰之聖人之道也然聖生當戰伐世法令殘弛巫祝之弊亟楊墨之迂誕壯列之恢詭窮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圮缺楊子惡諸子知艸誣訾聖人獨能懷二聖三王之述譏時諸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楊之力也哲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歛摩妖狂之風蕩然無華文中子澄其源非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譊譟或欲攘其法戕其教秦其途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否之毀苟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楊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諸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脩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況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皐陶伊呂無損於體日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之爲臣功濟於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而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扼起之今五賢遷蔽扼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中正[redacted]于帝皇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常謂伏生之徒以訓傳功象設於祖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能跂及及不及配缺就甚焉因建堂收五賢所著事圖其儀敘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華容知聖賢

之道盡
在是矣

歐陽脩撰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
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
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蓽於鄭州之管城晉
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
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
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朋
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
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悚顧
望獨公奮然自必死留皮人死留名蓋
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讒五十年而
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
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
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
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
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
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
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
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敵翔怒末帝不肯用
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劾
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
梁兵盡蜀閬凝涼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鄴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
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
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
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州料公必速攻自魏
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
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
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
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
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
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
奇然後能勝然非神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
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
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一年予復
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鎗寺者又得
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
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善用鎗當時號

王鐵鎗公死已百
翌首知王鐵鎗之
而公獨不朽者豈
年矣完之復可百
存不存也而予猶
耳讀其書尚想乎
忍見其壞也畫既
得者于後而歸其
人使藏之

蘇軾密州判官廳壁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
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
余其鄰邑人也故
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宰於杭而君亦通守
臨海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
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
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言語與
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
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
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
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
余得少伻焉君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

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
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
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
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
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
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予頑鄙自
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
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
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許然長思而一嘆也超然臺記凡物皆有可
觀苟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醨皆可以
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大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
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矣惡之
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
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陋而辭福豈
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
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
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
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
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
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
日歲此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閤索然日
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
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莫吏
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
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圖之此
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
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
幾有隱君子予予而其東則盧山泰人盧敖之所從
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
烈猶有存者北倚維水慨然太息思在陰之功而
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
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攬園蔬取
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
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堂曰超然
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
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

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
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
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
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
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
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
莫有舍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
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潰
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德一新之公
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閎頎大稱子男邦君
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
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翟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
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後
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齒

君子之度一也

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

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
四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邪臺觀出
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
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
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
年歷寧九年丙辰凡千一百九十八
年嶽在壬午至今壬辰凡千一百九十
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
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命廬江
文勛適以事至密訪得李斯用筆意乃
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
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
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金 党懷英撰修孔廟記

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
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
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粹美之主上
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留神機政
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
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
於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

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我太子立
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然遺祠久
不加葺且甚湫隘不足以稱崇嚴之居世六有以大
修之意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
六千四百緡詔發於軍匠傭於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
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
而增爲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春踰年而土
木基架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群弟子及
先儒像舊於兩廡既又以湫隘塑易之又明年而殿
功告畢圖有遺焉上既加恩闕里又澤及嗣人以
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將
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
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築
祝以崇城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他有芟夷於林域
及乙止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
日言端委之三所以表聖德之至廟成之日宜有

利紹敢請並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度書額得賜名揭諸其上以勸觀示四方詔以奉文名之而命工懷英記其事至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餙固陋之辭契功而已乎敢竊紹之所以褒崇之意而書之而後係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道至尚未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經傳爲章句之學歸之需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叅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公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忘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嘗與時升降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止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敷宠觀漢魏以來不難考知如公孫弘之用汲井得銅以爲錦首浮泥諸論由是名聞萬曰千有奇方復規畫爲祠宇弗治別其有司乃跡泉府揆材庀工鳩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力隘者以宏庳者以崇焉有制宏焉有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止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惟魯人四方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心之隆施於後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歌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元楊奐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閭里迨丙午迺命監脩官盧龍韓文獻德華別洽劉翊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等子中暨攝祀事孔柟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鄉范陽盧武賢

叔賢亳社李禎周卿
仲敬濟陰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
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
上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
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
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
於梁時丁知矣戊申晨起器之從問道先往是日
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山
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
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吁二三千
里之遠令一舉而至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
之內者不亦異乎已而西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
泗河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峯出汶於烟蕪雲樹
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而
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
津溢於眉睫也未幾門魯門十有二十有二正
北曰聞左曰齊右曰龍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
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
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
諸子弟姪迓于廟之西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
門之北入齋聽在金
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本
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
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如禮告先聖
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
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
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
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
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
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田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
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
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
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
何貧於魯也後之
何日蜀閩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弗備敢
薦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
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
事業見於當時無文
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
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緜亘百世之下自

兩株在替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前梵概無復存
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丈尺氣特異趙太
秉文麻徵君九疇有詩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
亭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
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
碑也一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
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正夏李
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
閣章宗時朔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
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二
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
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旧宴罷
併出北偏門由甬道而北行曲折至一門曰觀頤
陋巷觀頤井亭廢久矣此門入孔林徘徊思
堂之上由輦路而北次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
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
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
魯相韓敕脩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前連沂國公
子思墓世家云子思葬泗上蓋其家近墓也然規
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

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
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
而月之數學出於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
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
湯武則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
徒待子而後紛紛楊墨之
孰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
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
南向者孔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
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
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齋廳賓
王凡二十有五人酒二行而起執事者挨中子弟
也進退揖讓禮貌奇觀信乎遺澤之未泯也馬知教
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
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壇之北
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臨也夫所謂勇於義而
乃豈區區若是一有辜爾之對而不免流俗若
賢并諸儒贊從
王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
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

也子思之再石壇居
鄉者有曰祝其鄉者
先聖墓西北白兎溝也二石
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
木以文爲世所貴然不繁茂未見其叶而楷
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
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
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
子自衛反魯刪訂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
其西惜法秋爲水浸沒矣齊侯謁周公廟廟居孔
廟之東北三里有真
南水清白而甘俗呼
宗卿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
漿水汴者是也廟北雙石梁
井石上綆痕有深指
宮也毀之東北大井
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
如也東過顏侍郎墓
高五丈許由曲阜西
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
四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
觀壽陵陵避諱而改
也東北少吳葬所宋時疊石
而飾之也前有白石
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
極巧殆神鬼所刻也
飾於政和而大定中
平之久矣紐於貪侈之
帝王必先衆而爲之
心之所徹也福苟可求則二
矣福何求乎哉大碑四諫

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
厚四尺趺鼎高十有三
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二尺闊半之
高十有八尺闊十有一
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
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
少正卯之誅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刑
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甃目悲涼而王
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千千
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壠蔓
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磨溝村拜聖

考齋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翺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洙洙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五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呉雞黍以待古孔氏墳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宰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坶其頂者是也廟廢踈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馮正北亭也兎礫中得一斷石蓋前

進士浮陽劉燁夾蓋辨

戊曰夾驢劉惡其鄰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如此洞名劉準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飯已西南瀕嵎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傅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此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循山之西此絕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輩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

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土如眼底如正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絶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繞數弓逼夕陽下山南關報孟氏諸孫迎于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謁出迤邐由西北而進達于縣之西門北行十里入縣八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携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于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冊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洋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矍相圃會公叔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餚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憂得之所等也偏有感于懷憂得元措之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

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鴟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不能以酆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詠綸為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强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吳澄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者吉安宋豐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子之後宋豐之曾則漢都侯六世孫據不仕新莽避居吉陽者譜牒亡明益其子孫又數十年而宋豐之曾繼盛聖元至大延祐中兄弟相後先入翰苑其父宋國學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元湖南道儒學提舉以子翰林直學士德裕貴加贈武城郡伯初郡伯之將終也命其子萬載縣尹雷順曰吾鄒國公之系由周以來

至于今被吾道之
澤垂二千年吾嘗有志闢義塾
誨宗黨奉先祀小
子識之毋忘時仲德裕季巽申
尚幼涕泣而識之
謹已而雷順沒後三十年巽申
爲館職遏追先志
貽書謀之德裕暨伯兄子太平
路儒學教授如圭
哀私財建書院議以克合則白
院長程公鉅夫移
集賢以聞得比孔顏孟三氏子
孫設教授中書平
章政事韓國李公孟禮部尚書
元公明善侍郎張
公養浩是其議朝
廷可之俾推
擇曾氏賢者主領
下之郡郡檄王宗
儒學正志淳掌其
教經始延祐四年丁巳夏五月
以明年戊午春二
月成其書院址若旁近山林則
巽申分地其燕居
門廡講堂齋廬百役之費則與
德裕如圭協力焉
歲春秋仲丁祀孟初吉舍菜于
先聖先師以及祖
他姓俊秀之子弟
咸來學視撰完矣巽申屬教
官吾郡相好也比
歸故山遠來謁記
設者近乎諸郡縣
耳有之癖所益無
所增多不勝數然惟襲取其名
之靡所損曾氏實先師之所自

出所爲請于朝者曰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
至厚責之至重矣豈比諸所增者譏焉襲取其名
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
之學本之誠篤必孝必弟必忠信傳習由是而建
之國家天下而後本末始終備不然徒以記誦詞
章之學志於決科干祿而已非所以繼祖風況道
統乎澄於聖門所頌
勉武城伯諱晞顏學者稱東軒先生曾氏族譜具
別綍于燕居左廡世系堂之南云泰定三年二月
新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記

揭徯斯撰濟州會源庵記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
庸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
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
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攻任
城縣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
以會其源置牌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
河東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牌十六以達于漳南
至奉符爲牌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牌一以

節泗水而會源之制于其中歲益八政曰弛弊
曰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
以侯分治東阿始脩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
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導廢厤寧處明年冬以及
期請代弗許行視濟牌峻怒狠悍歲數壞刓楫土
崩石渤岌不可時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
濱度工即功六攻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
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
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舟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其
長松實以白石堅視其地無有所鑄漏衡五十尺
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殺其南之三北
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
其三以爲兩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
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間于北之二以
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
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沿衡薄縱
皆二百二十尺爰埧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四
以石膠磨礱剸礫關以勁鐵厓削砥平混如天成
舟以飛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
大會群屬宴于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
酒舉樂作揮鍾決竭觴擢啓鑰水平舟行伐鼓讙
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者雷動雲合
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
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功計石工百六十人
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
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
八其廣厚皆倍於舊壁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
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斛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
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
他牌三之視故牌倍之其出于縣官者鐵若斛木
十之七石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
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
闢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扼其藻荇使舟無所碍
禁其匏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阯脩其石
之岩阯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
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閑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
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
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
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絶者通之鬻者漸之

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
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庄三牌之署以嚴
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
尚書李輿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
勞凡河之所經命蔵水以待渴老種樹以待休者
過流殍則男女異瘞之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
克果于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
天清地寧羣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
勞垂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
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之
遇也惟茲幃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
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
辭曰昔在至元惟中
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自
朝舳夕檣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
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既滌既疏濟牌攸基先鷄
而興既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措之
有饑渴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

遹績于成智周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
逵觸艫抗衡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贊王才侯自北
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
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供于千萬里
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宮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
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
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怒汶泗之會有
截其牌有菟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
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牌之政
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
爲竭以蓄之水積則水疾涸故謂之壩地下迤則
纔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牌皆置吏以司
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
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
導閼滯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
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
其官且周知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同

東阿詔凡河渠之政
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
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
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
咸底于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險陋吏側立無
所爰坐于衆曰余承
命來此惟格恭是圖顧以丞
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後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宮群
吏何所聽令鄉遂之
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荊揚
益兗豫數千里供億之
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止舍
乃會財于庫協謀于東攻石伐林爲堂于故署之
西偏隅奧廓深閎阿
崇穹藻繢之麗文不勝質乃
席之美物不踰執左
于兩廂次樹洛魏曹
置使客之館首環拱內
堤隱垣又折而西達于
遐邇縱觀仰愕俯歎
大達高柳布陰周垣繚城
閎私故後大而民弗
政益行斯河渠之利
忠武王建議于江表
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
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
奏功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傍殺之領緣袪皆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以采次玉如冕之數會之內以象八六寸服冕者衣以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物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黼如斧形黑與肯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藻蟲以下登火七章山五章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褶其一畫虎其一畫蜼蜼如猴之性獷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褶其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以龍力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衝牙貫以蹏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子朱紳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自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之數會之內以象為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筭統纊瑱纊皆冕之制次有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連布綏等衰如今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絳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物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黼如斧形黑與肯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褶其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以龍力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衝牙貫以蹏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傍殺之領緣袪皆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以采次玉如冕之數會之內以象為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筭統纊瑱纊皆冕之制次有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連布綏等衰如今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絳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物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黼如斧形黑與肯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褶其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以龍力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衝牙貫以蹏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

冠此孔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傍殺之領緣袪皆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以采次玉如冕之數會之內以象為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筭統纊瑱纊皆冕之制次有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連布綏等衰如今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絳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物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黼如斧形黑與肯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褶其帶帶之前垂韠韠如裳之色以龍力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衝牙貫以蹏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

則後王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上有冠以繒為之屈加於武上武下為武謂圍首者武內畫有龍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有繶繶繫以瑱懸以統冠之上貫之於衡前後垂纊旁加有紐貫之於衡前後垂纊旁加冠纓積之數旒以五采繅如玉之色九旒十旒三玉朱白蒼三玉十二者五玉玄黃朱白蒼色固以繅於衡之左端加之纓上復繚於衡之右端結之頤下為纓而結之頤下兩繶而結之纓垂者謂之繶

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辟首畢九章素帶終
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
爲服弁者祭服以縓謂之紂衣裳帶韠佩綬如冕
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
如冕衣服弁服則玄端馬端身四尺四寸袂亦
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玄端上士緇布
冠後黃曰緌有韜如裳之色玄冠深衣可也韋弁
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搢於帶間亦不執
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于中庸
精舍孟子像于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
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候好禮者有取焉

國朝解縉紳撰後樂堂記

奉天殿中聖天子若曰永與民同樂此厥志也其
以著詔記年大哉聖言身脩思永樂以天下二帝
三王之盛心也斯世斯民萬世一時之遇也昔者
二帝三王以是存心也其臣皐夔稷契伊傅周召
下至晉大阪尹皆同此心至於海隅蒼生族類凡
有心者莫不同焉雍熙太和上下一體何其盛哉

元感應然也聖天子作於上舉無遺賢於下
者乎北京刑部尚書黃公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
舉於鄉入胄監事
聖天子首擢工
太祖高皇帝歷官至工部侍
部尚書調令官衆樂四年師
征安南受命先次廣西鎮遏調餉餽給之繇明年
安南平總治交趾布政按察司又明年盜起海上
師復來征兵民事劇緩以體
聖天子之盛心平定安輯之仲同其樂無異於昕
夕晝載之下也是以竭其心思勞
其耳目晝言而極於論早作而夜思揣摩盜賊之情
一物之失其所此士
夫其當身體察慶之艱而惟恐一
其心無時而不憂也遡以後樂名其所居之堂而
請于記之且曰予有慕乎茂文正公之言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嗟乎文正公雖以
使相出鎮立功西陲而仁宗未究其用故上視周
召有所未及者今
聖天子所以任公者過於仁
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文正公者乎雖然其言即
周召之心也公慕之宜也今
公歸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

聲昭于羽之舞公之樂也以鄉相之榮有庭闕之慶里門下車命服稱壽亦公之樂也夫是之謂後樂也若夫世俗之所嗜好而矜誇者豈公之樂哉然則所謂樂以天下而廢幾聖賢之樂者蚩蚩之人知其樂之所自而不知其樂之所由公今所寓廨舍也亦將大書揭其門俾後之聖天子永樂之治於千萬年而詠歌昔永樂初詔祗命訓文臣于德學博導景陵于孫宮休沐之暇迎于至其有恒齋指齋扁口制自東髮讀書暨登仕版以迨于今茲一惟有恒是式蓋人一心全具天理惟有恒者不貳其心故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凡忠君孝親事兄弟夫婦朋友以及應接事物何莫非是理所用乎今吾年已耆艾諸兒悉令歸耕惟季子銘當侍茲幸親硯席望以是訓勉之銘字子新少予僅十歲嗜學閑怠未幾予以病免歸子新依依不忍為別洪熙更化予承之六察子新給事黃門特詔贈公太子少師謚文簡予與子新胥晤未嘗不以公言為勉也後予陞典留臺子新晉職翰林上在御之五年已未冬予以老病詩闕懇求納祿得請致事子新詣予寓厪日先生榮還有恒之義望筆授之俾得朝夕視惕匾銘一已之幸亦後人之幸也予聞語之曰子之先公之言至矣雖然晦庵朱先生又有云恒者常久之意必守貞而後得所常久之道三復斯言則書所謂世篤忠貞詩所謂勿替引之子新與後人所當競競加勉者焉夫如是則庶克綿先公之澤而報列聖鴻恩于無窮也子新作而請曰幸書以授於是乎書

許彬撰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大夫司居敬徙置于孟子暴書臺西與孟毋斷機祠隣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寶又徙置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對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今邑者得銅臺房侯品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構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斷而已不加雕墻圬不加飾臧階以石纂宏

以紙本冠像設徽
學者多矣是工也
成乎明年之夏噫
成會予以省覲還
孫襲封衍聖公彦
五十五代孫三氏
十九代孫拜謁闕
興廢補敝乃長民
為職業命記其事
刻石以彰侯功予
者之首務近時有
司迫於簿書道
之期會奔走奉且
所以崇尚前賢之
矣雖然思孟道統
天地相為攸久其
配享廟庭血食萬
茲堂不係乎君子
之為政輕重緩急
成否而君子故
者於此乎見矣予
特書之將以愧夫
讀聖賢之書而忘
世之仕者
也重諸公之命書
以傳焉

重脩孔廟記

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
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
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是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
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
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於前數聖
人有功於天地萬物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
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以
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贊辛辭士木之妖
祐矣驗蠻夷之貢亦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位則
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賀焉莫知所以漢以來直中原之主知尊其
何賴耶隆周迄漢不是矜是行焉施我
教雖夷狄之君無不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海隅遐
祀孔子冕旒垂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釋奠樂
舞有加無已況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乃成化
癸卯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弘泰以
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新几殿堂廡廡門
庭齋廚庫庾等三百五十八楹視舊一新其間有
不可易者仍舊不改
木為龍位於兩廡
亦皆如制以
之周垣留路皆

跋任昉送王文憲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譜云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氏歸其佩刀郭僕誓以淮水若離翁之止敍言驗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延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瀾宏覽載籍博洽才義若乃金版王匱之書海上名山之古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捴制清棄遞爲心極斯回通人之所包非虛朗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若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日甪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盛危髮秀之老宗自同資教性託夷遠少舛摩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卻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

嶷以軼石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泰岳雲開則重檐疊拱冊青耀日月之光短櫨修楯金珉煜燁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論帝事成備隆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帝於茲役者官銜姓氏具列于碑陰謹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崇魏巍霄漢中古來天開此勝地休鐸聲音遒九重天佑斯文隆佛替道盛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常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尊尊卑卑有定分萬事萬物咸帥繇響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往俱顯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無功坤厚載德出獨異林木不棘詔靈蹤森森楷木高千尺於灼杳壇花開紅復惟檜木手所植人得尺寸高纔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趙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矗斯盛布則有儀攸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魯邦東

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早慧揔察曾何足尚年六歲之幼挺淳至黃琬之結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父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殺舊瑩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盖嘗賦詩云稷契匡虞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忘形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句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憮侯炽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宰基王命寤寐風雲遠

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五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宋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舉望所歸名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冊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儉拜仇歸田息訟前都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冕黻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憂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永球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名茲杜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胥然皇太子火傳餘悉如故太子後子胥然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次之

義穆若金蘭又領太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申六年又申前命
中書監猶叅掌選事
池之夫奔競之塗
失之情必使無訟
茲技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
式典春秋三十有八
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衢悲行路掩泣豈直
春者不相江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
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
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
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媵門
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
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
誘掖以冊霄之儁弘以青冥期公銓品人倫
各盡其用居厚者不薄而反亂量知歸皇朝以治定
我民響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以禮功成作樂思
漢朝荀摯競爽

於晉世無以仰擬
東慕義宣威授指
底則悅膚斯來無
之情理絕於望表
約已不以廉物弘
義公生自華宗世
典既遒在廊廟則
治體懸然天得不
訓之遺老耳目所
皆深文爲吏積習
公乘理照物動必
希世之儁民瑚璉
得奉名節近將一
將之譽鄭漢驗於
禮闈朝夕舊館瞻
自幼及長述作不
直郎章縫采而已
楚趙群才漢魏衆
筆札兄知思以
範爲如干帙如
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

日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
慕義宣威授指績則神無怍往事
底則悅膚斯來無怍往事
之情理絕於望表
約已不以廉物弘
義公生自華宗世
典既遒在廊廟則
治體懸然天得不
訓之遺老耳目所
皆深文爲吏積習
公乘理照物動必
希世之儁民瑚璉
得奉名節近將一
將之譽鄭漢驗於
禮闈朝夕舊館瞻
自幼及長述作不
直郎章縫采而已
楚趙群才漢魏衆
筆札兄知思以
範爲如干帙如
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

一家之言不別於集集録如左

唐蘇源明小洞庭五太守讌籍序

守扶風蘇源明觴僕陽太守清河崔公李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季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濟陽以河堤之虞去夫役之隙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肆濮陽後均三邦刑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閩閩吉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撝連率實惟登清命焉官湖武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謀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謝軒冕廢潭阻殘暑於重林逶高秋於絶壑其盤何有牖鹿腴羊其姐何以寒水瓜剖鮭刃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克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亦焉宇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紐黜也司士沈舟以待司功祓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潔鐏白回源起廣泊左拂蠙尾右遺吾山倒岷岫於波際揩梁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悼態李於林缺移摇敞豁牖寞眇虚曠大鞗苗裔可記任用成以留客嫮容色授以勸酒繁絲踠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嫻嫻兮離平流牢方舟連絶岸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兮小洞庭雲微微兮落增巖轉兮超以忽馮夷新婺兮護輕桡蛟龍佇兮舞鯨魚盤涡而上躍噴雪而下潛非予期將解袂兮蘂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尋而相鳴魚鼈聞之泛洞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宇渦泊日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秋夜小洞庭離讌序源明從東平太守徵來廣載酒于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苦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坐皆故人也徽饌新鑾移舟中有宿鼓有汶簫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

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奔條遥川后禮兮亹亹橫增沃兮蓬遷延川后福兮易予觫月澄凝兮明空波星乙磊落兮耿秋河夜既長兮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闌袁子曰君公行當揮且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文

宋曾鞏雜詩石刻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比誇詐見於昔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滑群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月圄多空而抱鼓幾熄嵗又連熟州以無事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長軒遶後園或長軒遶榭登上下雖病不飲酒而問爲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不能隱而青郡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邪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

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元趙孟頫撰閥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閥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一世祖諱檜唐同光間避地閩自閩里來石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顯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陳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衰不能渡歸温州既又娶于漂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爲漂陽人矣竊惟父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

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温自温而建康自建康而漂陽凡三徙矣其視温之族已若温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予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之今爲新西廉訪掾云

揭傒斯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緜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傒斯是觀然敬悚然懼遊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七百有餘歲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楊士奇送李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膝與鄒尤甚儲君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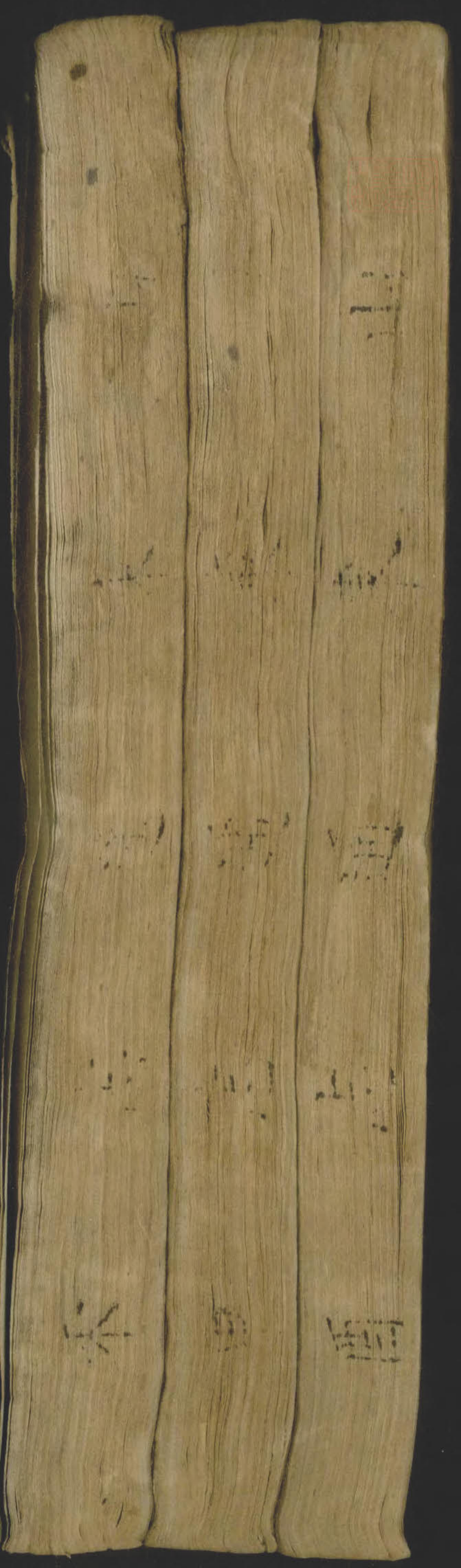
焉不忍畏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仍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來道東西聚立候展謁之禮從臣見者若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令之守李公皆出民之政聞者既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諱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竊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文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逐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目睹其民民州未嘗不嘆東平之賢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未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巡撫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若蓋人情所同也如郤攽之而不能如郤攽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留之賢不肖固也其扣丟直倍徙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攽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薛瑄撰魯義姑詩序

魯義姑者今魯之寧陽人也人抱一兒攜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所抱抱其所攜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婦人對曰棄所抱者姪也妾所抱者子也抱所攜者姪也妾迫於兵懼子姪不能兩全故寧抱姪棄子將割私愛而

仝公義也齊將義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於齊君遂還師魯得免於兵因訪得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乎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權天理之宜寧割愛子之恩以全存姪之義而弼義感齊人卒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弼私恩者平時尚然況顛沛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豈人矣順天府尹王公惟善實爲邑大讀書百千百年之前猶欲表白之以發揮其潛德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章

今之所取詘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守仁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之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亟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棄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循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山東通志

萬曆

戊

遺文下

文類

秦始皇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
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
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詘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
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
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
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
嗣化及無窮遵奉
遺詔未承重戒

登鄒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
初在昔嗣世
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
時不久威六暴彊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
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群臣
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

戰日作流血於野自秦古始世無萬數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其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專心壹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臣飭異俗陵水經地憂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

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瑯邪列侯武城侯王賁

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也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爲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詹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

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建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滅威旁暢振動極擒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絶息永偃武事作立大義昭設備器以明德經野宇內視聽不怠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各安所行有章職臣遵分各知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久聖遠適同度臨古絶虒道治詳臣嘉德恩施刻烈請刻之采

秦嘉文 遂興師旅誅滅無道爲天下除殘去賊乃眼惠論功勞賞地勢既定黔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幷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漢司馬相如封禪文 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帝以迄於秦率適者

踵武逐聽者風聲紛紜威業滋興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暑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叔而不昌疇逆失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六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諸儒跡夷易遵也湛恩麗鴻易遵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禪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汩滀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遍狹游原遐溯泳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厲鹿之怪獸遠一莖六穗於庖後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驤雙觺共抵之獸獲周於郊館奇物譎詭傲儻窮變欽哉祥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紙休之以燎徵矣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悉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遜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譚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作往初功無與二休烈特劊見意者泰山梁父該壇場望幸蓋頗以光榮上帝聖思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契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悉焉或謂曰天爲質閻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罷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二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爰黎元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罔雜揩紳先生之咨術使獲曜日月之正列其義援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比擾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滇名而嘗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廻慮撝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河游滋滾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稿悁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歡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義可嘉駮駮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定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被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曾有宛宛黃龍炫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蠁世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裒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唐駱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文

圓天列象紫尊太帝擬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輯王工雲臺業紹禋宗必塗金于日觀伏惟皇上

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于帝期海薦四神奉冊書于王舍端開三眷六紹辟雍之故事非嚴臣等質均匆徇陰謝桑榆幸承輪祕金繩于岱巘臣等質均匆徇陰謝桑榆幸蜀漆鏡多輝昭餘光于連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斛一燮之封境接青疇俯瞰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焉之峰豈可淹中故老獨奏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冊仰壁輪而三舍望雲紓素吟天閽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覬仙閭以相驩就水殘鼈遊岱宗邳載躍

曾鞏泰山祈雨文

維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群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飛兼旬念此疲民斃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栽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願此州冗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蘇軾告文宣王文

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龍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冊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決耳以辨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不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盛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王命俯臨邊城敢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告顏子文 志不行于

國朝李東陽于顏魯公文

胡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昧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四郡豈一士之可塗乃有借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先幾復潛鋒于外攘人益親血食萬世配饗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練周兵于丘甸峙魯公平原之疆漢侯列邦慨然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椅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爲雙當是時也飽宴妄之酖毒嬰富貴之膏盲釁起褒妲禍延金張爭射利以賣國孰扶顛而抶傷如公者狀貌不違于蔽旒足迹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謫使疆藩脅降羊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河山而擔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諜之具在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蜀之莽將莽川陸之旣暮見高原兮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絶世雄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人益親血食萬世配饗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國朝李東陽于顏魯公文

胡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靡長途昧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四郡豈一士之可塗乃有借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先幾復潛鋒于外攘人益親血食萬世配饗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練周兵于丘甸峙魯公平原之疆漢侯列邦慨然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隱椅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爲雙當是時也飽宴妄之酖毒嬰富貴之膏盲釁起褒妲禍延金張爭射利以賣國孰扶顛而抶傷如公者狀貌不違于蔽旒足迹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謫使疆藩脅降羊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河山而擔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諜之具在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蜀之莽將莽川陸之旣暮見高原兮

國朝衡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測神文藻足以窮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慾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畸斁悖情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騏驥驥於閒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鄙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紓餘緻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揚光夫大朗以動天則也廣存奕奕純嘏豫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朗德弘監成性存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敷殂崩大猷不綱

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資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仲尼無舜禹之德蹈高蹤紹虞氏之高跡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象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衞之朝教化洽四之上栖栖焉皇皇欲至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德侔天地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惆焉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備之又於其外廣爲至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車徒之列乃慨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大魏載興修廢官徵憂瘼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跋鼈太蟗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武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

之義嘉先民洋宮之
王諸侯之國耳循著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
褒矣大聖隆化如此
魏受命溥將繼體黃
三光肇祀咸秩靡事
世霧亂莫顯其榮褒
靡韶靡馨我皇悼之
後修復舊堂豐其典
既新羣小遄沮魯道
祇來和休徽雜遝瑞
殊方慕義博揖揚歌
沒文亦在茲彬彬我
於億載如山之基
皇祚行功撰贊大
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
分宗而之
遂廣性情已著名教
之先粉澤成真宰之
之端莊寄森諸則禮
家競逐而宗旨所歸
典墳取依夫軒義已
遠至如象緯凝質則
傳說巫咸黎起謀筮
憲章校蕩風雅論
百見賢伐柯未遠
德充造物貽成教義
闡之功且峻利仁以
起臨川道窮反秋西
多塵鼎海屬混元再
郊禮之禮還緝跨
白雲山升丘冀眷
典冊遂隆九泉之下
不預謀豈如箕山之
經過將知龍蛇之
於日月言之不刊
仲尼魯國鄒人有
爲大司馬弗父何以
武宣而受三命君
太師若夫天命玄
臺繁其錫類武王
復奏桑林之樂滋
風今緒昌原煥乎

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郊臨巨遊鬱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遥均天宇之慶蘊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斯表性與道合時初冠纔已訓導其將聖太宰儀形子産皐陶微詳於其體孟孫言其多能神闕異大辯貞周室衛且學期上達樂尊下問年未衰棠先窺周禮經碧淮養弘云詢易象曲臺相龍如藏史或訪禮儀之容師摯師襄憂辯與亡之極網羅圖廣陳揖讓之容師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六藝經緯十倫加集懸驗遠飛季卉泉開宍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變化諸侯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簪闔曲阜南宮展敬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幽明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途喬齊景尊君卑臣之訓亦韶連於韶管然而高昊不惠彼日浸微起家迫周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慨屈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李孟有興憂問津匪倦組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李孟有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拑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商瞽微者翻笙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陳穿鑿旋驂舊館掃庭闕里杏壇居寐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三承妙科蚪所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篇遍詳雅什河漢斡次鼈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翰多方后稷躬耕近聞厲物伯夷餓死徵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聆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食以鳴謙英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步於通莊妙蘂數極作俾易簡是知逢掖乃兼濟之塗華衮非爲政之要及其愚如一南楚征徇舊辯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貧楹將萎傷其遠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沉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賑俱纏哀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懿德之誄誕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送遷六籍無隼席間初閒已舛微言入室且分端乖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

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興搜揚復起春陵
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應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
南渡泉鵝北飛鴈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
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
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
勳圖書因樂推重于戈由亂輯寧刳舟創浮芥藻
之詩先遠戎衣初捲羽篇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
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兆姬誦
而撫旋圖以文明而齊
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丘展賁瓊田薦
睟潛馳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籀虞庠啟塾
廣賓麗叟蓬嶺石渠明延敦誨垂衣裳而擬想乘
旅纘以承懷至於大道寖微小康遂往贏識紫色
謬踐玄阿劉風白金徒尊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
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
畢嗛有孚載顒觀下之訓隨設肆類羣望孝享之
儀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
王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鶴共羽翠華遠
昇稽席虛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
會氣九皇之沉榮可睹三代之闕典還蜀迺使未
烏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鎗風過大屍以

省方掩涕上而觀藝宮宴居莫辨祠堂巍然見馬鬣
於荒墳識檟禮於古椽必祀言敷典訓廣命好爵
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
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摛提處歲句芒獻節兗州都
督霍王元軌大路藩維肅承綸誥庇徙撰日疏閑
雍遠接洋林之舊墳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
喬木而韻流嬰戚眡泗濱採怪石而喧汙鄴頫紫
施絢黝黛飛文杳拱重櫨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
閣慄煙几仍度室席簟卷舒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駢駿汾水言遊四子冥
其衡軛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李王感召
宜一顏子侍側以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間如興浮
海之說西華東帶尚以要賓言偃楊裘猶爲得禮
避席延其不敏捨瑟睠其幽情共列升堂齊衆觀
奧歲時瀕藻復雜昔浦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
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
贊事業而以周穆之緬王母尚勒西弇漢帝之展
稷丘因書東岳遂迺陛碣上聞天哀言由國
本理會冲倩副宸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頒玄堂

闢今神靈儼揚教思今兩儀配煥皇綱今照帝載
堯可稽兮舜爲佩書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
萬代其詞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
大實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徐徨草艾
畫先啓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神人咸期周簡
業尚日新繹無聲臭隋有彝倫水火朝夔憲章時
華闕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豔糾雍贏荷淪順散亂
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格順嗣
鳧鷖安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替發
商承絢顏子希微
心靈爰獎德配乾坤業睟辰象麟悴遙泣山潰夐
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畏禮崇基觀宣
昨讌神緘孝思絳蜎承軨尋鳳翻旗上浮龜象讀
集鄒魯翹勤真跡惘惘悵今古舊壁迷字荒碩
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鞏鼠林舒雕
桶圓井方踰沂童浴早洋鳥鳴初俎豆蠲潔
誥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心

重修曹成王碑

封傳五王至成王始李氏諱昂字子顒睿
十七紹爵三年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
母太妃得間走蜀從大子天子念之自
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試國子祭酒王牛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
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歿忠持官持身內外
新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元元年除溫州
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刻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
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梏鎖擴門悉棄倉實賑
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哀賊仍徙秘
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墓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
張施牆宝勢長觀察使嘗始不能出氣誣以過犯
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物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
于衡以直前諫王之過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
臧出則因服就辭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

仲陰尤像設隨四序
治運懸三光而不跌

再殺五州以又辰禹王外遷王庫今五亡亡黔使于
校下州東標川平人觀各御遂部安百里在里以洪將湖
節無卜北先漫鐃以教恭史不隨在里討桂圄以
臨一九屬之大廣旗之無大敢衆良伐乞良伐降為之住入
荊跡將北膚齊賊博以大辭之不良降為一以賀及
及加民漫山斬懷浮力家校以河得歷狄鞭鼠王年界及
襄銀老開鈴水斷單絳平露斌我江秋及愕門退則張以紱
真育幻電隨界布絳寒露帥并舅鄧其進至尤良是
食光婦受光中撇蔡露廢心司元仕中用州角
三祿女降化被斷山越寇西散荊迎大王屏於武後
百大驚小其三極之法大詩常侍昭部監降曲為良王戍生
王大不大粘安水陸之兵以騶被詳呼即兵是阿跪
之工雷之州縣古劍曲謀江列明遂其土使以帥衆貫
在部員戰十枚岡鞘其炎之五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仕尚不三柚其炎之五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天書改田有推新陽梅艦能王希崇盛妃良其將效祭
子西戶人一枚偽行大步落出列義苑降鎖心五兵使
淤部果取位刺此鞣二職止及及王民蹕譯書荊虐

取之疆戍聞戎曰五紫敘弟尔鄂尔木其各戶平將王于
寅所離王淫微離手而官乌正于力有徒物交生洛
似喰其之存曲乃岳凹收華大尔像效估十南方剡
剡雋效作子始序此州汽聞蔡史迫崗出無敛盛北比
詩之鈤一又就而第遽鞘安史不良降為之住入賀
荊跡將北膚齊賊博以大辭之不良降為一以賀及
及加民漫山斬懷浮力家校以河得歷狄鞭鼠王年界及
襄銀老開鈴水斷單絳平露斌我江秋及愕門退則張以紱
真育幻電隨界布絳寒露帥并舅鄧其進至尤良是
食光婦受光中撇蔡露廢心司元仕中用州角
三祿女降化被斷山越寇西散荊迎大王屏於武後
百大驚小其三極之法大詩常侍昭部監降曲為良王
王大不大粘安水陸之兵以騶被詳呼即兵是阿跪
之工雷之州縣古劍曲謀江列明遂其土使以帥衆貫
在部員戰十枚岡鞘其炎之五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仕尚不三柚其炎之五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天書改田有推新陽梅艦能王希崇盛妃良其將效祭
子西戶人一枚偽行大步落出列義苑降鎖心五兵使
淤部果取位刺此鞣二職止及及王民蹕譯書荊虐

取之疆戍聞戎曰五紫敘弟尔鄂尔木其各戶平將王于
寅所離王淫微離手而官乌正于力有徒物交生洛
似喰其之存曲乃岳凹收華大尔像效估十南方剡
剡雋效作子始序此州汽聞蔡史迫崗出無敛盛北比
詩之鈤一又就而第遽鞘安史不良降為之住入賀
荊跡將北膚齊賊博以大辭之不良降為一以賀及
及加民漫山斬懷浮力家校以河得歷狄鞭鼠王年界及
襄銀老開鈴水斷單絳平露斌我江秋及愕門退則張以紱
真育幻電隨界布絳寒露帥并舅鄧其進至尤良是
食光婦受光中撇蔡露廢心司元仕中用州角
三祿女降化被斷山越寇西散荊迎大王屏於武後
百大驚小其三極之法大詩常侍昭部監降曲為良王
王大不大粘安水陸之兵以騶被詳呼即兵是阿跪
之工雷之州縣古劍曲謀江列明遂其土使以帥衆貫
在部員戰十枚岡鞘其炎之五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仕尚不三柚其炎之五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天書改田有推新陽梅艦能王希崇盛妃良其將效祭
子西戶人一枚偽行大步落出列義苑降鎖心五兵使
淤部果取位刺此鞣二職止及及王民蹕譯書荊虐

上貫昭明名氏文刻有千代黔郡初褻間經始賊宋
子草延延紹二文先余且朝史子慎步史於咋陳
仕武延延紹二文先余且朝史子慎步史於咋陳
仕薦百遷共曲共實於州給年禽軍不受從中南人觀
亦畯載零於州漢黃界堂至李希崇盛妃良其將效祭
有功以王第有於命曰改陸在將治使政入汝
子蘇有黎季待令有先命徵朝潛氏令於
庾枯成公哉子二事士觀為更名降鎖心五兵使
汪豹王不王無十千詩察少鼬憲兵鬱田上明

版權所有

楊億撰大中祥符勅建天貺殿碑

臣億聞玄天隲而無私上帝之臨下也高明而有赫倬昭回而成體其聽孔卑杏寂寞以希聲厥應如響故周書紀其輔德義易載其益謙百祿咸宜于以隆其永命庶徵時若于以降乎嘉生斯皆自我民而聰明表其道之貞觀者也至乃秉陽而健乘象於日星得一以清成章於雲漢東壁列位主圖書之祕文昭精河洛之文有爛矣耶覩太古鋪觀往諜三五之世德化醇茂故伏犧受龍圖以作八卦軒轅得龜篆以朝萬靈放勛獲玉泥青繩之文帝舜膺赤文綠錯之瑞夏商以降道用昭明炎王之字西伯之赤雀止戶武王之白魚入舟皆盛烈通於神祇茂勳格於穹厚繇是奇物譎詭以告休宣純禧而奮景炎形寶訓效而不然者又何以運契於中和之極長發乎至治之期雜霸已還寂寥而無紀合符之盛啓迪而必先若茲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

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之御天下十有二載也纂二聖之丕基孳八紘之鴻緒中道底定庶邦協和王燭陽明珠躔軌道頌聲載路風播流百工惟時五兵有試仁風衍於無外洪化馳而若神品物茂遂而由儀群黎徽纏之刑幾措絃誦之聲相聞人自謂於羲皇家悉爲於鄒魯行葦勿踐忠厚之性成天網彌踈寬大之德著淳源載復治具畢張皇上方端居穆清之中獨運陶甄之表執粹精而思道宅清明而在躬極深研幾淵默雷震揚熙絢景輝光日新固已濬哲之懿升聞既望而無朽當其夏景長至陰晷下弦斗城靚深庶富庶而知教徽纏之刑幾措虎闈寫篠建章萬戶管籥之有嚴衛尉八屯誰何而載肅銀漢左界玉繩西傾挈壺之漏屢移膝席之對云罷方將凝神於蠖濩寧體於清閒靜慮合符蠻俯及乙夜閒乎嚴扃煥發靈光勝若白晝乃有百官降於霄極臚語示乎休徵將求衣而起對忽乘颸而滅跡天子於是申以齋戒致其精明爰及獻歲發春之初祇受大中祥符品錫九寶宿設親拜於廣庭八神前驅奉引於

黃道寘之恭館臧於
於初元惠賚來於元
澤以尚齒推給復之
乾封之舊章將以陟
號以告成楊二聖之
道有司講儀龜策告
和會而靈心昭若玄
星之好雨群小多辟
或夏日之凝冰皇上復夢神
人諭以導導之意期
發懷音申儆執事有
以聞粤林鍾紀辰銅渾
惟茲巖巖之
荐發穰穰之瑞祥元夜燭成十煇
之姿卿霄朝躋結九
黃素於灌奔之上其
言周章震駭吸以白
福即共捧持以詣封
禪經度制置使臣欽若緘縢
載巖騎置來獻皇上周
至詔蹕出迎羽衛星
受于苑中玄圖秘文
族大雨濯杖需泥治
道之是斷霖服廢禮之爲
是日也佳氣鬱若紛郁垂文五絃之風載薰九光之霞成綺神人胥悅歡載歡來同矧乃綿蕞之儀溱
己草具翠荷之駕乃先啓行既備物以告蠲俾有
司而翊衛載以威輅入于應門天子方復弭鸞旗
而秘龍馭撫轡案而坐惟宮既而少自閶闔率先
群司綱之列庭是爲秘寶且復討論前載追求遺
策煇景下燭泰跡作
因轍跡而增崇建名稱
乃詔魯郡申飭倣司
搭匠董役以疋模斷
取象曾不日以克成置寒門之庭鎮阿閣神
房之麓雲封峴起迴對於軒檻泉流洌清載環於
階墀祗若天貺表以徽名既而慎擇靈辰揭之題
榜乃有玄鵠集于雕甍清唳久之隆翔而去斯又
九皐之仙質千歲之
兆者也及親封泥檢
丘會朝明堂肆覲東后
于六幽天子乃撫節
載揚摛燎降自陰道禪于方
届于茲瞻層構而改容臨清流而發歎金爐朱火
陽至德以升聞羽盖清塵彰徵行之不息旋軫欽

至天成地平言時討功企相王振且以為古之哲后歷紀瑞命方標於年曆之房朱鳥播於樂章或作繪以彰施或編經以論諸皆所以昭荅報降垂示方來爰紹下臣須茲微烈恭惟紫書秘牒若錫于王晨福應之大者也靈宮真宇列峙千坰野制作文盛者也非遑遑崔蔡之發篇清麗韓柳之論述宜鴻明著之易能敷陳景鑠述宣鴻明著之

有遐雄之博物通達辯曹王之氣質又昌金石之刻流乎億萬之祀如臣膚淺豈能演暢拜勤頌欲游楊雅窮於素蘊博約温潤寧企於前脩銘曰太始權輿邃古之初結繩而治斯文闕如三五生迭興受命合符河洛開奧乃出圖書岐周發祥鳳止高岡火流於屋魚入於舟靈瑞之符炤焰之休巨細之之之

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
帛幣萬繒慶翁然明之
於山論材於野采棟櫨
水渠堰積石數百石罅
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甃
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
中止藏事於五年之秋
九以屬甚繚以修廡文
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
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
以繩計者十萬有畸芟
輻輳無庶賠顯千禩祖
治遺其子曲阜令思誠
會選胄子入學擇思誠
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
林書其事於石臣復秉
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
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
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

撫繫於祀禮之隆殺其道而紊其紀蓋治古
之恒規正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
所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
會褒集大常禮樂於兵燼之
義洽九域混同文
聖朝
訓迪作成儒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
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
濟衆敷文來遠袞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
冕旒臨御之初
文之舉煥諸聖經之言若合
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先昭先業以致魯國吾民思
樂泮宮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
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
銘曰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
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
與天比隆聖人之祀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
武定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魯廷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
終緩遂臣萬方肅肅
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通
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

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洋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
如翬斯飛遵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
延洒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
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
萬斯
年

元明善撰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皇帝嗣寶曆御宸極拜大司徒柱柱爲中書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温兀答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大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武賜碑額曰元勳世德廟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達衙歐陽文公既成是舉也其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忠之勞亟命文公亟爲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烈乃纘人戰我師敗績七騎走利偎當執筆謹按丞相太祖皇帝起兵朔方刺爾氏五世祖皇考不移太祖從三十騎行澗谷間遇群盜突射忠武三發三殪除徽馬轡障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可罕忠太祖嚴兵襲我我得其諜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銳迎擊王可罕敗走死諸部以次服太祖即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戶二乃以忠武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荊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行迤南盡委經畧金主奔沐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魏東定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爲國守四十年間無後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救禁剽風降景附懷仁歸義奚來三川薨於聞喜遣命以來葳金胤爲恨子曰孛魯忠憲王曾祖也諱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州斬

甲首數萬禽大將塔海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一食東平鄆李全盜據益都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東安戊子三月薨於鴈山子七人塔思嗣國王忠憲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曰大丈夫受恩朝廷要須決機兩陣之間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先烈太宗皇帝攻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金師於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檀密移剌蒲丘朝行在所上顧之曰先帝肆天功建鴻業諸國悉臣妾獨爾東南鴟張一隅朕欲援捋鼓舞親繫孱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然奉天子威靈汛掃淮浙取彼山川歸我版籍臣敢不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躡卑濕之地上喜曰塔思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征拔宋棗陽侵郢隨光州畧安慶已亥三月薨第三子曰霸都魯忠憲王父也憲宗皇帝命佐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人師師與世祖會卿渚憲宗崩內難方訌世祖以武靖總師與世祖會卿遂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與論彩勢之地武靖曰帝者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均中都南俯吳越北接朔

漢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天統非都於燕故有此皆未幾薨於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弘吉烈氏昭憲順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國王女二人長適國威木蘇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自中統初年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今位百僚上太夫人入朝皇后一日上適叩及忠憲太夫人起奏曰妾子承自薦妾子以歿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蓋少回必求塊公論天下事未嘗目一輕淺謂然也以是上默四年友者平執我黨千餘人論之如法上問曰朕欲悉死此輩時年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此黨附當不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攻知有陛下且前定安反側上驚曰小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予人皆生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蔭爾宋竊號江南方安聖畧奮宰相獻笑三方宋屠生倫上政容有問曰熟思無以踰卿其勿辭

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太政奏召大儒許衡衡至詔議中書事衡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契久遂籌思累日不釋上特召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識聰敏推有定操稽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勉愚鄙有四年奏曰頤德如姚樞竇三二人可議中書省事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憲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一也衆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規襄樊計宣奏如制其大略曰聞今尚書臣遠詔徑行上曰阿合馬特朕信用敢爾自專軋尚書如前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饑盜賊若不顯戮無以威衆奏曰盜犯彊竊當罪重輕一切處死法何以立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王冊王寶上皇后弘吉烈氏以王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合馬與國害民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與奏擬非人乞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出鎮北圍遂留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召入勞之留語卧內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署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治期可立而待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吉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王速鐵木兒丞相伯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沮撓能者進能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拜中書條上世榮所爲掊克諸事詔皆罷之奏漕司諸官上曰平章右丞固取朕裁餼皆卿事顧欲一相頗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此覺聖意欲倚近習爲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柰何近習伺間抵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亭月付中書曰準勅施行臣謂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柰陛下察之上曰卿言甚是妄

奏者入上其名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田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雪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上掌環衛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久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兄闌禿之先塋忠憲王嶷然若山莫捫其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秋其粹如王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温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節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丞樞許左丞衡商參政嶷賓學士默尤傑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剗除苛偕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內寧一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嘉之曰安同爲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樞機以宗社眞安爲已任以兵物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政而皇豐爲已責一政失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閤延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亹亹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廬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以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堊而尊故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木介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有失聲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相也及薨後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諸省百貴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令爵封溢及父武靖王夫人妣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元都台嗣掌環衛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同從領太常寺事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武宗皇帝制贈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婦篤思人男孫一人即今丞相女孫一人適淮陽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襲家帶之子同僉樞密院事相嘉頌利長兼事華學凝然端大已兆偉度年十二事武宗嗣掌環衛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遷榮祿大夫大司徒大丈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祐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陛百揆自初仕介特不阿剛廉有制衆已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聖主下率辟德格同

燮憲一夠至心明嚴
座道卽天立共成聖
憲襲紫業之勳抱絕
聖代建極之盛天度
詢博采鴻儒敷其所
以成風俗淡焉以厚
得賢能專理期之致
喬杜輸顯憑傳其功
者有立於前或承於
謂社稷之臣也嗟乎
也誰歟議者不能不
塑軌與並立良相必
青天白日雲煙有時
乎清白可跋而睹也
夫紀竹帛銘鐘鼎必
恪尊夏播烈蠻夷未
靳不泰以畀猗維帝
一旅四傑起輔如龍
部大人崩角啓處儻
至於海域戮頑植原
百邑咨學乃越乃魏自燕南

兵齊魯歸明血戰晉分
鯨鯨耄倪不驚金人抳
建九杼有開興圖帝撫
矦相忠憲抒誠進良
西馳元老奏康更褒迭
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
也定而行也公而守也
巍然山立嘗淑罰慝風
職世皇之德際今丞相
有比何以熙載第思盡
安物阜海寓晏清布
維孫儀形在履之貞
帝光輝接日勳庸蓋世
窮年尚徵相賢尋河可
趾方邊景行其全不在
鳳雲與宣文鼇
負石炳燀山川

虞集撰曹南王世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陛
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兒以其
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

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魯大父撥
徹大父也挪干父阿剌竿嘗爲大將戰功多又多
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
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
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
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
封曹南王謚如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
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
挪干加贈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
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光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竿加贈翊誠
追封曹南王政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列母
脫端濶濶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
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
著文於碑臣受詔謹按撥徹家古扎剌兒台氏太
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
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
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
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衛
爲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衛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又
爲幡而赤幡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
非篤愼彊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
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太宗
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龍北陝西之役攻城
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而赤
幡也以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
子爲酱衛之長歲乙未濶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
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
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
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
蒙古漢軍馬統領之成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
矣於是取陝西拔河東踐河南滅乞卯揭光壽大
帥察罕殘蠶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
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師師至揚
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竿以諸翼蒙古軍馬都
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
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
不哥阿藍鵑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

阿剌竿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璮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竿摠其衆在濟南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竿以其師取鄂州浙江陵下至荊口所在郡縣降其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其軍慰撫其民明年濟江南帥

鎮沭省八月庚子召
兵大集士卒感激赴
迎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
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領行
仍兼山東河北蒙古漢軍都萬戶
中同知樞密院事仍
明幾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
印仍領其萬戶事甲
通州令也速迭兒帥
等之兵軍於北
已卯咨刺赤渾都
平縣桌白洋村帥師
又兵軍於昌平將東
之兵悉已敗衂摠兵者
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布
粟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墨石以爲固十月
己亥伴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郡府事
統領諸翼蒙古軍馬往
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
兵者也先帖木兒
等而西南諸郡以次
悃寧院奉勑散諸軍
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

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五
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十月癸
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秦鞬以備干城恪恭職
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丁
酉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
品刻銀印賜之已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慮遠諭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
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以其君臣之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展大位固曆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

孫師武用宣世祖赫赫一是萬國虎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乃執干戈乃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奏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謁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蹶兼弱攻昧我師戡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殤克繼仪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皇是輔肅肅南征絶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式圍不遺聲教乃訖於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遡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栅兒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乃會元戎於城之下變變孌孌婆解壘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予左帥士以濟臨涯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慭遺亟賚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令我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墨於郊推之爲塵聖皇賞功實王鷹焉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額額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於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列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歐陽玄撰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 中書右丞

相定住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宿佐一日具其實蹟請于翰林歐陽玄文其事于石以貽永久曰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制盛導昌平白浮之完澤實倡其端當時君相慮周等諸泉瀦爲七里瀦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宮墻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潞河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跨諸閘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乃擾運粮提舉司專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專治其事閘與橋初置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易木

以石次第而機之命閘戶學爲石工以至攻木鑿鐵煉垔皆習其技歲機一閘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閘皆石工後取其閘戶不擾而集近年有司擅以閘戶抑配各驛以給驛置至元延祐以來良法美意日就弛廢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郭士英若干戶餘州縣之侵軼者悉禁絶之故得水利不隳滯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遡漳西南涉瀛博之埜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爲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絶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守隄吏與閘戶晝夜分番邏視不贍則借兵士於棡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脩閘戶之復丞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乎玄聞其言乃攷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初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丞武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

宇文周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其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使者或置都尉掌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厚費以利天下爲都水臺監同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箅就司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洛入其征以克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蓋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而秋毫不征其資視都水有不可同年而語者且川澤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玄職在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位逮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多積功伐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揚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愼如一諳熟知國家典章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徼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爲系以詩曰國置水官象天玄冥都水有政治國

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朝方秉令太一並放八荒乃
據析津迺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其流東瀆白浮
遵彼西山即是天漢
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爲我潴給我
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
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捐利民治水水平
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正昔命閘
戶習艘習彌捷木膠堊咎程其藝循甲及乙諸閘
編槭蔵修閘衆藝畢來制水有閘通道有梁急
耗有則啓閉有常夫何閘戶俾役驛廐是求善書
遽掣之肘相君入告閘戶乃復每歲鳩功群匠來
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濟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
在國血脉在身百體輸津五官齊神相爲股肱水
利寔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維相君力砥柱龍門
俾彼衝潰國之樊垣有力斯定有量斯寬調雍
盜歲不溢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
是障世皇濬渠相日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濕洵
美相君海內稱賢周俾哲輔專美於前六府三事
治先乎水九叙惟歌太史作歌載以龜蛛

國朝胡翰孔氏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十二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卽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魏晉南北用兵弗遑脩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末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亟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于郡東北菱湖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兵冠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靳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占徽之洙入朝固讓特賜祐之歸守江南廟拓廟故書樓其制非宜益圮壞不治

已亥王師取衛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示衛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生民之命閟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宗于夫國以廟從焉亦禮也舍魯而南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寢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德之美翰不敏敢緣古義今歌頌不足使人想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衢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咸在天常宴受王祉烝載振而起革來孫子于公率履弁冕裳衣陟降庭

死忝稷鰥鰥鷹則有體亦有吉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格惟聖是嗣

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徐一夔撰齊王蠋碑

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屈之事作而言曰爲臣死忠野末常居齊之位食齊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爲齊死者當是時潛王已死孀嬛區區爲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爲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縊絕脰而死效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待而爲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太史公懂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之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而銘之銘曰荷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命也衆及頑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

返仁宅也固然獨烈聲聞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王鏊撰安平鎮治水功完碑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河實國家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穴張秋上下沙橋際天東昌臨清河不可治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流時訛言弗騰謂河不可治治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河不可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蒞之時夏且半決口奔猛戚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始於二流開月河長可三里是舳艫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河流入徐西爲黃河東流入淮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淮又浚賈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中孫家渡七十餘里陳頴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頴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落槽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築支戒丁勵眷牌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歸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混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濟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沒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新爲柬六十三萬劄百二十萬劄其後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興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詩曰翼翼皇都殿此上游灌輸東南艨艟來浮黃河奔溢勢如萬馬遂齧黃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大夏汝銳汝興協謀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屬迺相迺遷巡迺鑿既堤黃岡張秋乃築維

天與時維人效力神謀鬼趨隕林茁石普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厥有偉塗人歌矣吾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岷岷安平新廟孔庶四方攸同

于萬斯年

重修顏子廟碑

孟子而顏氏深且粹矣垂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並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絕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顏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蚤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晦果在於言之教之深且粹矣故曰發聖人之蘊又況不遷怒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為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為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即所謂陋巷者歟久圮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季五十代孫博士公鉞奏乞修治詔可之正德二季告成前為復聖後為杞國公殿又為顏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庶洙泗不繕治公鉞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上以命臣鏊延拜手稽首為之詞曰周衰道墜聖唯孔作有睿唯顏乃見其卓陋巷簞瓢以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於皇 孝皇齊嚮儒道真既崇闕里陋巷亦新宮牆禮樂邊豆斯陳顏雖云夭其存者長

頌類

漢 班固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七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紀符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翊翊六龍較五輅齊齊厥中爲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崔駰東巡頌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倫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宿於社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者耆載華抱實

迺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此神人之所應
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
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
問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
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裔胡者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

馬融東巡頌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
若時則運璿衡數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群神遂
發號群司申戒百工小笠稱吉著龜襲從南征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
馮相告祥清夷道而永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
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八匝變神祇並存
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棫樸增構烈火燔
燃暉光四煬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珪璋
戮羲犧牲絜純鬱舉宗彝明水玄樽空
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兔
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
遺歌
魯衛

曹植孔子廟頌 修復舊廟豐其蔀宇華華學徒
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碑祇來詰
休茂神睿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
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
崩阤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
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
超美千代
風馳雲邁

蘇頲撰封東嶽朝覲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
巨高皇帝受之臨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
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戊
帳殿齋於岳趾淵默以清繹思而煦將紀功布度
順斗承天精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開闢
高臨建亂萬隊張皇以翼翼以扶道國台二藩后四髦士密侍信臣高位扈封
毫刓朴陛不干五十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誓之
青曰朕獲守玉業恐不克駿命惟土帝儲休錫祚

生無疆之慶朕之
嚮露清終夕若掃
王制協時嚴高祖
珪璧序潔罍俎調
寶騏瑞兮物煜煜
和氣充塞日在於
下昭以抱戴見之
檢引紫熏大紫同
下達上後吾君之
至尊辛卯有事于
宗伯而作主奠獻
勛於祖禰石磬藏
載大旆合大樂三
群牧撰千官底邦
賦數庭實華蟲辨
周人隨人二王之
若執贄奉璋顯顯
誠帝命出皇恩溥
宥法罪除類頒湯
者與此山俱疇翳
壽申命宗伯咨爾
頌馬效古之烈石
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
遘種之謂德天若曰俞曰依于旧唐易姓者李王於中
華崇功者虞聖之澤德之浸也我唐祚之興昌符
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
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寧罔有不伴
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群后協詞曰臣聞先王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陛下得天
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三
才以爲政孝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合三
才貞萬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僦不放至于
刑清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
虐者君也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有物
有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教於後佘
往歲邠邑中否天討內難陛下提三尺之劒狄閒
隘絕勾陳趙北軍正北辰然後翼翼乾乾尊尊親
親立我蒸人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踊汾陽之
清塵唐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者振兵釋旅祈土祈
穀先事也我是以虔牽太原祭汾唯耀金中肅邊鄙
虜馬囏鬻而不敢南向鮮嚴京師蔑賓舅獻宗廟戎
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爰佐五畤姊

天以奉時爰崇九
允釐無何籍三春
盛六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
山則委曷月而秘
慶在曙也陛下姑
帝王凡八十九湮
甲子正六十盼
代奉紫增高保鴻
干運二宗紹篤
當聖船固不可辭
左輔右弼維經紳
頤之倫抱蘊懷書
力集賢內殿講議
禮敘之至也易不
哉禮樂之爲用故
變樂者理去商何
制曰可始嚴鹵簿
鸞轂之雍雍匪疾
駢闐總樽羨漫半
河遂並昆吾之壚
入干亥徑九一三
在莫不鏘鏘華皓
淪腾七萃啓禁關
迴九重以聽乎
散出成皐踰黎
倘佯乎大舜之
齊喬於岱推二旬
如蘼傾陽或奉
偃僂乎庫莊一以
僭章迺餘歸之
頡矧國鄉咎案洙
而頌嚴不隆以
者之屬車聖人之
瞻宗神曰天齊王
環十里禁人樵
遺甿賜之復帝曰
況天監之殊祥也
寶臣曰乾曜洎說
左右丞相繁汝忠
弘天封煥天章篆
後代羨其律敢
敦繼伯爽之且
之舞振木鐸揆萬
兮天滌崇登以
賚人所載士馬
答天與人合我
休光光我之慶
朝而禹萬國莫
仰神武之今日一以感乳封之
舉之慈且惠而與之躍沸渭頡
泗乘汶對而圖記可知指泮林
公之敖將孔子之後趨然希王
清蹕則久及信宿之應巖巖所
加一等於三事戶二十供王祀
報也大禋旅之數重褒成之祿福
夫艱難繁王業依各率人事
殊典也不自滿而虔翬于位陟
有初有終時乃風歆哉汝作朕
益以嘉猷裕衮之闕罔或怠遂
介丘而旋德場大饗乎群方程
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頲不
大史之階滯聆今奏同百獸
嶢戈尋山嵏禎符山新靈響山
衍兮長粹清太元册兮太乙精
舞四
我京

張說撰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丹受命
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
有君臣其道光昧其風
紛落溟泯沒沒無聞焉
位衣裳以等之平兵以
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
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
考列辟之通術疇若乎
此推之封禪之義有
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逸之號任
惇三者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
之逸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
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求許其如天何言
舊又者君莫道於陶穆卨
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斷自周秦之
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
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亨天祥之日淺
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
賚亹不推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

歸重以義舉國來觀以
也惠代殷之戰高祖創
泉蒸雲漏露甘醴滋芳氣
月之照臨溥有形而覆
景蟠無外而宅心百有八
年于茲矣皇帝懷內難
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
族敦敘百姓昭明萬邦
步曆革銅渾以正天基
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
祀定六律以和神基三
經之聖慕之神化之然
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
論於集賢之殿寵勇爵
庭毅乎龜豹之師岳鎮
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
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
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
歲祀圓丘日不奉朝感
文文合其則不違意者
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
矣爲可專讓而廢舊勛

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冉至于三帝乃棁之曰欽
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
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
而輯天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
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霆激燐燐
飛焰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
省謹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興典葺闕政攸祖之人
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
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高里之魂復見
乾封之事兆雲往舞日還神華雲羅鬱爛熠乎穹壤
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祇祓齋宮潞濯靜室凝神玄
覽將欵太乙議夫恭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
總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
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公七矣非夫尊位
盛時剛德曠代遼闊難幷之甚哉先時將錬夫大
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阯列坐有次崇牙樹
羽管磬虡鼓鍾鏞既陳二舞乃興軒縣宿設宮懸於
四門之外代國重臣奉璧傳代絶祀之於中庭玉
金彀觶黃屋夾道旅之於端路
[illegible]官百辟希冕奠贄

貊裔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旌頭耀
才織馬金鏤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而於清禁
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下路
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
老執事之人出天門結
日觀次汍瀾衍巉巖赤霄
丁接白雲在下庶寓
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
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
金泰伯羽舞撞黃鍾
將信公奉斗布度懸
乾像爰乎未朔上下傳
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
忠誠之上達若憑煙而
馭高神皇帝冕衮登壇奠獻俯僂
百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
翼翼尊嚮宗俯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
國風惟儁無黜幽削爵之誅工澤惟新有青災大
赦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
六下然後藏金匱於石室迴玉鸞於上都煌煌乎
貞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鄰者也于斯之時華
戎殊俗異音同歎日月所燭舟車所通靡不
舉百萬之師越期千里之外咸竚事之日叫天無

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俎先后非禮與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以事帝王之蒸嘗以事帝王之濯也故令倫革弊禮起百王之遺韻咀英實漱滂潤爍玄妙之至千載賤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精深不已之淑彝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幸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賈至撰宓子賤頌并序

論何先生道蔚其若入神德順乎天性被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陵遲王風衰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粢國無齊晉之強宓衰非生處此鄙邦從容理化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嘯

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親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血孤哀喪舉事問吊訓之以慄加之以孝借五美而恪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漏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達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殺膾在御不解而天下治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實初至始以文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鳴焉殘缺荅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嗚琴湯湯宓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淳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爲觝觸鱗皤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尼鄉裹俗斯阜謹感剖心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翱徊游泳孔門取容定衰決決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牧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荅篆將磷暮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

開親舟表貞
石頌聲惟新

李陽冰撰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

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頌之姑無其能就紀其繆議者爲庾公之政大矣公初告群吏曰昔孝宣憂元元以爲經國致理先乎令長乃擇郎官御史出宰縣邑我自任誠尅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拊髀命乃崇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宣慈務寬訓儉示德潤作時雨和爲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都督兼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職之地類能稱之曰方諸爽氣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出乎群英之表百城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宰宜矣公名貴字文明其先潁川人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爲王父曰元主爲尋陽令曾王父曰欽嗣爲兗州別駕王文學楷楛繼代龜麟接武大曆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政務之大咸願刻

公美中千元戎允昌蜂人以陽冰與公同衣備詳德行俾之作頌有愧能文辭已於修庾公宰守之良化洽百里風播一方邑老上請願言歌德元戎嘉之石金乃刻大曆五年九月三日建

孫逖撰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昔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決決大風千載不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禹于公古之良吏也東海祠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苟非其人爲不偶玄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爲政有異能矣初公以甲子歲秋八月蒞於是邦祗遹明命弘敷令典教之訓之養之育之綱之紀之雨酥純德飽話若水用克畏慕舟于大縣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於皇時邁雷轂萬乘雲旗千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瀕圖地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撰利而行慮善以動西白干陽臺於谷東晉于長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驛闢野爲兩領除道爲九達或總或結或

新或標燕或饗或館或糧或饕或積之粟粟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似先之以方客倣之以生聚
因支祿之寄贏雜官用之餘委通變令度豐省中
程編戶之民秋毫勿擾不傷於興繇是邑無征令鄉無徵法
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抑其野而安其
業人所謂勤而不德施而弗費雖小必濟不亦宜
乎抑又聞之居簡則易於德緩處煩則難於柔克
大抵皆是耳離不然公始白知供治于卒業不鞭
一卒不費一吏繩責勿用鐫譙無施禮以生其恭
悅以盡其力役不煩令事無後期雖子文治兵之
爽能比德曷足稱多治金興友
文劉曰政勸農使盡怡恰如奉公
理行第一議者以為當矣其三年秋大水河堧壞
決諸郡有聞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滋甚明公
以為執事竢二帝非奉公之法也使文翁營者非
盡忠之計也亦既成奏因而發卒擯告厥指卒額
於人荷鍤者強屬負
雲公俯臨決河自
不致鮮瘦不數旬蹤食以同其煮飢野次以同川
爆爍版築競勸鼓弗勝克筆而成匪亟而速以

次旬之役興首倡之利濟災革弊人到于今賴焉
古之所謂敏則有功豈虛言矣公之方在河上也
有執訊者傳詔命公為宣州刺史公悼其功之不
成眞惧人之體急未即宣布周之密之公撫巡如
初食厲不輟及堤役既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
出次啓篇見書莫不懼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
也嗚呼曷歸乎乃大笑既而幢棨就國千旗守途
野有輸耕巷無服馬男女以辨號泣相望或觴于
郊或踐于境扶服遮道沮澮駐車莫肯旋歸殆過
信宿夫既居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為有德君子
之遺風倚嗟裴公蓋有之矣公名躍卿宇涣之河
東聞喜人祖某皇朝亳州鄭縣令父守貞皇朝成
寧二州刺史贈晉州都督皆受祉必大
垂裕不朽彰徽簡冊布昭令聞其緒業不如此者公
之昆友故黃州刺史余等六人俱以儒行達天
下之人謂之六龍公之自出令弟出貳外郎章述
等十人俱以才名進天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旋如
有如此者公單訂有聲髫丱克類公侯表於龜筮
詩禮成于小孝八歲神童擢第則已殊於公路矣
玉毫之後尤遠於文長安中則天首命有司考試

詞集之士而第其詞高下公以甲科受祕書省正
字與其對也曆宗之在藩邸精選僚屬公爲典籤
兼堂文翰愛其才也其藝文有如此者頃之遷國
子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丞曹參公考功員外
郎除右司兵部二郎中自長安令臨此郡自宣城
守改授冀州公歸爲政不移於故迹延壽理人丞
登於高第入拜戶部侍郎今爲左庶子其閱閱有
如此者乃邁德由己全誠自衷出入孝弟周旋
禮樂幅利以儉禄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侷微
妙析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享茲具美
可謂大賛其施身也孰弘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敷
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大如
是欲辭福禄其可得乎方當彌綸帝績豈徒潤色
吏事而已盧縣父老某等懷公之惠不可彌亡
私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代以予國之史臣也學于
春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邁假詞不能
徵拙于我事詳實言多遺恨著前史之傳願守文
詩曰瞻彼濟矣湜湜其
沚有斐君子令聞不已帝省其方和鸞央央務穡
性既溢我民既恤成之不日有

始有卒黃髮番番飲公之
和天詩不多維以遂歌

宋王欽若撰社首壇頌并歌

十二載燔柴喬嶽成禮於勒封迴蹕方丘薦誠於
厚載人神交感祿社來宜爰命下臣式揚嘉頌粤
自聖明御極寰宇大和民知教而措刑俗致理而
優武熙熙庶品若臨於秋駕玄德上達乾文下垂
合替見於乙夜同日星之煥輝告以先期若寒暑
之不忒履端之月成緼之辰晝漏初傳朝職未耀
仰蒼龍之內闕覩黃素之奇文豈必玄龜負圖而
出洛何須赤雀銜書以及豐上中厲內增寅恭外
積克勤精意仰荅靈心感應冥符禎祥不絕雲成
五色表嘉瑞於太平景見雛方薦殊徵於萬壽由
是索前王之令躅秩祀典之無文思大饗於季秋
用昭告于上帝咨爾之詔將戒於有司徯予之謠
爰興於東土鄒魯之士海岱之民竭乃一心若律
呂之相召來於千里如符契之不愆述盛禮於元
封獻露章於魏闕以爲有唐之季天步艱難朱梁

已遥寓縣離析蒸黎塗炭兵甲日尋薦紳無仁義之訣缺鉞肆虔劉之患上天悔禍肇啓於昌期百姓與能勃興於明主大祖高皇帝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今上靈應統緑錯膺圖奉唐侯之固辭避陽城而罔獲克安九服成不陣之功祇事百靈受無疆之福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繼世至德在人文教以懷柔武威而震襲憲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稟粹二儀鍾靈五運紹成基於累盛荷景跡於先賢賑恤惸嫠詢讜直眷徵五典昭明百官禮無大而不揚情無小而不達道洽高而思彌下業愈盛而志愈微故得鳥獸可窺水火不奪萬民以治五教在寬天降之祥物安其所謂集玄黃之景祐攬步曜之上儀者也夫登岱宗禪梁父對越天地嚴配祖宗撰王以禮神刻石而紀號千八百后其道皆同七十六君其蹟可視矧夫盛德大業巍乎若斯天瑞人謀昭然如彼誠宜光域之心考時日於曆官詢制度於太宗伯肆覲群后懷柔百神蒼璧以祀天黝牘以祭地發維新之大號受不已之厖祓豈獨一方區區之誠實亦六合顒顒之望上於是臨法座而延見命謁者而喻旨嘉其將順之心示以惕厲之意以爲禎祥申錫但荷於洪休封禪告成難居於盛美故當徐議無復過談莫不瞻珠旒伏文石期於得請然後是鈞衡之元輔帷幄之碩儒三墓之具臣五營之列校郡國之上計庠序之橫經班白緇黃之儔椎髻文身之衆相與集閭闔趨鉤陳述庶民禦后之談敘歷代不刊之訓曰天高地不大禮生其中君令臣行百度尊其治罔踰道而無復罔失政而無道莫大於奉明神政莫隆於興茂典故遂古之義囊括於周詩六經著其讜言百王以爲盛則而下方册所標未有長發真源永乎休命歷數在已美利及人而不宣展采仙閭者也而泥巡狩之文毛舉於虞典登封

衰世思之而罔克治而不能非晉武隋文
其讓也正世祖玄宗其修也宜陛下高邁義農猶
視舜禹天鑒厥德赤伏之符既膺后來其蘇東人
之念方積觀民展義今也其時錯事增高辭之豈
獲雖輿情可却宸慮難迴其如三神之景命何一
聖之盛烈何優詔不許者四封章固請者五於是
荅玄穹之顧諟徇黙而從之益不獲已首之勤采俯
已乃頒明命戒有司曰自天之休既鍾于列聖累
洽之慶復屬於冲人若乃登名山朝萬國雖盛德
之事其何以當而率土之情復無以非蓋將申於
大報取云告厥成功咨爾有位之臣暨于藏後之
若犧牲玉帛禮於神則極其豐玉帛旂常奉於吾
則從其儉委樞近之佐以先罔密授其成謀聚文
儒之士以撰儀洞稽乎舊制其令也至當故下無
以干其工也不繁故
春誠感上通神心若
泓襲或有舊史失傳
得精義莫續群臣賡究其端序
共理凡所刊正二十餘部於是
又若祕牒有一信冊有六焉
將以貞厥代乎溫玉雖使有司固請俞詔勉從

在乎宸心惕然罔措果於內府訪得其真益往日
之所營僅暮月而乃就取之琢刻用於神祇克集
厥功靡愆於素足以見先聖有開迪吾君善繼之
孝也且夫天之臨也不貳天之監也至明聽之無
聲吉凶見乎象數而降命善惡基乎人盛德之興
巍巍乎其莫述鴻休之至紛紛乎其無窮當夫撰
曰有期鳩工在始地不愛寶吐素夜以流甘龍飛
在天騰卿雲而絢彩神祇煜耀挺秀而朝敷瑞氣
氤氳揚輝而晨曄晞日鷙獸匿蹟空山螯手毒蟲
潛形蟄戶在井之鮒絜百鍊以成鱗繞樹之禽凝
六忠而挺質沃日漲海既退其驚波航葦巨河復
導其故道九穗兩岐之秀四犢一角之奇或駢實
而共枝或先秋而告稔班虎衰文之繭靈雲共蒂
之瓜玄鶴群臻聽笙鏞而自若慈烏獨哺見斤錘
而有常瀼瀼流凝以如飴趯趯明視而呈素中天
之月露煥發之重輪曲沼之泉澄相鮮之麗色一
封使者告慶交馳六藝書生頌美載路益已無得
而踰也矧又甚於斯焉兩騎受職豈復重來未有眷佑彌昭殊休再降巍
然岱嶽密邇嵓泉頌緑字之文述蒼元之意於是

備時乘之駕迎寶命之符是月大雨霧霈雲葱鬱潤甫田而雖洽治馳道以方勤及乎瑞諜爰來乘輿將出則煩陰並散杲曜徐昇紫氣覆於離宮白雲映乎廣庭時億之福豈易測乎於萬之年必可保也瞻言南域舊產靈芽方志雖存郡人罕識乃夫詔書採頌耆老訪營求絶世之珍故蕃殖而久廢不貢之籍寘之青方窮窴以為憂遞生三眷之奇用資五天之籍寘吾囊記斯實同符開元舊文諒多愧色既而協良日薦庶誠寅奉靈文祗見祖廟謝會昌之純錫告配侑之崇名于時人集八方塵飛九陌齋明之夕涓雨以清皇衢裸鬯之辰肅雲以覆世室霏煙騰野瑞日流空肅肅金颸襲星罕而徐轉翩翩玉羽扈河圖而群嬉二后在天降鑒於至治百世觀德協慶於無垠猶自謂文雖蔑於闕典慮未盡於至誠乃復屈黃屋之崇高習泰壇之薦享恭畏之色罔異於奉祠闕疑之文並從於折衷官師聳勵神鑒益歆工承式七萃啓行八校止齊聞簫簫之鳴鑾遵路百時動見習習之祥風振鐸自聖謀至若念封禮之方陳矜嚴是務慮有司之弗給簡物為先乃捐廣車別名鑾駕虛大輅以安秘錄見奉天之誠之志連感牲接壤歡謹四望則衣袂成帷中塵則壺漿若市豈資諫諍已龍乎從畋何待討論動歸乎至贖董如感却誠王食以齋心草木不傷法浦車而育物若乃次舍所設菲薄倣安棟宇之基未嘗改作閑閎之勢周或增新唯玄幕以環周或下房而躬處頒祇之庭在邇接神之儲靈屬夜漏之未央視晨光之微見瑞踰沈璧祥協乃命庶官走群望專即后土別祀九宮禮瀕海之諸神饗射牛之列帝所謂聞皇猷於鼇宇昭上德於無垠年者也暨夫屆廣魯臨岱宗庶民奉迎罔不率舞柬后來覲靡有後期八表之民駿奔競至未名之寶櫛比咸臻壇遺以陳簠簋以具申誠於百靈有嚴而有翼越以孟冬必信而必誠昭感乎萬之月庚戌之朝望泰之高峰昧爽而陟此黃之大典次日而脩其或俯層崖履危蹬慮人之勞也乃降蕤禹及乎款雲封望禹徒御繼登罔逢乎驟雨羽衛成列俄息乎終風平視太虛下觀旭景靜將跲接動與天偕澄宸慮

以杳冥望志象而髣髴於是被玄衮搢大圭神六
變而來思色 獻而彌厲脩以宗祖禘乎天經丹
書載陳表儲休於上帝王牒不秘示無 於下民
而又饗彼群神于茲山下肇圜丘之式仲偏記之
心 罄慶度以合時望煙燎而交影衣冠在列笙磬
同音是夕也天門之巔士虞載涓甘醴忽湧無源
自澄日觀之上人莫能升明神斯臨有儀可象
又感召之彰灼祇休嘉之殊尤也望日禮皇祇禪
社首方澤之形太折廣樂之音八成象其色則黃
牲昭乎絜則玄酒嶽鎮海瀆靡不格思墳衍鄰瞰
罔不咸在眷乃坤元之德配乎柔克之尊立植群
倫包涵方夏廣大博厚所以養材流讌居貞於焉
載物伸茲大報在乎至虔爾若奠獻之儀祗率寫
昊之制勤恭勵翼盛典由是無違雜遝紛綸孫靈
以之薦祉清蹕將至倏振驚飆晃服纚升俄爲霽
景權 之影邊在雲霄登歌之聲散於坰野唯誠
明而是竭忘陟降之爲勞於是昭仁心從物性棼
所貢羽毛之衆莫不出於苑囿放之郊原次復
詔秩宗修五禮三帛二牲執贄以見右賢左戚辨
等而居既而布大令均渥恩禮高年脩隆典

咸稹容縞並蠲采詩察俗遠協於夏書納貢觀民
式遵於王制與廉舉孝崇德報功錄寡惸獨之流
罔不咸恤律度量衡之法由是得中復除之恩洽
於四極酺醵之惠際於九圍當其御郡樓宴鄉老
有在沼之介族附游童之衣裾色奪金英狀微榆
莢壽蓋踰於千載徙往實冠於四鄰昔者聞韶而鳳
來附石而獸舞言其善應豈復殊塗罷萊蕪之鐵
觀黃龜陰之瞻士論負相屬酋畚盡開至于邊想
古賢緬懷神道增文憲昭烈之稱謂仲仁聖炳靈
之封崇以爲列上清監官者真仙故加脩生廣
生之號育良材而利用者置嶧故脩鑒巖廣嶧之
祠惠洽於人雖小不捨新王女之像是也福流於
物雖大必營劍會真之宮是也徧且杜星苑降
獻幸闕里祀孔堂琬琰之列載揚芬德墨綬之
用益微名秩鈐潮庭增脩禮器出幣帛以遊
頒經史以聚學徒下自諸生咸階與進爵山
正聲荷其追封好賢之心周於百世尊儒之道
於萬方豈止序門人以陪祠蠲齊盼而給役也高
天寶以治平在運崇五廟之洪名大中以恢儀成
功加二宗之尊謚而皇上孝思不匱至德潛祐展

禮太宮歸尊偉號始以寶冊親授三公拜手而遣蕭祗之至也復以蕭鄉躬謝六宮涕洟而進追慕之積也足以薦乾極之感伸明發不寐之懷既而玉公協辭夷夏同志尊順美之前訓增可久之徽稱始因守而不從旋曲成而俯受懿夫法乾剛而覆下是謂儀天用玄默以居中故爲尊道叶吉而圖書開奧寶應依昭上封而河嶽效祥章感斯著典禮備舉簡冊載光軒曰徇齊彼何尚也湯云甚武茲豈遠而猶復紀錫符之辰建慶之節斯國清醮以荅於明威士庶縱游用樂乎神運生成則禁乎屠宰惻隱則達乎盛節廼矣皇王之休聲備矣臣學乎舊史遇乎昌辰敢商確於前脩詠揄揚於景鑠竊再拜而言曰在昔帝嚳其臣有五夏興於禹商始於禹宗周建邦本於后稷有唐命氏肇于庶堅而伯益既典朕虞亦佐禹績泰德不荒天祿之窮故我聖朝集茲大統宜乎比隆於三代垂裕以貽之甘實具慈儉之馨香聰然發榮可得而述昔列緒集於降婁三統在乎

第暨夫高歲果誕真人蓋奎爲魯分之星乃司文物東魯兖州之封實主生靈非遵履文明修行

生育法從臨於洙泗祀典脩於雲亭之應乎此蓋受命之殊貺也御辨之初維藩之域綠龜薦瑞元輔矢謨以爲至柔者毛至剛者介今則以至柔之物附至剛之姿天何言哉民胥效矣必將武事休

嗣統之不祥也夫感人心而致和平莫先於孝與王道而致雅頌無尚於仁昔者主器震方辭宮臣之常禮則成帝之在諒闇也妥元辰之歷行哭而朝通制則高宗之避馳道也宅憂倚廬終三年之陵則顯宗之伸永慕也覽後庭之籍動容而出嫣則文皇之召至和也罷尉侯之官成鍵臺之治此又輕之典則高帝之約法也升北辰魄寶之座創先蠶壽星之祭則孝文之重祀也脩前代之園寢訪功臣之子孫則武王下車之事也絕畜禺之藥矢致尚方之徽具則成湯祝網之心也再駕戎輅則同宣之治兵也三郊告七則虞舜之肆類也順制令閱車徒囚三時之開習五申之法神武之用也

臨便座幸上庠較藝以掄材談經以興學時文之化也逢閣羣飛正爾牙籤雲矗寶南風之聖作聚東壁之美也親視簉篥躬聽笙竽新中令以慕工師製升歌以詠詒訓述作之大也絶域之民留滯未返側然軫慮豐給而遣仁及於懷士也司貨之吏括剡爲能漁乎出令寬政爲先道濟於溥天也紀祥符之寶歷元狩之故事也新儀衛之庶制也明照於前古觀其失而不務德之盛也辭高於往代有其善而不伐讓之至也孝德著矣仁聲洽矣積是純懿發爲茂功則巨禮之行殊禎之應由天意也非人力也矧夫兩漢而來建都於雍五嶽之地皆在於東古今國家宅梁宋之域當穹壤之中禮得其宜事歸於正故可以紹九皇抑又嬴秦上登僅至中路大有所不佑也漢武祕祝不示群臣道有所未廣也光武欲其速成將竄封於玉檢力有所未豐也高宗建宗黷茲巨典接神以椒房禮有所不肅也玄宗建議在初輔臣殊志出爵伊始陳尸興言人有所失祐迓神麗遠邇協心上下交泰唯乂也若乃篤天人精唯一盡善盡美未若今日之備也又不以功成而自大滿定而遑敢以怠遑俯述世功用歸乎德美此實歷代之所未有上聖之所獨斷也下臣不佞恭獻頌云惟天寶命隆乎惟辟治民惟戴辟萬周同乎相武宗重規疊矩建大中乎奉符錯事登封降禪告成功乎報本反始爲民祈福示至公洪猷盛德高視古昔垂無窮乎

贊類

陸機孔子贊

有行言觀蒼昊清歌洗誠研書有遺

孔子廟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朗發懷周典言謨老靈鯤

中葉道映周季

漢方生孔子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

夏侯湛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朗象介石量

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 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左丘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戴達顏子贊 神道天絶理非語象不諧仰際盡一時照無二 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孫楚顏子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左九嬪孟母贊 鄒母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增興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魯敬姜贊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干行則高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音聲宣尼三嘆萬代遺馨 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清穹妥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虞柳宗元梁丘據贊

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丘之媚順心抑耳終不撓厥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穿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以諫聞正則忌讒賢叶後之簒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諫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圮鳴呼豈惟賢不逮古嗟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痒

箴類

楊雄青州箴

泛泛青州海岱是極塩鐵之地以時莫忘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松怪石辟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焉殆其衛諸侯雖服復尊京師小白以覇周室荒亂小白既沒周室陵遲嵗天王附命下士失其法度喪其

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箴海岱伊淮東海是渚豫州之土邑於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姓絶笛田氏攸都事本在蒭茅牧臣司徐敢告僕夫兗州箴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瑮草繇木條濼絲絡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亭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雊祖乙納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晨三仁既武果伐救牧野之擒豈復能眈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鯨久必畏天怒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歎欷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牐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古之哥縣令箴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寬則人慢猛則人殘用毫未至著禍既有胎德豈無自鏡不自照秖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輕小惡毋爲消流成池片言可貨生災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侮侮柔者耽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罔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毋爲惡行毋迷善名保此中道無有不戒過客箴士冀申同情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C今碑在聊城縣治內

銘類

周太廟金人銘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唐喜表微撰麟臺碑銘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鷹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

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荀或卑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賢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寖廣陀嵑蜄里吁嗟麟兮靡有攸底則麇出非其時麋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剥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之德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下之尊有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籍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己位不得以亂主宰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爲典憲擊五常之綱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彼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助故道不信於後代向使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彼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助故道不信於後代向使卑與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嘗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乎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宋石介撰孔道輔擊蛇笏銘天地至大有邪氣干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卯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而莫露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眞武像下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再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之人內外遠近周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廣民昭然昔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illegible]逐鱷魚文爲殷太尉擊[illegible]笏此笏今[illegible]公擊蛇笏公人去堯德聰少正卯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逆董偃折張禹劾梁冀與漢室義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惠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閽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乃消靈氣未竭斷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方爲朝廷正人笏訪爲公能破妖公之在朝諫諍不折正道未亡斷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蘇軾撰雪浪齋銘 并引

蜀孫位作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

者歸九原異哉駿石雪浪飜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六十酉紹聖元

黃潛撰濱國張文忠公祠堂碑銘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然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省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厘三閱月而薨於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十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一而室居其二而室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藏事饋奠惟謹以潛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猷豪彊讋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

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陋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斥時政之敝萬餘言力排姦幸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迁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闈右丞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慮有司急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以全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拘館之日奉元耆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憲誠若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益曰文忠鄉典之優異先帝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益曰文忠鄉典之優異先帝惻悼深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書兩特文枋克襄新進士衛剌來謁斁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令閽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謂著施於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澤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

立祠面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丞文學議論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為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為之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滑遂不敢辭而序其槩俾為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閥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石章船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木清且漣孰遄公歸而止於此使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貴然來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國朝李濂雪霽草堂銘

志曰山東出相豈孑信然哉閒閱載籍若丙魏之在漢房焉之在唐王文正蔡文忠張忠定吳文肅之在宋皆齊魯之產也濂叨從大夫後聞長者論國

朝人物其在山東則亟稱少保昌邑黃公福少師武城吳公中太子賓客東阿張公本行軍司馬郭城樊公敬豐功峻烈照耀琬琰於越盛哉河南按察副使雙巖樊先生當述其魯大父司馬府君當宦廟時鎮撫濟寧往來故里闢草堂而憩焉偶值雪霽因以名扁歲久堂圮比即故址而新之且屬濂曰昭先德志後人而為之銘無致期望之私行見雙巖之勗澤與諸公相後先而並垂為生嵩英邦家之楨簡注

文皇禁闥春坊納言廟廊出將擁兵鎮撫濟寧密邇郵城乃構草堂於壠之陽叢桂修篁紺峙冬晴雪霽景明駐節怡情緇野無塵萬戶同春臥雪何人戎服而過載詠載歌酣舞婆娑昔禹石君下車里門旗旐雲屯裴公在洪達綠野堂桑梓輝光司馬懿鞍鄉人聚觀故舊交歡竟日堂徘徊手植三槐式瞻方來憑

孫憲臣

豹冠麟帨襲芳播芬家學範模冰檗同特終始靡渝卑新斯賢貽謀允臧子孫永昌

議類

高郢撰魯議

周公攝七年致政而殁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設大常外祭郊社內祭宗廟與宮縣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蔽殺者不可瀆其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也魯君不臣則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辱也周公不臣天下而以禮樂王者豈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不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備乃言曰寡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嚚莫敢易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拙辯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司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天子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訾公廟歌雍徹孟孫亦設公之禮歌雍徹辯若此如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非禮之窮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錄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宗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之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之君皆欲祖宗其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六

典獨私於周公肴大勳于周王田附庸以
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
康所恃以爲尊也則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
公伯禽其忍受之以
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
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國朝宋濂撰孔子廟堂議

也之言禮者咸取法於
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
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
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
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
利成主人立于阼
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
阼階東西面此皆主
人之正位也卒奠祝盥于洗
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
尸內西面祝酌奠于
之在西也尸升筵
主人西面立于尸內拜妥尸
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
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
孔子帝升廟西
面再拜開元禮亦
皆西向是猶未失
古之意也今饗開元二十

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
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
主卿大夫士跡無
敢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
上西楹間設先師
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
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
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
合鬱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
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爇代之庸非簡乎古者
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
之火師監之共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
不若是則不嚴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
宗此之謂先師若
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
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文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
先聖先師釋奠必有
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
學者各自祭其先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
州乎找鳴呼學校者
禮之所自出循河瀆之宗瀛
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
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
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
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
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之無度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
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
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
太公望周公暨櫟泉子皆可與享於
先王天子公卿所宜世
學若孔子實無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
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祀於鬯
師太公不廑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
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
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
此周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王廷相上巡撫陳公治礦盜議 嘗觀民之爲盜有侵漁迫於外礙

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顏冉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
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
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實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
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
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
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
而不講顏冉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顓路曾點
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
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
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以釋菜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
亂世之音者也其可存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各
自爲義雖唐開元禮彷佛儀禮饋食篇
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酳主人

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爲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爲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歟而樂爲之哉良以上無美政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懾其放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爲治者不務乎安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激而群聚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乎勦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爲政之上策也哉適者竊礦之兇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爲寒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計以激其反側而興其擾攘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畧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致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夫郡縣之吏皆望觀於上司之意向而爲之也使一賊之起而功賞之頻加一策之得而顙色之遽及囚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使劍客衆四搜於山澤崔葦之間無虛日矣嗟乎盜賊橫行之日爲之殊可以立功而安定之後寬

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爲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故不得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僞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搜檢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真民斯安矣聞厲而捕者無爲盜之實妄攀而捕者無可據之贓挾讐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占今不易之大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之實以禍之矣況鷹鸇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船訊祇憑巧文不知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犴徙如海汪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蠲其渠首鮮宥黨與不直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蠲其渠首鮮宥黨與不直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事機根連蔓結窮極殘暴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舉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欵色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況靈於鷗者而无親觸其必死之機

緣爲奸而礦洞又不
心漸以自阻而捕治
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
治之吏可以不斥矣故曰次當
保寄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
拜龔遂治之遂曰民
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
持鉏耰者勿問於是
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
也今之議者曰民
易以爲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
竊以爲計之過者矣弓矢矛鋌之利民賴以衛家
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寇盜之警
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
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今之不善無過於此況民之
爲盜由其有不得
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
爲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無所不
爲矣鉏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
於長鎩利戟而後爲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
十賊礦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罠挾弩矢便
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爲禁者爲盜

有不駭而變者半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
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亦縱未有大於
礦徒者也聚之則
夕解散莫可蹤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
之則不期靖而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
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爲之故皆當
責實於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
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
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
簡爲之惟填巨石而已故
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擊
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此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
利而散故曰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
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爲仕歇之處斯蹤跡隱赦絆
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壞彼鳥散肆然爲之故次
當保察於近礦之家爲保保有長十保
奸有司乃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
覺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

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爲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使不能止哀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弩長銃之禁便於劫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如此嚴令禁之似所可大抵事勢之變懸于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方幸甚

謹議

論頁

展禽爰居論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賞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能單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寧而殛死禹能以德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冥而宗舜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而祀商人報焉高圍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煙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笑

魏 高貴鄉公顏子論

不踰敘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慇懃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梁 沈約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王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十二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憂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陸龜蒙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也如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靖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發欲深獸之形鬼者無出於象行必端深法其端深坎曰象耕耘者去蓁舉于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尚之績大成而後鷰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鳥耘之隨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

曰蘇爵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酗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洪邁有若辯 史記

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此非子之歷也予謂此兩事以是并退之乎孟子稱子夏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并退之乎孟子稱子夏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問於子夏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門哉有子之言似之

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者等此又可笑也

元維泌歷山辯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一曰首陽臨河與太華對峙

即謂歷楊雄所云二十五里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師西北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巷二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巷二所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巷二又是舜居帝之證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井通曾子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井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爲即陶丘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爲有嬀水而遷就之大河中乃帝

所宅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
之北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
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始寧吳縣工虞無錫亦皆有
而今泰地池陽澧陽始寧吳縣工虞無錫亦皆有
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
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
吉十里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
和志乃河東縣北四
山有四一河中二齊
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
曹濮聞有舜耕井
止四哉信都之歷山
埶云舜生姚墟應劭
澤縣東十三里歷山
西北六十有小山孤
池因稱姚墟劭謚緣
德東十里更有堯城
堯巡所至梁武於此
城有舜井有歷山上
兩帝南巡所至而周
一山多作因謂歷山
以具區爲比雷澤以

有大小雷山也王介
至是亦何豫耕漁之
是今之西城故有姚
本亦謂嬀墟舜所今
所都而上虞之損石
之泉經之東入海圖
縣又有濼水俗呼娥
上有帝堯祠下開大
陶墟亦有舜井其西
十五里指爲帝之所
遷者又水經注上虞
朱之所而雷澤亦非
尚書釋言謂在震澤
舜漁在此澤今在陽
切矣郡國志言邑西
陽岳之阮江故梁之
所都而述異記去湘
志爲二如之迹於道
舜之祠藍山更有舜
十五皆有娥皇女英

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父歌盡信邪

充濟辯子既證三江而兗濟截河之說今古未折夏書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絕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沇出王屋入河始鑿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賈莘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疎妄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益亦本孔與河並驅而絕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洎出滎口者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伏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疑後世夫水之所出亦自不同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生於河上源愚書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汶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鈆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瀝入地伏行達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生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以今洎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兗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道沇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爲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瀚水金鐵皆漏鄜延之黑溪玄廟悉唐制角畔怯窮手蓋亦謂之無哉

窮桑辯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

以爲鞠明蓋指
秋演孔圖云徵
產必於空桑而
名孔竇在魯南
空桑魯北孔子
魯南山穴之說
水以漙空桑則
古史攷等俱言
非魯也故地記
有伊尹村而所
者西海之濱也
居梁雖之域故
而遠荐章句西
稱而小顥者少
雲陽而少昊一
宮即武帝之太
亦自窮桑遷商
在魯北至繹例
者相傳言爾蓋
逆之而樂史之
所記乃在曲阜
此又因頑而妄之

也太昊在東少昊
在西極則魯曲
忘云少昊自窮桑
亦位非空桑也

宋濂撰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穀梁氏之說牙互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牙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曰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

與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謂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一日或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孔子之生寧既得閏命矣其卒之時亦有節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

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據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至戊戌歲上遡已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端也何言之若易耶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鑿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刻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啄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傳類

唐李商隱撰齊魯二生傳

程驤字蟠之其父少良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迫遠坑谷無廬徼虎處依大林木叢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邮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

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
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
年曰公子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
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
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
少良默嘿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
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
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鄙
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盡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
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
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
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
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
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
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
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
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郭帥
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
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
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鍵雜付

比近朋度貴耕了不勘請遺蓋高關成初相國彭
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劉义字义不知
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閒氷田湧善任氣重義大軀
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亂網烏雀亦或
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逃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
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性倜儻不能俛仰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
貴人窮屋破衣從騎滿門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氷柱雪二詩一
日召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义拜之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謀
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嵎
峯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
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
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楊維禎撰鮑孝子傳

孝子山東鄆平縣人名與字雄飛姓鮑氏其外太祖張公臨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布衣時讀書長白山中因以自號季父今鄉人呼長白先生門人顯者爲狀元張憙臣中丞張朴大參張誠李憲等凡數十人與父幼育外家及聞長白公遺風濡染其

流澤以奇童稱長掃除貴家子弟紈綺習勑身修
行以讀書問學爲務至正間隨父宦游浙上値兵
變潜難於淞輒詭名氏逐時以事轉貨毋王氏病
鬻資求名醫毋喪三年服闋復理轉化術慮其父缺
文人不幸共難三年一具擬描家物共載父隨寓爲
左右侍養之舟中樓舟一間家父名曙字起之浮游湖海因取先齋玄真子漁
柴號漁樵主者鐵史曰陶朱公端木氏皆用世之才不幸仕亂世有不能周身者輒退而積居與時
逐然未閱二子孝而克養其志於父者也史氏載貨殖具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斷鮑孝子之轉化
吾知其仁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於乎

揭徯斯撰鞠園先生傳

鞠園先生廬陵永豐人也其先萊蕪侯曾黙居魯南武城西漢末十六世孫據不仕新莽舉族過江家
吉陽居咸湏閒徙上查五季間散騎常侍輝遷睦陂永豐之曾同祖常侍先生常侍十二世孫也祖
季朝儒雅君子父充寧風流文雅倜儻好義交游

英達常從朱宣撫撫蜀以功授迪功郎鹽泉縣主簿兼尉子三人先生居幼諱志淳字亦程年未弱
冠簿尉捐舘事二兄供備左右一毫拂其意者天資頴悟淳熙自飭出入起居同其欣戚奉兄如奉父無有
物洽聞上浙孔孟之以仁義澤之以道德爲文章妙態屈艷班香本之以淵源遠紹韓歐之統緒姚情
操筆即書宮倡羽和金石鏘鳴大篇短章奔奏宮贈派布於世往往膾炙人口游學湖湘間商確古
今辨析走非論廢興決可否馳騁上下幾擷要妙出人意表四坐聽者津津然而喜所爲歌行序引
傳播遠近一時士夫欽慕先生之所至屢盈戶外湖南宣尉趙公辟奔調全之清湘縣儒官秩滿上之
充遂溪縣儒官秩滿上之行省遊武昌與提舉龍公仁夫交好再調全之清湘縣儒官麟洲龍公
贈詩云南樓試目挹秋光頴盖他鄉話故鄉吾道非耶將五嶺先生升矣向三湘江城斷酤離筵薄
文獻今相期努力繼前芳清湘之士樂聞先生之教全守邛律候禮爲寘師每事咨焉仇而歸政
調賓州學正以道遠未赴會其姪翰林學士德裕
翰林應奉兼申請于朝建武城書院中書下之江

西行省評章氏自推儒而賢者主領教事於是族黨僉議共舉先生爲書院上領教育同宗之子弟及鄉里之俊秀長而成就皆彬彬然爲時令器薦名奏官者亦有焉先生所居有山林之勝晚節優游宅傍多種菊學者號稱鞠園先生其子南式莊肅温粹尤篤孝敬業文有聲嘗授徒金陵學者稱爲翰畦先生其諸孫先聖林廟司樂秉燮嘗從予遊屢從秉燮見先生鞠華園舊藁十卷三後不獲仰而嘆曰先生之文得歐蘇之趣歌行有太白長吉之風冷然欲強起先生而先生老矣其孫用先拜寄之於豫章李公質才俊氣清佳子弟也仍至元庚辰先生以考終壽八十有二嗚呼先生之德之才之美未究其用大其有待乎論曰萊蕪侯之後尚書列侯太守將軍往往有之試於曾西漢之世光王莽寡位舉族過江始家廬陵子孫殷樹歷晉隋唐宋以來咸以儒顯衣冠蟬聯迹其忠恕之澤儒林之福祚非淺鮮也詔其奏后苗裔豈不然乎長孫斯言躬祭郊禰公墓創建書院上之中書頒賜列學官訪問旁近咸無曾姓蓋南遷之故也鞠園先生蘊廊廟公輔之器發冠冕風

玉之辭曾未施之於事惜哉然以斯文衣被後學侈矣莫之與京在其後云

王惲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摯胡伯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咥乎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抹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後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方之太山毳婦何壯毅哉

國朝宋濂撰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雒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薦擇爲寧海州史邑人祖明父林世爲州昌文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

庵廬其側藉苦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還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類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問師韓泰鞍瘠形容憔悴甚亨帥闔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遑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擢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竟也易之明夜遁悵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塩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與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兄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

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

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孝盡孝秦老不良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夜閉門曰爾不畏死邪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君崑嵛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次恣其所取而受其弃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出私財嫁之族甲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邪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綖皆好學紘今由國子士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

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邪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始將有昌者邪

程敏政撰慕青餘民傳

慕青餘民者姓樂氏名均用字國寶世爲山東益都人生而盎厚端愿不苟讀書務明理斥口耳之學元中統癸亥益都守臣强之仕力辭不受令徙嶺南橫州均用即日就道怡然抵橫卜居州東衣錦坊手自結竹以居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越數年橫州路達魯華赤廉其學行薦爲儒學提舉均用泣下再拜曰某無似不能爲更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以養殘喘足矣今辱以儒官舉豈其志哉事乃已因號慕青餘民蓋以益都古青州也皇慶壬子十一日卒于橫壽七十有九妻吳生良興生敬嚴敬嚴敬生士容士容生章　國朝天順丁丑舉進士歷官禮部主客郎中上距均用二百年矣當時父老漸盡無能言其事者而敬嚴之妻陳嘗畧聞於其姑梁則舉以告章曰汝謹識之章以予職史氏請補爲之傳論曰元中統壬戌李璮

以三齊歸宋元使史天澤復陷之以董文炳經畧山東三齊士民稍有材藝者無不樂爲之用而樂君獨以此時竄身嶺南其恥于北面事虜不言可知自號慕青餘民可悲矣而亦因是可以想其風節之孤峻較諸當時背宋竊富貴者雖得志一朝至其子孫或羞道之矣然則士豈可以夷狄患難而易其所守哉

雜著類

東野環撰東野氏世系

昔吾先祖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后稷生不窋不窋失其官守竄於戎狄不窋生鞠鞠生陶陶生公劉公劉克修先業徙遷於豳豳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太王太王徙都於岐太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文王作邑於豐文王生周公生伯禽伯禽襲封臣國伯禽生魯公生魯公生自養魚生宗世居東野因以爲姓宗傳至質計一十八世矣時當戰國遭楚

滅魯幸而天意不絕魯至秦末而還魯於是懼其綿遠失其真傳特命環考訂譜牒編為世系俾本宗支庶秩然不紊為後世子孫者豈可不知所重邪

唐牛僧孺撰齊諏阿大夫語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中之近不過為吾所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於外不必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程曼撰齊司寇對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司寇也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反詳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是忠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搥之及蠭蜚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微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蠭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尹將鼓耳搥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兵為蠭鼠於齊矣

李甘撰濟瀆問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曰河無竭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發船殺人得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

而潛積沙連堀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瀚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朔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洛伊沁之水以滋其多窮始歸海此皆適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默然

柳宗元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其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特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勳吳鄧寇歌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閤下挺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畧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閤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有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章心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非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猿懷仁自致詩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裔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孔温裕請修孔廟狀

本有王取則千古傳風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與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脩營徒瞻數仞之牆繞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衆童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昉蠻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恐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頒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黎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恩恒迫戰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溫

裕雖北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門以弘教牆新數仞蒭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認嘉獎餘宜依勑付所司牒至准勑故牒

劉禹錫爲裴相進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續晝躬自指撝徵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瞽情一覽遐想玄縱臣叨榮逾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吉成之日心必前知先食老臣將窮之年身恐不見疲羸知際感激殊深前件圖謹差集官某乙謹詣光順門奉進謹奏

李坑生徒擢塵判 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有塵落甑中官召生徒顏恭炊飯乃欲祭遺門令生徒顏恭友仲容借甘於失禮公云不知將祭煞有塵之飯恭友仲容借甘州科罪省斷雪 曲阜境帶龜蒙地鄰鳧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業宗詞林黃金滿籯白玷無瑕洋宮侑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起龍蹲之教壇花落杏設絳帳而橫經市葉抽槐據綉幃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之規龍見而雩大備嚴禋之禮顏恭躬奉齒齦門叨承俎豆之間竊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乃肅粢盛方執爨於吳樸忽飛塵於范甑師仍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合寘於嚴科無禮之刑將歸於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頗涉深文臺局寬刑寔尊平曲

蘇儉着服六年判 兗州人平辨受業於田才才亡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遺少女上策辨着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稱冤應察彈刺史以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還習文儒業擅籯金道光珍席夙漸升堂之教蚤傳如北海之前函丈振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辨雩川竜子閼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預受顏門之業庶

祈榮於青紫希變彩於朱藍日就月將罰水之恩
何極陵移谷徙頹山之痛已深舊宅凄清空聞絲
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嗟二物之長收顧百身而
奚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裏一對松楸六遷檀柘曩
時儒肆喜遇祥鱣今日凶廬悲逢书鶴論情雖魯
於寧戚據理未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導
俗沉憂六載亦可驚以銜寃伏奏雅叶於雞鳴大
使以紓隱彈豪正詣於準擊即宜録奏伏聽宸裏
之令軌孔丘要道逐湯震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
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玄而東去田才地鄰魯俗
富詩書水接沂川家傳禮樂白珪無玷孤標席帝
上之珍黃金可輕獨貴籥中之寶平辨服膺道術
企足風猷訪顏子於奄中得田生於稷下業抽棬
盧於蓬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遷移葭灰屢變墳
市鼓筒而踐緇惟絳帳一登閭閻幾積寒暄知十
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負杖人歌梁木由其遽壞
荒階積雪徒窺東郭之蹤逝水驚波無復西河之
氣師貧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卉木葺苫
廬於墓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遷移葭灰屢變墳

同前

不學牆面先哲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軌孔丘要道逐湯震之業既弘在三之敬尤重專壑之躅負杖人歌梁木由其遽壞荒階積雪徒窺東郭之蹤逝水驚波無復西河之氣師貧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卉木葺苫

拍細草撫書帶而增悲牖挂殘絲撫琴絃而永慕
刺史襄惟魯國剖符雩壇憑熊軾以宣風樹隼旗
而振化以為非禮將作異端不樹小堂之陰翻行
叢棘之酷昔門人子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
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解於禮稍乖三載錮身在
情何忍但以事符公治執系行獄而多年命彼縗紫
仰鳳闕而長叫應使郵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女
載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既發覺一面何所逃刑宜降末蟲用首丹筆

陳子良撰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

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鄱陽王之曾孫也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派清瀾於天漢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昂宿挺質珪璋孝友温恭仁慈亮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旼思羣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靚羔鷹俯拾朱紫至如南山爲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恥與灌絳等列泊有陳失馭西遷干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在棠棣之詠專

等姜脏君子義之高其
紳乃拜吏部員外郎東宮學士冀州司法參軍禮
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莅政能官
咸厥庶績所在遺愛置之成範至如纓紱之士草
萊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霑賢智方之茂如也適應入踐
曩號楷模王商昔稱駑驥我明哲春秋五十有
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良人以天寶九載
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舍嗚
咽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既同羣族
彌篤綢繆非無陸機之書尚有鍾儀之操誰謂吉
吉奄遂隙駒嗟乎盛年何晚促之如此也嗚呼哀
哉昔之絕絃輟歎聞笛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
慟是知身殘名存寔由著述況復故人景行何能
泯之敢以聞見乃作誄曰嗚呼哀哉粵若高祖大
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赤眉作梗黃屋云亡
有嬀之後應運遐昌君之顯考恥為委質在行既
高居賓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儀形信典聲名
本實機神電舉雅調風生懷同照乘有類連城學
逾班固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猷有陳幸逢隋德
預沐堯民青蓋西度紫氣東淪係仕去楚悽悽入

秦梁亭之郊忽傾風檣結廬狎鳥穿池憑霧兄弟
十人義聲咸布爰降綸綍特預銓衡龍樓振鷺司
寇馳名俄居郎署昇朝擅美含香趨奏事禮承祀
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既臨鄭城是回視民如
傷事心惟戰周震羊甘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己
非難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欵頗蒙提誨銘
之在心沒齒唯佩勢入關關隴連翩冀代余任主簿
眉山之川亟會琴臺兼無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題
第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積善永保元吉不言
別後忽聞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
訃驚惶聞喪慟泣前非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
素車安及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
兮難窮黃泉寂兮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
生蠹嗟古人兮神交念往哲兮虛通淚有竭兮心
尚感聲有止而哀無窮草哀哉凝秋露白楊慘
兮生悲風痛魂遊兮安在徒醲酒兮招空哀哉

宋王欽若修孔廟狀

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
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
京東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
尚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
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
修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官

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何貴泰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洋宮遺烈教父靈祠頗闕修崇久成廢祭仍令講誦之地或爲置對之司混播捷於絃歌劇桎梏於邊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止所貴斯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轉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

蘇軾登州召還議奏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某日

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仍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駐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守禦及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外駐至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以軍政不肅聲畫奏乞澄海水軍努手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故未有警議者見其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濰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登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聖旨指揮令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滅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緣元初創置本爲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路戍心而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明降指揮令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顏真卿守江原記

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歷試人材亦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至中世

重內輕外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不如寺監撩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爲鑒戒

孔宗翰請增林戶狀

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所伐州縣既不留意諸林戶又以減省逃亡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鄉魯聖師之地衰敝如此臣昔在慶曆中通判兗州日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興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詔宗遂詔如舊

元羅泌魯郊禘地諸侯祭社稷魯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而成之禮告神考說者於經不

其義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爲所主非常之禮非常之功者以爲扇之而聖人之意益以紛大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爲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闕哉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爲可抑晉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駤而魯之牛白牲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爲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爲禘文王曰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以爲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爲得正無譏書用禘爲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百天道矣何譏春秋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駤義駤義非白牲矣駤牷赤舂公羊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牲周明堂位之說有交龍交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矣豈祭周公以白牲而魯公反駤牷乎日月之常旂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考

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弢盖張旗以弧韜弧韜而魯
以龍旂承祀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
而實常魯之爲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魯果
可信乎立五門設六宮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
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爲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
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
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
上辛有事上帝先生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
改則魯郊不過三月則以
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
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
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
公斷可識也魯用王
郊天而記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
者禮樂亡既言矣今得而
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大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
尊其祖而以夏言有
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爲祈農事一何鄙耶雖然定烹以來郊皆正月

其說

虞集題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
受國子助教入京師
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
爲津吏訶止食於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
舟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帝亓之亓更他席坐察來
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亓因問張令
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亓直民寧不願待願
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
吏而又徵我曹令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
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
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
推擇嘗賣所有者主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
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
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
壯無狠鬬即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
問即攝牘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
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即
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鉤

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己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今去稍稍復來矣既而予慈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暍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促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悉自致所賦詰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趣不已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亭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晞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已入作張君去思碑因録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今爲右司郎官

國朝楊榮題崇恩堂卷後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贊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諡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禄可謂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

朝崇尚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禄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有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兼致縉禮多儀具者烈今彥縉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

皇帝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兼致縉禮多儀具者烈今彥縉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宣

宗

章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兼致縉禮多儀具者烈今彥縉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英

宗

睿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兼致縉禮多儀具者烈今彥縉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今

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兼致縉禮多儀具者烈今彥縉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皇

上

嗣

登大寶之初

宋濂撰王宗器其先太原人

命學問精密洪武
三年既上南宮未試
成稱吉擢史館編修
肄業詔翰林老臣
東駕時臨策勵之
祿寺給饔餼酒饌
而珽等待詔於左
予矢藪焉之頒
察河南道肅
嘗諸生皆
重如此
遺逸之盛於
之必七不負於
之器貴重實
名言稱其貴
歎奉明禋
見以言語
純亮發
命名字之義於辭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宗顯
益殫上說謂近臣曰文華
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
近又使
上
命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
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
成稱吉擢史館編修賜以寇服選入禁中文華堂
肄業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進者凡十有十人
東駕時臨策勵之曰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曰命光
祿寺給饔餼酒饌每當食青宮饔親王送爲之主
而珽等待詔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
予矢藪焉之頒不一而足近又使
上說謂近臣曰文華
察河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皆朕
嘗諸生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朔望之
見以言語稱汝器
純亮發
命名字之義於辭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宗顯
之必七不負於所學矣辭曰宗顯
之器貴重實殊夏
名言稱其貴斯何
歎奉明禋

李傑弔手植檜辭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慌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撅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頊燬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爲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赫庸日月兮凌曛風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脈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治靈雨之既霑兮萌蘖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朽

楊守阯撰許東魯哀辭 繫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爲許靈宗以國爲氏兮世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清揚好脩嫮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騖於義路兮夕翱翔乎書圃扈江籬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茎杜擢秋桂於蘅皐兮懷窈窕之耿介兮頓春華於琦林既離疏而釋羣朝趨蹌于玉堂兮夕余退乎金馬扶雲漢而分天章兮光陸離其上下紬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既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之欽恤生豐飢於枯骸兮燭幽室之白日遷奉常于容臺兮典有虞之三禮惟夙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矩特國步之屯邅兮臭穢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鑾兮恐膚情之巨測衆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頴脫而出兮淵兮吾與義和而爲御既弭節於中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帝心之簡在兮啓黃閣而召余陟宗祭贊乎樞機許身自比於稷契作而兼內相兮俾余折衷言於衆口返曜靈於虞淵

兮欲致君如唐虞
謨念重華之濬明
兮固衆芳之齊茂吾滋蘭使充
庭兮又樹蕙之百
畹兮衆人之伶
俜而恣睢兮偭規矩而顧僻既植檄以充幃兮
艾而爲戶不先時而棄穢兮恐其遺臭於終古歷
茲情以陳詞兮
兮惟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
兮孰若節其寵而全其生解兵權於
悁藴之能興譬余言之難入兮孰能信而爲余聽
衆嫉妒而誣諛兮
兮旹余身之不寧朝發軔於燕臺
兮夕余駕乎南畿羌中道以改轅兮指西陝以爲
期旌摇摇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廬吾固知暗
默以爲容兮恥不能爲也將患得而患失兮乃
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合
卒盡言以流亡兮嘗被君之渥洽荷余情其亮直
兮雖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
藏吾結幽蘭以爲室兮植杜衡以
入戶兮雲霏霏承宇朝悆悆長松之清陰兮夕
秋菊之落葉怡
黨人之既敗兮諒曲突之初言俄
君命之嘗至

兮汲初服之縮紛耿余心之既白兮雖九死其無
尤矧濯恵之頻仍兮將圖報之何鄰白日忽其西
墜兮雲黯漠而曛黃悲風吹肭以鳴條兮羌哲人
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兮遺巫陽而招之窮下上
而求索兮魂迷迭而不歸薜荔芬以致奠兮酌桂
酒兮揜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辭曰
已矣哉生何爲兮吾將問乎大
鈞典刑既不可得而見兮聊紓哀於斯文

王鏊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
麟而作因以爲終也尋以爲不然孟
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
世衰道微邪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
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而麟不至
春秋將不作邪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
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
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
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
瑞獨春秋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
終邪且既爲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

曰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曰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至而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兹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莫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八

山東通志

災祥

雜志

亥

災祥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也山東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驗之災祥者代不乏書可弗志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人事之脩天變之應有不可誣焉圖政者觀此或有得云

濟南府

漢高帝三年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在危三度危齊分也

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木二星合于危

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天漢二年泰山琅邪賊徐勃剽掠郡縣遣繡衣使者暴勝之等追捕斬之

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是年偃柳復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毕弘以爲石陛類下民象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坐妖言伏誅後宣帝起於民閭

宣帝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

元帝初元四年濟南東平陵王伯之祖墓門七柱卒生枝葉上出屋按伯莽之徂于皇后之父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成帝河平元年春泰山桑谷有鼠焚其巢郡人孫寶等聞山中有三鼠數百集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京房易傳曰人主暴雲鳥焚其巢後趙飛燕姊妹專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殺其母

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食在危八度○五年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耿弇擊富平賊徐少獲索賊師古于平原大破降之

未幸泰山黃鵠三十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翔翔升降

安帝永初四年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元初三

年春正月丁丑東平陵樹連理三月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蒂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廢大子立濟北王○延光三年二月戊子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帝大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悅之異也○三年五色大鳥集濟南臺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毛九月辛亥濟南歷城黃龍見

順帝永建四年十一月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殺郡桓帝永興二年十一月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殺郡縣長吏永壽三年七月復寇青兗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延熹三年九月泰山琅琊賊勞丙寇掠郡縣御史持節督州郡討之十二月泰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縣尤來山判解尤來山即徂徠山○八年渤海妖賊蓋延作亂未幾伏誅○九年四月平原河水清

獻帝初平二年十一月黃巾賊張角寇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復寇渤海公孫瓚追擊大破之

三國

帝禪炎興元年十一月司馬小君聚衆反於平陵齊州刺史討擒之

明

明帝景初元年正月山在縣黃龍見

晉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按京房易傳曰白上下者爲崩泰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人君虜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咸寧三年八月平原泰山郡隕霜害稼五年二月白麟見平原高縣高縣即今德平○大康二年二月隕霜于濟南傷麥五月濟南雨雹傷禾稼六月泰山大水按泰山水木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勃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三年閏八月己丑白龍二見濟南歷城○四年十一月白兎見富平富平即今樂陵五年七月平原雨雹米霜傷稼

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樂陵國○永康二年

四月彗見齊分古計拱也齊有兵戈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明年復敗

成帝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濟南平陵城北石虎自移於城東按晉史後趙石虎時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移在東南蓋石溝上有狼狐千餘隨之跡皆成路虎大悅以爲已應又有石燃于泰山入日而滅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濟南朝陽王道護白兎青州刺史段宏以獻按宋書云白兎王○者敬者老則見

二十七年六月白雀見濟南郡薛榮以獻○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司馬順則據梁鄒城號齊王八月討斬之

孝武帝孝建三年閏二月白兎見平原○大明元

年五月白雀二見渤海○五年五月白雀二見濟
南劉道隆以獻十月白雀見泰山○六年八月辛
未嘉禾生樂陵刺史劉道隆以聞
順帝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齊和帝中興八年四月長山縣獲異龜按長山王
目一頭喉下有蕐惠獲龜六
徹字所有封兆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二月濟陽野蠶成繭
魏太武帝神䴥元年二月白雁見于樂陵因以改
元○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孝文帝承明元年八月齊州獻嘉禾○太和六年
八月平原大水溢害稼十四年五月司馬御惠自
稱聖王謀破平原郡被獲伏誅
宣武帝景明元年五月齊州山茌縣太陰山崩有
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九月齊州民柳世明聚
衆寇齊兗二州討平之○二年三月齊州隕霜殺
桑七月齊州獻二木八月甘露降于新城縣○四
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木連華○正始二年三
月齊州大雹雨雪四月齊州隕霜六月齊州獻嘉
禾○三年三月齊州獻白雉○延昌二年五月齊
州獻白鹿九月甘露降齊州○三年八月辛巳秦

山崩湧水十七處
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齊州蚜生○正光元年
齊州濟南郡靈壽山木連理○孝昌元年魏郡人
房伯和聚衆反會赦散去三月齊州清河人崔畜
殺太守董遵廣川人傅堆執太守劉莽皆反青州
刺史王鑒討平之○二年十一月平原人劉樹劉
蒼生聚衆反州軍大破之樹奔于梁
孝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齊州人趙洛州據西城
反應爾朱兆刺史王蕭賛棄城走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武定六年四月泰山郡甘露降
北齊宣帝天保九年夏四月龍見齊州後堂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是時大興土木窮侈極
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
賛衣玉食逆中氣之咎○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致像于神祠未至
火按帝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象神祠之所未至
數里野火燬起燒像盡滅時帝信讒猜忌滕王
瓚失志而死功臣多被誅滅後此太子勇廢被戮○十九年十二月星隕于
渤海渤海今濱州
煬帝大業六年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摽掠
齊濟之郊十二年王世充擊破之○九年正月平

原李德逸濟北辟進各聚衆數萬劫掠山東郡縣
十月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
擊斬之十月渤海賊格謙孫宣雅等僭王擁衆十
餘萬山東苦之○十二年山東劇盜魏刀兒自號
歷山飛劫掠燕趙武賁郎將王辯擊破之

唐高宗永徽元年秋齊州大水六年十月齊州黃
河溢○上元二年八月齊州大水○永隆元年九
月濟南大水溺死者甚衆
武后長壽二年五月棣州河溢壞民居二千餘家
玄宗開元十年六月河決棣州○十三年十一月
戊子雄雉馴飛泰山齋宮內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二十五年五月淄州棣州河清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丙申富平大風拔木千餘株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午有彗星在危長尺餘西指南斗
宣宗大中八年正月丙戌朔日食在危八度○四年秋淄州德州大水○五年夏齊德淄州蝗蟓害稼
僖宗廣明元年無棣洪覇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其將王敬武擊破之

宋 太祖建隆元年齊州大旱生蝗大饑十月棣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三年春二月戊午朔厭次縣隕霜殺桑四年八月齊州河決○五年德州民趙嗣妻一產三男○乾德元年齊州饑○二年七月泰山大水○三年八月淄州河溢壞鄒平縣民田○開寶二年淄齊二州大水○六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墮于北城門樓有物抱東柱龍形金色足三尺許其氣甚腥旦視之壁上有煙痕爪跡三十六○七年春齊州野蠶成繭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八月淄州大水孝婦河溢端拱元年齊州徐美妻一產三男○淳化元年七月淄州棣州蝗○二年七月歷城長清蝗

合于危○至道二年十一月壬辰填星與熒惑真宗咸平三年七月棣州嘉禾合穗○景德四年九月德州獻嘉禾○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王欽若判兗州上言泰山醴泉出按乾封縣有民王用田中有童兒掊土得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有湧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復有湧泉二十五眼一眼出層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甚甘制置使王欽若貯水以獻六月詔建亭賜額靈液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王母池變十本夫欽若欲成封禪其詐誕類如此封○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變

紅紫色○二年七月淄州大水○五年河決棣州
聊家口十月濱州河溢于定鎮
仁宗景祐元年淄州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德州降紅雪雪盡雨血○五年六月流星過
虛危星有尾跡明燭地是後英宗以濟州防禦使入承大統○至和
二年十二月六塔河決齊棣淄濱諸州民多溺死
○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五百一
穗
神宗熙寧九年七月渤海禾異壠同頴○元豐元
年章丘河溢壞官民廬舍○六年五月歷城縣禾

二本合穗
哲宗紹聖三年九月戊戌日犯歲○三年齊州禾
異畝同頴合秀九穗
徽宗宣和元年二月淄州獲黑兎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壬午夜白氣見西南方出
危入昴
金世宗大定二年六月濱棣二州大熟
章宗明昌二年秋山東東路旱大饑
衛紹王大安二年四月山東東路大旱○六月淫
雨大饑斗米至千餘錢

宣宗興定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
元世宗中統三年夏五月濱棣二州旱九月濟南
郡大饑○四年八月濱棣二州蝗○至元元年濟
南郡大水○六年正月丙寅濟南鄒平縣進芝
本○九年九月泰安州澄雨河水溢圮田廬害稼
○十五年夏四月濟南無棣獲白雉以獻○二十
二年秋濟南路大水○二十五年夏四月蒲臺縣
饑○二十六年五月丁丑濟南棣州隕霜殺菽○
二十七年五月棣州厭次濟陽大風雨雹害稼○
二十九年二月壬辰山東廉訪司言棣州境內大
旱六月濟南般陽蝗○三十一年七月棣州陽信
縣雨雹大風拔木發屋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安州奉符等縣大水戊申
濟南路歷城縣大清河溢○大德五年六月般陽
濟南大水十月濟南濱棣泰安等州霖雨害稼○
十年冬十二月山東饑遣尚書武鼎賑之
武宗至大元年濟南般陽泰安大饑四月般陽新
城濟南泰安厭次大風雨雹九月泰安大水○二
年四月泰安德州濟南般陽蝗七月德州霖雨害
稼般陽大水

仁宗皇慶元年濱棣德三州蒲臺陽信二縣旱○
延祐元年三月般陽泰安州霜雪三日○七年四
月乙巳濟南蒙古軍饑六月德棣二州大水
英宗至治元年春般陽饑○三年五月濟南無麥
厭次齊東霖雨害稼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濟南般陽蝗德州淫雨八
月濟南霑化利津霖雨害稼○二年六月德州
城章丘淄川蝗○三年夏四月濟南路饑免郡
租稅
文宗天曆元年泰安州大水○至順元年泰安

命有司賑之
順帝至正二年五月濟南山崩水湧六月癸丑夜
濟南大水○六年春二月濟南歷城德州泰安奉
符長清般陽大饑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七年三
月山東地震有聲如雷○十年正月棣州隕石一
空中有聲其聲自西而來距州二十里隕于地化
爲石其色黑微有金石星散布其上有劃以進遂
藏之司天監○十九年濟南鄒平二縣蝻生○二
十一年八月壬午棣州夜半有赤氣亘天○二十
三年濟南大旱六月庚戌星隕于濟南龍山入地

五尺〇二十六年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
居民漂溺殆盡
國朝 洪武六年秋八月河水暴漲自齊河潰商河武
定境南巨浪七十餘里
末樂 年蒲臺妖婦唐賽兒率宣鴻等攻安丘繇
安指揮衛青破之斬首二千餘級〇十五年武定
城西南隅井中龍見
景泰元年濟南德平饑〇七年青城德平大水民多
避居鄒平山甕當時有詩云甕底
惟聞蛙蛟吹庭前常見鯉梭杭
天順元年濟南德平大水饑人相食〇八年青城
縣甘露降于學宮
成化六年陽信縣隕石一〇七年武定龍戰于野
晝晦〇十年濟南長山鄒平臨邑等縣
大饑〇九年三月四日濟南長山鄒平臨邑等縣稔斗米七錢〇十三年魚臺
大水壞民居〇十六年九月鄒平地震〇二十三
年三月德平地震〇二十一年一月三月泰山屢
震遣官祭之
弘治五年濟南大饑河決黃龍岡〇七年濟南大
稔〇八年德平城濠水忽溢于野〇十七年武定
州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九月

正德元年鄒平王府產芝二本○二年秋八月德平大雨雹○六年流賊劉六等攻掠山東郡縣都督劉暉等捕斬之○七年武定大蝗蔽空六月濟南州縣民言黑眚見至冬乃息時老幼皆擊銅器以自衛通宵不寐○十年冬十月德平縣李梅實○十一年秋七月德平不雨○十二年六月德平霖雨害稼○十四年武定大疫○十三年章丘大水

嘉靖二年九月武定大雨雹○三年三月武定大風起沙害麰麥○五年秋七月武定蝗大水害稼○七年夏新城無雲雷震○八年濟南郡縣蝗秋蝻生○十年濟南復蝗

兗州府

周魯隱公五年九月螟○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雹庚辰大雨雪胡安國曰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纔萌矣○三年冬有年程子曰書有○者善異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三年冬十有二月無冰穀梁曰時燠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伐魯魯君臣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

終其天年者也劉向以爲御廩粢盛之所藏時夫人挾逆不可以奉宗廟之戒

莊公六年秋隕○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安國曰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淩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十有七年冬多麋○十有八年秋有戝山陰陸佃曰戝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二十有八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二十有九年秋有蜚有八年冬大無麥○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僖公二年冬十月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出荀息牽馬操璧而還○五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宮災○二十有一年夏大旱○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記異也言可殺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太世室屋壞金澉木木動也先是冬僖公夢緩於作主六月又吉

神於太廟而致備左氏曰登備於陵上遂祀也世室屋壞象魯自是而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宣公六年秋八月螽○七年秋大旱○十年秋大水○十有六年春正月雨木冰

成公元年二月無氷○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五年秋大水○十有六年春正月雨木冰

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水者凝陰兵之類也氷在木者君臣將執兵之徵

襄公七年秋八月螽○十有六年夏五月甲子地震○二十二年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治素王顏氏果以繡絞繫麟之角信宿而去冬十月庚子生是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二十有四年秋大水冬大饑○二十有五年春無氷

昭公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十有九年夏邑邾地震○二十有三年秋八月乙未地震○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陽居陰位臣侵君象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

宋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粟子曰菽重物未可以殺而殺舉重也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
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
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
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
奢僭一日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
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五年夏季桓子穿
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井土缶中得蠭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災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
以爲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
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諂瀆事神則神亦不享
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
焚其廟也○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
命諸侯各立亳社以戒王國故魯有之
社也武王伐紂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按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
尼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
麟之至爲明王也是時而見害吾以是傷焉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耳孔子曰

戰國 五色雲覆孟氏居而生孟子 孟子生時其母

秦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
適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漢 孝惠帝二年春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

延東里溫陵井中

武帝元光三年夏河決瓠子

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四年夏

五月山陽濟陰大雨雹十月大司馬霍禹
成帝河平四年夏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
朔○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于東郡八○永
始二年二月山陽郡鐵官奴蘇令等黨與數百人
殺長吏叛太守嚴訢捕斬之
哀帝建平元年濟陽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十二月
甲子光武生於濟陽縣舍其夜赤光滿室按漢書有武父
鄉左傳桓十三年盟于武父縣北有武父
城縣東南有戎城縣都鄉有行宮光武生○四年
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後二年王莽擅朝
淮陽王更始元年東平爰曾肥城劉翊起兵于盧
城頭寇掠河濟後降漢拜魯東萊守翊濟南守各
令罷兵
更始初東海人子都剽掠徐兗更始拜子都徐
州牧
章帝建初元年春三月甲寅東平地震○二年冬
十有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
和帝永元二年春正月乙卯金木俱合于奎丙寅
水又在奎辛未水金木在婁○三年夏四月兗州
蝗○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甚大起婁
順帝永建四年充州淫雨傷稼

桓帝元嘉元年夏四月不雨任城饑民相食冬十
有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爲鳳凰○二
年秋八月黃龍見濟陰句陽○永興二年泗水泛
漲逆流東海兗州之域○延熹四年五月有星孛
于心○九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靈帝中平元年夏濟陽濟陰兗句離狐縣界有草
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
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
三國 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九月兗州滍雨水出溺
殺人漂失財產時帝崇飾宮室以害農戰
觸情恣慾水不潤下之應

武帝咸寧二年孛星見于氐○太康五年夏
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十月任城雨雹暴
水陁霜傷稼○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
各一見于魯國
惠帝永寧元年魯國雨雹○光熙元年冬十有二
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變是後司
東海王越殺諸葛玫○元康七年五月魯國雨雹○太安元
年七月兗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
王心陰盛故也
懷帝永嘉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復震時石勒
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蘭陵蝗害稼○三年夏四月
甘露降琅琊費縣
成帝咸康二年夏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
青赤光燿地出奎中沒婁北
孝武帝寧康二年太白晝見在氐○太元十五年
秋八月兗州雊大水
安帝義熙三年春二月癸亥土火金水聚于奎婁
國朝 宋文帝元嘉二年冬十一月丙辰白烏見
山陽太守玩寶以聞○十四年夏五月甲午白雀
集費縣貢外散騎侍郎顏敬獲以獻○十七年秋
七月壬申甘露降高平金鄉富民村方三十里徐
州刺史趙伯符以聞○二十年夏六月白兎見高
平方與縣
孝武帝大明四年兗州大水○六年秋七月甲申
地震有聲如雷兗州尤甚魯郡山摇者二
齊和帝中興二年春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
村丁邨騶虞見東平郡壽張蘭陵民濟伯生於六
合山獲金璽
梁武帝太清元年兗州旱疫
孝文帝承明元年夏四月辛酉兗州等處大風雨

雹○二年春二月丙子兗州地震秋八月兗州大
水蝗害稼○大和四年蘭陵人桓富聚黨殺其令
與泰山盜張和顏等寇掠淮陽王尉元等討平之
宣武帝景明元年秋七月兗州等處蚜生大水
○四年秋七月大雨雹○正始四年夏四月兗州
獻白狐
孝明帝熙平元年夏五月濟州獻白鹿○正光元
年夏四月濟州獻三足烏
孝莊帝永安元年滋陽人萬侯醜奴僭號置官至
三年雍州刺史爾朱天光擒斬之

德宗貞元十八年烏集滕縣卿柴爲城中有白烏一雙烏○
憲宗元和五年曹濮等州蝗害稼○六年春三
月戊戌日晡天忽陰寒有流星大如斛鼈隕于兗
鄆間聲震百里野雉皆鳴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
蛇長丈餘至夕乃滅○十一年六月李師道起宮
室于鄆將謀亂既成火○十四年晝有魚長丈餘
墜于鄆州市魚失水而墜于市敗滅象也春二月鄆州從事院
前隕血丈餘
穆宗長慶四年鄆曹濮三州水壞州城民居田稼
○五年夏曹鄆濮三州蝗害稼

敬宗寶曆元年兗州大水
文宗太和二年兗鄆曹三州大水○四年曹州鄆州大雨壞城郭廬舍殆盡○開成二年夏六月兗州蝗○三年夏曹州大水○五年夏兗曹鄆三州蝗蝗害稼
宣宗大中十有二年秋八月丙申兗州鄆州大水害稼
昭宗景福二年春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五尺餘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

奎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兗濮爲水所漂溺兗州奏河水東流濶七十里
太祖建隆三年夏五月鄆州濟州大旱○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宋史韓崇載傳奎主文章國太平之符也）○開寶元年夏六月龍出單父民家井中○四年夏六月曹州大風壞濟陰縣廨舍及軍營○四年九月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

阿縣民田○端拱元年閏五月辛亥丑時有星出
奎如半月北行而滅是月鄆州風雹傷麥○淳化
元年六月單州魚臺縣風雹害稼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言
應當在齊魯分○三年河決鄆州者三○大中祥符元年
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林欽若上
五株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冕之狀是後祭謝復
得芝四本六月瑕丘縣民宋固于兗祠前得芝九
本連理者四是後甘露
醴泉之降不勝其書矣○二年濟淄青三州大水
冬十月兗州霖雨害稼○四年秋八月兗州蚜蚘
生

仁宗寶元二年夏六月曹州鄆州蝗○皇祐五年
七月單州禾異畝同頴
英宗治平元年曹濟單三州大水
神宗熙寧元年秋八月鄆州須城東阿地震終日
哲宗紹聖元年秋七月曹州水害稼○三年九月
沂州地震
徽宗大觀元年春三月鄆州芝草生○二年十月
乙巳兗州龔丘縣槍生花如蓮實○宣和三年二
月淮南人宋江或曰鄆州人寇掠京東知州張叔夜降
之○七年張萬仙寇掠京東諸郡副使李孝昌招

降之
高宗建炎元年劇盜李昱攻剽滕縣
金世宗大定元年五月河決滑沒曹單居民廬舍
殆盡○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
于單州境
宣宗貞祐四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北九十
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歲星晝見于奎百有一日
乃伏○興定元年夏四月戊午單州雨雹傷稼遣
官諭農政蔣秋田復給其種
元世祖中統三年夏五月東平州旱○二年秋八
月丙寅濟州進芝二本○至元十有四年六月濟
寧路曹濮州雨水平地丈餘損稼○十九年夏東
平東阿陽穀等處大蝗○二十六年夏五月濟寧
東平淫雨害稼免其田租
成宗元貞元年夏六月曹州濟陰兗州滋陽大水
濟寧等處蟲食麥
大德元年冬十一月辛未曹州進嘉禾一莖九
穗○五年夏六月濟寧東平大水○七年夏五月
癸巳遣山東宣慰使王佐同廉訪使覈實賑濟○
武宗至大元年春二月辛卯濟寧東平大饑三月

二年春三月巳酉濟陰定陶大雨雹○三年夏五月癸巳東平大饑賑米五千餘石○五年秋八月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兵搗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

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濟寧陰霜殺桑○延祐元年三月東平曹州大雨雪

英宗至治元年夏六月東平曹州大水害稼秋七月濟寧大水○二年冬十二月濟寧蝗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六月東平濟寧蝗曹州淫水深丈餘漂沒田廬秋七月曹州河溢

文帝天曆元年春三月定陶饑夏五月沂州米二萬一千餘石○至順二年春三月鄆城等縣有蟲夜食桑晝匿土中人莫能捕大爲蚕災○三年夏六月乙丑濟寧大水害稼秋七月滕縣饑糶米二萬餘石賑濟九月沂州濟寧魚臺曹州楚丘大水

順帝元統二年東平濟寧曹州濟陰大水饑夏四月東平路水○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至元元年夏四月東平路旱壬子分遣西僧祈雨秋八月東平曹州大水○四年六月東平蝗災

免其絲科冬十一月東平東阿陽穀汶上等縣地
震○至正二年夏五月東平東阿雨雹如馬首○
四年夏六月濟寧單州金鄉魚臺定陶楚丘曹州
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大水害稼人相食○五
年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曹州被害○二十有三年
秋七月河決東平壽張鄆城漂溺死者甚衆八月
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
行至夜分乃滅○二十六年夏六月丁卯沂州山
崩秋八月濟寧路黃河水溢漂沒百有餘里○二
十有七年夏六月丁卯沂州東蒼山有巨石如屋

震如雷○至正二年河溢曹州徙治安陵鎮○二年河決
武元年河溢曹州徙治安陵鎮○二年河決
四丈壞居民廬舍田疇
永樂六年白雀見滋陽縣○十一年五月騶虞見
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
宣德七年兗州護衛總旗妻劉氏一產三男
正統十年曹縣饑○十三年沂州雷震城西門○
十四年兗州等處飛蝗蔽天
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產芝一莖千文昌祠之

東○二年曹縣定陶大饑夏五月壽張河決築堤以護之

天順元年夏平陰縣蝗○二年平陰復蝗○八年秋八月芝產于曹州治東廟

成化六年曹州曹縣定陶縣大旱○九年春三月充州晝晦踰二時乃霽○十有九年充州黑鼠食苗旬日入水自死夏四月充州鉅野等處地震有聲如雷

弘治五年春三月河決黃陵岡淹沒民田數千頃○六年濟寧饑○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雨雷電有火自宣聖廟東北起焚毀廡一百二十三間○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二州被害○十五年汶上地震有聲如雷○十七年秋九月金鄉地震越十日復震

正德三年單縣河溢害稼漂溺居民廬舍殆盡○六年八月流賊楊虎率衆數千剽掠陽穀壽張等縣○九年春正月定陶雷電大雨雪二月充州有星如斗自東北徑往西南如彗天鼓鑾應如雷○十年十一月沂州地震

東昌府

漢文帝十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

武帝元光三年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水所汜及凡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成帝建始四年河大決於館陶東南流東郡金隄皆被害（先是清河郡都尉馮逡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隄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衆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可復浚屯氏河以泄暴水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果決今清河縣西有黃河故道疑即漢時與屯氏河並流者）

更始二年銅馬賊數十萬入清陽博平光武擊之於鄗追至館陶大破以降

安帝延光四年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桓帝和平三年九月東郡莘平人侯毋辟兄弟聚黨爲盜竊印綬自稱將軍後討平之

獻帝初平二年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寇掠魏郡曹操追擊濮陽大破之

晉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尤州刺史令狐愚以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

凌謀共立之事泄
凌愚被誅彪賜死

慷帝永嘉二年八月乙亥郢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越卒以陵上受禍

南北朝 魏孝明帝孝昌三年春二月東郡人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號都督魏將元斌之討斬以平之

孝莊帝永安元年光州人劉聚聚衆友于濮陽廣州刺史都督鄭先護討平之

隋 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

唐 高祖武德四年貝州人劉黑闥爲漳南自稱漢東王饒州刺史詐謂武德威執斬之

高宗永徽二年秋濮州水

玄宗開元十四年濮州大水人死者千餘○二十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唐房玄齡晉書天子親征則馬生角）四月穆宗長慶四年夏四月濮州雨水壞州城民居田稼殆盡

文宗太和四年夏五月濮州澧雨害稼○開成五年濮州等處螟蝗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畜牛甚衆

懿宗咸通十二年七月辛巳濮州地震
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于長垣

五代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河決滑州東汜濮州民爲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
後漢高祖乾祐七年濮州蝗生

宋

太祖建隆元年臨清縣雨雹傷稼○二年五月濮州蝗○三年濮州春夏不雨○乾德四年澶州濮陽縣田麥秀兩岐至四岐各五十本五岐三十本六岐五本○開寶二年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

田廬○四年四月河決觀城○五年五月河決濮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澶濟鄆曹濮等州大水○六年七月濮州大雨壞州廨民舍○八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
太宗淳化二年八月臨清縣民國忠妻一產三男○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泛澶濮鄆濟境
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濮州蝗○寶元二年六月濮州復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

殿中丞李仲昌請自

濮州商胡河穿六塔渠以回河道遂以仲昌提舉河渠歐陽脩言上疏力諫其不可後塔河成復決

英宗治平元年濮州大水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辛巳京東濮州河北旁大風斷絶河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三派灌鄆縣四十五濮鄆被害尤甚○雍熙三年秋七月丙申河決澶州曹村北流城蝗

哲宗紹聖元年濮州大水害稼

徽宗大觀中芝草生于武水講武亭

寧宗慶元六年四月癸巳熒惑合于室

金

章宗明昌中恩州西五里產嘉禾一莖三穗

元

成宗大德四年館陶嘉禾生一莖六穗

成宗至大元年澶曹濮高唐等州蝗

仁宗延祐元年濮州大雨水○六年三月曹濮二州霖雨害稼

英宗至治元年濮州雨水害稼

泰定帝泰定元年濮州等處霪雨深丈餘○致和元年六月濮德泰安等州九縣雨水害稼

順帝元統五年濮州鄆城等處饑○至元十四年

濮州雨水沒禾稼○至正二十六年河北徙上自
東明曹濮皆被害

國朝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濮
范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堤以達于海遣工部
（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
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決口始塞）
景泰七年春三月河溢漫流博平在平二縣墊溺
者甚衆
成化九年夏六月濮州博平旱大饑○十一年泰
二月莘縣災○十四年春莘縣大水饑○十九年
秋冠縣旱饑人相食○二十一年秋莘縣等處旱

人相食
弘治五年春正月東昌府等處旱大饑夏五月濮
州地震○十年春三月冠縣大風墮魚于市○十
五年秋九月七日戊時濮州等處地震湧水出沙
居民傾壞者千餘壓死者五十餘人一日三十餘
震
正德四年在平蟲○六年流賊劉六等寇武城等
縣遊擊許泰帥師抵臨清擊破之○七年六月濮
州清平博平蝗害稼○八年夏四月夏津縣大雨
雹○十二年冠縣馮山鄉人張敏糾聚黨爲盜知

府侯宜正擒討之○十三年花平旱蝗生○十五年八月夏津縣地震

嘉靖元年冬十二月武城縣西城樓角南有孔出白氣如煙七日乃止○三年觀城地震○八年武城觀城等處飛蝗蔽天○九年秋七月河決武城縣○十一年春三月武城不雨至于夏五月六月

淫雨

青州府

周 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故也

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當齊分時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赧王三十一年齊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時樊昭王代齊齊晉王出奔爲楚將淖齒所殺

漢 文帝元年四月齊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孺子嬰居攝三年琅琊海曲縣呂母招集亡命數千攻海曲執縣尹殺之

新莽天鳳五年春二月赤眉賊琅琊人樊崇東海
人徐宣等起兵于莒攻掠青州及泰山諸郡莽遣
王匡擊之至建武三年降漢復謀反伏誅獨宣赦
免

光武二十二年青州蝗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張伯祿寇掠沿海九郡刺史
龐雄督州兵討破之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潮殺人

桓帝永壽元年白鳥見齊國○永興二年六月東

海朐山崩

靈帝中平五年冬十月青州黃巾賊復起

三國 魏明帝青龍三年春正月乙亥隕石一于壽
光縣

晉 武帝泰始五年青州大水○六年白龍見於東
莞○太康六年二月齊郡臨淄等四縣樂安等八
縣隕霜傷桑麥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
頁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市至漢城陽景王祠中不
見

明帝太寧元年後趙寇青州陷之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五年秋七月白鹿見東莞莒縣太守劉玄以獻（按宋書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二十五年冬十一月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出有影謂之地鏡

順帝昇明元年四月青龍見齊郡六月慶雲見益都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四月青州人耿翔據膠州叛刺史青膠大使樊子鵠同大都督蔡儁討之

海陵王延興元年九月青州高陽人封辦聚衆

餘自號齊王爲亂州軍討平之

隋 文帝開皇十年十一月樂安蔡道人舉兵反陷州縣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於虛危及虛婁齊魯之分

唐 太宗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高宗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溢漂民五千餘家齊淄等七州大水

玄宗開元十二年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虛初度

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壬矢墜于虛危

憲宗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遞
聘冥空中有若旌旗之狀屋瓦上如蹂躪聲○十
四年夏四月淄青二州隕霜殺惡草及荊棘不害
嘉穀
昭宗乾寧三年十月客星三犯虛危一大二小乍
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鬬經三日而二小星後沒
五代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冬十一月彗出虛危
宋 真宗景德三年八月青州大雨壞城敧樓門壓傷
者數人

仁宗慶曆六年三月戊寅青州地震
神宗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爲麵○
七年十月青州之生二十一本
金 東海郡侯大安三年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
州縣金僕散安貞討之
元 成宗大德九年春三月般陽益都隕霜殺桑害
蠶
順帝元統二十三年十月丙申朔大名路抵青齊
一方有赤氣照耀千里○至元四年冬十月密州
安丘縣地震○至正四年八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六年二月益都路益都昌樂壽光地震三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十八年五月益都雨白氈秋八月蒙陰縣大饑○十九年莒州沂水日照三縣大疫○二十三年六月益都臨朐縣龍山有星隕於地

國朝 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魯分按聖政記命徐達攻沂州扳之莒密等州皆降時金火二星會于守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遣人喻其守將老保不聽因急攻之乃出降成化十五年莒州大稔麥一莖兩穗敎一莖六七穗

正德二年冬十有一月益都縣朱良店北有鵲鳥數萬集于故潞州知州李同仁殯所詰朝棄畢始去○八年益都窩駝村淳于髡塚中有聲如牛鳴半日方止

登州府

漢 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繭收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和帝永元二年夏四月登州雊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正月白鷹見東萊黃縣刺史王方回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秋七月乙未白鷹見曲城縣獲以獻

魏孝文帝太和十有九年春萊萊之牟平廣丘山陷者五

晉齊王開運三年六月登州文登縣地內湧出金銅佛像四

宋武宗會昌元年秋登州雨雹文登尤甚破屋害稼

太祖乾德四年十二月登獻芝五莖

太宗端拱三年七月至冬登萊旱大饑○淳化元年文登牟平饑

宗景祐元年春三月登萊二州饑○慶曆六年

二月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屢震徹海底

有聲如雷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浮海而出者三千餘

南宋建炎三年山東郡國大饑人相食○紹聖三年登州大蝗

十三年八月登州大水○十一年登州水旱

金太宗天會六年登州大蝗

免其租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九月辛巳登州蝗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寧海文登大水○三年寧海年平獲白鹿于聖水山以獻○太德元年七月寧海州文登年平等縣饑八月丁巳寧海州大旱○五年五月寧海大水○六年六月寧海等州饑賑粟一萬六千石

文宗天曆元年登州大有年○三年寧海州文登年平等縣饑○至順元年寧海州文登饑賑粟三千餘石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登州招遠萊陽寧海等處蚘生○二十七年萊州招遠縣大社里有大鳥自南飛至遺粟黍稻麥是歲大稔

國朝 正德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文登縣始皇廟內鎮海鳴少頃殿宇遂爲瓦礫神像顏色不改是日流賊數萬攻入縣城

萊州府

漢 成帝永始二年黃龍見東萊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三年六月東萊北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六年冬十月東萊雷○光和五年冬十月木火金合于虛相去各五寸如連珠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二月群盜王彌等寇青徐殺東萊太守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淳于邈獲白兎青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正月兗州人王伯恭聚衆起勞山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平之

唐文宗開成二年二月彗出于危長七尺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甚盛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萊州奏即墨縣民王友家生芝草一本三枝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七月濰州蚜生

仁宗皇祐元年二月丁卯彗出於虛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

元順帝至正三年十二月膠州及高密縣地震○四年夏膠州高密縣旱○七年濰州昌邑膠州高密地震

國朝永樂戊戌高密縣產紫芝三十五本

山東通志卷之四十

雜志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誕孟放淫詞而載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唐而存之足以藏往事有詭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棄焉矧夫志方輿而辨土俗又何嫌於稗官埤雅之弗經齊諧燕語之並録邪

濟南府

泰山洞獸泰山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江

山海經

醴泉神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

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者也

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厓石方三丈飛甍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有漆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房家園池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聳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君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月倚華山樹時人以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海神鐵鎖 齊郡歷山上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匝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

華泉赤血 華不注泉齊桓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下試之不窮久坐事死

臨濟妬婦 臨濟有妬婦津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仁相傳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方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杜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故濟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在津口妬光光二年矣

魚腹金針 平原高菀城東有漁津相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弄囊遂墜於水囊中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刳其腹中得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長白女郎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清河崔罷什弱冠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

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待中吳質之女府君先遂與什溫涼室內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

漢 杜林水厄 平原縣西有杜林南燕時邵敬

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事悉與魏史符合伯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書言我吳江使也通問濟伯幸君通之仍教於杜林中取杜葉投水當居兩河閒夜忽大水敬伯坐一牀至曉着岸下看之牀乃一大龜也世傳杜林有河伯塚

以上酉陽

雜俎

儒墨言命 墨家云人歷陽之那一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四十萬衆並有命邪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故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聚於平原

論衡

王人言益死之速耳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

設奇激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東方朔曰帝怒而倦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悵然遂赦之

酉陽雜俎

長山腹狸 長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捕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苞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於屋後其夜有羣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

異苑

白騾自殪 玄宗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

泰岩若泣 夏禁

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繞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詞言曰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渾命爲墓在封

臺城蒲箭 臺城東南有蒲臺臺高八丈秦始皇所登處在臺下索焉至今蒲生猶索似水楊而堪爲箭

泰岩若泣 夏禁

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而後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榮命爲蛟妾而泰之岩泣先儒說榮之將云泰山泣三日今泰山有金石遠望之若人泣

玉簫探壽 岱宗上有金篦玉策能知人壽脩短武帝探得之讀曰八十後壽如之八十倒

彥顗女妖 宋乾道間章丘暨彥

顙省親臨濟回托宿邸店倦憩房內一女子推戶入問爲誰密對曰我南鄰京氏處女知爾至此窩相就暨喜留宿因隨歸里情好轉篤日曰京娘歲餘出遊野外見墓祭者大慟曰未知我父母爲誰而叩之不肯言晚歸語暨曰我實非人死未久但精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君有風契得諧伉儷玆暫別明年今日當再會面於郊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泰寧生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言曰莫陳知縣在泰寧日夢三牛當道作人立而言曰莫故凡遇開剝病牛者必投狀乃許之蓋欲防私宰殺我覺而告妻子曰今日詞狀須有來判憑者縣一狀曰家耕牛染瘡病死乞行殺也明日治事第一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爲一其開剝陳怒叱之曰人駭愕不能對卽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乃依法寘于罪

怪獸斂袂

萊蕪人王直夫性剛介不媚鬼神黨友或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虜亮正隆元年變怪驟興正晝鬼見形於中庭宛戶嘯梁移牀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遑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

道疑而畏之也家人意少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斂袂退言王翁眞正人某等猶恐屬內莊敬示怪以相撼自是無敢循舊態矣

好勇啖肉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幸而相遇飲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平原尸異

顏眞卿既沒於賊縗者收瘞之賊平眞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收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輭髮髭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

雷擊逆居

宋德州平原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兄新構瓦屋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繞其居折柳盡髡亂擊屋瓦其夜鄰家聞門外語曰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孝感織女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貧不能葬乃從人貸錢壹萬約以身作傭葬畢道遇一婦人求爲妻永與俱詣錢主令織絹三百疋以償庸一月而畢辭永去

曰我天上織女也緣君孝上帝命我織絹償債言訖凌空去噫其果然耶天地浩蕩事固不可曉者豈永孝感鬼神故遣怪物相助托言織女理或然也若曰天果有織女則不可

舊志 **鼉山鱉穀** 鱉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數年一次出晒養金鱉後常有拾金鱉者故名

淄川縣志

兗州府

雷澤神跡 遂人氏之世有巨人跡見於雷澤庖羲氏母華胥履之意有所動如虹且遶之因而始娠遂生庖羲氏於成紀蛇身人首

史纂

蚩尤冢旗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闞鄉城中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名爲蚩尤旗

博物志

尼山毓聖 顏氏禱於尼丘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下垂又懷姓十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顏氏婚配 叔梁大夫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以上 祖庭廣記

闕里王書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之角徵宜而去懷妊十二月生

本傳

群鵲培城 昔魯人之海漂泊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訛俄有羣鵲數萬喻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

孔子世家 **鯉魚爲異**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夜有人長九尺。聲動左右。子路戰于庭仆地乃大鯉魚也孔子歎曰胡爲乎來哉。吾聞物老。羣精依之。因衰而至。

搜神記 **異人石跡**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曰烏瞻拜先聖於廟門外訖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

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 **雲鶴翔鳴**

仄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寸世孫潮學正塘泊族人避雲中羣鶴翔鳴良久去田夫野老無不見之 **懸甕素書**

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於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筒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以為 **以上孔庭纂要** **顏墓石楠** 曲阜

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盜化良** 曹州

城有顏回墓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述異記** **魯城朽門** 魯城

門朽頓欲顛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文也脫遇壞則不幸 **論衡** **鄰**

諸子檐之鄰子曰長厚不忤物一夕盜入共家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其

為盜以千錢與之既去呼之曰汝夜負錢以歸恐為人所詰留之至明使於干為善上 **丁昭儀墓** 漢建平二年哀帝母丁太后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送葬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十丈吏卒以水潑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拙及丁姬冢又周棘其處以為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巍然列郭數千衛士投于丁姬冢中今其墳世戒時有羣鶯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什碑二世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 **離魂會妻** 東平府東阿關

齋為萊蕪丞罷車到官歲餘為父在鄉里病篤欲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曰我於某日亡矣寤而扁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至因憂念成疾伏枕冥冥卜日將葬厝修忽奔馳而來哭踊哀極妻問之曰爾作一吏卒使令曰吾告假不得又不許奔喪不免托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葬旨麻跣足至冢所事畢迎魂輿還舍修行於前步武輕駛它人莫能

追攝治到家倏失所在舉族罔測急走僕兼程審訊正困卧綿劣乆乃漸愈蓋向者愁思之劇離魂會喪孝心精誠所格耳。

邑宰漁夢

曹州定陶縣北有陂澤居民多采螺蚌魚鼈以贍生虞直人阿失里爲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皂韈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族居洽下爲細民捕殺將使無噍類願遺慈憐少加禁止失旦夢中諾之明夜復夢莫知所謂洽春暮澤邊人什百爲羣脫衣入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瞪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尺狀若蛟螭嘯嘆薄雲煙摧壞岸滸人皆棄所獲爭赴平地知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淵嗜酒

衛淵鄆州東阿人嗜酒成疾盛夏醉卧庭廡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沉湎國人寇居民散走淵倉忙伏竄暨還家盡室皆遭俘掠獨行山間忽遇故人闇中孚李亭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且曰過此數里有酒肆盍共訪之淵喜到市淵先酌一巵別一巵執券愁悴淵詰之非變聲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崇積殃死則積其骨髓而爲酒淵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兒啼腹中

眞繼遭焚藝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第不思千繙之報可相濟三二百斛無畏拒之曰若言有冥報但執券來從眞怨恨詛之眞無畏變為牛朱書腹下云冥

蘭陵金鳥

圖翅此鳥見則大水井不可戲玩死

顏幾復生

晉咸寧中琅邪顏幾窺窺者不盈一歲得病死家人迎喪棺柩不可解乃托夢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我乃開棺形骸皆傷漸有氣息稍咽飲食開目不言語者十餘年而後死

好獵受禍

唐方士初死時被二十人引去上一山三鬼引山開路而進忽有一白鵰銜鐵為嘴爪攫左頰云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右云有而去至山頂引見一官曰山開未合死未若且放令脩方德官人曰善令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及下山見一坑引倣二人推入即蘇面骨爪攫皆傷

居厚誅降

宋居厚知鄜州有梁山濼胡羌以兵部侍郎奉詔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禳之謝因令所說王洪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洪又卒既而洪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之洪曰皆居厚命意洪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拘繫聰令急救我我在此紙是理會鄜州一事耳

葬親感

宋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取蓁復生一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遂得充葬翁靈指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槨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亟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俾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

心假此匆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黃巢童謠 唐德宗時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中和初童謠曰黃巢走泰山東死在公翁家公翁後皆爲黃巢之應

萊公鬼妾 寇萊公有妾舊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僊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爲世主者闢浮捉王也公不久亦云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闢浮捉王交政也

石人符讖 元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賈魯治河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貢舉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石猶宋 目洪武初曹州有老嫗遇異人指州治前石獅而語之曰此獅之目若赤則水患至矣汝其去可免也嫗既覺於是日往視其獅甚數人怪問之知其故陰以朱塗於獅之目嫗見其赤不知其爲朱也遂亟走焉既去數百武回視之則州境果爲巨水浸矣

優戲 天順末州人集東嶽神廟賽禱有優人以五龍王勞生分子爲戲其一人問云生分子何在一人荅云在張家宴於張家樓適爲暴雷震死與優人語合人爲驚異

沂州漏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

呂翁鶴草 呂仙翁四月十四日誕遊單父既去邑人於城東北隅立祠州人包九成心慕仙翁乃於四月十三日精誠設醮致禱曰如仙翁復來願示靈響至四日果有白鶴四隻從西南來哺時方去自是每於仙翁誕日祠側草荊上結成鶴形日高遂泯至今猶顯其異

東昌府

濮水新聲

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受之於是也 水經注 濮陽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光遠爲旱書狀州司馬不從百姓哥怨皆中有人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雷裏父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豉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酉陽雜俎

高唐海市

歐陽文忠公奉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可辨士人謂之海市。 歸田錄

鳴石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常將石自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於岩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殺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巒故輒留聽焉

巫祝召怪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劉鎮徙于北郭富有貲箱之積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必叩諸神神以爲可則治行不然則已又酷信巫祝叩淫祠尤謹敬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懶怠之心生翻成毀惰當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傍忽聞訶叱聲注目凝視見數小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觀聶家駭呼家衆悉至所親儼然皆袖過庭下人人計